## 第一章　黑岭亡魂

过关岭、渡盘江、经普安、抵云南，拨马西南行，遂入万

山之间——少年冷红溪，他只不过一十七岁。

在短短的五年时间，他已尽得武林名宿钟先生一身真传，并被推崇为当前不可多得的少年奇才之一。

冷红溪并不自满，他的看法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而“欲学惊人技，需下苦功夫”，自己眼前这一点成就，实在算不得什么！

大体上说来，他是个高身材、宽肩、明眸，有着坚强的毅力的英俊少年。

这一次黔滇之行，在他来说，实在是冒险的大胆尝试，事实上他也果然遭遇到了极大的灾难！

人马奔行万山之间，路径崎岖，榛莽林密，已有十天之久，而瘴毒蛇兽，断崖悬谷，处处皆是，引颈前路，真有“行不得也”之苦！

在一外四周满是钟乳岩石的斜峰上，他渡过了漫长的一夜，可是一觉醒来，不幸得很，坐马竟走失了。

冷红溪怅恨万分，他背着行囊，单手仗剑，继续一路攀行前去。

翻过了这处乱岸，形势豁然开朗。

他真没有想到，在这断崖悬岭之间，竟会有这么美丽的一处地方。

眼前林木苍郁，泉声潺潺，天也似乎低了，大片的云块，白红相间，轻轻的浮在树林的上面。

冷红溪不禁精神为之一振，他匆匆的扑奔了过去，但见林木中夹杂着红黄不等的大小杂花，美极了。

他想：“我的马，也许跑到这里来了。”

林木之间，老藤纠葛，荒草过膝，只是那些红白不等的野花，却像是为人栽种一般，左右前后，很有规律的衍生着，行列井然！

冷红溪微微怔了一下，如果说这地方有人居住，也实在有些难以令人置信！

他徐徐的步入林内，惊动了大群的野鸟，呈现在他眼前的，是一片高有半人的野菊，一色的粉红。

正在这时，他耳中仿佛听到了一声苍老的叹息。

那声音，乍听起来，就好像距离一个朝代那么的深远、晦暗……说不出的阴森、阴涩，令人闻之毛发耸然！

冷红溪吃了一惊，他后退了几步，目光很快的向这附近转了一周，自己不禁哑然失笑。

“那是不可能的！”

他对自己说：“这里怎会有人居住，除非他不是人！”

因为他目光望不见一幢房屋，甚至于这林木之中，连一处岩谷也没有，如果说有人，那么，他会在什么地方？

冷红溪否定了这个怀疑，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第二声叹息又清晰的传了出来。

苍老、阴晦，那确实是人的叹息！

冷红溪不由剑眉一挑，长剑一扬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回答的是一阵阴沉的笑声，那声音仿佛是来自空中，又像是发自左右，沙哑的道：“人，不错了，这一次真正的是有人来了。”

“天啊！”

像是一个囚困在死牢里的犯人，对着光明祈祷一般，沙哑的声音继续说：“这不是在梦中吧？啊！冥冥的苍天……”

那是多么抖动、苍老，而令人战栗的一种祈祷：“二十年……二十年了，老天爷，你曾经在梦中答应过我，十年以前就赐给我自由的，为什么直到今天……为什么！”

接着是一阵令人为之鼻酸落泪的干泣之声，每一个音阶和声韵，都像是来自地狱的深处，那声音，好像令这些散布在眼前的野花，也都罩上一层愁云惨雾，而天空中美丽的云块，也黯然失色。

冷红溪持着剑，缓缓的转了一遍，他张大了眸子，心忖常闻人言，深山大泽中有木枭怪物出现，这该不是一个幽灵吧！

“孩子……”

那个声音是一种辛酸的抽搐、低沉、沙哑，但每一下，都像是有力的石柱，而深深的撞入冷红溪的心扉，他说：“不要怀疑我的存在，我和你一样……孩子，我同样也是一个人……一个最不幸的人！”

冷红溪战抖了一下，可是他到底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，在他谛听了这几句话之后，不由面色一沉，叱道：“你是谁？身在何处？”

回答是一阵冷涩的笑声，道：“不要这么对我说话……”接着冷冷一笑道：“由你的声音上判断，你大概还不到二十岁，该是不错的吧？”

冷红溪倒退了一步，大声道：“你到底……”

苍老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：“那么，我该是比你祖父还要大上很多了，这大概不会错吧！”

这一点，冷红溪倒是深信不疑，他皱了一下眉，呐呐道：“可你是谁？我怎么看不见你？”

一阵含糊的低语，老人像是在对自己说话，接着又凄惨的笑了，说道：“你自然会看见我的，孩子！”

冷红溪向前疾行了七八步，他隐约看见一些嵯峨的崖石，但那只是视线中一个模糊的阴影，像是云雾中的“海市蜃楼”。

他紧紧的握住剑把，惊异的道：“你到底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人咳了一声道：“孩子，我相信你的勇敢，更可断定你是一个充满了同情仁爱的好少年，这些，我只从你的声音中，就可明白的判断出来。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也不一定，我的仁爱和同情，是绝不会浪费在恶人身上的……”

他似乎已经发觉到，这隐身不出的老人，对自己在从事一种可怕的说服！

老人笑了，他说：“世上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恶人，善恶的观点，只在你个人的判断，这一点，孩子，你有何意见？”

冷红溪怔了一下，点了一下头，像是默认了，老人不待他回答，又接下去道：“那么，一人在阴深的石牢里，叹悔了几十年……即使他是一个典型的恶人，也嫌太过分了！”

冷红溪一惊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被人关在石牢之内的了？可是，我怎么看不见你？”

他茫然的四下望着，希望能看出一些倪端来。

老人阴森森的笑道：“孩子，如果你被人关禁在石牢内，数十年之久，你会对人生出一种什么看法？”

冷红溪怔了一下，呐呐道：“这个……我不知道！”

老人冷笑了一声：“你自然是不会知道的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又咳了一声，非常温柔的笑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还是谈眼前吧！”

冷红溪怒道：“可是我连你身在何处都不知道，你是谁也不清楚，我们又能谈些什么？”

“自然是可以的……”

老人嗡嗡有声的笑了，他继续道：“说实在的，我现在极需你的援手帮助，你该不会拒绝我吧？因为你是我二十年来，唯一见到的人……”

说到最后，笑声已为一阵怒哼所取代！

冷红溪呆了一呆，他已明白了老人不幸的遭遇，同情之心，油然而生！

他呐呐的道：“说说看，也许我能帮助你！”

老人呵呵的笑了，可是紧接着他又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们不妨谈个交易，老实说，你也不见得就吃亏，我很不高兴听你所谓的也许，或是可能，一个年轻人行事要果断、干脆……”

说到此，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在你这个年岁的时候，就没有这种毛病！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，讥讽地道：“所以，你才会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！”

老人狂笑了一声，声调嘶哑的道：“骂得好！孩子！我们不必谈这些，我是说，你是答应了吧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就算是吧！”

“很好！”老人笑了一声，可是立刻又道：“我要告诉你，我很讨厌听你这种口吻，你还是换一种语气吧！”

冷红溪也忍不住笑了，老人继续道：“首先，我们应该移近一点，这在你来说，可以省很多力气，不需要再大吼大叫！”

冷红溪笑了笑，道：“你也一样！”

老人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一点也不一样，你是不能和我相提并论的！”

冷红溪不由面色一红，事实上他在和老人对话时，确实每一句话，都以丹田真力发出，那是很费劲的，于是他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告诉我，你在哪里，我过去！”

老人笑了一声道：“好！好！我要想一想……”

冷红溪正自不耐，老人咳了一声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少年，你先告诉我，在你身前，是否种有一排排的树？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是一排排种得很整齐的花，不是树！”

老人大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一样的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它们共有五排，该是不会错吧？”

冷红溪依言一算，果然是有五种不同颜色的花树，参差的生着，乃点了点头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！”

“自然是不会错的。”老人颇为自信的道：“现在你听我说，先由第一排花树之间横走过去，再由左面穿入第二排。”

冷红溪已迫不及待的依言行去，老人大声道：“再由第二排正中直入第三排，千万不可走错，否则你将走不通了！”

冷红溪不由一惊，他站住了脚步道：“这些花树排列的秩序，莫非是一个阵式么？”

“一点也不错！”老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只要照我之言前进，那是万无一失的！”

冷红溪呆了一呆，现在他才觉得有些后悔，暗责自己也太

冒失了，如果老人心术不正，自己可能受害不浅！

但他为人仁厚正直，心中微微一动，却又立刻把这些疑念打消了，继续依言前进。

他照着老人指示，一直走到了第三排花树之间，那是一丛红色的夹竹桃，开得如火一般的红。

老人微微问道：“现在你要前行七步，数出数目字来！”

冷红溪毫不迟疑的前进了七步，高声道：“一二三四五六！七！”

“好！”老人大声道：“现在你仔细看一看在你眼前花木之间，是否有一个空隙，或者有一个石块？”

冷红溪低头一看，只见眼前夹竹桃之间，果然立有一块白色的石碑，约有半人高。

如果不是老人提醒，自己是万万看不出来的，他手按向石碑之上，还未说话，老人已焦急的问道：“怎么，你没有发现？你仔细的再看一看！”

冷红溪冷然道：“我发现了一个石碑！”

老人惊喜的大声道：“推开它，孩子！”

冷红溪依言一掌推去，他掌力极重，一掌下去，那石碑霍地向后一翻，发出了“砰”的一声。

在冷红溪的视觉里，仿佛是眼前猛然一亮，足下一跄，不知怎么，身子竟自然进到了第四排花树之间。

他口中“哦”了一声。

老人对于这些声音，似乎清楚极了，他呵呵笑道：“好，你现在大概已进来了，我们距离已在两丈左右了。”

冷红溪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可是，我仍然看不见你！”

老人冷笑道：“你马上就可以看见我了，不过，孩子，现在我要提醒你了，你已处身在微妙的“太极两仪阵”之中，你的进退只能由我，却由不得你了！”

冷红溪呆了一呆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老人一笑道：“不信，你回过头去看一看就知我所言非虚了！”

冷红溪猛一回头，不由顿时就呆住了，那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，目光所见处，竟是无限无穷的红黄花树，密密森森的展了出去，来时所见的林木山泉，却成了一个虚无的缩影，远得令人望之模糊不清！

冷红溪不由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他猛地身形纵起，足下拔起了七八丈高下。

可是当他身形向下一落，才发现到，仍然是立身在原处未动，这一惊，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昔日，他从钟先生习艺时，也曾研究过所谓的阵图之学，可是均不外八卦、五行之类，今天这种情形，他却感到意外，惊奇不置！

老人呵呵大笑道：“少年，你还不相信么？”

冷红溪咬了一下牙叹道：“这是一个奇妙的阵式，可是我只要有时间，定能破开！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”老人不屑地笑道：“孩子，你是没有办法的，此阵足足费了我五年的思考之力，才算洞穿奥秘，我想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够破开它的了！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，沉声道：“我该怎么才能走到你身边？”

老人道：“现在就容易了，你我相距就在眼前，其实此阵说穿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”

冷红溪有些不耐，他真不明白，这老人身处牢内，居然还有心说这些闲话。

令他真正惊奇的是，老人谈话的声音，果然像是近了许多，就如同在眼前一般，这时又闻得老人道：“现在你不妨把身子蹲下来，就可看明一切了！”

冷红溪将信将疑的蹲下了身子，说也奇怪，他本来所见如同“海市蜃楼”的那些远景，赫然竟在目前。

只见无数高峰，嵯峨入云，怪石嶙峋，老藤蔓延，完全是换了一个乾坤。

他忙站起身子，情形却又回复如初，由不得口中惊奇的赞了一声：“妙哉！”

老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有啥了不起？我能设下更好的，管老儿还梦想这阵式能羁绝我的一生，哼哼！简直是做梦！”

冷红溪皱了一下眉道：“管老儿是谁？”

老人狂笑了一声，怒道：“管青衣，那老天杀的！”

冷红溪不由心中一动，他好像听师父曾经说过，有这么一个怪人，武技高不可测，一向出没在番苗部族之间，他虽是一个汉人，却极少管汉人的事。

当时不禁对眼前这个老人囚禁于此，感到惊奇与怀疑。

老人冷冷一笑道：“孩子，不要多耽误时间，我还预备在日落之前，赶到黔南的飞云岭去呢！”

冷红溪不由又是一惊，因为飞云岭他来时曾经经过，距离这里至少也有五天的路程，这老人居然说要在日落之前赶到，显然是太夸张。

他不由微微一笑，并没有当面取笑他，遂道：“我怎么通过这最后一道阵呢？”

老人紧张又颇焦急的道：“你的轻功如何？”

冷红溪奇怪的道：“你问这个作什么？”

老人冷笑道：“管老儿这最后一关，名谓“子午高桩”，你如果没有能跃腾八丈以上的轻功，休想妄入雷池，那么，你和我也都完了！”

说到此，竟沙哑的笑了。

冷红溪不由呆了一下，心想：“好毒的老人，这话他在开始的时候，竟不告诉我，如我没有这身轻功，岂不要被困阵中，和他一样的，终身不得外出了？”

想到此，真有点儿不寒而栗，对于这个老人，更不禁生出了很大的戒心！

“试试看！”老人急迫的道：“使出你全部的内力！不妨用一鹤冲天！身躯微微向前一点！”

冷红溪到了此时，已是“进退维谷”的局面，他也只有一切听从于老人了。

当时一提丹田之气，两手高提腋下，足尖轻举，猛地两臂一振，蓦地把身子腾了起来。

他自幼从师，元气充沛，轻功上更有独特的造诣，此刻全力施展，身形一起，足足有九丈高下！

在空中翩跹的一折，如同平沙落雁一般，已把身子斜飘而下！

身形一落下，发现眼前景色和方才已迥然不同。

此刻他立足之处，竟是一片悬崖飞岭，四周乱石崩云，天风劲冷，老人于此时大声笑道：“好孩子，真了不起，你已经进来了！”

冷红溪目光四下一打量，只见高峰如林，泉水淙淙，还有高挂的瀑布，山岩之间，遍生着翠绿的松树，浴着天风，时发松啸。

老人又哈哈的笑了，由笑声中证明，他的身子是在剧烈的跳动着，那是一种喜极欲狂的声音：“我自由了……想不到我莫环竟还有今天！”

接着是一阵悲怆的笑声，声如豹吠，闻之令人毛发栗然！

冷红溪这时已能清晰的辨出笑声的来源，他循声扑过去，却见是一处危耸的巨岩。

那声音，竟是自岩壁之中发出，他伏身其上，更证明了这个猜测。

于是他以剑柄，重重的在石壁上击了一下，里面果然传出老人喘息的笑声道：“对了……对了，我就在这里面，孩子，快救我出去吧！”

冷红溪皱了一下眉，无意间，却发现岩前立有一棵古松，高可参天，粗能合抱。

松树之下，置有一块石碑，其上似刻有字迹。

老人这时在里面更急促了，他大声道：“在左面你可找到一个暗门，快去吧，想办法弄开它！”

冷红溪却为那石碑所吸引，走了过去。

也许是年代太久了，石碑上的字体，已很模糊，看不太清楚。

冷红溪蹲下来，用手抹去碑面浮尘，细辨之下，只见上面刻着：

“武林不肖莫环，为余囚禁于此，按其罪状，本该伏诛，但余已久戒杀孽，并体上天好生之德，听其生死于绝谷寒涧之间，壁侧余设有生死门一扇，此门只可由余自行出入，不可妄启，戒之！

天残老人管青衣于

大明宣德甲寅岁末”

看到此，冷红溪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这“莫环”二字，他也像似听师父提到过，只是其生平事迹，已无从记忆了！

可是他就其上的年代屈指一算，果然已整整的有二十年之久了。

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年代，二十年，想一想一个人关在石壁之内，竟达二十年之久，该是多么吓人？

对石碑之上所谓的“绝谷寒涧”，他不禁有些费解，他想：“莫非石壁内还有道路，可通达一个涧谷不成么？

老人在内问道：“小朋友，你可曾找到了暗门？”

冷红溪这时真不知如何是好，他在这石壁侧边，果然发现了一扇凸出的石门！

那石门的形状极特别，如一面扇子似的伸出来，石门正中，设有黄铜机钮，只是年代太久，那铜钮早已成为黑色！

冷红溪一时不敢以手去触摸它，这时壁内的老人，又大声的叫道：“你看到石门上的机钮没有？喂！喂！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不是说我能够看见你么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我们马上就可以见面了，小朋友你应该相信我，我绝不会忘记你的！”

冷红溪咬了一下牙，十分犹豫的道：“可是天残老人管青衣，留有言语说，不能妄自放你出来……”

洞内的老人，发出了一声怪笑，道：“你后悔了？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我还会有什么后悔？”

老人呛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小朋友，你放我出去就会知道，我会好好的报答你的！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救你是为了道义与同情，并不贪图你的报答！”

说着大步走到了门前，用力的扭在铜钮之上，左右扭了一下，铜屑纷纷坠落，石门丝毫未启！

他皱了一下眉，壁内的老人渴望的道：“向前推！”

此言方了，冷红溪已提贯真力于拇指之上，用力向铜钮之上按去！

只听见“轰隆”一声大震，冷红溪就觉得足下立处猛地一陷。

同时他目光似已看见，一个周身一丝不挂，枯黑干瘦的矮小老人，自洞内“一闪而出”，不幸的他却是“一闪而入”。

就像是走马灯似的，那石门竟是一个可以旋转的活门，老人出来了，他自己却转了进去！

冷红溪惊啸了一声，猛地一个转身，双掌齐往身前的石壁上推去，可是那高有数丈、厚有丈许的大石门，他又岂能推得动？

同时他感到自己已置身在一个几乎是伸手不辨五指的黑暗世界里。

这时，他突然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，他只觉全身出了一身冷汗，双腿一阵发软，顿时就坐了下来。

洞外传来一阵声如枭鸣的怪笑之声，道：“小朋友，谢谢你了……”

冷红溪像是又生出了一线生机，他伏在石壁上，大声道：“莫环，你快快救我出去！”

洞外传来无情的笑声，道：“小朋友，你上当了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，如果在十年以前，你救我出来，我不会这么对你，可是现在，太晚了！”

冷红溪大声叫着，声泪俱下，他双手用力的拍打着石壁，可是他的老朋友，似乎已弃他而去，仍然可以听见冷冷的笑声传来道：“你现在的情形，和我当年是一样的，孩子，不要太心急，有一天，你会出来的！”

冷红溪悲怆的大叫道：“莫环，你的良心何在？如果不是我救你，你这老鬼……”

失望、悲切，无比的恐怖，这个十几岁的大孩子，竟热泪滂沱而下！他开始绝望，不再出声了。

莫环像是去而复还，他冷峻的声音，传入石壁道：“这个世界里，是没有公理的，不久，你将会学得生活的办法，石壁中有暗道可通涧谷，那里可解决你每日的饮食问题，你会过得很好！有一天，你也会以同样的手段去对付另一个人，那人和你一样，也是无辜的……”

他接着狂笑着，怒声道：“仇！仇！仇！这一切都是仇！”

空中荡漾着他残酷的狂笑之声，冷红溪擦干了脸上的泪，他知道自己再想出去已是不可能了，想不到同情和仁慈的结果，竟换得了如此下场！

他身躯靠着冰冷的石壁，微微的战抖着，变得比先前镇定多了，他咬紧了牙道：“那么莫环，你记住，今世我必杀你，有一天，我会去找你的！”

“孩子！你也知道的，那是梦想！”

声音很小，充满了得意，显然的，莫环已经走远了！

悲痛、伤心、绝望……

这一切都过去以后，人，终归还是要活下去的。

第三天了。

冷红溪简直不敢想，这两天他是怎么度过的，每天，他都在失神、痛苦、疯狂、半昏迷之中。

他甚至于各处敲打着石壁，希望能听见一个人的回音，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！

现在他是真正的绝望了，并且已经想到，自己今后所面临的日子，那不是梦，不是幻想，而是事实，就好像自己用手摸到冰冷的石壁，是一样的实在。在这荒凉、冷酷的高山之上，也只有像自己这种傻子才会来，恐怕再不会有第二个人来这里了！

其实，即使是有人经过，又有什么用？他能识破那些伪装的阵式？能听得见自己的呼声？能知道在这绝壁之间，还囚禁着一个人？

莫环内功已至绝顶，能以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隔石对自己说话，而自己却是万万做不到的，就算喊破了喉咙，也不会有任何人听见！

现在他也渐渐想开了，三天以来，他一直守在石壁面前，不食不睡，现在他却必须要舒畅一下，而且要吃一些东西！

这是一道长长的石廊，其黑如墨，可是当他顺着走下去不远，就可看见一点星星大小的亮光。

在黑暗之中久处的双瞳，甫一接触到这点亮光，只感觉到双目一阵剧痛！

他用手遮住眼睛，慢慢的继续前进着，却见无数的大蝙蝠，由洞内向着那一点亮光飞出去，投进来！

冷红溪镇定一下，他想道：“那天残老人管青衣石碑之上，所说的深谷寒涧，大概是从这里前去吧？”

想着就继续前行，道路愈走愈窄，到了最后，甚至于要伏身而行！

现在他看清了，那点亮光，果然是一个比面盆略大的出口。

冷红溪心力交疲已极，三天以来滴水不沾，人已恍恍惚惚，可是这点亮光，振奋着他，使他又生出了一些活力生机。

身子缓缓的往前爬行，也不知道这一条石道，到底有多长，约摸有半盏茶的时间，才算到了那个洞口！

冷红溪喘息了一阵，才把头探了出去，却不由抽了一口冷气，心道好险呀！

原来目光望处，这洞口竟是在一个悬崖的正中，下临涧底，少说也有数十丈高下，翻过头来再看一看上面，更令他胆战心惊，只见峭壁千丈，一平如削，其上除了些青青的苔藓之外，竟是寸草不生。

冷红溪不禁吓得呆了，心说天呀！我可怎么出去呀！

四周一打量，敢情这是一个盆状的涧谷，四周全是高可入云的峭壁，那种高峭的程度，真可谓飞鸟难登，更不要说一个人了。

他心中这才明白，难怪那怪老人莫环，如此高深的功力，也无法脱困，看起来，今后自己要想打算从这里出去，那是休想了。

看到这里，他内心真有说不出的失望、悔恨！

发了一会怔之后，这才又仔细的去打量下面的涧谷，说真的，那倒是一个颇为雅致的地方！

只见涧底总共约有二十丈方圆大小，倒是有花、有草、有树，断崖正中，还垂挂着一道飞泉，淙淙的流水自高而下，溅出了满天的碎银珠儿。

垂首望去，真是景致如画。

只是冷红溪一想到，在这个地方，要住十年、二十年……甚至于一辈子，他那一点幽情闲意，顿时又消失了个干净。

爬行了这一段路之后，他已感到相当疲惫，尤其是三天来，粒米未进，那种饥渴情形自可想见！

现在他目光看见了那道泉水，不禁再也忍不住，只觉得口腔内阵阵裂痛，干燥得都似要喷出火来。

只是，望着二三十丈的涧底又不禁有些惊吓。

最后，他只得试图以壁虎游墙的轻功绝技，慢慢的向涧下降去！

这种功夫讲究的是一气而成，中途是不能换气的！

冷红溪以轻功见长，他曾练过“混元一气童子功”，所以轻功提气造诣颇深。

可是素来师父在传授这种“壁虎游墙”的功夫时，只不过是以数丈高的墙壁为限，像如此高的峭壁，真是想也未曾想过！

他勉强提着真力下游了七八丈左右，已是面红耳赤，双耳内嗡嗡直响！

这时只要气一松，定必下坠入涧底，粉身碎骨无疑，这可真是一个惊险的场面！

他只得把速度放快，算计着离涧底，大概已只有十来丈高下的时候，他是再也提不住气了。

当下只觉得双手一滑，直向涧底坠了下去！

所幸他轻功不弱，在千钧一发之间，犹未忘记强提真气，把身形蓦地向上一提！

就如此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地下虽是厚厚的草，却也摔了个不轻。

冷红溪口中“啊哟”一声，好像觉得骨头都散了！

他伏身在潮湿的草地上，好半天之后，才能慢慢的站起来，望了望那洞口，不由有些“不寒而栗”！所幸这一下还没有摔伤，真是万幸。

先前在那地道洞口之时，他尚还觉得冷不可耐，可是这涧底下，却是热得如同火炉一般，四面连一点风也没有！

冷红溪长长叹了一声，现在他也想开了，他想：“我必须要生存下去，否则这么死了，不清不白，连一个收尸的也没有！”

无限的愤恨、激动和复仇的意念，使得他这一刹那变得坚强了！

“管他的，先找点吃的喝的再说。”

在那道瀑布之下，他畅饮了个够，只觉得水质清甜，可口之极！

现在精神好多了，可是饥饿却随之加重！他想：“我不妨找一找看，那莫环，他也是要吃东西的，看看有些什么！”

求生欲是每一个人都与生具有的，先前，他还打算着设法出去的念头，可是这个念头现在已丝毫没有了。

他如今一切都顺其自然，听凭上天对自己的安排，他知道自己眼前还没有能力挽回这一步劫难，唯一聪明的办法，是设法活下去！

有了这种念头，他就不再盲目行事，而且多少有些“随遇而安”的心了！

首先，他要把这不足二十丈方圆大小的涧底，仔细的察看一番！看看有些什么！

环绕着涧谷四周，生着无数的刺木，也不知是些什么树，结着一个个形同柑橘似的果子，有青有黄，他初步的判断认为，这些是可以吃的！

在这些刺树附近，开有大片的花，花形如人的手掌一般大小。

冷红溪望了一会，也不知这是一种什么花，只觉得异香扑鼻，十分好闻！

靠西面角落处，也是唯一见到阳光的一片地方，他发现，那地方种有百几十棵玉蜀黍，且有篱枝围着。

冷红溪不由冷冷一笑，心道：“这老儿，倒也聪明，居然在此还种有庄稼，难怪他没有饿死！”

心里虽这么骂着，可是到底为自己解决了一个大难题！

这些玉蜀黍，都已结了果实，一根一根，垂吊在茎上，看上去似较一般玉米大得多！

冷红溪饿得实在受不住了，就过去摘了两个下来，却见靠墙边，似为人工挖了一个凹入的石洞，内中还有一些冷红溪没有想到的东西！

那里面有石几石凳，石灶石斧，还有一束束干柴，堆在一边！

冷红溪不由大喜，他忙跑过去，在石灶一边，找到了全套的生火玩意儿。

最妙的是，还有一个铜锅，擦磨得十分光亮，他好奇的拿起来观看了半天，才看出来，原来是一个古式的战盔！也许是原来落在这涧底的东西，却为那怪老人莫环找到而加以利用了！

有了这些东西，他就不愁会饿死了！

他把铜盔盛了些清水，然后点着了火，把玉蜀黍放在里面煮，倚墙而坐，只等着熟了好吃！

这时候，却忽有另一种声音，把他惊动了！

在那些刺树的尖梢，他发现了数十只长着尾巴的雉鸡，颜色红黑不一，它们可能是结巢于峭壁之间。

冷红溪拾起了一枚石子，正要投手掷去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却又放下了手来，他想：“我不能惊动它们，否则以后它们怕不会来了，我必须要另外想办法！”

想着就仰首四外望去，却意外的发现，那些刺树之上，有一个个像是为人结上去的小藤圈，每一个都约有杯口大小，也不知是怎么结成的，未免心中奇怪！

就在他引颈观看的时候，忽有一只黑色的雄雉，为那小藤圈紧紧的套在了腿上，那只雄雉用力鼓翅，竭力地想能腾飞开去，反倒是越套越紧！

这么一来，别的雉鸡纷纷四飞，只剩下那被套住的一只！

红溪不由叹了一声，心想那莫环老鬼，倒也真有些鬼聪明，这种捉鸡的方法，倒也亏他能想得出来！

他见所有的雉鸡都飞光了，才匆匆的走过去，把那只大雄鸡取了下来！

藤圈一离鸡腿，又恢复原状，似如此，真可以无限制的用下去！

就这么，他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。

在热烘潮湿的涧底，一晃已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！

这长时间下来，冷红溪已多少能够适应这种环境，他每天都在涧底，天一黑，则以“壁虎游墙”的轻功，爬到峭壁上的石洞之中，借以栖身！

他也曾数度跑到那个大石门处，用力的敲打叫喊，可是他自己也知道，那是没有用的！

在这十万大山的峭壁绝峰上，是不会有人来的！

也不知多少次，他在那无人、冷森森的壁洞中，饮泣痛哭，可是可怜的孩子，谁能够听得见？谁又会来救他？

他有时候天真地想到，那个叫莫环的怪老人，也许会良心发现了，来设法搭救自己，可是这个想法，在过了五十天之后，已令他感到失望，不再梦想了！

这些日子以来，他意外的发现，自己的武功，竟是大有长进，当然一多半也是环境所逼迫的！

譬方说，他每天上上下下，就是一种对轻功、内功、体力的绝好锻炼，这种锻炼，竟生出令他不可思议的效果！

另外，这也许是冷红溪独特的发现！

他发现那峭壁上的洞口，是一个锻炼目力、视力最好的地方。

处身在黑暗的地道里，睁大瞳子向着那一点明星般的洞口望去，起初那是极为痛苦的。

可是日子一久，他竟觉得，自己的双瞳在甫一接触那洞口强光之时，居然不再那么刺痛了！

这一个发现勉励着他，每日清晨，尤其是日出的一刹那，他都把握着时间，忍着刺眼的红光，凝神对着洞口直到日光升得看不见了，才肯罢休！

有时候，他几乎已经忘了，自己是被人关囚在这个地方，他只是日复一日的这么生活着。

时间是最无情的，也是最有情的！

亲爱的朋友，那只是要看，你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付它。

就像这个可怜的孩子冷红溪，我敢说，时间现在对于他也是有极大恩惠的。

在淙淙的流水声里，那些无法记忆的日子，就如同是岩石上的水珠一样的模糊，令人无从去捕捉！

天空飘着鹅掌大小的雪花，是冬天来了。

厚厚的积雪，使得整个的岭陌都变成了一片银色的世界。当然，那个冷酷的涧谷，也不会例外。

冷红溪现在却面临着一个大大的难题！

各位可曾想到，由他居住的壁洞到涧底，要经过数十丈的一段距离，这其间，一平如削，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着手的！

在以往没有落雪结冰的日子，冷红溪可以运用他超人的轻功绝技，不费力地游上游下。

可是如今，冰雪已把这峭壁冻住了，冻得滑不留手，丝毫不能沾身。

冷红溪试了几次，都因为人体的热量融化了壁上的结冰，而险坠涧底，成了涧底游魂！

现在，他才真正的感到寂寞了。

所幸他在壁洞之内，集存了大批的玉蜀黍，这东西是可以久置不坏的！

每天，他都来回的在这深长的地道里上下游行着，一来是怕生疏了功夫，再者，也是借此取暖。

虽然他随身带来了不少的衣物，可是这些东西，他不得不极为小心爱惜的去使用。

他知道衣服破了，自己只能赤身露体，其它各物也是一样的，哪怕只是一条破布，一根短索，他都无不珍惜着它们的价值，因为一旦用着了，对他都有莫大的俾益。

这一日，他默默的坐在壁道之内，望着光亮的洞口，正在练习瞳子。

忽然，他耳中听到了一种很奇怪的声音。

那是一种“ 吱吱 ”的清脆鸣声，在这大雪的寒天，听起来十分悦耳！

自从住在此地以来，这涧谷之内，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他陌生的，哪怕是飞鸟的鸣声，他也能断定出是哪一种，甚至于是哪一只！

可是这种新奇的声音，却是他第一次听到。

他赶忙潜到了洞口，展目望出去，整个的涧谷，一片银白，大雪似已停了，可是气温冷得很，处身在高壁上的冷红溪，只觉得全身的血液，都几乎为之冻凝。

他紧紧咬着牙根，把头探出去！

一件新奇的事情，被他发觉了。

他看见对面峭壁之上，竟出现了十几个前所未见的小动物，那是一种大小如同猴子的东西，只是头形却很像狗，一身白毛，又细又长，两只红色的眸子，就像两颗小玛瑙一般，闪闪放着红光！

冷红溪不由大为奇怪，因为这种峭壁绝峰，一向是没有什么走兽之类的动物出现的，怎会忽然来了这么一批家伙？

这为数约有十几只的白色小猴，正在峭壁断崖之间嬉闹着，吱吱之声，正是发自它们口中。

冷红溪不禁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兴奋，自从来到这地方以来，他还是首次有这种快慰的感觉。

因为，他觉得自己不再孤独了，起码还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小伙伴！

高兴之下，不由把身子探出了一半。

对岩飞戏着的一群雪猴，大概是新近方由别处迁来的，它们很欣赏这块地方，这可由它们的欢鸣声中得到证明！

它们那小巧的身子，来回上下的在峭壁上飞驰着，有如星丸跳掷，像是在玩着一种游戏，那种惊险的情形，真令冷红溪为它们捏一把冷汗。

他真担心，它们倘若一个失手，落入涧底，那还不粉身碎骨！

可是他这个疑虑，一会儿也就消失了，他发现它们是那么纵跃自如，丝毫也不勉强的嬉戏着。

它们之中，有大有小，一共是十七只。

这一群小东西，真正的提起了他的兴趣，消除了他不少寂寞！

他默默的伏在洞口，观赏了将近一盏茶的时间，最后才发觉到，原来这群小雪猴，一半玩耍，一半却是在觅寻食物。

它们所要吃的，是峭壁坚冰之下的青色苔藓。

这是一种很惊险的场面，在它们吃食这种食物的时候，冷红溪注意到它们的身手，这种身手，令他感到颇为佩服。

只见它们整个的身子，平平的贴在峭壁之上，一双足尖，也是绷贴得紧紧地。

似如此，把小巧的身子，半转过来，分出右手，用尖锐的指甲扣落坚冰，只一勾，就有一块绿绿的青苔，落入它们如樱桃一般大小的小口之内。

一口吃完，绝不稍留，左腕一分，足尖一点，整个身子就会如箭矢一般的再次飞了出去，贴向了另一处峭壁！

冷红溪不由张大了瞳子，几乎看得呆了。

他心里毫无意识的设想：“ 如果我们人类能有这种身手就好了！ ”

人们的智慧、灵感，成功或者失败，往往是基于一动念之间所生的反应

能力。

冷红溪这一个随便的念头，就如同电流一般的，刹那之间，震动了他的全身！

他不禁脱口“唉呀”了一声。

这一声“唉呀”固然是带来了他自己的一点灵机，却也惊动了雪壁上的那一群雪猴。

只听它们吱吱一阵惊鸣！

在那千仞的冰雪峭壁之间，它们就像是洒出手的一把银珠一般，只一闪，已纷纷逃游得无踪无影！

冷红溪不禁惊得呆住了。

他真后悔自己的愚鲁，望着冷峭的冰壁，他默默的想：“我为什么不能模仿它们的动作，它们不是一群最好的老师么？”

这么想着，内心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，只是，由于自己的愚鲁，竟把它们都惊走了，它们可能是永远也不会再来了。

想到这里，真有无限沮丧，重重地叹息了一声，候了许久，仍不见它们回来，他真正的感到失望了。

返回洞中以后，由随身革囊内，找出了纸笔，仅就记忆所得，把那些雪猴的动作画了几种下来，自己在壁边学样练了半天，丝毫不着边际，一气之下，也就不再苦苦的练了！

在洞内，长日的无聊，每天，他除了苦练内功眼力，以及静坐调气之外，几乎没有什么事好作！

望着洞口的白雪，真不知何时冬去春来？

黄昏的时候，他凝目望着那些蝙蝠，自洞口穿进穿出，心里就更冷漠了！

他最怕静下来，因为一静下来，就会胡思乱想，想到自己未来的下场，难免会悲痛伤心！

所以他除了每日子午二时静坐调息之外，其余的时间，只要一空下来，必定要找一些事情做的！

这时，望着那些黑翼蝙蝠，心内不禁动了一动，暗忖道：“自从来这涧谷以来，我每日苦练内功、轻功、目力，却把暗器这一门疏忽了，眼前闲着无聊，何不拿这些蝙蝠来试一试暗器手法？”

这一动念，立刻付诸行动！

好在洞内石子甚多，信手拈上一粒，用弹指功的打法，把这枚石子信手弹了出去！

他原以为自己暗器手法，素来造诣甚高，定必是一击即中！

谁知石子飞出，那蝙蝠只一合翅，就轻轻的让了过去，冷红溪又向另一只蝙蝠接二连三的发了几枚石子，也都落了空！

这么一来，他才知道，原来这并不容易，因为这些蝙蝠，飞行的速度，实在是太快了，快得令人眼睛都难看清，要想打中它们，非得目力、指力、准头，全都配合到极妙之处，差一点都不行！

“好了！”他冷冷的一笑，自语道：“从今以后，我又多了一门功课了！”

从这一天开始，他在他每日的功课之中，加上了这一门练习，以弹指功，用细小的石粒，去打那些进进出出的蝙蝠。

这是一门极为艰难的课程，在开始的几天，由于他选定的距离较远，几乎连石子都弹不到。

渐渐的，石子可以达到距离了，渐渐地，这些石子已构成了对蝙蝠的威胁。

这一天，天色刚刚微明，冷红溪注目洞外，练习他的视力。

他耳中忽又听到了一片“ 吱吱 ”的清鸣之声。

这声音，是他熟悉、盼望已久的了，他不由大喜，匆匆取出了纸笔，潜至洞口！

大雪弥漫里他探首出去，果然他看见那些小雪猴，成群结队而来。

它们可爱灵活的小身体，飞跃起落在峭壁白雪之间，那种姿态真是美妙极了！

冷红溪这一次，却是再也不会错过机会了。

他偷偷伏身在洞前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。

那群雪猴正在雪壁之上，互相斗殴为戏，起落纵跳，有如星丸跳掷一般。

在冷红溪的眼中，它们有好几次，似乎就要滚落涧底，可是却都能化险为夷，它们那种轻灵的身手，真玄妙到了极点。

如果这些动作，不是出自它们的示范，冷红溪认为人类是绝对无法想像出来的。

他内心怀着无比的激动，一面细心的观察，一面用笔把那些动作，简单的绘画出来！

整整的一个多时辰，他都伏身在洞前，一动不动的观察着，直到日光大现，那群雪猴才呼啸着起落如飞而去！

冷红溪在它们去后，又用了一番心思，在百余个生动的图形之中，选择了最生动的几种，反复的练习。

他发现这群雪猴，最妙的是能利用它们的手掌和足心，还有它们的腰颈部位。

只是这几个部位，也是人们最疏忽的几个地方！

冷红溪抱着钢铁一般的意志，誓必要创出一些人类前所未见的奇招，他是那么的锲而不舍！

日子像箭矢一般的过去了，转眼之间，冬去春来，春残夏至……

又有谁会想到，冷红溪是如何的打发着他的日子！

这两年多以来，他的进步，真令人不敢置信！

那活跃在岭陌上的一群雪猴，虽然是不再出现了，可是由于它们整整四个月的帮忙，冷红溪自它们身上，已学得了耸人听闻的绝技！

他把它们窜伏纵腾等诸般动作，以图像线条，整整的绘制了三百多种不同的姿式，日日勤习。

在这一座涧谷内，他已能一腾十丈，壁虎游墙的功夫，更能一气贴行二十丈高下。

除了一些在先天上不能和雪猴相比之外，其它的地方，他真能把这三百余姿式，模仿得维妙维肖。

这些雪猴，其实它们本来名字应该唤作“ 狗面白猱 ”，是天山上的一种稀有动物，不知怎么，这十几只移居到了此地来，它们生性喜雪、喜寒，只有在冰雪的天气里，才会出现，气温一变，它们也就立刻消声匿迹。

它们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性情喜高爱洁，非千仞以上的高峰它们是不会出现的，而且爱洁成癖，周身白毛，绝不使沾染一丝污垢，如果团体之中，有一个白毛染上了泥污，其它各猴定必弃之不顾，永不理采！

由于它们自幼即生长在峭壁冰峰之上，又喜食壁上青苔，所以身手矫捷在所必然，断非一般猿猴所能望其项背。

冷红溪亲眼看见它们其中之一，掠身追逐一只大鸠，而手到成擒，可是玩了一阵之后，又把它放了，也曾经看见它们在雪化的时候，成群结队的在涧底戏水，竟能在水面上踏波而行，当真是天地之间，一种奇特的异兽！真是闻所未闻！

这三百余招式之中，冷红溪把它们规化成了七套不同的掌法及擒拿法，以及小巧的腾掠身法！

他一日不停的苦练着这些掌法身法，产生了梦想不到的奇迹！

其次在内功调息方面，他也有了不可思议的进展，往往一次静坐能达一昼夜之久，有时性发，引吭长啸一声，四谷齐应，有如雷鸣，自己听来，也不胜惊异。

至于目力、指力，以及暗器的打法，那更不在话下了！

对于目力的精锐程度，他可以用阳光作一个测验，即使是正午时刻，他也能正视烈日，在盏茶的时间之内，目不交睫！

在暗黯的地道里，他能够清晰的分辨那些五颜六色的石块，这些真是他以往所不敢梦想到的！

在这将近三年的日子里，他的暗器手法，也有了惊人的进展！

现在他能够很准确的把那些来回进出的蝙蝠，用弹指之力，发出小石子，自空击毙坠落！

时日一久，那深涧中的蝙蝠几乎已为他打死了一多半。

所以他不得不改变打法，常常以小石子儿逗着它们玩！并不立刻就打死它们。

这么长久的日子以来，每天，他所能听到的，只是自己的声音，喘息、心跳……

西边的老玉米，在他的耕种之下，又多了一大片，秋天时候，结下了大堆的果实。

那道泉水，也经过他巧心的引导，居然在涧底汇积了一个两丈方圆的水池子。

水色清碧，每日，他都在池内洗濯游泳一番，池面虽小，但是很深，你定是不会相信，在这个小池子之内，他竟练就了超人的水性。

在如此漫长、无情、规律的日子里，他几乎忘记了一切，连自己的存在也几乎都忘了。

你也许有过这种感觉或经验吧！

当你静极了的时候，你感觉到整个的天都变得低压下来了。尽管那是无限的叹息、怅惘、孤独……可是，它毕竟是一种属于你的正常情绪，在这种情绪里，你觉得升上去，沉下来，涨得无限的大，又缩得一点点小……有时候你真想一头撞死算了！

你也许还有过一种感觉：

在一个热闹，乱嚣，也许别人都认为是快乐的场合里，你会忽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空虚、厌恶，你感到你必须要一个人安静一会，于是你走到旷野中，或者独处在一间静室之内，那一刹那，你的灵魂，忽然感到升华，感到无限的安慰。

这两种情形，说起来，都只有在“静”中，才能体会出来，前者是静的

低潮，后者是静的升华，我们往往是无从选择，只有等待它们来选择我们！

但是具有大智慧的人，却善于养性，所谓“运用之妙，发乎一心”，就非长时间的修行，所能见功了。

冷红溪，如果说他麻木不仁，不如说他是已学得了养“性”的方法。

他能在一片落叶，一宗流水，一朵白云之间，得到他自然的快感，可是却也会在一阵秋风里，簌簌泪下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啊！

他含蓄了闪烁的活力，这并不是说它们就消失了，而是待机而发，他绝不甘心，在这冷寞的涧底，虚度此生！

在水面上，他曾发现过自己长长的须发，最初他还常常的用短刃刮剃，日子久了，他也就听其自然了！

春花秋月，寒暑交替……

冷红溪已算不清，自己在这涧谷里，到底消磨了多少个年头！

他只感觉到，峰顶的白雪积满了又化，化了又堆满了，象征着一度春秋，如此，也不知有多少次了！

有一些显著的情形，令他感觉到，大概是岁月不短了！

他感觉到自己完全发育成了另一个人，以前个子已是不矮，而如今却成了昂昂的汉子，来时的鞋子也穿不下了。

除了他留下的一套衣服，以备有一天出去时穿的而外，其它的七八套衣服，都破烂得成了线裙，他仍然舍不得把它们丢弃掉。

在平静的过了好几年之后，他那静止的心，好像又复活了。

尤其是这最近一两个月以来，他简直是有些蹩不住了。

他变得和刚刚来时完全一样。

每天，他都会跑到石壁的尽头，大声的吼叫，希望能有任何一个人，听见他的声音，对他加以援手，可是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回。

他相信自己是不能再忍下去，再下去必定是要疯了。

有时候，他会产生一些奇怪的念头：

“如果有人能在这个时候，把我救出去，我必定把我这一身绝技倾囊传授给他，那么，他必定是天下无敌！”

可是，有时候他又会生出无比的恨意：

“我要用这身功夫，杀尽天下的人……杀死每一个拿刀动剑的人。”

有时候，也会和那个怪老人莫环生出一样的想法，那就是想找一个替身来关一关，叫他也尝尝这种滋味。

想到了莫环，他更不禁切齿痛恨！

他之所以这么无日无夜的苦练功夫，主要的是想有朝一日，自己出去以后，用来对付这个狠心的老人！

这么想着，他就更加紧的苦练他的功夫！

雪猴传授给他的那些鬼神莫测的身手，已经被他练得出神入化，并且融汇贯通，自创了无数的绝招，他相信这些招式是骇人的。

唯一遗憾的，是没有一个对手，好用来试一试这些招式的神妙。

内功已练到连他自己也不敢想像的程度，他能像一条蛇一般的卸下肩骨，在涧壁上游行数十丈，劈空掌力能使对岩的冰雪纷纷四溅！

他能够在高岩之上，发掌溅起池中的水，像柱子一般的耸立起来。

涧谷里的蝙蝠已完全绝迹，他的暗器打法，也是惊人已极！

他能够先弹出数粒石子，遂后再追上数粒，而把前面飞临半空的石子打

得粉碎！

武功到了如此的境界，也真可以说到了“登峰造极”的地步了。

自此而后，他再进一层，即使是极为轻微的进步，也需要一段极长的时间。

冷红溪这才了解到，武学之不易！

他囊内原带有十余卷旧书，这多年以来，他把它们都读破了，连字都看不清了。

其中他最欣赏的是一部《唐宋词选》，这部词选共分七卷，举凡杜、李、万、秦、周等各家，无不收罗净尽。

他能够把这些人的诗词一字不漏的背出来，进而推敲研究，也颇能填出一些像样的词句来。

那些书籍中还有一卷诗经，一卷易经，以及本朝张太和的红拂记手刻本，宋石湖居士的一卷诗抄，另外就是师授的几卷拳剑掌谱！

这有限的几本书，也就是他所仅有的。

虽然他把它们都念烂了，可是在这一方面的成就，是不能和他的武功相提并论的！

这一天，他练功夫练得疲了。

天气热得实在难受，他就在泉水里洗濯了一番，方自睡在石上闭目小憩，忽然当空起了两声鹤唳！

冷红溪不由睁开了眸子。

在悠悠的白云衬托之下，他看见了两个小白点，正由云端直向这绝高山峰投落而下！

他目光精锐，只一眼已看出了，那是一双极大的白鹤，自高空而下，就像是两粒银丸一般！

冷红溪正要注意看时，这双白鹤已落在了峰上，他心中忽然一动，想道：“常闻鹤性通灵，我何不打它一只下来，养着玩玩，也好给我解解闷儿！”

想着就翻身坐起，由地上拾了一个石块，身形贴着壁边，一阵手足交替，已揉升上去了十五六丈。

他把身子整个贴在峭壁之上，挪出一只手来，那样子同那些雪猴是一模一样的！

这么长久的时间下来，他早已熟练了这种身手，丝毫也不觉得吃力！

似如此在壁上贴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才闻得鹤鸣复起，两只红顶白羽的仙鹤，自峰上鼓翅而起。

冷红溪自来此地，也曾见过无数野鹤游云，但是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，只见这两鹤双翅张开，足有半扇门板大小！身形一起，快若箭矢一般的，直向云端投去！

冷红溪见机会难得，口中疾叱了声：“着！”

右手拇食两指用力，“叭”的一声，把一枚石子弹了出去！

他此刻手劲之大，已能弹石为粉，这枚石子出手“哧”地一声，紧随着第二只白鹤，直上云霄！

他因是存心要活的，又怕伤重难医，所以这枚石子不偏不倚的，正打在第二只白鹤的左翅翅根上。

那白鹤吃这枚小小的石子打在了翅根之上，负痛“呱”的一声尖鸣，直向着云下峰涧直坠了下来！

冷红溪弹石之时，早已考虑到那鹤落下的部位！

这时那鹤就空打着跟斗，一路直翻而下，不偏不倚，正是向这涧谷之内坠来。

只听得“扑通”一声，那大鹤若非一路扇着双翅，这一下早已骨肉稀烂。

就如此，也够它受的了，只听它“呱”一声，白翼一展，肚腹朝天，顿时就不动了。

冷红溪飘身而下，心中不禁吃了一惊！

他忙赶上去，只以为这一下把它摔死了，用手摸了摸它身上，觉得心还在跳，大概还有救！

当时就小心的把它提到池边，但见这只白鹤果然极美，身材之大，几有常鹤两倍！全身雪白，更无一根杂羽！

他匆匆取出一根绳索，预备系在白鹤的足上，当他目光方自一接触到这仙鹤的足踝时，不禁大吃了一惊。

原来那仙鹤足爪胫之上，本就系有一道红色的彩带，尚还打着一个蝴蝶结扣的扣花！

那个绸带之间，更系有一个小小的翠色牌子。

这两样东西，一入红溪眼帘顿时使他呆住了。

这是他第一次，接触到一个与人有关系的东西，他内心的激动，竟使得他那只递出的右手，疾速的颤抖了起来。

“哦……”他自语道：“这只鹤原来还有主人！”

说着，他紧紧的抓着鹤爪，细细的翻看那面小玉牌，只见牌形微呈椭圆，其上刻有“二白”两个小篆。

冷红溪不由信口道了声：“二白！二白！啊……”

谁知“二白”正是这白鹤的名字，冷红溪这么一呼，那只白鹤竟在地上“呱”的叫了一声，双翅啪啪的打动起来。

冷红溪忙把它轻轻按住，这一霎时，他几乎兴奋得跳了起来。

他似乎感觉到，自己已经得救了。

当时匆匆用绳子把这鹤足系好，一头系在树上，正要转身取水，那只大鹤已抖身站立了起来。

冷红溪见它睁着一双火红的眸子，望着自己，头上白毛根根倒竖，样子像是怒到了极点，一双眼睛，不时的朝自己端详。

冷红溪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摔伤了没有？”

那白鹤“呱”的叫了一声，长颈一伸，竟向他身上啄来！

冷红溪轻轻一闪，已把身子躲到了一边，那大鹤一啄不中，更是大怒，长鸣一声又向冷红溪扑了过来。

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好厉害！”

遂又闪身躲到一边，那头白鹤两啄未中，不禁连声的长鸣了起来，双翅用力的抖动着。

这时冷红溪才注意到，它的右翅根下染有一大片血迹，显然是为自己所伤，可是这大鹤视他如仇，却叫他无法近身。

当时为难了一阵，只得取了一些水，放在它身边，自己忙又闪身让开。

那大鹤像是余怒未消，犹自厉声鸣叫着，冷红溪只得悄悄守在一边，过了一刻，那只白鹤才上前饮了几口水。

冷红溪又取了一些玉米，丢过去，白鹤倒是吃了一些，只是他只要一走

近，那白鹤定必连声厉鸣不已。

如此，一直过了五六天，那白鹤的性情才稍稍的变得顺和了些！

这日，冷红溪把备好的刀创药，乘着它闭目休息的时候，硬性的给它敷上了些。

却发现那一石子把它伤得不轻，竟把它翅骨打碎了一半，侥幸还未全断，只是它一时要想飞，那是办不到了。

冷红溪不禁大为失望，他只觉得全身都凉了。

可这是他唯一的机会，他不能就此甘心，他要靠这一只大鹤来救自己，如果它不能飞，一切也就完了。

自此，他每日都小心的看护着它。

鹤性通灵，何况这只仙鹤原是为人所豢养的，日子一久，它竟和冷红溪建立了奇妙的感情！

冷红溪仍然不敢把它足上的绳子松开，每天他都使它练习着那只受伤的翅膀。

渐渐地，这只白鹤已能在涧底翩翩的飞舞，只是还不能飞得太高！

冷红溪又怕它和自己混得太熟了，以后放它也不走了，岂不糟糕！所以这些日子除了必要的时候，他都远远的避开它！

这一天黄昏，冷红溪见那头大鹤，在树下来回的疾行着，口中呱呱连声，像是已完全痊愈的样子！

他就把早已书好，署名为“亡命人”的一封信，放在一个竹筒之内，用破布封住了竹筒的口儿，然后用细线，紧紧的绑在仙鹤一只足上！

冷红溪满怀希望的松开了它腿上的绳子，它“呱”的叫了一声，在涧底飞了一转之后，又懒懒的落在附近一块岩石之上。

它歪着头看着冷红溪，口中只是连声的叫着，竟是不忍飞去。

冷红溪眼巴巴的望着它，长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二白！去吧，把这封信交给你的主人，叫他来设法救我，快去吧！”

说着扬了扬手，那白鹤歪头又叫了一声，张开双翅在涧谷之内低飞了一圈。

冷红溪还以为它留恋不去，正自失望，却忽见它接着长唳了一声，长颈一扬，竟冲霄而起，一刹那间，已置身青冥，剩下了一个小小的白点。

它在白云里又徐徐兜了个圈子，径自凌云而去！

仰首望着当空，冷红溪长长叹息了一声。

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，一个梦想。

“如果这鹤儿一去不回，如果它并未飞回到它先前主人之处……”

“或者是它根本就没有主人，那脚上的牌儿，只是早年某人放生时留下的记念呢？”

果真如此，那么一切也就不要再谈了。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

冷红溪都以火热的心情期待着，每天他都大声的叫着，希望能把自己的声音传出去，好令那个好心来救自己的人听见。

可是，他又失望了。

整整的一个月的时间，没有一点点消息，他火热的心情，也终于又凉下去了。

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！

如果没有这个希望，他还好过些，最残忍的，是希望的幻灭。人，谁又能生活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？

绝望的感觉，再次侵袭着他，他看来是再也振作不起了。年轻人，能够经得起十次失望，而却经不起一次绝望的！

现在，他那支持了多年的意志力，竟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整个的粉碎了。

他觉得自己是没有救了。

整天，他都沉沉的睡在那块大石之上，连每天的功夫也不练了。

唯一的希望，只是等待着死亡的来临。

是的，除了“死”以外，他还能期待什么，

这一日，在他生命里，该是最不平凡的一天！

当他正懒洋洋的倚着树身，遐思异想的时候。

他想着外面的人群、房屋、牛、马、百兽……想着师父、家人……悲哀笼罩着他，他感到一种几乎要窒息的死亡气氛。

可是，就在这个时候……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见了一声清亮的鹤唳！

那声音，正是他梦中都祈求的。

一只红顶雪羽的大仙鹤，缓缓的在高空中盘旋着，它是那么的焦急，一转又一转的在白云里转着。

冷红溪翻身由地上跃起，他一眼就认出了，那是二白，正是自己亲手放出去的二白！

他放开了嗓子，提足了丹田内力，引吭长啸了一声，这声音足能裂金开石，而传出数十里之外！

他用力的舞着他的手，然后，他发现那只大白鹤果然转了一圈之后，直向着他处身的涧谷束翼下投！

冷红溪不禁喜极而泣，他放声呼道：“二白！二白！”

那只仙鹤缓缓的落下地来，以那双红红的瞳子瞪着他，口中呱呱低叫了两声，直向他身前走过来。

冷红溪忍不住扑过去，紧紧抱住了它，却见它足胫之上，系着一枚青色的竹管！

那竹管正是上次他系去的东西，冷红溪几乎要昏过去了，他抖着手解下了竹筒儿，发现筒口是用棉花塞着，这不是他原有的东西。

他觉得心中一阵狂跳，血液一阵暴涨，几乎都要喷了出来。

他对自己说：“不要慌，定下心来吧……”

冷红溪！你坐下来慢慢的看吧，上天是不会绝人的！

竹筒内是一张排红的信笺，卷成了一个卷儿，打开来，只觉得似有一阵微微的余香。

信笺上面用画眉小笔写着几行字……

“亡命先生：

大札敬读，对于阁下处境，万分同情，只可惜不知阁下详细困处，云贵万山如林，欲觅一涧无异海底捞针，请即绘一详图赐下，以便尽速相救！

即颂

愉快

字迹娟秀，走笔如春枝着露，分明出于女子手笔，末尾并无具名，只有

一颗圆形小印，细判之下，可看出是一个“雁”字。

另有附白，云：

“又：二白翅伤，幸为先生治愈，因其完全康复，始令上门，故姗姗来迟也！”

冷红溪只觉得眼前金光乱闪，纸上字迹，好像一个个都跳了出来，他读完了这封信，高高的叫了一声：

“苍天！苍天……我真的得救了……”

他竟再也忍不住，放声大哭了起来，一时四谷齐应，当空的白云，也似为他的哭声震得滚滚而开！39

## 第二章　山崩石裂

这悲恸的哭声，使整个的山涧都为之震动了。

他是那么的激动、狂喜……几乎接近疯狂，一群火鸠为他的哭声，惊得纷纷鼓翅而起，就像是一片绛雪似的，冉冉升上去。

山谷、峭壁、枯洞，也都为之动容，发出了有如电鸣一般的回音。

冷红溪也不知伏在石上哭了多久，直到他觉得声尽力竭，一些也提不起劲儿，才慢慢的止住了声音！

这时，他觉得一个毛忽忽的东西，在自己脸边擦着。

冷红溪惊得猛然抬头，却见眼前竟是那只大鹤二白。

它蓦地展开双翅，呼呼的扇着。

冷红溪才由激动的情绪中，又回到了现实。

他忍不住扑过去，抱住那大鹤的长颈，感激的道：“二白！二白！你可知我内心的狂喜？不要害怕，我是高兴得要疯了，所以才哭的！”

说着，他伸出手来摸了一下脸上的泪！

手触处，却是有如乱草似的一脸胡子！

这不禁又令他心中砰然动了一下！

他猛然跳起来，跑到池边，低头瞧了一下自己，忍不住竟哑然失笑了。

“我是一个鬼……”

他想：“即使不是鬼，也和鬼差不多了！”

池面上的人影，是那么粗壮，有如山魈一般，乱发滋生如云，黑须挺生如刺，发和须，几乎遮住了他一半的脸，比之昔日的翩翩风采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望着水面上的自己，冷红溪呆住了。

那只大鹤摇摆着，走到了他身边，伸出了长颈，用嘴去扯了一下他的裤子。

其实不如说是裙子更恰当一些，因为它破烂的程度，已成了一丝丝的线条，垂挂在下身前后。

冷红溪回过身来，苦笑了笑道：“二白，你也来打趣我么？”

那大鹤呱呱的鸣了两声，不住的摇摆着头尾，冷红溪忽然道：“哦！看我多笨，你大概是饿了吧！”

二白点了点头，冷红溪不由大喜，道：“你听得懂话，真太好了，来！”

说着他纵身如飞，已来到了那片老玉米园内，信手摘下两个最大的丢过去。

却为二白腾空用爪接住，翩飞到一边吃食去了。

冷红溪这一刹那，几乎是乱了章法。

他简直不知要做些什么才好，匆匆又把竹管内的来笺取出，打开细看了一遍。

这一次他发出了一阵狂笑之声，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！

像这么乱喊乱跳了一阵，才觉得情绪安定了下来，再去看那只大鹤。

这时它已吃饱了，舒起一爪，把长颈弯于翅内，竟是睡着了。

冷红溪自语道：“我要赶快绘好一张图，叫这二白送回去！”

在忍耐了长达八年的岁月之后，冷红溪现在觉得一天都忍不住了

自由的可贵，是在于失去自由者的体会，否则仅是一个空虚的字眼！

他打定了主意，只见他足下一点，已如出巢的燕子一般，向着对崖之上纵去。

他身子向壁上一沾，仅以一腕一足用力，向上一翻，“嗖”一声，已来到了洞口。

紧跟着身形一缩，暴缩如猫，只一伏身，已钻进地道之内，这动作经过长年练习，已熟巧透了，即使闭着眼睛，也不会出任何差错！

入洞之后，他即刻展开工作。

他收藏着几张纸，平日从不敢动，像宝贝似的夹在书卷之内，这时他把它找了出来，尚还平整。

现在他脑子里，细细的思索着此处的位置和地形。

这实在是一个大难题，自己虽然昔日记得出入这山的走法，可是事隔八年，早已模糊了。

冷红溪急得频频捶墙，他用石块，在地上画了好几遍，涂涂改改，最后选择了一个比较近似的图样，又细细修改了一番。

自己看了看，确实也无法再清楚了。

他这才决定，把它画在纸上，于是，他就用牙咬破了食指，直等鲜红的血流出来，他才用它在纸上慢慢的描下来！

如此费了足足有半个时辰，才算完成了这件工作。

自己反复的看着这张图样，愈看愈是不像，可是他实在也无法再画出更好更仔细的了。

只好把它小心的叠好，放入竹筒之内，竹筒两边仔细的封好，这才算松了一口气。

这些工作做好之后，天色也渐渐的晚了。

同时他也觉得肚子饿了。

自那天以来，由于绝望的侵袭，已令他忘记了饥饿，想不到一旦恢复了生机，立刻就感到想要吃饭了，意念之于人，是多么神妙！

他把长长的头发，挽了一个发结，拖在脑后，胸前的黑胡子，也打了几个结。

这些发须，在近年来，常会使他觉得不便，吃饭、睡觉，以及游行山壁之时，都要经过一番特别的处理！

虽然是这么烦人，可是他却无可奈何。

几天没有到捕鸡的地方去了，现在那些树枝桠上，正拴着三四只大雄鸡，见他过来，纷纷飞动。

只是，这些经过前人设计，冷红溪改良过的绳套，是那么的巧妙，它们是无论如何也飞脱不了的。

其中一只，因为吊得太久，已经死了。

冷红溪匆匆解下一只，其它的都放了生，他把这只山鸡，用火烤熟后，就着泉水饱吃了一顿。

这一夜，他竟失眠了。

自从来这山涧以后，除了才来的几夜失眠，这么长的日子里，他这还是第一次。

他脑子里所思索的，全是些人的影子。

八年以来，他养成了孤僻的怪异个性，只是他自己还无从体会。

对于人群，他是好奇的，他梦想着与他们相处，可是下意识里，却对他

们有一种说不出的忿恨感觉。

他恨他们，这么长的日子里，不来救助自己，他恨他们是生活在天堂的世界，而自己却屈居在活生生的冷酷地狱之中。

这是不平的，永远也扯不平的！

因此，他想到了报复，对整个人类的报复！

想到此，他全身的热血，都为之沸腾了。

整个的一夜，他就是这样的挨过去的！

天亮之后，他最关心的就是那只二白！

因为他全部的希望，都系在二白身上，如果失去了这只鹤，一切的希望，也就将成为泡影了。

当他探头外看时，那只可爱的白鹤，正展翅在池面上低飞着，从它啾啾的鸣声中，可以看出它对这个熟悉的环境，是多么的欣赏！

冷红溪飘身而下，中途只在壁上轻轻一沾。

这数十丈高的悬壁，他落下来，竟没有带出一点声音来，这是否是一个“人”所能达到的境界？

就连那只二自，似乎也惊得怔住了。

它收束了双翅，歪着头，看着这个怪异的人！

冷红溪跑过去，抱起它来亲抚了一番，然后道：“二白，我的一切，都在你的身上了，这封信，你务必要为我交给你的主人，不能遗失！”

二白连连的点着头，又鸣了两声。

冷红溪知道此鸟已有些通灵，由此推想，他的那位女主人，也必非常人了。

竹管扎好之后，他轻轻的拍了二白一下，这只大鹤一声长鸣，二足向后一伸，箭也似的投了出去。

在这晴朗的天空中，它那白色的羽毛，与阳光对映着，发出了一点白光，随后变成了一个极小的白点，眨眼之间也就不见了。

冷红溪注目着它逝去的方向，那是直奔“西北”的方向。

他冥冥中，祝福那位好心的朋友，向着西北方向，深深打了一躬道：“雁小姐！普天之下，只有你一人，是我冷红溪的朋友，你如果能救我出去，我将用我有生之日，来报答你对我的深厚大恩！”

自此以后，他都以一颗火热的心期待着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十天又过去了。

现在他不禁又感到有些失望了，这种日子，真是不好挨呀！

每天，他都像大旱渴望云霓一样的心情，去等待着，可是他又失望了，非但是不曾有人来，就是那只二白也没有再来过！

慢慢地，冷红溪完全绝望了。

多少次的祈求，狂笑、暴跳、饮泣……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，他又过着像以前一样的日子了。

他终于不再梦想了。

秋去冬来，当大雪飘飘的落下之时，他才知道，又一个残酷的冬天来了。

现在冷红溪一套遮身的衣服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御寒了。

他把干燥的玉蜀黍叶子，一片片的穿串起来，周身上下缠起来，当无比的寒流侵袭他的时候，他只能满涧谷的狂跑乱跳着，借以发挥体能的热，来逐退寒冷。

到了夜晚，他就盘坐在地洞里，用内功来御寒。

这是多么苦的一段时间，冷红溪就这么一天天的挨下去。

现在，那自由的意念在他心目中，已经不复存在了，他不敢去想，想起来，他就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。

当两壁上的坚冰瑞雪，变成了清水，顺壁湍流而下的时候，他感到春天又来临了！

这几天，他变得异常的懒，所要学的武功，在他来说都已达到了巅峰，可是这些有什么用？

如果永远在这个绝世的涧谷里生存着，武功又有什么用？

他轻轻的滑下了峭壁，见石面上，已生了一层青苔，一种说不出的懒散，令他伏身在地上，痛哭起来。

可是，就在这时，当空忽然起了一声鹤唳！

冷红溪只当是通常过涧的白鹤，毫未在意。

一刹那间，两只雪白的大鹤，已飘身向着他身边落了下来。

冷红溪猛地跳起来，却见二鹤之中，那一只较小的，正是二白，他不由呆了一呆，狂喜道：“二白！二白！”

那只二白低叫了两声，像是给它那个同伴打了一个招呼，二鹤立即旋翅升空而起。

冷红溪不由急猛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二白！二白！不要走……不要走……”

二鹤却是不应，只见它们在洞口回旋了一周之后，便向一边飞去！

冷红溪长长叹息了一声，用力的向壁上劈出一掌，石屑纷飞，他狂笑着，就像是一个疯子，双掌左右挥舞，掌风过处，发为闷雷，一时四山都起了回音！

他如此发泄了一阵，状如疯痴！

当他声尽力竭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偏西，涧底浮上一层微微的暮色。

冷红溪失意的爬回到他的地洞之内，倒身在玉米叶铺成的地上。

他昏沉沉的什么也不想了。

就在他正要入睡的当儿，他耳中忽然听到一种极为清楚的脚步之声。

这声音使得他精神一振，一咕碌由地上翻了起来。

这几年的时间，他的内功造诣，已到了非凡的境地。

这附近数里之内，一些轻微的声音，也能令他立刻惊觉，这和当初莫环所以能发现他的原因是一样的！

他坐起来，贴耳壁上，静静的听下去！

果然，他听见有清楚的脚步声，似乎是在远处的峰石上行走！当时不由兴奋得全身战抖了起来。

他告诉自己说：“冷红溪，你得救了！”

“把握着这个机会，不要吓跑了他！”

想着他提起了玄阳真力，贴壁道：“朋友！你是一个人来的么？”

那脚步声，忽然停住了。

冷红溪紧张得全身出了一阵冷汗，忙道：“朋友，你不要怕，我只是一个人，我多么需要你的帮助，你能够为我做一点事情么？”

说了这些话，他不自禁的有些脸红，因为这种口气，使他忆起了当年，那莫环向自己求助的声音，不是和自己现在说话的口气，极为相似么？

他这些话，透过了金石一般的坚壁，传了出去。

立刻，就有了回音！

那是一个惊异的少女口音：“你是谁？是和我说话么？”

冷红溪不由怔了一下，心说道：“原来是一个女的，我这种样子，岂能见她？”

可是好容易盼到了这个机会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去的，当下激动的道：“是的！是的！姑娘，请你帮助我一下吧！”

那姑娘突然发出惊喜的声音道：“啊！你就是亡命人，是吧？”

红溪不由大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是谁？姑娘……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壁间透过那姑娘格格的笑声道：“亡命人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我为了找这个地方，已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！”

说着她又学着佛家的语气，念了一声佛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可算找到你了！”

红溪不由恍然大悟，他感激涕零的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雁姑娘了？我不是画有一张图么？”

那姑娘哼了一声，嗔道：“别提那张图了，害我瞎找一气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在哪里，我好来救你！”

冷红溪犹豫了一下道：“雁姑娘，你静下来，让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！你必须要仔细的听。”

那姑娘笑了笑道：“好吧！你说，我听着就是！”

冷红溪道：“姑娘，当初我和你一样，一片好心救人，却反被陷在壁内，我不希望你和我一样，所以你要注意的听……”

说着又叹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你首先要穿过眼前的一些阵门，这是一位前辈设下的陷阱，很是危险！”

那姑娘笑了一声，冷红溪可以清楚的听见她在翻动一堆岩石的声音。

她一面翻着，一面笑道：“我的鹤儿回来了。”

冷红溪唉了一声，想不到这姑娘如此天真，当下急道：“姑娘，你要注意你眼前那些花树，那是很危险的！”

话声未完，已闻得那姑娘娇叱之声。

红溪忙道：“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

那少女大声道：“不好了，天上怎么变红了！唉呀……”

冷红溪不由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姑娘，现在你听我说，转过第一层花树，步法是进五步，然后腾身飞越！”

那姑娘依言而行，她一面对她的鹤儿道：“你们是怎么了？莫非有什么危险么？”

冷红溪清晰的可以听见二鹤在空中高声鸣叫的声音，很是凄切。

他心中忽然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感觉，是一种极为不祥的预兆，他倏地回过身来。

透过这条地道，他看见外面天色竟是一片火红，更在此时，耳中听到了一阵极大的隆隆之声。

冷红溪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外面那个姑娘，忽然大声嚷道：“不好了……山崩……我……我怎么办呢？唉呀……”

冷红溪这时也觉出足下的岩石，频频的摇动了起来，耳闻得万山齐鸣，其声有如万马奔腾一般。

那姑娘悲凄的声音，他仿佛听见了。

可是眼前救命要紧，自己身处在岩石的地道之内，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！

眼前这种巨大的声音，正应上了“山崩海啸”那句话儿，那是一种千年难得遇见一次的天灾！

冷红溪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他知道自己这时就是喊破了喉咙，那姑娘也是无法听见。

可怜自己九年来，梦想达到的事情，一旦来临，却会在这紧要的刹那之间，遇上了山崩，真正是自己命里该当如此了。

时间已不容许他再作犹豫，他匆匆的爬出洞外，只觉得整个的山涧都在剧烈的摇动着。

当他用最快的身法潜至涧底，这时剧烈的地震已完全发动了，无数的大石由峭壁上滚落而下，所震动的声音，真有惊天动地之势。

这真是惊险绝伦的场面，天空是火也似的红，石滚树倒，山涧在剧烈的摇动着。

冷红溪略一顾视之下，身形飞纵而起，直向对岩的涧壁之上落去。

他身子方向壁上一贴，才发现正有数以千计的大小石块，如万马奔腾似的滚落而下！

这真是一个惊魂欲绝的一刻，冷红溪哪敢丝毫犹豫，当下就壁一滚，已附身到丈许外的一棵古松之上。

松树旁边，有一个半圆形的洼口，他就把身子向里面一倚！

紧跟着一声大震，冷红溪但觉身子重重的在石壁上撞了一下，那种力量，足能把一个人活活撞死。

冷红溪只觉得全身骨节都要碎了，可是接下去的再一次重震，他仿佛被直抛了出去，顿时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天空飘浮着静静的白云，和煦的风慢慢的吹送过来……几只苍鹰在乱岩之间低低的掠空飞着，觅食山崩后那些丧生的小动物。

冷红溪慢慢的睁开了眼睛，只觉得全身上下，几乎都要散了。

他整个的身子，半压在一块巨石之下，全身上下几乎是一丝不挂，并且沾满了鲜红的血！

他不由吃了一惊，勉强挣扎着站起来，才觉出腰脸以及左腿上，都有撞伤的伤痕！

原本穿在身上的玉米叶子，这时早已一片片的散落，低头一看，他连忙又蹲了下来。

他脑子这时才完全清醒了过来，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！

当他目光向四外一扫，又发现眼前的情形已和昔日大大的不同了。

昔日那个如仞峭壁，以及自己存身的地方，现在都已不存在了，只剩下展延百里的巨石断壁，几道泉水兀自在哗哗的流淌着。

冷红溪麻木的又站了起来，眸子里淌水出了热泪，他喃喃的道：“天哪！我自由了……这一次，我是真正的得到自由了！”

他一跛一拐的翻过了无数山石，站在一块较高的山石之上，向远处望了望，他看见有几处倒塌的房屋，距离约在数十里以外！

现在他更完全相信，自己是自由了。

想不到这一次山崩，竟使得整个的山峰，一时之间化为平地，大自然的威力真是不可思议！

冷红溪走到了一处泉水旁边，弯下身来，把身上的泥污血迹洗了洗，随手在附近剥了一些棕树的叶子，随便围在身上。

他只觉得嘴里一阵阵的发甜，百骸尽酸。

回想到方才那种惊险的情形，真是犹有余悸！自己这条命，可真是拣来的！

坐在一块山石之上，喘息了一阵，他不禁想道：“不知道那雁姑娘如何了？”

想到此，忙站起来，左右看了一眼，哪里有什么发现？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。

记得山崩之前，已是暮色将近，怎么这时，日光还这么骄艳？

他仔细想了想，才知道，原来事情已隔了一夜，也就是说，自己已整整的昏睡了一夜！

他必须要尽快的走出这片山地，以免第二次的山崩来临！如果再来这么一次，自己是万万的活不成了。

他勉强支持着身子，一跛一拐的翻越着这些山石，脑中兀自惦念着那个姑娘！

她是一个多么天真而有正义感的姑娘，虽然自己并没有看见她的人，可是可以想像出，那是多么惹人怜爱的一个姑娘！

如果她死了，该是一件多么令自己痛心的事情！

可是眼前，自己实在是没有力量，再去找寻她的下落了，这么大的地方，就是找也无从找起！

他这么向前翻越着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才发现前面有一大片庄稼！

只是那些庄稼，东倒西歪，凌乱不堪，耳中却也听到了一些人声。

冷红溪不由吃了一惊，他定了定神，继续前行，当他绕过了最后的一堆乱石之后，他来到一个倒塌的房舍之前。

这时正有一个农人，用棍子在倒塌的房屋堆里翻弄着，一个婆子，哭丧着脸，坐在一边，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。

冷红溪的蓦然出现，不免令这两人大吃一惊！

那个农人，吓得手里的棍子也掉了。

他身边那个女人，更吓得尖声的怪叫了起来，小孩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那农夫一跳而出，拉着女人大声道：“快走！快走！这是出魈木客，可是招惹不得！”

冷红溪见状大是羞惭，他忙道：“喂！喂！你们不要怕，我也是人……”

可是那一对农人夫妇，早已跑得没影子了。

地上放着一个瓦罐，一堆破行李。

冷红溪实在是饿了，他走过去，把瓦罐打开，里面是一罐子黑面条，还温温的，旁边是一个粗碗。

他也顾不得了，狼吞虎咽着，把这一罐子面都吃完了。

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又在行李里找出了一套衣服，凑合着穿上，实在是不像个样！

这九年来，他身子已锻炼得像钢铁一样的结实，尤其是两肩和胸部的肌肉，比之原先，几乎宽出了一倍，这农人的衣服，他自然是穿起来太紧了！

他穿上衣服，见包裹内有几两碎银子，也顺手掖了起来，当时正要站起，忽听见一片人声传了过来。

冷红溪忙回头望去，却见先前那个农人，带着一大群人，各持棍棒，直向这边叫嚣着跑来。

冷红溪忙走上去，双手抱拳道：“ 各位请了！ ”

他这一句话，不禁把所有的人，都吓住了。

为首那个农人，一边退，一边道：“ 你……你是人？ ”

冷红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 自然是人了，我因一时缺衣，暂借你一套衣服及几两碎银子，日后必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”

那农人张大了眸子，道：“ 你既是人，怎么留有如此的头发和胡子，你莫非连一件衣服也没有？ ”

这时四下的人，已团团的把冷红溪围住了，人群之中，一人大声道：“ 这家伙一定是个怪物，昨天的山崩地动，必定是这妖怪捣的鬼，来！打呀！ ”

一声喊打，众声齐应，一时之间，棍棒齐飞，直向着冷红溪全身上下齐打过来！

冷红溪虽说是全身疼痛，四肢无力，可是却也不愿就这么的死在这群乡民手中！

他口中大笑了一声，冷哼道：“ 愚蠢的东西！ ”

只见他双手连翻，那些棍棒只要挨着他一点边儿，无不飞上了半天，人群更是东倒西歪，乱成了一片。

这么一来，众人更是吓坏了，纷纷叫着跑走了。

“ 想不到我冷红溪别世九年，竟被人以怪物视之了！ ”

想到此，又不禁朗声大笑了起来。

他这么狂笑着，一直笑到声尽力竭，才停住了笑声，自己也很奇怪，怎会有此反常的举动！

那些跑走的人，大概都已尝到了厉害，不再来了，冷红溪也少了些麻烦。

他在众人遗失的物件中，挑选了一口尚称锋利的刀和一支哨棍，又在附近一家倒塌的农家，找了一个地方暂时歇下来，然后把伤处洗涤包扎一番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他早早起来，觉得自己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复元了，他就插上刀，提着哨棍，独自返回到那片乱石山地中。

他脑子里实在不能忘记那个好心的姑娘，她是死了？伤了？还在不在这里？这要查清楚才是！

崩塌了的山峰虽不多，可是却展延出数十里以外，到处都是大石、土堆和倒了的树，放眼看去，满目苍夷，好不惊人！

冷红溪展开了身法，在这倒塌了的山峰乱石之间，整整的找寻了一天。

从日出到日落，他几乎把每一块能够移动的山石都翻过了，可是那姑娘的芳踪，仍然是一个谜。

现在冷红溪才感到失望了。

他默默的坐在一块大山石之上，心中充满了悲哀的情绪，他想：“ 她也许死了…… ”

这多年以来，自己就像是一个死牢的囚犯一样的活着，没有任何人关怀和同情，最后仅有这个姑娘，可是，她竟为了救助自己，而失去了生命。

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！冷红溪整个的心都碎了。

西天的斜阳慢慢的落下去，远处的野狗一声声的长吠着。

冷红溪猛地站起身来，他的眸子变得异常的明亮，足飞处，踢碎了一块斗大的山石。

蓦然间，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人，生出了一种极度的反感！他要用这双手，用这一身杰出的武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做一些惊人的事情。

事实证明了，这个思想怪异、行为任性的可怕少年，在武林之中，所造成的震惊、恐怖，以及一些血淋淋的事迹，果然是五百年以来所罕见的！

一件震惊官署民间的新闻，首次发生！

开封府相国寺街——府衙，十二日夜晚，来一巨盗，该盗身高六尺有余，着黑色长衣，背插红灯一盏，入衙内狱房，杀捕快二人，开死牢铁门，放走服刑待斩之死刑犯六人。

捕头双钩吴虎偕干捕四人赶至，为该盗以凌空掌力，击毙于十步以外，死相极惨。

红灯盗劫狱杀人后，长笑而去，云云……

十日后，洛阳府发海捕公文说：

缉大盗红灯贼一名，姓名不详。

该红灯大盗，身高六尺余，相貌堂堂，着黑衣，背插金色细竿，挑红灯一盏。

该盗夜入府衙，如法炮制，开狱门，凡死囚皆纵之，余仍囚之。

捕头金刀曹子秋，偕其子曹放双双出擒，为该盗以指力凌虚点毙，该盗随即腾身登屋，如青烟升空，顷刻不见踪影，目睹者皆疑为妖魔云云。

曹州府为鲁西大镇，红灯盗竟也光顾。

该盗夜入牢狱，开启死牢，犯人吴天化，妖道士黄羽真人，皆为纵放。

捕头钱二金，惧其威不敢擒，卒令该盗扬长而去。

钱二金忆该盗年貌，谓为一二十四五少年，身高六尺许，方面大耳，仪表极俊，背树红灯。

该红灯大盗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一跃十丈，劫狱时以手捻铁链，链即碎。

捕头钱二金及手下捕快七人，有亏职守，现已收押，详情待查……

红灯大盗，就像一声迅雷，一道闪电一般，震惊了整个天下。

江湖武林中，更如同起了一阵旋风。

对于这个来去如风的大盗，江湖上众说纷坛，有人说该盗是一嗜杀如狂的怪人，有人则说该盗是一侠盗，颇负正义感。

可是平心论之，这个怪客实在什么都不是。

如果说他嗜杀如狂，有几件案子他丝毫不染血腥，只是劫狱而去。

如果说他是江湖侠士，也不然，他的手段太毒辣了，正经侠士，岂会如此为之？

再者，此人所纵放之人，皆为死狱的重犯。

细想起来，这个红灯盗并不认识这些犯人，那么他这么做，为了什么缘故呢？

这真是千万人百思不解的一个问题！

江湖上，对于这一连串有如暴风雨一般的事情，虽然是谈虎色变，却也极具兴趣。

茶楼酒肆间，这位红灯大盗是最热门的话题，到处都在谈论着他。

也有人叫他是红灯大侠的，不管是红灯盗也好，红灯侠也好，此人确是一个生具怪性的奇人。

紧接着以上三件大案子以后，这位诡异莫测的红灯怪客，又在大名府南宫县做下了同样的案子。

整个的河北省被震动了！

很显然，这个红灯大盗，一路北上，其目标，似为当今天子脚下的北京！

所以这两天，天津、保定、北京的大小衙门，无不战战兢兢，就连朝廷也为之不安起来。

由九门提督府发下来的告示，贴遍了天下。

对于这位红灯大盗缉捕的赏格是：

“凡通风报讯因而成擒者，赏白银五百两；

擒交官方者，赏白银三千两。”

这真是一笔巨大的赏额，难怪这些日子以来，大街小巷，人人都嚷着要拿红灯大盗了。

可是这位来去如风的大盗，是什么样儿，在哪里，他们都还不知道呢！

人们捕风捉影，官方锣鼓大张，构成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缉盗浪潮。

整个的北京城，简直没有一个人不在谈这件事。

由于红灯大盗作案时，背树红灯，标志明显，提督遂颁令京城，今后半年之内，各衙门以及店商民间，一律禁用红灯。

这一规定，实在很在意思，其用意无非是孤立这个红灯大盗，使其无从遁形。

其实这是一件很幼稚好笑的事情，试想，这个怪人，如果不愿暴露形迹，又何必标新立异的在背后树立什么红灯？

提督大人，这一个月以来，日夜为这件事发愁，就是做梦有时候也会梦见这个红灯盗！

北京是在天子脚下，可不比一般。

不要说被这红灯盗杀人劫狱了，只要让对方在这地盘上出现两次，他这个提督也就够瞧的了。

用罢了晚饭之后，这位提督大人万冀舟，在花厅内来回的踱着方步。

他左手上托着白银的水烟壶，两道寿眉紧紧的皱着，花厅内灯光如昼。

这位万大人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人。

他身后侍立着的是身着青布长衫的长随金福，主仆二人都显得很焦急的样子。

万大人踱了几转，立定了身子，回身道：“金福，你再去看看，派人去请一趟！”

金福躬身答了一声：“是，大人！”

方自转身欲出，目光至处，随即高声道：“禀大人，郭班头到！”

万大人点头道：“快请！”

话声一落，门外已走进一个六十上下，花白须发的老头儿，此人双目深陷，精神抖擞，正是职掌京城三班六衙的大总班头，金豹郭松明。

他面色十分沉着，入厅之后，背墙而立，向万大人请了一个安，道：“禀大人，顺天、宛平的捕头们都在门外听传！”

万大人点头哼了一声道：“传他们进来！”

金豹郭松明答了一声是，上前一步，小声道：“卑职已托人请得大内的皇卫倪大人，以及卑职的一位好友紫面叟邱池出面……”

万大人面色一喜道：“哦！快请！”

金豹郭松明低头一笑道：“此二人身份不同，卑职已把他们款待在安福客栈……”

万大人点头道：“我马上命人去请！”

郭松明面色一红道：“还是派车去接较好！”

提督万冀舟眉毛一皱，终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遂命人套车，去迎接这两位高人异士。

这里万大人才算松下了一口气道：“郭捕头你快请他们进来吧！我可是急死了！”

金豹答应了一声，快步出厅，领进四个人，一一向万大人见礼。

万大人命他们一一落座，他们是宛平县的捕头飞爪谢子威，顺天府大班头夜猫子井上飞，副手乾坤掌向英，以及天津县的班头金刀徐永昭！

这几个人，都是十年以上的老捕役了，在他们手上，大大小小也不知侦破过多少案子了。

他们手底下全不含糊，像这样劳师动众的结合在一块儿，还是十年以来第一遭。

这几个月来，红灯盗把他们搞惨了。

每个人恨在心里，可是却也怕在心里！

因为从红灯盗的杀人手法上，他们都能看出共同的一点，这个红灯盗，手法之高，是他们简直不能望其项背的！

金豹郭松明虽有一身惊人的功夫，可是在他审理各处公文之后，对这个怪盗，他也是自叹弗如！

几个人脸色都很难看，落座之后，不发一语！

万大人皱眉道：“请各位此来的目的，郭班头必定已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红灯盗太横行了，现在闹得到处鸡犬不宁，此人不除，北京城永无安静的日子……”

说着他叹了一声道：“今天早晨北代王交待下来，说圣上已知此事，嘱我务必要留意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站起来走了几步，很发怒的道：“你们要明白，北京所关的犯人，都是些涉及重大案件的人，可不能随便叫他放走的！”

他转过身来，对金豹郭松明道：“关于这件事，你的主意如何？”

郭松明立起来，道：“禀大人，卑职也曾想到这一点，依卑职的意思，北京监狱太多，防守不易，不如统统合在一处，集中全力防守，谅那红灯盗一人终也难以施展！”

万大人点了点头道：“也好，只是……”

郭松明冷冷一笑道：“这红灯盗所纵放的，全是死刑犯人，以卑职看，就把所有死犯，囚在一处，卑职等合力日夜防守，同时该处监所还要加强建筑，设高墙、丝网，明灯暗卡，另外再请大人调一些弟兄来负责巡察，这样就可放心些了！”

万提督点头道：“这些事都不成问题，我会交待下去，你们自信能拿住他么？”

金豹郭松明不由面上一红，笑了笑道：“卑职等已集结全力，再有卑职好友邱池及倪大人，这二人武功都高出卑职数倍，如全力以赴，那红灯盗谅也不敌！”

万大人跺了一下脚道：“光不敌也不行呀，你们要设法拿下他来！”

郭松明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万大人一双手摸着唇上的短胡子，冷笑道：“这个红灯盗有这么厉害呀？他有三个头？六个胳臂？”

才说到此，金福来报道：“禀大人，倪大人及邱老义士到！”

万提督忙率同众捕快一起步出花厅，花厅外，立着两个年岁相差不多的老人。

但见那位朝廷四品侍卫，一身便服，面色白净，看起来十分瘦弱，一双八字眉，两只精干的眸子。

这人看起来，不像是一个会武的人，相貌衣着都很文静。

那位紫面叟邱池，此人倒是一个名符其实的“紫面”老头，两颧高耸，生着一圈绕口胡子，年岁约在六十上下，此人睡眼惺忪，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他二人只对着这位提督大人点了点头，万大人忙笑道：“有劳二位，快请入内侍茶！”

金豹郭松明也笑着和二人打了个招呼，一行人进入花厅落坐，交谈不久，那位皇差倪大人便冷笑着对万提督道：“万大人，圣上对这件事很是不放心呢！”

万提督赔笑道：“这事北代王已告诉我了，这一次有倪大人同邱老师帮忙，谅那红灯盗是插翅难飞了！”

这位倪大人，号称一手双镖，姓倪名少英，一身轻功不弱，穿瓦行梁如履平地一般，他最拿手的是暗器，两只手轮替发镖，堪称一绝。

他倒是真心实意想要拿下红灯大盗，借此一显威风，几个人在厅内密谈了足足有一个时辰，才算得到了结果！

就在第二天，所有的重刑犯人，都被集中了。

北京城的“花石子牢房”，真正是如临大敌一样的戒备起来了。

这花石子牢房，特别由金豹郭松明督促着，加高了牢墙，设下了暗卡，丝网，由五十名快刀手，五十名弓箭手，不分日夜的分作四拨，在墙内外守护巡逻。

这一切的准备，不过只为了对付一个人——红灯大盗！

但到如今，这个红灯大盗，他叫什么、姓什么，还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整个的北京城都陷于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里！

三杯老酒下肚之后，顺天府的那位班头，乾坤掌向英不禁有了些醉意。

他把酒杯重重的向桌子上一放，愤然道：“红灯盗不来便罢，来了老子要他啃我脚上的泥！”

才说到此，他忽然眼珠子一翻，嘴角直向后抽咧着。

同桌的四位捕头，都不禁一呆！

夜猫子井上飞皱了一下眉，用手拉了他一下道：“兄弟，你喝多啦！”

这一拉，却见他这位卖命的兄弟，身子一个咕噜就倒下了，众人一时大惊！

金豹郭松明马上走过来，扶起他一看，只见他全身缩得弓也似的，顺口流着白沫子。

郭松明面色一变道：“不好了，他是让人家点了穴了！”

众人闻言，刷地散了开来，俱都操起了家伙。厅外传来一声阴森森的笑声。

窗前红光闪处，现出了一个高大的身影。

夜猫子井上飞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他就站在窗前，不由猛的推开了窗子。

他看见一个人的背影和一盏晃动的红灯。

井上飞吓得退了一步，哑声道：“红灯盗！”

屋里的四个人，就像是着了一记闷雷似的呆住了。

金豹郭松明咬了一下牙道：“他的胆子也太大了，上！”

说着话，他忽地甩出了一把椅子，发出了咔的一声，人也像一股烟似的跟着窜了出去。

紧随他身后的是飞爪谢子威、夜猫子井上飞和金刀徐永昭！

他们三个人，全都抽出了兵刃，面色紧张！

郭松明身子向下一落，便看见了那个怪人，但见那怪人是那么的沉着，不慌不忙的向前面行着。

金豹郭松明，并不能看见对方的正面，只能看见对方的背影和立在颈后的那盏红灯。

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相好的，久候了！”

说着足下用力向前一点，如同一只猛虎似的扑了出去，同时口中吐气开声的“吭”了声，双掌向外一错，用双撞掌的重手法，直向对方背心上猛击了过去！

说来好笑，那人却是连头也不回一下。

金豹郭松明双掌递出，尚离着那人背后尺许远近，却就为一股无形的潜力反弹了回来。

他被迫得一连后退了三四步，差一点坐倒于地。

这一惊，直把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这时他身后的金刀徐永昭和夜猫子井上飞，也交叉着自两侧扑上来。

徐永昭的一口鱼鳞刀，由下而上，直向着那人右肩上削去，夜猫子井上飞的一支万字夺，却是向着那人肋上猛扎过去！

这两个人的身手，确是够快的了。

两口兵刃甫一递出，那背树红灯的汉子，忽地一声狂笑！

只见他身形向前一塌，斜侧着拧了过来，双手同时向外一伸。

徐、井二人为之大骇，急切间看见来人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魁梧少年，长眉斜飞，虎目如星，好俊逸的一副外表！

就在这时，一口刀，一支万字夺，已双双捏在了来人手中。

遂见他剑眉一挑，叱了声：“去！”

双臂一分，徐、井二人就像是蓦然分飞的一双燕子，双双栽了出去，各自滚出数丈以外，顿时人事不省。

这种惊人的身手，使得在场的金豹郭松明和飞爪谢子威，都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冷战！

飞爪谢子威忽地高声叫道：“拿红灯大盗！拿贼！”

正当他还要再大声的喊下去，只见眼前红光一闪，那高大的黑衣少年，已立在他的面前。

谢子威不由脸色一青，他发觉这个年轻人，那双亮若晨星的眸子里，似乎含着无比的讥诮。

当下厉叱了声：“好强盗！”

双手的鹤爪，分左右直向着对方双肋上撩去！

黑衣少年一声冷笑，双手蓦地向两边一分，谢子威生恐兵刃又为他抓住，当下忙向当中一合，用“韦陀捧杵”之势，向上一弹，直取红灯怪人的面门！

这位宛平县的大捕头，仗着自己鹤爪双廉上的功夫不弱，这么一来，却是为自己结上了死缘！

他的鹤爪双廉方自挑起一半，黑衣人不知怎么左手心向下一压，已贴在了他前心之上，随又微微一抖，叱了声：“去！”

飞爪谢子威整个的人，斜飞起七八尺高下，向下一落，口中吐出一口鲜血，顿时命丧黄泉！

总共不过是一照面的时间，五位大班头，倒有四个折在了人家手中！

金豹郭松明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妄动了。

这时整个的“花石子”牢房，已被惊动了，胡哨、鸣锣之声，响彻云霄！

十数道灯光，自各处射了过来，构成了一个焦点。

焦点的正中心，也就是那个昂昂风仪，背插红灯的少年怪客！

他面色是那么的沉着，不回不避，在灯光照射之下，缓缓的回过身子，直向牢房扑去！

金豹郭松明厉吼了一声：“射！”

弓弦响处，数十支强弩，如同雨点一般的射了过去！

红灯少年霍地回身，只见他双掌往空中一吐，疾射的弩箭，倏地箭锋向上，哧哧全都射空了。

随着，他又复转身，直扑牢房正门。

守在牢门前的是二十名抱刀的快刀手和四名本城的捕快，把牢房正门护得水泄不通！

这时见少年扑近，呼地一声围了上来。

为首两名捕快刀还未递出，就被红灯少年横掌微劈，把他二人震得飞了出去。

一时之间，但闻兵刃相磕之声和鼎沸呼叫的人声，响遏行云。

就在众人大乱的时间里，那盏红光四溢的明灯，已来到了牢门的正门口！

他双手向前一搭，搂在了粗如儿臂的铁栅门之上！

很显然，这是一扇经过改装的铁栅门，尺码分量，都比以前加重了一倍！

红灯少年双手向上面一搭，不由得发出了阴森森的一声冷笑。

只见他二臂向前一抖，整个的铁门发出了一阵“嗡嗡”之声，屋顶都似乎要塌下来了。

门前的众捕快见状，俱都吓得向两边狂奔了开去！

金豹郭松明却在这时，奋不顾身的扑了过来。

他职责所在，虽明知以自己这点本事，难和对方一较长短，可是如果走失了要犯，自己也免不了一死。

他双目赤红的怪笑了一声道：“朋友，你这是何苦？”

说着话，他竟是拼出了死命，身形向前一塌，运集内家真力，向外一逼。

同时左右手霍地向当中一凑！

这是一种极为厉害的“抱树铁胎”的硬功夫，郭松明在这一手功夫上，足足花了有十年的苦功，慢说是血肉之躯的人，就是一块石头，在他这抱手之下，也得立时变得粉碎！

金豹郭松明满以为这一手功夫定能凑功，起码可以把对方镇住！

谁知道，他双腕一合之下，只觉得对方少年，全身酥软，如同无骨一般。

他心中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正要加强功力猛夹而下。

就在这时，空中一人喝叱道：“郭班头使不得，还不退身！”

金豹郭松明，本就是惊心万状，此刻闻声，知道是那位皇差倪大人到了。

此人既来，总算多了一个有力的帮手，自己这条命也就不必非拼不可了。

同时他也觉出对方体内，这时像有一股极热的潜力，向外溢出来。

郭松明知道不好，他用力的向后一个倒窜，箭也似的射了开去，可是当他身子落下地时，却仍似有一种无形的潜力，附在他身上。

他只觉得通体上下一阵阵的发涨，不由自主地步履一阵蹒跚，有些头重脚轻之势！

就在这时，他眼前刷的落下了一人。

郭松明拾眼一看，认出来人果然是倪少英，他这时已是面红耳赤，气喘吁吁，不由呼道：“倪大人救我……”

一手双镖倪少英面色甚为慌张，他双手猛地向金豹郭松明双肩上一搭，向下一杀腰，“呼”地一声，把郭松明摔了出去！

在场之人，无不吃惊！

因为他们不明白，这位皇卫倪大人，怎会反而下手对付起自己人来了！

金豹郭松明更是大吃了一惊。

可是现在他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，只觉得全身血液一阵怒涨，几乎要破体而出！

他被倪少英掷了出去，足足飞出有两丈以外，才“碰”一声，落在地上。

说也奇怪，金豹郭松明，本来的那些痛苦，竟在这一摔之下，霍然都消失了。

可是这一摔之力，也是不轻，直把他摔了个鼻青眼肿，遍体伤痕！

立时就过来了几个人把他扶起来，同时有人怒声叫道：“姓倪的反了，打自己人，弟兄们上呀！”

郭松明挣扎着喝道：“不要胡来！”

他明白，倪少英这样做是为了救自己的命，替自己解除体内的痛苦！

金豹郭松明到了这个时候，才知道自己完全栽了，栽在这个红灯大盗的手里。

他头昏目眩，在手下人扶持下，咬着牙道：“红灯盗走了没有？”

这时人声较先前更为乱嚣，鼎沸的人声，几乎把天都要给叫塌了。

灯光、箭弩、暗器，交炽成一片混乱的网，乱打、乱杀一气，这其中一半以上的人，却根本还没有看见红灯大盗这个人！

那个背扎红灯，高大的黑衣少年，虽是只身犯众，可是态度从容，丝毫也不慌忙！

他双手按在铁栅门上，用力的向外一带，只听见“轰隆”、“哗啦”一阵大响！

尘沙碎石漫天，弄得人人连眼睛也难以睁开。

当尖沙碎石散尽后，大家才看清了，那扇重有千斤以上，粗如儿臂的大铁栅门，竟为那红灯少年，整个的给拉了下来。

如此一来，这石牢的牢门算是大开了。

守在牢内的十五位汉子，大惊失色！

他们目睹这红灯盗的神威，谁又敢独当其锋？一时都吓得呆在那里，进退维谷。

他们不约而同的一齐退向墙壁，没有一个人敢挺身动手。

红灯少年星目向他们一扫，微微冷笑了一声。

他背后那一盏红灯的红光，照着他的脸，那种神威勇武，确是令人不寒而栗。

他向众人看了一眼，目光遂向前面的牢房中望去！

牢房中的犯人，早就景仰着他的大名，这时见状俱皆欢声雷动了起来，叫嚷道：“红灯侠，救我吧！”

“大侠客，我是冤枉的呀！”

“救命……救救我们吧！”

一时呼声震天，每个铁窗里都伸出了手，这位红灯少年，看到此情，竟朗声大笑了起来。

他突然笑声一敛，道：“你们之中，只怕没有一个好人，死有余辜。”

众犯人不由一怔，旋又纷纷嚷了起来，红灯客接着又发出了一声狂笑，道：“我恨牢狱，恨透了牢狱，我救你们出去不为别的，只为吐出我心中一口恶气！”

接着他冷峻的目光，扫向每一个犯人的脸，冷冷的道：“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们之中谁是待死的犯人，可以走出来！”

他说着上前几步，双手用力扳住铁门往上一拉，牢门连着大块的砖石都落了下来，整个的牢房都晃动了，声势端的惊人！

一时之间，犯人像潮水似的涌了出来。

可是紧接着他一声大喝道：“先不要动！”

这时有两个赤着上身的犯人，欲夺门而出，却为红灯少年赶上一步，双掌一吐，二犯应掌倒地，口吐鲜血而亡。

如此一来，再没有一个犯人敢跑了。

他们都纷纷扑倒地上，哀声求告起来。

红灯少年贴墙而立，道：“凡是杀头的犯人走出来。”

众犯哀告道：“大侠客，我们都是要杀头的呀！”

“我们都是死刑犯人啊！”

黑衣少年闻言不禁一怔，他细看了看这些犯人，为数约在百十左右，一个个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。

这种情形，蓦然令他回想起了自己困处绝谷的情形，他整个身子就像抽筋似的抖了一下。

那些犯人，还在乱嚷着：“大侠客，我们是天津来的！”

“我是宛平来的。”

“他们把我们都集合到北京来了，就要问斩了，红灯大侠呀，你可得行行好，救救我们吧！”

红灯少年沉声笑道：“这样倒省了我的事了。”

这时门外喊杀之声，惊天动地，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胆敢冲进来。

红灯少年挡在门口，向众犯道：“你们要想不死，却要好好做人！”

众犯立时同声应是。

红灯少年点头道：“那么很好，现在你们排好队由我身前走过去，不要争先恐后！”

众人全都点头答应，立时排起了一条长蛇队伍。

有那老弱病痛的，也都由其他犯人搀扶着。

当他们由这位红灯客身前走过之时，俱都莫名地打了一个冷战，同时在红灯客的掌缘劈划之下，他们身上的脚镣手铐全数脱落，这条长蛇一般的队伍完全通过之后，红灯客冷森森的一笑道：“你们每一个人，都已被我点了隐藏在内脏内的死穴！”

众犯人都不由吓得怪叫了起来，有那胆小的，竟自吓得哭了起来。

红灯客接着又冷笑了一声，他背后的那盏红灯，更增加了一些恐怖的气氛！

他对众人道：“我已取得你们每一个人的记录，今后五年之内，会有人对你们每一个人暗作调查，如果你们确实改过了，就会有人为你们解开穴道，否则，你们就只有断命归阴了，各自去吧！”

众犯人这才又高兴了起来，叩头如捣蒜一般，可是这时门外，兵马成群，喊杀之声惊天动地。

这些犯人，却没有一人敢走出去。

红灯客一声长笑道：“救人救到底，你们跟我来！”

说着身形微飘，已到了门外。

迎面飞来了一排弩箭，可是这位怪客，却有一身鬼神莫测的功夫。

他双掌挥处，那些弩箭，纷纷的折回，反倒伤了对方自己的人！

如此一来，再也没有人敢用箭射了。

眼看着他，带领着大群的犯人，一字长龙似的，突出重围。

这时却有一人，闪身而出，拦在了前面。

这人是一个面如紫铁的干瘪老头儿，他嘻嘻一笑道：“年轻人你这么做，太不值了！”

红灯少年怒目而视，道：“你是谁？快闪开！”

这老头儿嘻嘻一笑道：“我很钦佩你的这身功夫，只可惜你走错了路，你想想，你所放走的这些人，没有一个好人，都是些坏蛋，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？”

红灯客哈哈一笑，用手指了一下他背后的那盏灯。

那盏形如一只小桶似的红缎灯笼上，写着“替天行道”四个字！

这老头儿就是紫面曳邱池，借着说话的时间，他已把对方的容貌看了个清楚。

红灯客厉声叱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再不闪开，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邱池发出了一声怪笑道：“小伙子，无法无天，你以为你跑得了么？”

言未尽，抖掌直向对方面门上打去。

邱池自从看到了这年轻人的身手之后，内心已自知不是对手，他这么做，另有用心，是想探出对方一点根底来！

红灯客单掌向外一封，邱他霍地向后一仰，掌风掠空而过，紫面叟邱池又复向上一挺，又用右手中食二指，向着红灯客腹下点去！

红灯客身形猛地一侧，却看见无数兵勇，飞扑过来，叫喊着要把这些犯人抓回去。

他不由大怒，只见他左手一翻，打出了一把暗器。

那些来犯的兵勇，几乎每人都着了一粒，纷纷呼叫着退了回去。

当他们检视所中的暗器，才发现只是一些小小的红豆，可是在红灯客的手腕劲力之下，这些小小的红豆，却都深深的陷入了他们肉内。

这真可笑得很，偌大的提督衙门牢房，这么多的人，对这么一个少年，竟是莫可奈何！

紫面叟邱池，一式点穴手递了个空。

他忽觉得眼前红光一闪，有如走马灯似的在眼前转了过去。

这老头儿一身功夫，也非泛泛。

见状之下，就知道不妙，当下拧身错臂，却见那红灯少年双掌突然抖开，直向自己双肋上按来。

紫面叟邱池，暗提真力，猛地吐气开声“嘿”了一声。

双掌同时抖出，直向红灯少年两只手掌上迎去，他这么做，是安心想要试一试对方的真实功力。

只听得“啪”一声，四掌相合之下，紫面叟邱池身子先是向前一塌，接着又向后反弹了回来。

只见他就地一滚，挺身站了起来。

脸色顿时变得苍白，冷汗涔涔而下，兀自咬牙切齿道：“年轻人，你报一个万儿吧！”

红灯少年哈哈一笑，首次报出了他的名字，他朗声道：“冷红溪！”

紫面叟邱池蓦然听见这个名字，不由心中动了动，他好似很早以前曾听到过这么一个人，只是这个记忆太模糊了。

他咬牙退身念道：“好个冷红溪！”

当他试着举起双手来的时候，一阵剧痛，差一点令他昏过去，这才知道一双腕骨的骨环，竟是碎了。

这时那红灯客，已带领着一群牢犯，向大门扑去！

他那一盏红灯所至之处，简直如入无人之境，没有一个人敢拦阻他，眼看着他行出了大门。

大门外，早已人山人海，虽是深夜，却也挤满了人，这群犯人，很容易的就挤进了人群，溜得无影无踪！

这时四方高叫捉拿红灯大盗的声音，响彻云霄。

冷红溪目视着众犯溜掉之后，仰天发出一阵大笑，蓦地拔下颈后的那盏红灯，身形飞纵而起，落身在正门外的一处刁斗之上。

他把那盏灯插于其上，紧接着用双足一踹刁斗的柱梁子，身形倒窜而出，翩然的落在人群之中。

就这样，他随着乱嚣的一群人，混出了胡同。

他对自己所做所为，并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可是他内心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！

他的那种粉碎牢狱的报复心理，在他破坏了这“花石子”狱房之后，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。

这是他欲求报复发泄的第一宗。

在这件事告一段落后，他却又要计划另一件事了，那是他九年困处绝谷，日夜思索的“复仇”。

在这茫茫的人海里，要去找寻一个人，一个老人——莫环！

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，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！

可是，这却是冷红溪必要做的一件事！

也许那个叫莫环的老人已经死了，也许他已经改了名字了……

最令冷红溪感到愤慨的是，自己除了可以清楚的断定对方是一个老人之外，就连对方是什么一个长相也不清楚！

可是他内心却充满了自信，因为他觉得他目前的这些所作所为，似乎已经把自己在冥冥之中和那个叫莫环的老人，拉得很近了！

## 第三章　冢内枯魂

成都南门外有草堂寺，为杜工部故宅，多梅竹，风景清雅，时值暮春之溪上风光如画。

这时黄昏时候。

一群水鸟，自溪边的花树丛中飞出来，翩跹戏逐在如带的水面上，红白的羽翼在落日里，点缀出万点天花，它们低空飞掠时，很像是剪空的燕子。

溪边立着一座草亭，红色的亭柱，现出点点剥蚀斑痕，可是它仍然是挺挺的仁立着，有如是一个风骨高超的汉子，傲然的立向人群。

这时正有一个少年，倚柱持竿，面向溪水垂钓。

他身上穿着一袭宝石蓝的绸子长衫，足下是一双黑面薄底的京靴，样子很像是时下一般仕子的模样。

只是他的身材却显得太魁梧了，那一袭绸衫，并不能掩饰他灼烁的内在力和坚实的两膀肌肉。

这些，你只需看一看他那如剑似的一双眉毛和亮若晨星的眸子就知道了，这人是大有来历的！

他已经在这里有相当的时候了，所钓得的鱼，用柳枝儿串着系在浅水边上，为数已达十数尾之多！

提起了这个人，你也许并不陌生，这人正是闹得北京城天翻地覆的红灯大盗——冷红溪！

只是知道此人真实姓名的，却太少了。

在他大闹北京之后，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日里，一直都没有再惹事生非，谁又会知道，他是在浣花溪上，这么平静的打发着日子呢！

对于数月前所作所为，他内心感到了一些忏悔，现在想起来，那真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举动。

因为他真正的大敌，所要找寻的，只有一个人——莫环！

每当想到了这个人，冷红溪情不自禁的就会咬紧了牙，全身血脉也几乎要炸开了。

这种加诸在心灵上的仇绪是任何人也解不开的，冷红溪一息尚存，这种仇是必需要报的！

只是这茫茫的乾坤里，去找这么一个自己没有见过的人，那是多么的难！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！

因此，冷红溪也只得暂时安静下来。

他相信这个人自己必能找到的，因为上天既然把自己的生命和这个人拉在一块，巧妙的作过一番安排，总不会就此草草了事，两个人总会有见面的一天，这一天冷红溪是梦寐以求的！

他望着鱼纹似的水面，脸上微微泛起了一丝冷笑，他是在嘲笑冥冥的上天，既然不能终生将他囚困在那寒涧里，如今就必须要接受自己的愤恨与报复！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！

正当他凝思的时候，这亭子里又来了一个人，那是一个头戴竹笠，身材高瘦的老者，一袭黑衣，长可及地。

这人六十开外的年纪，肤色黝黑，面上生着一部落腮胡子，其上却坠着一把竹蓖。

他一声不哼的走到冷红溪身边，靠着另一根柱子站了下来，面色微微显

得不悦！

然后他由腋下拿出一根短棒，陆续的抽出，变成了一根长长的钓竿，放下竹篓，遂也开始垂钓。

他的这些动作，看起来很是熟练，很像是一个专门垂钓的渔人！起码是一个老于此道的人。

冷红溪不禁眉头皱了一下，他是不喜欢有任何人来破坏自己的安宁的！

当时偏过头来，打量了来人一眼。

却见这个人，黑瘦的脸颊，双目微陷，眼圈微微发黑，很像是一个有病的人。

红溪不由微微一怔，心付自己来此垂钓，已有不少的日子，怎么却从未见过此人！

想着忍下了心中的不悦，继续回过身去钓鱼。

就在这时，他手上的钓丝一紧，已经有鱼上钩，冷红溪微微抖腕，把一条半尺许长的鲫鱼钓了起来！

可是巧得很，他身边的那个老人，竟也发出了一声惊呼，提起了钓竿。

他钓起的是一条大头鲢鱼，在钓竿上乱蹦乱跳！

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拉竿，因为距离太近，鱼线竟纠缠在一起！

冷红溪不由怒声道：“哪里来的老头儿，莫名其妙！”

那老人也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才莫名其妙！”

各自回过身来，猛力的带动鱼竿。

奈何两条鱼线纠缠得是那么紧，就像是弓弦一样，拉扯得笔也似的直。

冷红溪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因为凭自己手腕上的劲力，竟未能一抖之下，抖脱对方鱼线，来人的手劲可想而知了。

这时那个老人，突然哈哈一笑道：“好不识相的娃娃，这玩艺儿岂能硬来的么？待老夫解开便了！”

红溪不由剑眉一挑，朗朗大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不要倚老卖老，有本事自行拉开，用手解开又算什么本事？”

瘦老头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老夫在此垂钓，已达十年，你这娃娃从哪里来的？岂有此理！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在此钓鱼，也有多日，就从来没有见过你，你这老儿信口胡言，真是老不知耻！”

不想，这老人听了这句话，面色顿时涨得通红。

他忿忿的道：“最近我卧病在床，自然不能来此垂钓，你这娃娃好没来由，你既来浣花溪，难道也不打听打听我‘一竿老人’，真正的年少无知！”

说着瘦臂抖动了一下，两根鱼竿俱都变成了弓也似的弯，钓丝却是仍然未能脱开。

老者似乎也吃了一惊，一双瞳子睁得好大。

冷红溪不由动了好奇之心，他朗笑了一声道：“你这老儿，既是如此夸大，可见有些来头，老儿，如果你能摆脱我的鱼竿，我就服了你，否则你往昔盛名，扫地不要算了。”

黑衣老者，忽然抖动了一下道：“莫非你是蝇面叟的弟子，前来探听老夫的虚实的？”

说着一双瞳子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冷红溪。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说些什么，我一概不知，老儿，你只要拉开

了钓竿，我就饶你不死！”

黑衣老者面色一阵大变，嘿嘿笑道：“果然不错了，想不到蝇面老儿如此无信，巴山之约，尚有一月，莫非他还怕老夫不践约而去么？”

冷红溪越听越是莫名其妙，不由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休要胡说，顾左右而言他，要去巴山，先得逃过我这支钓竿，否则岂非废话么！”

黑衣老者苍须颤动，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娃娃，如此说，你果真是有心而来了！”

他分出一只左手，把胸前的长髯打了一个结，目光闪烁，现出了一片杀机。

冷红溪怒目注定着他，一语不发！

他自从滇南脱困后，这将近一年来，行走江湖，如同虎入人群，所向无敌，从未过见一个敌手，眼前这个瘦弱的老人，却能借一钓竿，和自己争持不下。

虽说是一支鱼竿，可是在武功有造诣者手上，无异兵刃一般。

冷红溪怎能不惊？他冷然道：“老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冷某手下，不死无名之辈。”

老者哑声一笑，声调发抖，可见全身内劲，已贯入鱼竿，他呐呐的道：“我已说过，莫非你耳聋了不成？”

说着鼻中哼了一声，又道：“娃娃，你叫什么？蝇面叟能有你这么一个弟了，也值得骄傲了！”

冷红溪冷冷的道：“你说些什么，我一概不知，不过你问我姓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叫冷红溪！”

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你知道了我的姓名，大概也活不长了！”

一竿老人斑白的头发抖动了一下，道：“娃娃，你好大的口气！我们今天就看一看谁死谁活吧！”

说着手中鱼竿，又抖动了一下。

冷红溪就觉得对方竿上，传过来一股绝大的劲力，劲力之大，竟差一点使得自己把持不住。

他心中大大的吃了一惊，赶忙定住心神，使出“乾元真力”，随着手腕一抖，一股内力顺竿传了出去。

他寒涧卧冰，九载苦功，内力之充沛，根本不是常人所能思议！

这种内力甫一逼出，就见那黑衣老人，整个身子，霍然大动了一下。

他那原本黑瘦的脸上，这时竟泛出了一股红光，两太阳穴上，暴出了无数青筋！

可是他仍然紧紧握住手中的鱼竿，鼻中微微哼了一声。

二人这时俱都不再发言，那两尾原先在空中蹦跃的鲜鱼，这时俱都不再动了，就像是两片鱼干似的，悬在当空。

良久之后，忽见那黑衣老人，身子向前猛的一倾。

他手上的鱼竿，却在这时一折为二！

脚下不由自主，向前一连跑了三四步，才扶柱站住。

他脸色这时变得苍白十分，前胸频频起伏着，同时发出了一长串的轻咳。

冷红溪朗笑了一声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可服气了？”

黑衣老者忽然大吼一声，身形一飘，已到了冷红溪身前。

他手上仍然拿着那断了的半截鱼竿，这时竟随着这声怒吼，向冷红溪胸

前点来。

冷红溪虽然施出内力，震断了对方鱼竿，却也觉得两腕酸疼，心中不禁对这个老人，生出了一些钦佩。

这时见他向自己下手，自是不敢大意！

他身子霍然向旁一闪，只觉得老者竿顶，透出了一股尖风，所幸未被它点中。

黑衣老人一击不中，更形暴怒。

他口中哑声笑道：“你还想跑开么？”

遂见他足尖向前一迈，黑衣旋回之间，身子竟比一只燕子还要轻快，从冷红溪头顶上直掠了过去！

可是就在这时，他口中又发出了一串咳声。

冷红溪不禁吃了一惊，将近一年来，他一向冷面无情，从未对任何人生过怜悯之心，可是这一刹那，不知怎么，竟会对这个老人，生出了同情之念！

当下，足尖倒点，已飘出了茅亭，摇手道：“你大概是有病在身，我们改日再打如何？”

黑衣老人这时瞪目如炬，全身战抖，闻言之后，狂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害怕了不成？”

说着他又咳了一声，步履踉跄的道：“蝇面叟大概是老了，打不动了，才搬出了你这么一个人，你的功夫比他好……你不是他的弟子？”

冷红溪奇怪的望着他，冷笑道：“我看你病势不轻，你回去吧！”

一竿老人又发出了声狂笑，身形忽起，手中的断竿第二次打出，夹着一股无比的尖风，直向着冷红溪当头猛打了下来。

红溪右手向上一伸，“巧猿献果”，这一招无形中含着雪猴的奇异手法。

此式一出，老人神色大变。

连忙向外拧竿，可是对方少年这样的手法，竟是他生平仅见，怪异十分，手中鱼竿，在不知不觉间，已为对方操在了手中。

黑衣老人夺未能夺下来，更因气血上冲，旧疾触发，忽然松开了手，后退了几步。

只见他双肩一动，手指红溪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”

说着，足下一跄，“哇”地喷出了一口鲜血，身形往前就倒！

冷红溪不由吃了一惊，身形一窜，已到了老者身前，右手一伸，把老人揽在臂间。

但见这老人，双目直翻，喘息之声更加疾促了。

他的身子慢慢由冷红溪的臂间滑下来，躺在了地上。

这时更见他身子连连颤抖着，那原本黝黑的面色，一刹那，竟变得煞白。

他努力的睁开眼睛道：“你不是……蝇面叟……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你大可放心，你我是无心而遇，蝇面叟这个人，我并不认识！”

老人这时全身抖动得更厉害，他咬着牙关道：“我的老病又发作了……快抱我回去……呵……”

说着伸出一手，向附近的桃树丛内指了一下。

冷红溪伸手摸了他一下，只觉得他通体冰凉。

他那双翻出来的眸子，就像是一双大鱼的眼睛，那么无神的看着自己，他是在等待着自己的援手。

冷红溪这一霎时，忽然觉得心软了。

他点了点头，丢下了手上的鱼竿，道：“我送你回去，你家就在这附近么？”

老人用力的点了点头，右手抬起来，又朝那桃林指了一下！

冷红溪就把他抱起来，径自向桃树林中行去！

他进了这片桃花林内，但见眼前一片绯红，满目缤纷，小桥流水，亭馆楼榭，好美丽的景致，真有武陵人骤入桃源一般的感触。

他不禁左顾右盼了一下，不知老人住处何方。

这时他怀内的老人，抖动得更厉害了，并且由喉咙内发出一种沙哑的声音，只听他呐呐的道：“我……不行了……快快……”

冷红溪忙蹲下身子，把老人放在地上，冷然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既然救你，你就不会死！”

说着分开双手，分别按在老人肩头之上，默默的贯注内力于双掌，向下一按。

老人眸子忽然张了开来，他像是忽然受了大力，有些不堪负荷之感，可是他却咬着牙道：“少年……你听我说……”

冷红溪摇头道：“你不必多说，只告诉我家在哪里就行了！”

老人苦笑道：“不行了……你还是听我说，我名盛昆，号一竿老人……”

说着一只手探入怀内，掏出一张素帖，抖颤着道：“拜托……你……”

冷红溪好奇的接了过来，只见其上写着：“四月十五日黎明，巴山摘星崖，蝇面叟闵苍拜。”

一竿老人这时喘息得更厉害了，他断断续续的道：“告……诉他……我非失约，我死了……”

冷红溪不由推摇了他一下，冷笑道：“振作一些，也许你还有救！”

一竿老人频频苦笑道：“少年……你知道什么？我这是绝症复发……这一次是不行了！”

说着又沙哑的咳了起来。

冷红溪皱了皱眉，这真是一件棘手的问题，可是自己既然碰上了，却又不能置身事外。

他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家在哪里？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说话之间，忽见桃林内，走出一个彩衣少女。

这少女一身鲜艳衣裙，足下是一双青缎子面的弓鞋，绿绸的汗衫，露出一双雪腕，加上亭亭玉立的身材，看起来委实不同凡俗。

从桃花丛里出来，也正是“人面桃花”，她那弯弯细长的双眉，冰冷冷的一双剪水瞳子，再衬以薄薄的唇儿，这姑娘看起来，确是艳丽绝伦，聪颖可人！

她肩头上荷着一柄花锄，套着一个小花篮，篮内放着几束桃花。

这时她以一双惊异的目光，向地下的老人及冷红溪望了一眼，却匆匆走开了。

红溪本想问问她，看她可知道老人住处，对方既走开，也就算了。

一竿老人在他的臂弯里，汗下如雨。

那张瘦脸，这时又浮上了一层灰白的颜色，一只手紧紧的抓着冷红溪的膀子，疾速的抖动着。

红溪不由暗暗吃惊，他知道，这老人活在世上的时间，可能真的不多了。

当下不禁生出一种凄然之感，说道：“盛老，你还有什么事要交待我么？我必定为你做到，你可以相信我！”

老人眸子里，涌出了两行泪来。

他点了点头，那只抓住红溪的手更紧了，他努力的说道：“我没有什么……亲人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……少年，我死之后，你把我葬在桃花树下……”

说着一只手又向着桃花林内指了一下，微弱的道：“那棵最大的……我……生平最爱……桃花……”

红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一点你可以放心，我必定依言做到！”

老人感激的点了点头，死灰的脸上，露出了一丝微笑，迟滞的目光，在他脸上游移着道：“少年……你的好心，会得到好报的……我送你一样东西……”

口中喃喃的又道：“幸运的人……幸运的年轻人……”

说话之时，勉力把一只左手抬起来，停在空中，抖动得更厉害了，又说：“这是一个大隐秘……大神秘，你……”

忽然喉头一梗，紧接着全身猛地一挣，顿时就不动了。

冷红溪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他用手摸了老人脉博一下，证实老人确已死了。

当下心中升起了一种黯然之感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天空的暮色，这时更深沉了，风起处，落英缤纷，冷红溪也不禁眼圈微微红了起来。

他执起老人一只手，无意间，却发现老人左手无名指上，戴着一枚制钱大小的戒指。

那是一枚红色透明玛瑙所制成的戒指，只是花色图案，都显得极为别致。

冷红溪看了看，虽觉得甚为可爱，可是这是死者一件随身的东西，他不愿据为己有。

当时并没有从老人手上取下来，这时天色十分昏暗，他低头看着老人冰冷的面孔，僵直的尸体，心头涌起一阵伤感。

犹记得老人方才之言，他没有亲戚朋友，孤单单的一个人，正和自己相仿佛，现在他死了，所能照顾他的，却只有自己这个陌生的人！这老人的一生，是多么的可悲？

冷红溪不由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他抱着老人的尸体站起来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

却忽见迎面又走来了那个姑娘，她只向这边望了一眼，就低着头又匆匆而去。

冷红溪不由猛然呼道：“这位姑娘请转。”

那少女闻声先行站住，慢慢转过头来，冷漠的道：“有事情么？”

冷红溪上前一步，道：“这位老丈急病发作，死于中途，姑娘家居附近，可知道此老底细，家住在哪里？”

那姑娘似乎还不知老人已死，闻言后面色突然一变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忽地转过身来。

冷红溪道：“此人姓盛名昆，姑娘认得他么？”

这时那少女的神色，已平定下来，闻言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啊！我不认识……不认识！”

说着妙目又向着红溪面上扫了一眼，匆匆转身而去，冷红溪还想问她一些别的，可是她却走远了。

这是一处冷清清的桃林，附近并没有一户人家。

冷红溪想到老人方才的嘱咐，就一路向林内走入，抬眼望去，一片花山，山风吹过，更是乱红点点，落英如霞。

他在林内，找到了一棵最大、开放得最盛的桃树，把老人尸身放置树下。

心中却不禁又想到，老人虽说和自己并无交情，可是自己却受他遗言托咐，料理他的后事，如果这么草草把他埋葬，可于心不安！

于是他目光又落在老人那瘦削的尸体上，心中想道，无论如何，一口棺木是应该有的！

可是，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又怕惊动了附近官人，再说尸体无人看守也不好，万一在自己离开后，为野狗拖食，岂不是更糟！

想到此处，他只得决定一切从简了。

当他决定埋葬时，却又发觉手头缺少一件锄头之类的东西，两个人身上，连一口剑也没有。

冷红溪不得不暂时抛下老人的尸身，到别处去找一找，他匆匆的走出桃林，眼前是几块旱田，两三个农人在田里挖着地。

冷红溪很容易的，就向他们借到了一把锄头。

匆匆回到桃树林内，他突然意外的发现了一件奇事！

他看见先前那个肩荷花锄的少女，正匆匆的向桃林内行去，这是他第三次看见她了。

冷红溪不禁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这姑娘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怎么老是在这附近出现呢？

他心中甚为奇怪，就把脚步放轻，隐身在一棵桃花树后！

那个姑娘，匆匆回过头来，看了一眼，接着就见她足下一点，如同一片彩云似的，纵身到了老人尸身旁边。

冷红溪为之一惊，暗忖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她对一个死人，还会有什么举动不成？

想到此，便更是不动声色，看她准备如何。

少女这时匆匆弯下身子，并又回过头看了一眼，才把老人一只手拉起来！

冷红溪忽然看见老人手上那枚红光闪闪的戒指，不由心中又是一动。

那姑娘，也正全神贯注在那一枚戒指之上，她把老人的手，翻来复去的看了几回，脸上顿时现出惊喜之色！

随即匆匆把戒指自老人冰冷的手指上取了下来。

可是当她转过身来，正想离开的时候，却吓得面色一白，原来冷红溪已站在了她的身前。

少女向后退了一步道：“你……你这个人……”

红溪面色沉着，冷冷的伸出一只手，道：“拿过来！”

少女脸上一红，微嗔道：“拿什么？我只是看看他是谁。”

红溪冷笑道：“你不要骗我，我什么都看见了，那戒指拿给我！”

少女细眉一挑道：“你有什么资格要，这也不是你的东西！”

红溪鼻中哼了一声，目射奇光，向前逼近了一步，少女神色紧张的道：“这戒指原来就是我的，我自然要拿回来！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很会扯慌，这枚戒指，老人临终时，已赠送给我了，你还是拿来吧！”

说着又把手一伸，他忽然想起了老人临死前的神情，明白了一切，这戒

指，正是老人要送给自己的东西，差一点为这少女偷去。

想到此，他不禁有些愤怒，提高声音道：“拿过来！”

少女柳眉一竖，冷笑道：“好，你拿去吧！”

说着，她忽然右腕向下一压，肩上的花锄向前一翻，没头盖顶的，直向着冷红溪当头打了下来。

冷红溪一声朗笑，右手一翻，已把对方的花锄握在了手内。

少女用力向外一夺，却是纹丝不动。

这一来，她显然是大大吃了一惊，冷红溪一声狂笑，右手向后一带，花锄就到了手中，少女花容骤变，那只持锄的右手，竟自皮破血流！

她没有想到，对方会有如此神力，一时又惊又怕，竟呆住了。

冷红溪花锄到手，只见他右掌作刀状向下一切，那杆花锄顿时从中一折为二，信手抛于一边。

他鼻中哼道：“你还不拿来么？”

少女忽然一咬牙，顿足就跑。

可是她才跑出了两步，冷红溪就到了她身后，她霍地一个翻身，右手五指直向着冷红溪肋下插来！

冷红溪向左一闪，少女右手走空之下，倏又一个翻身，右掌用“小天星”掌式，向冷红溪侧背上打来。

冷红溪右腕一抬，看似无奇，可是那姑娘竟是撤掌不及，为红溪叼住了她的手腕。

她用力向外一挣，只觉一阵彻骨的奇痛，好像骨头都要断了一般，仍然未能脱开对方的掌握。

她忍不住口中“啊哟”了一声。

冷红溪沉声道：“快拿来，否则我会把你这只手捏断！”

少女咬着牙，痛得全身战抖，最后只得匆匆把那戒指递了过来，冷红溪接过，遂自松了手。

少女这时痛得连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她指着冷红溪道：“你记住……我不是这么好欺侮的！”

冷红溪朗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已经尝过你的厉害了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少女脸色绯红道：“我总有办法报复的，这只‘两相环’，总有一天会到我的手中！”

红溪一怔道：“两相环？这戒指对你有什么用？你为什么要它？”

少女眸子一亮，忽然一笑道：“你看，这戒指对你并没有什么用吧！它不过是一件很普通的东西，我却很喜欢它！”

面颊上，现出了一双浅浅的酒窝，笑着向前走了几步，妙目望着红溪又道：“给我吧！我会感激你的！”

红溪哈哈笑道：“你这是妄想！”

说着把那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手指之上，少女见状，顿时不禁现出了失望之色。

她望着冷红溪道：“那么，你能告诉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和一竿老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么？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方才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萍水相逢，谈不上交情，不过他死时曾说把这戒指送给我，却是真的！”

少女微微冷笑了一声，抚着那一只流血的手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他并没有

告诉你别的什么了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他来不及说出，就死了！”

少女脸上微现喜色，冷冷的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这只戒指，虽在你手中，其实也等于是一件废物了！”

说着她取出了一小条白色的带子，把手上擦破的地方，包扎了一下，现出很轻松的样子！

冷红溪见这姑娘，彩衣霞帔，风度仪表，均是上乘，只是不明白她这么做，究竟为了什么。

闻言之下，冷笑道：“本来是一件废物，可是我却不愿被你拿去！”

少女耸肩冷冷的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就是我不拿，也会有人拿的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把它戴在手上，那样太招摇了！”

红溪剑眉一扬，轻狂的道：“我倒要看看哪一个人有本事能从我手指上把这枚戒指拿去！”

少女似乎已没有什么话好说了，她留恋的望着红溪手上的戒指道：“一竿老人，就是为了保全它，才隐居于此，他武功高绝，一般江湖上人，虽是垂涎这戒指，却是莫可奈何，只是你……”

说着极为轻视的笑了笑，鄙夷的道：“那就太不自量了，江湖上能人异士多的是，这只戒指，他们是志在必得，你一个少年人，虽有点本事，看你到时候有什么能力抵挡他们！”

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无知的姑娘，你且看来！”

说罢转过身子，右掌向外一挥，只听得哗啦啦一阵大响，那百十棵盛开的桃树，一齐都弯下腰来，随着红溪掌势过处，弹起了万点飞花，就像是飞舞在当空的蝗虫一般！半天才散落下来。

少女面色顿时大变，她吓得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”

冷红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去吧，再要在此噜嗦，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！”

少女闻言又惊又怒，重重在地上跺了一脚，这才转身如飞而去！

冷红溪傲然的笑了一声，才拿起锄头，在桃花树下挖了一个大坑，把一竿老人的尸身埋入土中。

这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，冷红溪站了起来，心中却不无落寞之感！

一竿老人在江湖上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却想不到临终是如此的凄惨，英雄惜英雄，冷红溪怎不为之黯然？

他在墓前做下了一个标志，心中思忖道，有一天发现了他的家人，也好通知来此为他起灵厚葬！

他在墓前立了一会儿，才转过身子，却发现面前的一枝桃花上，凄息着一只全身白毛的鹦鹉！

这只鹦鹉正偏着头向自己望着，像是在观察着自己的动静！

冷红溪不由淡然一笑，觉得它很可爱，只见它一身雪也似的白羽，顶上一绺毛，像一面扇子似的竖着，那双眼睛更像是两粒小玛瑙珠儿。

冷红溪正想用内力隔空把它擒过来。

不想，他的手方抬起，那鹦鹉却“呱”地一声窜空飞去了。

他慢慢的踱出了桃林，来到了茅亭，天已大黑，再说，发生了这件事情，已使他没有雅兴再钓鱼了。

四月十五日。

天微明，巴山摘星崖上忽然来了三位不速之客！

三个人是一老二少，全着白衣。

他们三个人，骑着一白二黑三匹快马，来到了崖前的“望天亭”前，一齐勒住了缰绳。

为首是一个白冠白面，自发白须的老者，他伸出手来一摆道：“我们下马吧，看来，我们比他先到！”

说着翻身下马，身形一掠，就到了亭内。

他身后的一双白衣少年，年岁均在二十五六，生得豹头环眼，貌相甚为英武！

这两个年轻人，各从一匹黑马上翻身下来。

然后他们把三匹马，拉至亭后系好，才步入亭内，分侍于老人左右！

天上的彤云，这时仿佛为风吹开了，空中现出了一片灰蒙蒙的晨光。

老人伸出一只白瘦的手，摸了一下胸前的胡子，他那张隐藏在长发内的面颊，竟是那么的窄，乍看起来，简直像一个巴掌那么大小，两颧高耸，衬托得他那无血色的一张瘦脸更可怕了。

这老人身材倒是不矮，只是看起来太瘦了，瘦得像是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。

他左右的那一对年轻人，看起来，极像是一对恋生兄弟，事实上也确实是的。

二人的高矮胖瘦，几乎全是一般，古铜色的脸腮上，有着青色的须痕，浓眉大眼，一副纠纠气慨。

在左边的一个年轻人，双手捧着一口短剑，黑色的剑鞘，佩着同色的剑穗。

他们二人侍立在老人左右，很是恭谨。

这时那白冠老人落坐在一面石鼓之上，他看了一下天色，阴沉的道：“时间还早，你二人留心动静，为师我略为静坐一会，那老儿也该到了！”

说着两只瘦手，轻轻的放在膝头之上，一双眼睛微微闭上，竟安然入定。

不一会儿，东方布满了红霞，天光遂也大亮了起来，瘦老人身形微一晃动，即睁开了眸子。

他身侧的一对少年，兀自直直挺立着，一副神威不可侵犯的样子。

白冠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盛老儿也许有自知之明，不敢来了！”

他身边那个捧剑的弟子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一竿老人如果不来，师父莫非就算了不成？”

白冠老叟阴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算了？嘿嘿！没有那么便宜！”

右边那个少年，浓眉一挑道：“师父，依弟子之见，不如此刻就登程，往成都浣花溪去找那老儿……”

白冠老叟摆了一下手，冷笑道：“现在说这些，为时还嫌过早！”

说着又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盛老儿生平说话，倒是言出有信，今日如无特别事故，他必然会来的！”

那个捧剑的弟子道：“他要是不来呢？”

白冠老叟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日出后他若仍然不来，我们就可回去了，依照规矩，这场比试，他是自甘认输了！”

那弟子神色一喜，道：“往后又该如何？”

白冠老叟一只手捻着长须，冷笑道：“依照约定，我就可索回那件东西！”

他说完了这句话，往东方看了一眼，只见红霞更多更浓了，日出已在刹那之间。

于是他由石鼓上站了起来，微微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们可以回去了！”

捧剑的弟子道：“师父，我们再等他一会吧！”

老叟一笑，道：“他不会来了！”

说话之时，一轮红日，突地由东方天际一跃而出，红光大盛，远天被渲染成了一大片火红。

白冠老叟一笑，道：“带马，我们赢了！”

可是，当他目光向侧面一扫之时，却不由微微一怔，遂又坐了下来，道：“且慢，有人来了！”

两个弟子为之一惊，顺着师父目光望去，但见一个长身少年，正一步步的向着这边走来！

白冠老叟口中“唔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说这老儿是言出有信的！”

说话时，一双瞳子微微合拢，隐隐现出一片杀机。

他身侧那个持剑的弟子怔然道：“不是的，怎不见那一竿老人呢？”

白冠老叟目光再次张目注视，这才发现来人是个少年，一身青衣便履，鼻直口方，神采飞扬。

他那高壮魁梧的身材，似乎比自己这对弟子，更形雄伟豪迈！

这个少年是谁，他并不认识。

三个人俱都好奇的向来人望着，望着对方一步步向这亭子走来。

来人走到亭前，才站住脚步，双手抱拳道：“三位请了！”

白冠老叟冷然道：“少年你来此作甚？是游山过路的么？”

青衣少年目光炯炯的道：“不是的，我是来找你的！”

白冠老人一怔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少年冷然道：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尊驾必是蝇面叟闵苍了！”

老人面色微惊，点头道：“老夫正是，少年你是谁？找老夫为了何事？”

那豪迈的少年，脸色一沉道：“在下姓冷，只为受一故友所托，前来会你！”

说着手指老人身后二人道：“这二位是谁？”

老人脸上现出一片失望，冷笑道：“一竿老儿怎么不亲自前来？莫非死了不成？”

少年冷然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我那盛昆老哥，已然物故了！”

白冠老人不禁大吃了一惊，他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少年冷笑道：“盛昆已死，在下是受他所托，前来代他会见尊驾，听候尊驾发落。”

蝇面叟面色剧变，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信，小伙子，你不要给我来这一套！”

说着一双凸出的瞳子，鄙夷的望着对方，冷森森的一笑道：“他以为不出面见我，派一个少年，就能把这件事情化解了么？”

青衣少年一声朗笑道：“闵苍，你误解了，一竿老人确实是死了，在下受他临终所托，前来见你，确是实情！”

蝇面叟听这少年竟然如此狂傲，直呼自己姓名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冷笑道：“你是盛昆什么人？”

冷红溪道：“朋友！”

蝇面叟强忍怒火，道：“盛昆不来，叫你一个孩子前来，莫非以为我会网开一面不成？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谁又叫你网开一面了？”

蝇面叟脸色一变，怒容满面道：“你说你是代盛昆前来，有何为证？”

冷红溪自怀内掏出了那张帖子，手微扬，那张请帖，便平平的，直飞向闵苍面前！

蝇面叟闵苍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实在没有想到，对方一个少年，竟会有如此精湛的功力。

当下徐徐伸出一掌，把那张帖子接在了手中，低头一看，正是自己亲笔所书，邀请盛昆来晤的字帖，不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既如此，少年，我就向你说话了！”

说着反掌向外一挥，那张帖子，又平平正正的飞回来，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主人既已过目，足证不假，这帖子还要它何用？”

只见他掌心迎着一翻，当空响起了一声轻炸，那张帖子，竟炸成了粉碎，随风消散。

冷红溪这一手功夫，顿时把对方师徒三人全都看得呆了！

就在他翻动掌心之时，蝇面叟无意间发现了他戴在无名指上的那枚戒指，更为之吃了一惊。

他赫赫一笑，抖动了一下身上那袭白绸长衫，道：“如果老夫这双眼睛不花，你手指上所戴的那枚式指，正是一竿老人收藏的‘两相环’，可是？”

冷红溪心中一动，想不到这一枚小小的戒指，江湖上竟是如此重视，足见这戒指定有一番来历了。

他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这是盛昆老哥临死时，赠给我的东西……”

闵苍打断他的话，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只怕你还不配戴它！”

说着遂直直的坐了下来，并回身望望两侧那一对少年道：“这是我两个弟子，少年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！”

当下手指那个捧剑的弟子道：“这是我大弟子雷鸣！”

又指着左边那个少年，道：“这是二弟子雷九！”

冷红溪却连正眼也不着那两个少年一眼，蝇面叟嘻嘻一笑，继续道：“看来，你们年岁相差不多，老夫我偌大年纪，如同你交手，不免落人话柄，少年，你如能胜得我这一对弟子，你就可离开巴山自行而去，否则……”

说到此，阴森森的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这只两相环却要留下来，这是我与一竿老人盛昆的约定，你却不能不遵！”

冷红溪面色冰冷的道：“我那位老友嘱托在下之时，只提到尊驾，却并未说明要会见尊驾的弟子！”

蝇面叟面色一寒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要同老夫比试了？”

冷红溪朗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如果尊驾甘愿令高足送死，我倒也无所谓！”

此言一出，雷鸣雷九两兄弟，都不由勃然大怒，只见他二人身形一晃，就双双飘身到了红溪身前。

蝇面叟呵呵大笑道：“你二人打一个，不算英雄，雷鸣你回来！”

其中之一，闻言之后，极为勉强的转身而回，剩下了雷九一人。

雷九望着冷红溪忿忿的道：“足下口出狂言，只怕未必能胜！”

红溪一笑道：“雷九，我本无伤害你兄弟之意，只是你师父强迫你上来，我也就说不得了！”

雷九浓眉一挑，虎目圆睁道：“雷二爷不能在二十招之内，把你制服，这身武艺也就白学了！”

说着身形向下一塌，左右双掌同时递出，直向着红溪双肩之上猛然抓来！

冷红溪猜忖这雷九双掌之上，必有千斤之力，而一出手就向自己两肩上下手，分明是想以内力制伏自己，不由微微一哂！

在寒涧九年，不分日夜苦习绝技，他窥通了武术的真谛，身体各部似乎对任何方向来袭的动作，都有一种自然的反应！

雷九的双掌方一袭到，冷红溪两臂一分，便反向他两处脉门之上扣去！

这一招，看似无奇，其实却是奥妙无穷。

雷九向右一偏，可是冷红溪的动作太快，如影之附形，任何人也无法思议。

他只觉得眼前人影一晃，双手脉门，已为对方实实的抓住了。

这一惊，直令他出了一身冷汗，他忽然厉吼了一声，右足倏地抬起，直向红溪心窝上踢来！

可是冷红溪怎会为他踢中，只听他发出一声狂笑，双手向外一翻，雷九偌大的身子，竟为他硬生生的掷了出去。

亭内的蝇面叟闵苍睹状，忽然大叫了一声。

只见他双手一按，已如箭似的飞身而出，身形一落，双手向空一抱，把自空落下的雷九接在手中！

雷九虽是侥幸没有丧命，可是这时却已吓得面无人色，几乎呆住了。

蝇面叟又羞又怒的道：“退下去！”

雷九面红耳赤低头退入亭内，那雷鸣这时却怒容满面的自亭内窜身而出！

他手上已掣出了一口鱼鳞紫金刀，身躯向前一欺，刀尖向上一挑道：“姓冷的，你纳命来吧！”

刀光一绕，“长虹贯日”，由上而下，划出了一道金光长弧，直向冷红溪颈上砍到。

冷红溪鼻中冷哼了一声。

雷鸣的紫金刀砍到，他却是纹丝不动，只剪张二指向外一翻，一贴！

这是冰涧雪猴，采食苔藓的一种绝妙手法！

二指分“八”字式的张开，向外一递，不偏不倚，当一声，正正的压在了雷鸣的刀刃口上！

雷鸣向上用力一起刀，不料刀口粘在对方指尖之间，竟有如夹在石缝内一般，休想撼动分毫。

他这时才知道厉害，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。

他慌不迭的松刀而退，却听得红溪一声冷笑道：“兄弟，慢一点！”

只见他二指一翻，夹在指尖间的那口刀，化作一道金光，一闪而出。

雷鸣身形，本已纵出，却为这口刀自后追上，站在亭边的蝇面叟断喝了一声道：“徒儿小心！”

雷鸣闻声双手一按，以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绝技，霍地腾身而起。

可是他逃过了上身，却是逃不开下身。

当时刀光一闪，那口刀直直的贯入到他的右腿之内，刀尖由后贯进，自前面穿出，鲜血洒淋得一地都是。

雷鸣惊呼一声，足下一个踉跄，仆地就倒，却为雷九自后赶上扶住。

蝇面叟闵苍这时脸色苍白，发出森森的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姓冷的！难怪你竟敢代盛昆出头，果然是有些功夫，我倒是小看了你了。”

说着把双袖卷起，露出了一双瘦腕，错齿出声道：“不过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小伙子，你大概还不知道我蝇面叟闵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！”

他说到此，仰头怪笑了一声，双手一扬道：“小伙子，告诉你一句话吧，今天你要再想活着离开巴山，只怕万万不能了！”

冷红溪一双眸子，神光四射，微微一笑道：“闵苍，我不妨也告诉你，如果在十招之内，我不能制伏了你，我也就不敢来此现丑了！”

闵苍神色一变，面色发青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十招之内……”

冷红溪一声朗笑，道：“冷某一生言出必践，闵苍，十招之内，我如不能制你于掌下，我就溅血在你的面前，反之，我如胜了你，你又当如何？”

蝇面叟闵苍后退了一步，森森的道：“小子，你给我赌命，就吓得了我么？”

说着他也发出了一声狂笑，面色一沉道：“如果在十招之内，我败在了你的掌下，我就从这山涧跳下去，我们一言为定！”

冷红溪鼻中冷冷哼了一声道：“真的？”

说罢微微一笑，回身对雷鸣雷九兄弟道：“你们赶快准备令师的后事吧！他死定了！”

蝇面叟闻言大怒，厉叱道：“徒儿，把我的剑拿来，我倒要看一看，他有什么惊人的功夫，竟敢如此轻狂！”

雷九巴不得师父出面，为自己兄弟一出胸中怨气。

这时闻言，赶忙把石桌上的那支短剑拿起来，身形一纵，双手奉到了师父面前。

蝇面叟闵苍右手往剑柄上一搭，中指一压剑上哑簧，就把剑身抽出鞘来！

冷红溪一打量对方这口剑，只见剑长不过二尺三四，白光闪烁，耀目生辉，二人距离尚有丈许，冷红溪却已能感到剑上阴森森的寒气。

最奇的是，这口剑的剑尖，竟是平的，整个剑身，就像是一条长细的带子。

这样怪异的宝剑，冷红溪倒还是第一次看见，不觉微微皱了一下眉头。

闵苍一声狂笑道：“这口剑，你认识么？”

红溪冷然的摇了摇头，闵苍哑笑道：“谅你也不知，小伙子，我不妨告诉你，此剑名‘平湖’，乃楚国名匠赤松子生平仅铸的一口利刃……”说着又是一声狂笑，掌中剑向空一举，白光一闪，距他三尺以外的一截松枝，竟平空折落。

蝇面叟冷笑道：“少年，在你准备和我赌命之前，你未曾料到，老夫我拥有这么一口宝刃吧？”

冷红溪冷冷的道：“倒是没有想到！”

他脑中却不禁忖道：“此剑落在这老儿手上，未免辱没神物，我如今正恨没有一口称手兵刃，真是天赐我也！”

闵苍这时抖了一下剑身，发出一声脆鸣，冷冷的道：“实在告诉你吧，此剑是一位前辈暂借予老夫用的，老夫原要以它对付盛昆老儿，想不到你却代他出头，来抢着做替死鬼！小子，你快亮家伙吧！”

红溪嘻嘻一笑道：“在下对敌，只凭一双肉掌，并没有什么家伙！”

蝇面叟闵苍面色一变，阴冷的笑道：“好狂的小子，这可是你自己我的，

怨不得什么人！”

说到此，足下一点，已到了红溪面前，掌中剑向上一点，直取印堂！

冷红溪身子一个倒仰，窜出了丈许以外。

可是闵苍因有十招之约，决不容他有缓手的时间，连忙再次向前一窜，如影附形，掌中剑抄着地面，斜展了出去，带出了一道长虹！

冷红溪一声朗笑，他那未定的身子，仅靠着两手的指力在地面上一个反弹，身形一个倒卷，不偏不倚的落到了闵苍身后。这位红灯少年，开始发出了他的第一招。

只见他单膝向前微微一曲，双掌一合，猛的向外一推，这是一招“醉倒山门”。

雄浑的掌力，就像是两股风柱，自他掌心内突然涌出！

蝇面叟猛觉得背脊上一种奇热的劲力疾袭而至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他使出全力，霍地向上一拔，对方的掌力，把地面上的山石骨碌碌的飞卷了出去，声势之大，委实骇人！

蝇面叟侥幸逃过一招，已是面无人色。

他身形向前一跄，用手中剑一点地面，瘦躯霍地一个倒翻，就在这时，他左掌向外一扬，只听得“铮”地一声。

由他掌心里，飞出了两道蛇似的暗器！

这两样暗器一出手，一上一下，直向着冷红溪咽喉及小腹上射来！

对于暗器，冷红溪简直是太内行了。

年前在壁洞之内，以石子打蝙蝠，已练成了超人的暗器手法，这样的两件东西，他自然不会看在眼中。

他发出一声狂笑，身子向左一偏，双掌斜着向外一推，巨大的掌风，顿时把这一双蛇形暗器，冲得向一边飞了出去！

这两支暗器在石面上一击，只听见“波”的一声，冒出了一片黄烟！

冷红溪一惊，却见黄烟中，竟飞出了一蓬细如牛毛的小针，向着自己这边反卷了过来！

这一着，倒是冷红溪所没有预料到的！

他长啸一声，第二次向下一塌腰，双掌齐推，掌风像海涛一样的卷了出去。

那为数可观的细针，在这种劲风一卷之下，立时无踪！

这等惊人的功力，当即把对方三个人，都看得目瞪口呆了！

蝇面叟闵苍这才忽然为自己这条性命，担起心来！

他用力的一咬牙关，用“八步赶蝉”的轻功绝技，起伏之间，已到了红溪身前！

掌中剑平正的劈了出去！白光像抖开了的一匹白绸子！

他把本身内力，悉数贯入剑身，因此使得剑上光华，霍然增强了数倍！

这一剑，看似无奇，其实是暗含着“劈一挂二”的手法，冷红溪面门双肩，全在他剑锋之下！

剑势一出，那蝇面叟危耸的身子，竟是立得笔也似的直，俨然大家身手！

可是，这个借山崩而脱险的少年，他的一切，已不能以常人的能力去加以估计！

他实在是有凡人所不能想像的身手！

这时候，他口中叱了声：“好厉害！”

遂见他整个的头向旁一闪，分出二指，霍地向外一弹，“当”一声，点在了剑身之上！

蝇面叟那原本直立的身形，竟陡地大摇了一下。

他顾不得再使别招，身形一阵蹒跚，足足退出有七八步之多。

当他站定之后，一张脸，已变成了紫色。

他用手中剑，一指冷红溪道：“你……”

“哧”的一口鲜血，喷了出来。

可是这个老人，生就倔强的脾气，冷红溪一记“弹指神功”，虽然实际上已然伤了他的内脏，他却不甘心就此认败服输。

当时身形向前一扑，运集他仅剩的“一元内力”，双手持剑往外一挥，剑光暴长数丈，如同神龙剪尾一般的卷了出去！

冷红溪微微一笑，身形蓦地向下一缩。

蝇面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因为眼前这个少年，这时竟会缩得如同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一般大小。

那道剑光一掠而过，竟是丝毫也没有伤着他。

闵苍一甩剑把，想把剑锋转回过来！

他这种手法，用来对付冷红溪，显然是太慢了。

就见冷红溪的身子，猛然暴长。

蝇面叟不及抽身，顿被一只铁掌，叼在了他那只持剑的手上。

冷红溪另一只右掌，向下直着一切，闵苍发出了一声痛吼，掌中剑已到了对方手中。

他一连退出了三四步，靠壁而立，脸上的汗珠，如同黄豆一般的洒落了下来。

冷红溪已含笑站在了他面前。

他极为得意的看着手中那口宝剑，微笑道：“闵苍，你输了，这口剑我暂时收下了！”

言到此，身形如巨鹰似的，猛然跃起，又到了雷九身前。

雷九手上拿着那口“平湖”剑的剑鞘，见状，连忙右臂一挥，以掌中剑鞘，向红溪顶门上打下来。

可是冷红溪如何会把他看在眼中，只见他左掌向上一抬，已抓住了袭来的剑鞘。

紧跟着，他右手的剑向前一送，就贴在了雷九项上，雷九吓得面无人色，手上的剑鞘自然的就松了。

雷九就像一尊塑像似的，他只要微一偏动，架在项上的宝剑，定会使他脑袋搬家。

那一边待死的闵苍，却发出了一声断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冷红溪含笑回头道：“怎么样？难道你还不服气么？”

蝇面叟闵苍，一副沮丧的样子道：“姓冷的，你不要伤他，

我既败在了你的手下，自当坠涧而死，只是你却不能伤他们分毫！”

冷红溪抽剑退身，目射奇光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认输了？”

蝇面叟面色灰白道：“少年，你武技精湛，令人不可想像，我只想明白，你这一身功夫，是跟谁学的？你告诉我，我死也甘心了！”

冷红溪像是触动了伤心事，他面色极为难看，干笑了笑，道：“我是无

师自通，你不会明白的！”

闵苍面色一怔，冷笑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说着，目光转向他两个弟子，道：“你二人记住，这是你们杀师的大仇人，只是，你们不必为我报仇，你们的武功差得太远了，你们应该去找那位老前辈……”

说到此，又望着冷红溪苦笑道：“也许那位老人家，能够制服你，少年，你是想不到的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叫冷红溪！时间到了，你不必再多所留恋！”

蝇面叟乍听对方报出姓名，不由全身一震，他惨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你就是红灯盗……老夫久仰了！”

冷红溪一言不发，他把那口新得的剑系于身后，点足退出了丈许以外！

这时雷鸣雷九各自跪地，向着蝇面叟痛泣叩首，同声哭道：“师父万请珍重，不可意气用事！”

蝇面叟一声怪笑道：“为师我生平言出无悔，你二人快快起来离去吧！”

雷氏兄弟，知道师父脾气，虽不敢多言，却仍然跪在一边，蝇面叟望着冷红溪惨然一笑道：“冷红溪，我死之后，我那位前辈，不会与你甘休的，你要注意！”

冷红溪心如铁石，目光直视着他，不发一语，其实对方与一竿老人结仇的经过，他根本是一概不知。

他默默的念着死者的名字道：“盛老哥，你可以安歇了！”

默悼刚完，只见那蝇面叟闵苍，猛然转过身形，一声长啸，直向着山涧之中跳了下去！

雷鸣雷九如同疯了似的扑了过去，可是冷红溪却迎面拦住他们二人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们不要傻，这么死太不值得！”

雷鸣怒啸了一声，道：“红灯盗，我与你拼了！”

说着猛扑了过去，手中刀猛地挥出。

可是他还离开冷红溪有数步距离，就似为一种无形的潜力挡住，倒撞了回来，手中刀也摔了出去！

他身边的雷九也发出一声怒吼，把身侧的紫金刀掣了出来，道：“冷红溪，你欺人太甚，难道我兄弟连寻死的自由也没有么？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你师父死了，你们就不必再死了！”

雷九一扬刀道：“我们来个玉石俱焚吧”

说着连人带刀，正要不顾生死的扑将过来，就在这时，一边崖峰上，忽然响起了三声极为悦耳的钹声。

三人都不由吃了一惊，连忙循声望去，只见岭头站着两个绿衣少女，其中之一，手上拿着一面三角形的小旗挥摇着，娇声道：“雷氏兄弟还不知趣快走么？”

这时山风极大，吹得二女身上绿衣猎猎作响，二女装束迥异一般，尤其是每人头上，都戴着一顶连着披风的风帽，远远望去，直如画中仙女一般。

奇怪的是，雷氏兄弟闻言睹状，都不禁面上变色，雷九站起身来，远远抱拳道：“二位姑娘，可是小寒山庄来的么？”

二女之一，发出一声冷笑道：“你又何必多问？你二人技不如人，尚要与人家死拼活缠，真正不知羞耻，我家姑娘看得有气，才颁下法谕，令你兄弟快去！”

雷九不禁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兄弟与你们小寒山庄素无瓜葛，为何助纣为虐，欺人至此！”

那个手持铜钹的少女，冷然道：“亏你还说得出口，你们那老鬼师父，平日为恶多端，和我们小寒山庄早有大仇，今日我们姑娘来此，正是要会一会他，不想却有这位冷相公中途出手……现在，你们那老鬼师父已死，冷相公手下留情，网开一面，请你们逃走，你们还要寻死作活，真把武林人物的脸面都丢完了！”

说到此，冷笑了一声又道：“你们再不知趣，惹恼了我家姑娘，我家姑娘制死的手法，可又比这位冷相公厉害多了。还不快滚！”

雷氏兄弟，闻言之后不由互看了一眼，小寒山庄的玉鹰雪雁两位姑娘，他们是久仰了，不要说自己二人，就是师父在场，听见了她们的金钹旗令，也没有不任凭差遣处置之理！

事实上所谓“玉鹰雪雁”两位姑娘，究竟是什么样子，他们还没有一人见过，可是江湖上却有一首歌说得很清楚，那首歌的内容是这样的：

“小寒山上有双禽，
玉鹰雪雁交相映，
鹰善解语偏利爪，
雁最可人啄如针，
狂歌罢剑江湖来，
莫忘寒山拜彩裙。”

这首歌，近年来在江湖上是脍炙人口，人人争唱，无形中更把“玉鹰雪雁”这两位姑娘说得活灵活现，有如天神一般。

所以雷氏兄弟，听了来人一番话，惊心动魄，十分绝望，当时只得忍气吞声退了开去！

他二人狼狈离去之后，冷红溪尚在五里雾中，他进入江湖不久，哪里知道什么寒山二女？玉鹰雪雁？只是心中微生狐疑。

当下一言不发，因为对方是两个姑娘，也不愿与她们多话，转身就走。

不想才走了两步，就听得崖上姑娘一声娇笑道：“冷相公暂留云步，小婢尚有话说！”

冷红溪不由停身回望，只见二女连袂自崖上飘身而下，就像两朵绿色的云彩似的，是那么轻飘飘的落地无声。

红溪剑眉微微皱道：“你们有什么话，请快快说来，我这就要下山了！”

二女之中，一个娇笑道：“冷相公超人奇技，小婢已经拜赏，令人钦佩，我家姑娘，特命婢子邀请一晤，不知相公可肯赏光么？”

红溪冷冷的道：“你家姑娘是谁，在下并不相识！”

才说到此，忽见另一个姑娘，笑着推了那个姑娘一下，小声笑道：“怪！还有不认识我们姑娘的哩！”

那个头插山兰的姑娘，微微瞪了她一眼，遂把手中三角小旗，扬了一下道：“相公莫非也不识得这面鹰旗令么？”

说着似笑似颦的瞅着红溪，把那面小旗子抖动了一下，冷红溪向那小旗望了一眼，只见旗色纯黑，闪闪放光，正中却用金丝绣有一头展翅金鹰，扬爪张翅，栩栩如生。

他摇头冷冷一笑道：“请恕在下眼拙，这旗子我也不认识，莫非是一面镖旗么？”

那姑娘以手捂唇，“噗”地一笑，又气又恼的睨着他道：“唉！相公，你这句话要是被我们姑娘听见，可就够你受的了，你这人……难道连寒山二女玉鹰雪雁都没有听说过么？”

## 第四章　智斗玉鹰

冷红溪寒脸摇头道：“什么玉鹰雪雁，我可是不知道，我还有事，告辞！”

说着转身就走，二婢子不由同时一怔！

那个手持鹰旗令的姑娘，一声娇笑，身形一纵，已落在红溪身边，娇声道：“唉！你这人真是，莫非我们玉鹰姑娘的金面，你也不看么？”

红溪面色一沉道：“你这丫头好没来由，我与她素不相识，见她作甚？你再要惹厌，我可就不客气了！”

谁知他这种态度，对方并不害怕。

就见这姑娘，眼珠子一转，嘻地一笑道：“鹰旗令下，没有一人敢不遵从，相公，我劝你还是识趣一些的好！”

红溪双眉一挑，正要发作。

可是他忽然又忍住了，原因是以自己这身功夫，去同对方一个小女孩争执，传扬出去，岂不惹笑？

当时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小姑娘，我劝你最好识趣些好！”

那姑娘一双亮油油的瞳子一转，笑嗔道：“相公你别傻，我们姑娘不会怎么样你的！”

说着抬起一只手背，掩在嘴唇上，低头一笑，似乎有些话，不大好出口的样子！

冷红溪心道怪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这时那个头戴山菊的姑娘，也姗姗的走了过来，她娇声道：“相公，你就是不知道我们小姐，想必这首歌，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话语一顿，竟自婉转的唱了出来，道：

“小寒山上有双禽，玉鹰雪雁交相映，

鹰善解语偏利爪，雁最可人啄如针，

狂歌罢剑江湖来，莫忘寒山拜彩裙。”

她歌声清脆，听来十分悦耳，歌声一敛，秀眉微扬了一下，道：“怎么，这首歌也不知道？”

冷红溪不由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们那位小姐的爪子很厉害了？只是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说罢左掌向外轻轻一送，掌风过处，逼得那个持旗的姑娘后退了一步。

接着就大步前行，他这种行为，立刻使二位姑娘大为震怒，那个持旗的姑娘一声叱道：“站住！”

红溪回身冷笑，道：“你要如何？”

那姑娘一摇旗令道：“我们姑娘，曾有话交下，违令者死，相公，你要一试么？”

冷红溪闻言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朗笑。

这笑声，使得这双小婢，都不禁面现红云，俱都怒目看着他，冷红溪笑声一敛，道：“我只知道人家的命要听我的，却不知道我的命倒要听人家的！”

他双掌向上扬了一下，道：“你们上来看看！”

那个头插菊花的姑娘，眼珠子一转，足下一点，就到了红溪身边，旋见她双手一分，直向冷红溪双肩之上捏去，动作十分快捷！

可是红溪又怎会把她看在眼中？

只见他身形一旋，那姑娘已走了一个空招。

这时那个手持旗令的姑娘，也似十分气愤，她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相公，这可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得谁来！”

说着足下一转，手中那杆旗令，带起了一阵疾风，直向着冷红溪头顶上扫了过来。

红溪见那旗令周身黑光闪闪，其质非金非铁，也弄不清是何物编织而成，杆首上那雪亮的锋刃尖子，看来却是锐利无比。

冷红溪容她旗子卷在了面前，忽地身形向左一偏，右手“藏云拿月”，霍地向外一抖，直向她的旗杆上抓去。

这姑娘发出一声尖叱道：“你敢！”

玉腿向前一迈，纤腰猛地一拧，掌中旗令，随着一拧之势，“呼”地一声撤了出来！

这种“倒展旗”的手法，确实是够疾、够快、够狠。

旗面带着一片尖啸，直向冷红溪面颈之间扫至！

那另外的一个姑娘，趁机一垫步，两只玉腕也同时向冷红溪腰上勒来！

冷红溪倒是小看了她们俩了！

这一动手之下，他才知道，这两个姑娘，虽是名属婢女之流，可是一身功夫，却是得自名家真传！

他微微有些惊慌，由此推想，她们二人的主人，那个叫做玉鹰姑娘的人，定必是一个具有非常身手的人了。

在两个姑娘合力出手之下，冷红溪发出了一声长笑，只见他右掌顺着对方的旗边向外一推，对方那掌上的力量已为他化解了一半。

他左掌却也不闲着，只用了五成功力，向外一翻，指尖霍地向上一扬，道了一声：“去！”

潜力发出，那头戴山菊的姑娘，禁不住通通通一连向后退了四五步。

持旗的姑娘，见状一声怒叱道：“你真正是自己找死了！”

说着一敛掌中旗，正想用“秋扇挥萤”的一招，再将鹰旗挥出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冷红溪的二指，已然贴在了她的旗杆之上，他朗笑道：“撤手吧，小姑娘！”

这位姑娘，顿时就觉得手掌心一阵发热，掌中那杆鹰旗令已到了对方手中。

鹰旗令是小寒山庄的威严象征之一，如何能落到外人手中？

这位姑娘旗令脱手，立时吓了一个花容失色。

她惊叫了声：“好贼子！”

旋即忘命似的扑了上来，可是她身子还没有扑到冷红溪身边，这位红灯少年，突然一声狂笑。

只见他手上的黑鹰旗向外一展，由旗身上带出来的风力，竟使得这姑娘站立不住，身形一阵蹒跚，摔了出去，如此一来，两个姑娘，全不禁为他怪异的手法镇住了。

冷红溪哈哈一笑，反复的看着手中的那一杆旗子，只觉得很是沉重，旗身为百炼柔钢打制而成，尤其是顶端那个尖子，寒光闪闪，令人望之生畏！

冷红溪朗笑了一声，信手一丢，那杆鹰旗令就“刷”地飞了出去。

可是旗子尚未落地的刹那之间，却由树丛中猛地闪出了一条人影！

这人只一伸手，就把这杆鹰旗令接在了手中。

冷红溪本欲离去，见情倒不由吃了一惊，他惊诧的向来人望去，发现来

人竟也是一个妙龄的少女。

只见她不过是二十左右的年岁，身材中等，皮肤白嫩，两只玉臂之上，各套着一双绿玉的翠环。

她的衣着，更是奇特有异于一般。

一般少女们所穿着的裙子，多是长可及地，而这少女，身上却是穿着一条长仅及膝的短短黑裙。

那袭黑裙，闪闪发亮，看来轻柔异常，衬着她那一双欺霜赛雪的玉腿，格外令人望之销魂。

她双足上，穿着一双长可及踝的黑皮蛮靴，更加神气兮兮！

这姑娘左肋之下，用黑皮带子系着一口长有尺许的短剑，剑柄像是真金所铸，为一个牛头形状。

她头上的云发，用一条银色的链子微微的束着，现出她长长的两弯蛾眉和半截粉颈，右肩头上，用一个水晶的扣花，咬扣着一袭黑色披风，看起来，确实神采飞扬，美绝天仙！

尤其令人奇怪的是，她左腕之上，正栖歇着一只全身白毛的鹦鹉！

她这么蓦然的出现，并不慌张，右手已把冷红溪掷出的鹰旗令接在了手中，神色之间，并不现出一些怒意！

她远远地望着红溪一笑，道：“红灯大盗，果然武技非凡！令人佩服！”

红溪不由微微一怔，因为他的身份极为隐秘，这少女怎么能一瞧之下，就认出了自己，这岂不是怪事？

当时他神色一变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这少女轻移莲步，行抵红溪身边。

只见她嘴角微启，轻轻一笑道：“红灯侠不要多心，方才我一双小婢无礼，得罪了你，已为你教训过了，算她们咎由自取，你也就大人不见小人过，如何？”

冷红溪见她说话时，美目时盼，秀眉轻扬，就知道她是一个十分聪颖的姑娘。

当时他冷冷一笑道：“方才还称红灯大盗，突然又变成了红灯侠？不觉变得太快了么？”

少女格格一笑道：“侠和盗，有时是不易分清楚的，是不是？”

她说着话，分出一只手，轻轻摸着她肩头上的那只鹦鹉，显出十分怜爱的样子。

冷红溪忽然心中一动，这只鹦鹉，太眼熟了，他想起了一竿老人去世的那一日，在桃花林内，自己所看见的那一只鹦鹉，不就是这一只么？

他不禁暗自呆了一呆，忖道：“莫非我的一切，她已由这只鹦鹉口中得知了？

当时佯作不知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与你素昧生平，你找我又有什么事呢？”

少女轻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个人也真是的，枉自有这一身功夫，却怎地这么胆小，莫非我还会害你不成？”

红溪心中又是一动，点了点头道：“那么你意欲如何呢？”

少女吟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在前面清风亭内备有清茶，阁下如不见外，即请就近一谈如何？”

红溪点头一笑道：“也好！概然你们一再相邀，我就打搅了！”

少女闻言，眉角一扬，似甚欢喜，当时转过脸来，对一边的二婢嗔叱道：

“没有用的东西，就凭你二人那一点小小的本事，就敢向冷相公递爪子？我看你们简直是找死，还不过来磕头赔礼，要惹我生气么！”

二个婢子，似乎怕她到了极点。

这时闻言之下，慌不迭走上前，真的竟向着冷红溪跪了下来！

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不要来这一套，快起来吧！”

说着目光视向少女，浅笑道：“凭她二人这种功夫，还是少出来现眼的好！”

少女闻言脸色一红，更为恼恨的瞪了二女一眼，道：“还不头前带路？”

二婢同应一声“是”，相率前行。

前面是一座石峰，峰势颇陡，这玄衣少女似乎有意在红溪眼前卖弄身手。

只见她微微一笑道：“请随我来！”

说罢，身形蓦地腾了起来，竟自舍路不行，而向峭壁之上落去！

她玉腕上的那只白鹦鹉，却也在这时飞了起来，就在她头前上空翩翩飞舞盘旋着。

但是这位姑娘，在这只白鹦鹉的前导之下，只用一双足尖，飞点着峭壁上凸出的部分，就像是一粒跳动穿行的弹子一般，不多时，已到达峰顶。

她娇声一笑，回身道：“冷相公见笑了……”

可是使她惊奇的是，身后并不见那位冷相公的踪影，这时却听见身后有人答道：“冷相公在这里！”

少女蓦的回身，只觉脑中“轰”一声，差一点要倒在了地上。

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快的身手，与对方比起来，仍然是显得太慢了！

那位以红灯为标志的怪客，竟早已先自己来在了亭前，且正在观望着亭前的花草，一副轻松悠闲的样子。

这位玄衣少女，不禁又面上一红。

她微微冷笑了一下，即轻移莲步，行到了亭前，浅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相公好快的脚程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，快请入内用茶吧！”

红溪回过身来，一笑道：“姑娘你有什么事，就请实话实说吧，在下是一个直爽人，不惯于吞吞吐吐！”

玄衣女面上又是一红，可是她却很轻松的又掩饰了过去，依然笑脸相向，回身吩咐道：“与冷相公献上一杯南仁松子茶！”

亭内石桌上，置有一份精致的茶具，一旁生有一个炭火小炉，炉上正烹着一个瓦壶，一阵阵的清香随风送过来，令人嗅之神爽。

玄衣少女又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笑道：“小寒山的南仁松子茶，闻名天下，只可惜产量极少，采摘不易，功能清心醒神，消火生津，相公你饮上一杯，尝尝滋味如何？”

说着玉手微引道：“请入亭一坐吧！”

冷红溪到此，自不便再现出犹豫不前的样子，当时步入亭内。

在亭内，除了先前那两个婢子以外，另外还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姑娘，模样打扮，皆与先前二女相似，分立在石桌左右。

石桌一旁，设有一张湘妃竹编成的靠椅，椅上置有一个厚厚的锦垫。

玄衣女道了声：“请坐！”

自己就在那张椅子之上坐下，冷红溪遂也落坐在一旁的石鼓之上，这时一个婢子献上了一个细瓷的盖碗，传出香喷喷的茶香。

冷红溪寒涧几年，吃尽了人间至苦，从不曾如此享受过，他接茶在手，

轻轻呷了一口，忍不住点了点头。

玄衣女微微一笑道：“这种南仁松子茶，我们小寒山庄倒是采存不少，你如喜欢，等一会包上一些送你就是！”

冷红溪欠身微笑道：“不必了！姑娘芳名在下还不知道呢！”

玄衣女眸子注定着他，一笑道：“我姓什么叫什么，也不必告诉你，这些年，人们都叫我玉鹰，我还有一个妹妹，被称雪雁，相公，你也许有个耳闻吧！”

冷红溪道了一声“久仰”，又道：“姑娘既是住在小寒山庄，怎又会在此清晨，来到这巴山呢？”

玉鹰微微怔了一下，遂点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年前一竿老人与蝇面叟定约之时，我也在场，因他二人都是当世名家，所以我才赶了一个早，想来看看热闹！”

红溪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他们二家因何定约，姑娘必定知道了？”

玉鹰摇头笑道：“老实说，我不大清楚！”

她说话之时，无意间，看见了红溪手上那枚戒指，不觉瞳子一亮，接着笑道：“你手上这枚戒指，可肯借我一看么？”

冷红溪打量她不至于存有异心，遂把戒指取下递过去，玉鹰接在手中，仔细看了一阵，面现惊异的笑道：“如果我记得不错，这戒指，是一竿老人的东西，却又怎会落到了你的手中？”

冷红溪微哂道：“这是我那位老友临终之时，送给我的！”

玉鹰又向手上戒指看了一会儿，面上现出无比羡慕之容，她把戒指还到了冷红溪手内，微笑道：“这枚戒指所藏着的隐秘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不过，迟早我总会知道的！”

玉鹰淡淡一笑道：“我也许可以告诉你一点，但不一定对！”

她笑眯眯的望着红溪又道：“你把这戒指翻过来，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新奇的花样？”

红溪本不想借他人之口以了解这戒指的底蕴，现见对方肯自动说出，好奇心促使他，遂就把这枚戒指翻了过来。

玉鹰眼睛望着他道：“你可曾看到有一个白色凸出的小圆珠？”

红溪目光至处，果见那戒指底圈的地方，有一个圆圆的、白色的小珠子。

玉鹰似甚紧张的问道：“看见没有？”

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玉鹰突然站了起来，她掠了一下散披在额角上的头发，自语道：“那就完全不错了，两相环！”

红溪怔了一下道：“什么两相环？”

玉鹰愣了一下，道：“两相环就是这枚戒指。好！你试着按一下那粒小白珠看看！”

红溪不觉用手指向那粒小珠子上一按，只听得“铮”一声，整个戒指的上面一层，全部错了开来。

这真是一种非常巧妙的设计，在戒指的第二层上，现出一幅美丽的图案。

那是两个老人对坐的凸出的图形，两个老人雕凿得栩栩如生，一个是长须垂胸，寿眉出颊的老叟，另一个则是瘦小干枯的和尚。

二老各坐在一方蒲团之上，双手合十，面对面的坐着，状至安宁。

至此，冷红溪才知道，这枚戒指之所以被命名为两相环的意思了，他不

禁惊诧的道：“ 姑娘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 ”

玉鹰这时已轻移莲步，走到了他身边，她用手指着两相环上的那两个人道：“ 这二人，你认识么？ ”

红溪摇了摇头，玉鹰叹了一声道：“ 你自然不认得，他们是已经故世达数百年的两个老前辈，这个老人名叫‘ 天哑 ’，这个和尚名唤‘ 二呆 ’，他二人在数百年前，被天下视为武功至高的武尊，到目前为止，很多的武功学说，还都是出自这两个人的发明与创造！ ”

说着，她又轻巧的笑了一下道：“ 红灯侠，这两相环你能暂借我一段时间么？至多一月，我必定双手奉还！ ”

冷红溪哂笑道：“ 不行！这是故人的一件纪念物，我怎能随便借人！ ”

玉鹰不禁面色一冷，道：“ 并不是随便借人，你借给我，其实并不吃亏！ 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 不是吃不吃亏的问题，我只是不愿借人！ ”

玉鹰面上顿时现出失望之色，她勉强的笑了笑，道：“ 我可以把这其中的隐秘告诉你听，只要你能借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！ ”

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 我宁可不知道，也不愿把它借给你！ ”

玉鹰闻言，粉面一红，两道蛾眉蓦地向上一挑，退后了一步，道：“ 你未免太不通人情了！ ”

冷红溪朗笑了一声，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，他自袖内摸出了半锭银子，往石几上一放，道：“ 这银子大概可以够付茶钱，打搅了半天，告辞！ ”

说着正要举步下亭，却不料那位小寒山庄的玉鹰姑娘，忽然身形一闪，挡在了他的面前。

她面上带出一丝笑容道：“ 红灯盗，我劝你还是答应的好！ 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 这件事不必再谈了！ ”

玉鹰气得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 这些年以来，从没有一人敢像你这个样子对我的 !红灯盗,别人也许怕你,可是小寒山庄的玉鹰雪雁去却不会怕你的！”

冷红溪面色一沉道：“ 我又何惧于你们？ ”

玉鹰见他发怒，冷冷一笑道：“ 我不想过分为难你，只是你应该知道，你得罪了我，今后在江湖上是十分不便的！ ”

红溪一笑道：“ 我也正想这么告诉你！ ”

玉鹰姑娘杏目一睁，却又微微眯起，道：“ 你太不识趣了，我就不知道，有谁能在我鹰旗令下走得开的……你也不会例外！ ”

冷红溪见她一只玉手，叉在纤腰上，一副要打架的样子，不觉淡淡一笑，道：“ 你的鹰旗令我已见识过了，不过如此！ ”

玉鹰哼了一声道：“ 红灯盗，你要三思而行！ ”

红溪拂袖道：“ 我已三思过了！ ”

才说到此，玉鹰已带着一阵香风，扑了过来，这姑娘右手向上一抖，中食二指分开，直向着冷红溪双瞳之上点至。

冷红溪身形岸然不动，说也奇怪，玉鹰双指已几乎要点上了，却忽然撤招抽身，如同旋风似的退出了数步以外！

她面色微红道：“ 你的内功潜力，虽是不弱，却休想伤我！ ”

红溪冷然道：“ 你敢一试么？ ”

玉鹰愤愤的道：“ 我方才反手扣你脉门，以左手击你天灵盖，只怕你那潜力也发不出来，那样，你后悔也无及了！ 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 只是你却近不得我的身，我所练的内功潜力，与

一般人不同，能在五步之内，制人于死命！”

说着五指向外一抓一放，当空炸出了一声轻鸣。

玉鹰及手下四婢，全不禁面色一变。

这姑娘冷笑道：“我方才如以‘风摇墙苇’的手法，以内力暗袭你的两肋，你就会大大的失策了！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那么，我身形下伏，以巧点花灯一招伤你胸腹，你的双掌掌风，正好伤了自己双肋，岂不是自己断送性命在自己双掌之下，那不是更为失策么？”

玉鹰闻言不由微微一愣，她生性好强，到此仍不肯服输，当时秀眉深锁道：“那也未必，我如果拚着性命不要，以‘绞盘沙’毒招攻你两臂，岂不玉石俱焚了？”

红溪一声狂笑道：“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！”

玉鹰怒嗔道：“怎见得？”

红溪冷然道：“你莫非忘了我双掌上发出的无形内力，这内力岂能容你近身分毫，不过姑娘，你的武功也确已很不错了！”

说到此，他轻视的一笑道：“只是要同我比起来，不是我小看了姑娘你，你至少还要再下十年的苦功，才能和我一较长短！”

玉鹰姑娘面色显然变了一下，可是冷红溪的话，确也令她内心折服。

她发出了一声长叹道：“你的武功，确实高明，你能告诉我，你这身功夫是谁教给你的么？”

冷红溪冷如冰霜的脸上，泛起了一丝冷笑道：“没有人教导与我！我走了！”

说着他步下了亭阶，玉鹰气得咬了一下下唇，恨声道：“冷红溪，你的武功虽高，可是我们寒山二女不会放过你，也不会怕你……”

跨前数步，又道：“如果你肯把这枚两相环借我一月，我将来必重重报答你！”

冷红溪哂然道：“不必再谈了！”

玉鹰冷冷一笑道：“好！那么，你今后要格外小心，我会用尽方法，对你不利！”

冷红溪不由剑眉一挑，道：“随时欢迎指教！”

说着大步前行，玉鹰姑娘在背后紧紧咬了一下牙齿，道：“你记住就是了！”

说罢，返身自石桌上拿起红溪留下的那一锭银子，冷叱道：“拿走你的银子！”

玉手向外一甩，那锭银子已在她掌心中变成粉碎，就像是一蓬银雨似的射了出去。

这一蓬银雨，分上中下三路，直向冷红溪背影上射了过来，一闪即至。

冷红溪一声朗笑，道：“姑娘，你太客气了！”

霍地回过身来，右手轻抬，已把一蓬碎银接在了掌中，随着他哈哈一笑，张开手，掌心内竟又是一锭完整的银子。

他一收笑容道：“冷红溪出手的东西，概不收回，姑娘既不要，那我就改送给这亭子吧！”

说着右掌向左掌一合，略用玄功，双手蓦地张开，那银子又成了一把细粉。

冷红溪“噗”地一吹，掌中银粉，顿时化成了一片银雾，卷向石亭上空，历久不坠！

这种功夫，使玉鹰又是一惊！

因为谁都知道，银子是软的，捏成碎块并不太难，可是如搓成粉末，那就太不可思议了。

冷红溪这么随便的一手功夫，正显示了他超人的内力，那是一般武林中人梦想不到的！

就在这位小寒山二女之一的玉鹰姑娘惊骇欲绝之际，冷红溪已步下了巴山，时间不过是略为晚了一会儿，太阳正悬挂在中天！

在蒙蒙月光之下，一座巨大的白色坟墓，静静的睡在山窝。

坟墓的四周，闪着点点的鬼火，偶尔传过来一两声野狗的吠声，更增加了这一带的恐怖气氛！

这时，却有两个高大的少年，正向这边行来。

二人面貌相似，身材高矮也相差不多，各人穿着一袭素白色的长衣，在黑夜里看起来，就像是一对鬼魂一般！

他二人各人手持着一只白纸灯笼，一路翻腾着，甚是快捷，不多时就来到了这座巨坟面前。

然后他们熄灭了灯笼，互相低语了几句，一起在这坟前的大墓碑前跪了下来。

其中之一，伸出手来，在那方碑石之上，用力的拍了三下，沉声道：“晚辈雷鸣雷九，向祖师爷爷问安！”

说着，各人朝着坟前磕了个头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只听见一阵喀喀之声，那块大墓碑，竟向一边移了开去，墓内泄出了一片昏黄的亮光。

一个冷峻的声音传出来道：“只你们兄弟二人么？”

雷九肃然道：“是的！”

那声音停了一刻才道：“进来。”

二人伏身而进，进墓之后，雷鸣信手拉动了一下一条通向底内的绳子，又听得一阵喀喀之声，那墓碑，又自行合了起来。

他二人面上都现出极为惧怕的神色，因为他们此刻所要会见的这个人，就连他们死去的师父，对之也是敬怕十分，更不要说他们二人了。

雷氏兄弟，徐徐步下了石级。

石级之下不远处，有一间极为坚实的石室，石室前，垂着一块用各色彩线织成的帘子，它是那么死沉沉的垂着，看起来，把室中的那个怪人与人间的距离，隔得更远了！

在帘边左上方的石墙上，插有一支细若手指粗细的松条，这时已被点燃，放出昏暗的绿色光芒。

二人连带这一次，不过是第三次来到这神秘的坟墓，前两次他们都是站在帘外，只由师父独个入见的。

从他二人脸上的情形，看出兄弟二人似乎都处在极度的惊慌恐怖之中。

雷九这时垂手肃立道：“我兄弟二人，奉恩师遗命，前来晋见祖师爷爷，请准入内一见！”

那人吃惊的道：“遗命？闵苍死了？”

雷九凄然道：“师父已在巴山投涧而死！”

“啊……”那人过了甚久，才道：“你们进来吧！”

雷氏兄弟互看了一眼，答了声：“是！”

当时雷九在前，雷鸣在后，揭帘而入，一入垂帘，他二人鼻端立刻闻到了一种极为浓厚的烟草气味。

在白色的烟雾中，他们看见了那个过去只听过声音，而未目睹过的怪人，禁不住各自打了一个寒战。

他们看见室内砌有一个高约三尺的石台，那石台打磨得极为光洁。

就在那方光滑的石台之上，坐倚着一个怪相的枯瘦老人！

这个怪人的年岁，似乎远比他二人想像得还要高，特别瘦，简直瘦得可怜。

这还不说，最惊人的是，这种天气并不能算热，可是他们眼前这个怪老人，竟是全身上下脱得一丝不挂。

不过在前阴后股的地方，分别遮着极小的一片黑布。

室内只点有一盏小小的松子油灯，似乎这个怪老人，很不喜欢亮光，亮度仅仅容许他们彼此看清对方的脸。

石台一边有一个厚而大的棉垫，是老人用以靠背的。

在他正前面，设有一盘残棋。

其实并不能称为一盘棋，因为并没有棋盘，只是在石面上散放着几粒五色的石子，并画着几道线。

另外在他右手上，架着一支极大极长的烟袋杆儿。

那支烟枪的烟斗看起来足足有西瓜那么大小，而在如此的大斗头之上，却仅仅有黄豆大小的一个小孔，其中插着一小卷黑色的烟叶。

那种刺鼻的烟味，正是由这上面传出来的。

雷氏兄弟几乎不敢向这个怪人直望一眼，他二人进门之后，就跪了下来。

老人徐徐的喷出了一口烟，才直起了身子。

他向兄弟二人望了一会儿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们的师父，是怎么死的？他借我的那一口宝剑呢？”

雷九抬头看了一眼，不由吓得一呆。

他这才看清楚这个辈份极高的老人，是一份什么长相。

只见他头上白发乱蓬蓬的，就像女人似的披到两肩上，乱发中，是一张苍白的脸，苍白得怕人。

他前额生得极高，两颧高高的耸起，一双眼睛，呈“八”字形，向两边垂下，那双瞳子，却是黑油油的发亮。

雷九只敢匆匆一看，即就又把头低了下来。

他很是害怕，呐呐的道：“师父他老人家，不幸落败，被迫跳涧身死，至于祖师爷爷那口宝剑，却为对方那贼子抢去了！”

怪老人闻言顿时面现怒容。

可是他并没有立刻发作，长长的吐出了一口烟，道：“怎么，他连一竿老人也打不过么？”

雷九叩头道：“祖师爷有所不知，一竿老人已死，往巴山赴约的，乃是另一人，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少年！”

老人猛地怔了一下，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是什么样的一个少

年？”

雷九战战瑟瑟的道：“此人正是目前在江湖上闹得天翻地覆的红灯大盗，

不知怎么，他竟和一竿老人盛昆是朋友！”

怪老人放下烟杆，发了一会儿怔。

雷鸣想起前恨，犹有余痛的道：“这人年纪虽轻，可是武功之高，确实惊人，师父在这人手下只不过走了数招，就落了败，被迫落崖而死，祖师爷的那口剑，也被他抢去了，老前辈……你老人家务必要设法为我师父报仇才好！”

怪老人闻言后，发出了一声哑笑。

他重新倚下了身子，道：“你二人先站起来，把事情说清楚！”二人遂依言站起，把当日的情形，详细地叙说了一遍。

老人只是狂喷着烟，室内整个为白色的烟雾所布满，雷氏兄弟被烟呛得连声的咳嗽，可是老人的烟兀自狂抽不已！

他听完了全部经过情形之后，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红灯盗少年，到底有多大年岁了？”

雷鸣忙道：“不过二十五六！”

雷九却道：“二十三四！”

老人那双眸子，眯成了一道细缝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他的肤色是否同我一样的白？”

雷九怔了一下道：“好像看起来也很白，祖师爷，你老人家问此作甚？”

老人突然站起身，伸出一只手，在乱发上用力的搔了一下道：“果然是他……一定是他……”

他说着话，显得情绪很激动，忽然双手抱住头，把身子蹲了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站了起来，鼻中哼了一声，一只手搔着瘦腿，咧着一张大嘴，哧哧哈哈的道：“我的卦象每一次都是很应验的，我出山的时候到了！”

说话时，他的眼睛、鼻子、眉毛，似乎任何一个地方，都在抽动着。

他跳下石台，走到一张石桌旁，石桌上放着一个瓦壶，壶内似乎泡着茶水，他端起来，口对口的大喝了一阵子。

放下了手上的瓦壶后，他才又转过了身子，对着那双惊愕的兄弟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其实，你们的师父，只不过是偶然发现了我，他的武技很差，他答应供我差遣做些事情，我不过传了他三招两式……”

说到此，目光闪闪的道：“他并没有什么长进，死了也就算了，你二人用不着替他报什么仇！”

二人一怔，未免心中气愤。

怪老人目光再次看向他们。哑声道：“那个红灯盗，我虽然没有见过，可是方才我听了你们所说的情形，已然知道一个大概！”

说着又操起了那杆烟袋，就近灯火吸了几口，喷出一口浓烟，接下去道：“你们要是找他报仇，无论你们请出什么人来，也绝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雷九咬了一下牙，道：“莫非祖师爷你也不行么？”

老人挥了一下手上的烟袋，怒声道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和你们师父关系平常，不必如此称呼我！”

雷鸣叩了一个头道：“先师故世之前，曾关照我兄弟二人，前来请你老人家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那瘦小的老人摆了一下手道：“没有我什么事，不要找我！”

雷九打了一个寒颤道：“莫老前辈……”

怪老人忽地颤抖了一下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雷九吓得面色发青，怔怔的道：“我只是称你莫老前辈……并没有说什么呀！”

老人面色一沉道：“谁说我姓莫？谁说的？”

雷九怔然道：“师父生前好像告诉过我们，你老人家大名是叫莫……”

怪老人阴森森的一笑道：“那是你听错了，我并不姓莫，我姓骆！”

雷九低下头道：“是！骆老前辈，莫非你老人家那口剑也不要了？”

怪老人赫赫一笑，他双手连连搓着，道：“那是我的事！”

雷鸣雷九，二人对望了一眼，全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他们虽不知这怪老人武功到底有多厉害，只是从以往师父对他的那种恭谨情形上，知道这个人似乎是武功已达化境，高不可测！

因此，他二人尽管心存犹豫，满心不服，却不敢表露出来。

二人之中，雷鸣性较鲁莽，为人直率，他满以为这位老前辈在闻悉师父遇难之后，必定会代为报仇，万未想到，他竟说出这话，非但不肯自己出头，却反倒说出叽嘲自己弟兄之言。

他当时强忍着心中一口怨气，对着老人叩了一个头，怒冲冲的对雷九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兄弟算是白来了一趟，走，我们上别的地方去再找能人吧！”

雷九闻言，生恐他这几句话，触怒了老人，吓得面色一变，当时忙拉了他一下，正要向老人叩头谢罪，却不料那怪老人，早已会意。

他发出了有如儿啼似的一声怪笑，道：“你二人，以为可以随便来去么？”

雷鸣这时已站了起来，呐呐的道：“老前辈既无意援手，愚兄弟只有告辞……这莫非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瘦老人森森的一笑道：“太晚了，你们是不能走了！”

雷九这时面色铁青，吓得跪在地上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老高抬贵手……我弟兄无意前来冒犯你老人家，只是师父遗命如此，不得不来……”

老人一双瞳子，骨碌碌在二人身上转着。

他嘻嘻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并没有什么错，只怪你二人知道得太多了，我本来是打算放你们出去的，如今……哼！”

说着用手指了雷九一下，道：“我的姓名，从来无人知道，你师父必定是趁我不在室内，偷看了我的手卷等东西……”

他冷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他真是死有余辜！”

说着目光向二人一扫，又道：“所以，你们两个人，也就该死！”

二人闻言，就好像当头响了一声霹雳，吓得各自后退了一步，雷九呐呐的道：“不……老前辈，我只知道你老人家姓莫，名字叫什么并不清楚！”

老人森森一笑道：“这已经够多了！”说到此，他吸了一口烟，望着二人道：“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死的方法，只是不得在这间石室之内！”

说罢缓缓坐到一张石椅之上，拿起了茶壶，又喝了几口，似乎根本就不怕他二人跑走似的！

雷氏兄弟浑身战抖，相互对望了一眼，雷鸣紧紧咬着牙道：“老前辈，你不能如此，此事传扬出去，只怕要为千万人耻笑！”

老人怪笑了一声道：“此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我知道，又怎会传扬出去！”

他说着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们是自己下手，还是我替你们下手？”

雷鸣忽然转身就跑，雷九犹豫了一下，也随其身后奔了出去，老人却发出了一阵低沉的笑声。

二人扑到了阶前，用力的去推那石门，可是一任施出了全力，却休想推开一些！

雷九脸色大变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我们真要死么？”

雷鸣冷笑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们只有一拚了……”

雷九打了一个哆嗦，道：“这……千万使不得！”

雷鸣鼻中哼了一声，以无比的勇气，道：“横竖都是一个死，还有什么使得使不得的……”

他紧张得额角上已见了汗，一面推门，一面道：“你听着，我们现在重新回去，假装跪地求饶，你准备好一把暗器，用满天花雨的手法向他打出，我再猛然出于，制其于死地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雷九两腿直抖，但是事实上，也只有这么做了。

他抖着声音道：“要小心呀……”

雷鸣冷冷一笑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们下手要快！”

室内的怪老人，这时忽然发出一阵儿啼似的笑声，道：“没有用的，你们俩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二人一怔，雷九道：“他知道了？”

雷鸣一咬牙道：“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走！”

说着一拉雷九，二人转身重入石室，却见那瘦老人，又已坐到了那个石台之上，正在抽烟。

雷氏兄弟入室之后，一齐跪下，双双道：“老前辈饶命！”

瘦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已很久没有杀过人了，可是从现在起，可就说不定了，只怪你们知道得太多了！”

雷九痛泣道：“我们知道什么呢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你老人家姓莫，姓莫又怎么样呢？”

瘦老人冷冷一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在你们死前，我可以叫你们知道一下，也免得你们死了也做一个糊涂鬼！”

二人咽了一下口水，连连点头。

瘦老人于是冷冷的道：“一点都不错，我姓莫，叫莫环，我后半生，有着一段极为离奇的遭遇，那段遭遇，几乎使我离开了人世，可是我毕竟又活着出来了！”

二人听得莫名其妙，却又不敢多问。

瘦老人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现在我有一个最可怕的仇人出现了，他与我，必定是势不两立的……这个人可能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那个红灯大盗！”

二人全是一怔，老人冷笑了一声接下去道：“这个人如果真是我那个冤家，他的武功必定是高不可测，我不能不事先防备一下，虽然他必定不是我的对手，可是也不会相差多少！”

雷鸣苦笑道：“老前辈如此说，我们正好是同仇敌忾，却又为什么非要取我二人性命不可？”

怪老人阴森森的一笑道：“我对敌向来是一个人，尤其是对付这个人，稍有差错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你二人既知我的一切，保不住日后就会走露口风，如此岂不坏了我的大事？”

二人听了这话，才知道他所以要杀自己二人的原因。

怪老人莫环森森的一笑，又道：“再者，你师徒损失了我一口心爱的宝剑，已是该死，我所要的两相环，又没有取回来，反倒落入红灯盗的手中……”

说到此，伸出一只白手，在鸡窝似的头上，用力的搔了一下，怒容满面的道：“这两相环如果落在一般人手中，还没有什么不大了，偏偏就落在了他的手中，以他今日武功，再加上这件东西，不出一年之后，红灯盗只怕天下无敌了！”

说着，用手指着二人，气得发抖道：“你们想一想，你们为我做成了些什么事情？你们还有脸来此求助于我，要我为你们那该死的师父报仇？”

他说到这里，又发出一阵笑声。

这笑声，真比哭还要难听，听得兄弟二人身上都起了一阵鸡皮粟儿。

雷鸣睹情见状，知道自己兄弟二人，要想讨得活命，已是万不能够了。

他把心一狠，暗中提贯真力于双掌之上。

同时向雷九递了一个眼色，雷九听对方这么说，心也就寒了。

事到如此，也只好与对方一拚了。

这时见雷鸣向他一递眼色，他立刻就会了意。

他兄弟二人双双又拜了下去，口称：“老前辈饶命……吧！”

就在一拜抬起头的刹那，他兄弟各自发出了一声厉吼！

雷九右手向外一扬，自掌心里，一窝蜂似的，飞出了一蓬铁莲子。

这一蓬铁莲子，就像是一片云似的，直向着那石台上的怪老人，全身上下罩盖了过去！

雷鸣却也在同时，又发出了一声厉吼。

他那原本跪着的身子，就像一阵风似的，直向着莫环身上扑去，双掌分左右疾进，发出两股劈空掌力！

他兄弟二人这种双管齐下的动作，确实是厉害到了极点！任何人在无防之下，也是难以应付的。

可是眼前这个怪老人，却是不能以常情去加以衡量！

在两个人这么快的合攻之下，他只发出了一声长笑，雷九的一蓬铁莲子，首先就偏了方向。

只听剥剥落落之声不绝，全都打空了。

雷鸣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他的劈空掌力，却连对方的人影子也没有沾着。

二人先是一呆，惊顾之下，却发现那个瘦皮猴似的怪老人竟把整个的身子，平平的贴在了屋顶之上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纸一样的平帖！

二人不由都吓出了一身冷汗！

事情一经发动，自无再中途住手之理！

雷鸣大吼了一声，身子向上一长，自双掌之内，发出了两股真力，整个石室都为他这种真力震动了，发出了“轰隆”之声。

他清清楚楚的看见，自己的掌力击中了对方。

而对方的身子也就像一张纸似的，飘落而下。

雷九又惊又喜，以为兄长已得了手。

他跟着一个垫步，扑到了老人身前，口中喝了一声道：“打！”

他双掌向外一吐，使出了“双撞掌”暗合“小天星”的掌力，只听“碰”一声，击了个正着。

瘦老人被击得像不倒翁似的摇晃了起来。

可是跟着，他却又轻轻飘飘的飞到了一边。

兄弟二人打量着这个怪异的老人，都不自禁的呆住了。

那个赤身白皙的老人，竟像平常一样的含笑站立着，从他的表情上看来，

就不像有一点不对的劲儿。

二人这时已不容再有第二个念头了。

他们很快的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当时一左一右，又向着老人左右两侧猛扑了过去。

他二人俱都使出了“蝇面叟”所传授最厉害的“桑皮掌”，生死关头，掌力格外雄浑。

在他二人忘命合击之下，那个怪老人只是轻轻的笑了一笑，旋即双手不经意的向两边一分。

说也奇怪，二人那么快的动作，并不见得比对方占了一点先！

莫环的双手迎着二人的来势只不过轻轻向外一送，雷氏兄弟，立时就通！通！一连后退了好几步，双双跌倒在地！

至此，那位怪异的老人，才发出了一声尖笑，道：“你们俩死心了吧？”

雷九禁不住又跪了下来，大哭道：“老前辈饶命，我……”

雷鸣却不愧是一条汉子，他重重的跺了一下脚道：“雷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雷九经哥哥如此一喝，跪又不是，不跪也不是，一副可怜的样子。

瘦老人望着雷九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真没出息！”

说着又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正好借你二人，试了试我新练成的‘无极掌’功，事实证明已离大成不远，你二人可以死了！”

话落，忽地双掌平着向外一翻。

雷氏兄弟，只觉耳边如同响了一声焦雷，一股劲气透耳入脑。

当时连半句话都没有说出来，就双双栽倒在地。

鲜血，由他们双耳之中，汩汩的流出来，他们只抽动了一下，就一命呜呼！

莫环随即料理二人的尸身。

他把二人用衣服紧紧的扎在一起，然后拖出墓外，就在附近，挖了一个洞，草草的掩埋了。

可是，他的心里，并没有因为杀了这两个人，而得到平安的感觉！

回到了石墓之内，他只觉得心神很是不宁。

他喃喃的自语道：“红灯盗……你真的就是那个人么？”

说着他发出了一声冷笑，返身自一个瓦罐里，取出了几粒红豆，按先天易理推算法，把这几粒红豆洒出去，略为更换了几粒的位置之后，立刻现出了一个卦象。

莫环注目微微呆了一下，旋即缓缓收卦，冷笑了一声，自语道：“这就不错了……”

在这间石室内，他来回走了几步，忽然站定，狞笑道：“红灯盗呀红灯盗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一抹斜阳，正向西边天际沉去，红红的霞光，把附近的景致渲染得更美了。

在翠绿带彩的溪水之滨，那美丽的桃林深处，冷红溪总算有了一个安适的住处，他那幢完全用青色竹子搭制而成的小楼，确实别致得很！

冷红溪自巴山返回后，暂时他哪里也不想再去了，在他以为，一动不如一静，而且现在气候渐热，不如在这地方过了夏天再说！

浣花溪边蔓生着无数的藤萝，他看中了其中的几株，于是连根带本，挖

了回来，把它们移植在自己所居住的小楼四周。

他用绳索把那些幼嫩的枝桠，一枝枝的系好，如此，到来年的今日，这些藤蔓就会长得很好了。

九年的孤独生活，使他信赖他自己的这一双手，现在在享受到自由之后，再回想一下昔日涧底石道中的那些日子，真是……

当他用石块砸着泥土之时，又使他不由联想到了那些涧底的玉米，自己也是这么一株株的培植它们的！

地洞、石崖、寒涧，大雪、蝙蝠，以及那些不知名的雪猴……这些东西，整整的打发了自己九年时光。

九年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日子？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自己是如何地以铁一样强的毅力去挨过的。

这一切，无非是自己基于一个人应有的道义，同情心，去对一个陌生的老人莫环加以援手所得到的不合理的报应！

如果一个人，为了道义，去救助、同情另一个人，却得到了如此的报应，请问，这种怨气，又将如何去发泄？

所以在他得到了自由之后，他发誓自己要做一个硬心肠、完全没有同情心的人！

他恨关禁人们自由的牢狱，因此他肆意的到处打开牢房，一批批的放走了犯人。

当他目睹着那些待死的犯人，在获得自由生机后那一霎时的喜悦情形，他以为，那真远比格杀百十个恶人要痛快得多！

其实，这是一种报复的心理作祟，不久他自己也就明白了……

在避居到浣花溪以后，由于静中的体会，使他对这些任性的行为大感不安，他知道由于自己这些行为，已被人们在自己名字下加上了一个“红灯盗”的绰号，这实在是一件令他痛心的事！

因此，他发誓，要还自己清白，要重新在江湖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物！

人们并不见得都是该死的，除了其中极少极少的大恶人之外，大多数的人都还是善良的，他们和自己更谈不上什么仇恨。

如果说到“仇”这一个字，这茫茫人世上，却仅仅只有一个与自己有仇，那个人就是莫环！

想到了这个人，冷红溪全身不禁血液怒张，眼前金星直冒，他简直不知道，有一天自己找到了这个人之后，应该如何的去处理他？一刀把他杀了？那简直是太便宜他了！

他怅怅的站起了身子，长吁了一口气，看着眼前的桃花，喃喃低语道：“桃花啊桃花，你能告诉我那该死的莫环，他还在人间么？他在哪里呢？”

微风过处，落英缤纷。就在这时，他耳中听到了一阵赫赫的笑声。

冷红溪的视听力极强，能在静中体察十丈以外的任何细微动作，可是这时由于沉思愤怒，竟让来人趋近咫尺，方始发觉，他不禁吃了一惊！

他蓦地转过身来，却见桃林边的小路上，站着一个高瘦的老头儿。

这老人头戴一顶马连波的大草帽，身着一套蓝布裤褂，腿下打着高脚绑腿，足下是一双青脸布鞋，一副朴实模样！

但见这老头远远的抱拳道：“请问，这里是红溪兄的居庭么？”

红溪不由剑眉微轩，因为目前知道自己名字的人并不多，这人怎么一开口就道出了自己的名字？

当时不动声色道：“足下是谁？来此何事？”

那人向前跨了几步，笑道：“在下姓丘，此来是专访冷大侠的！”

红溪不由怔了一下，这时那人已把头上的大草帽摘了下来，现出了一张紫黑色的脸膛。

冷红溪一望之下，不由冷笑道：“足下可是北京城的大捕头么？”

那人怔了一下，又上前一步，仔细看了红溪几眼，道：“啊呀！原来兄弟你就是冷大侠呀，看我这双眼睛，唉！你可真会享福，这地方美极了，简直是人间仙土！”

红溪冷漠的道：“足下莫非是来擒我的么？”

这人抱拳呵呵一笑，左右看了一眼，又上前几步，小声道：“兄弟，你猜错了，我丘池可不是替官府卖命的鹰爪子，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！”

红溪怔道：“你不是北京城的三班大捕头么？”

丘池摇了摇头道：“兄弟，你错了，我可不是吃公家饭的料，北京的金豹子郭松明，乃是我一个要好的朋友，那件事我只是替他帮个场，我要是知道兄弟你这么大本事，这么大的英雄，我也就不现眼啦！”

说着哈哈一笑，一只手在胸前一拍，压低了嗓门又道：“兄弟，你放心，北京的那件案子，冲着我已给你压下去了！”

顿了顿，小声又道：“九门提督那边可是催得真紧呀，这件事要是弄不好，他提督也交不了差，非丢乌纱帽不可！”

一笑又道：“可是，那是他们的事，兄弟你不知道，做官的那份奸、那份坏呀！妈的！这也是给他们一个教训！”

冷红溪冷漠的道：“那么你来此是为了什么？”

丘池面色一红道：“兄弟，说来话长，我们进去细谈如何？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有什么话，在这里说也是一样！”

丘池怔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一样！一样！”

他说着就在门旁树根上坐了下来，冷红溪也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，丘池抱拳道：“冷兄弟，你那一手功夫，实在令人佩服，在下是拜服之至！”

红溪一言不发，丘池尴尬的笑了笑又道：“今天我来，是因为有几位好朋友，对阁下你的大名敬佩之至，因此想见一见兄弟你！”

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这倒不敢当，我暂时不想走动，待以后有机会，再拜访他们吧！”

丘池立刻笑道：“兄弟，你太客气了，我们怎敢劳动你的大驾，只要兄弟你看得起我们，点一点头，我那几位朋友，改天一定来专程造访！”

冷红溪正要一口回绝，可是转念一想，遂又笑道：“丘兄太谦虚了，这几位朋友，目前是作何买卖？”

丘池嘿嘿一笑，眯着一双小眼，道：“这么说，兄弟你是答应了？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对于义气朋友，一向是求之若渴的！”

丘池不由面色大喜，他用一只手遮着唇角，道：“兄弟，这就对了，这几位朋友，可以说都是当今线上顶尖儿的人物！”

声音变得更小的道：“老实一句话，兄弟，你本事虽然大，可是一个人到底难成大事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讲究的是人多、手众！”

他那两撇小黄胡子翘了翘，又道：“我这几个朋友，可说都老于此道久矣，只是目前江湖上，正派也很有几个厉害人物，如果兄弟你能加入的话，那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！”

冷红溪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他含笑道：“如果你们看得起我，我倒是愿意参加的！”

丘池鼠眉一翘，喜道：“唉哟！这是什么话，像你红灯大侠这么大的招牌，我们就是打着灯笼找也找不到呀！”

冷红溪不由牙关一咬，可是他仍然带出一个微笑道：“丘老兄，你所要给我介绍的朋友中，有些什么人物？武艺如何？”

丘池一笑道：“南北十几省的几个人物，都在里面了，武艺虽不能同兄弟你比，可是也够瞧的了！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那么就烦你老兄作一个召集人，定一个日期，由小弟作东，设几桌筵席，请一请这些了不起的朋友如何？”

丘池双掌抚搓道：“这太好啦！兄弟你真够意思！行！”说着并挑了一下大拇指，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可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要遵守！”

紫面叟丘池一呆，道：“什么……条件？”

冷红溪冷漠的道：“我要请的是绿林道上的第一流高手，鸡毛蒜皮的角色，你也就不用找了！”

丘池一笑道：“我当是什么事呢，这个没问题，兄弟，就冲着你红灯侠三个字，来的人也差不了！”

冷红溪淡淡一笑道：“还有，正派的人物，你可别邀请，我不侍候！”

这句话大对丘池的心意了，他点头道：“这还用说吗！咱们要对付的就是正道上的人，还能请他们来？兄弟，你放心吧，来的人，说一句老实话，可是没有一个好人！”

说着一笑，道：“都是些绿林豪客，江洋大盗！”

冷红溪面色阵阵发青，他强忍着心里的不悦，冷然道：“丘兄，我向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知道？”

紫面叟丘池皱眉道：“只要有名有姓的，我都知道，是谁呀？”

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人姓莫名环，是一个老人，你可知道么？”

紫面曳丘池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是这个人呀，可是很久没听说过他了！”

红溪一笑道：“此人是我一个老朋友了，我一直想见一见他，只是不知他身在何处！”

丘池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个不难，我慢慢给你打听！”

红溪站了起来，伸出一手道：“丘兄，话就到此为止了，你为我请的客人，名单列好后，请先送给我过过目，我也好略为准备一下！”

紫面叟丘池弯腰笑道：“冷兄弟，你真是太赏面子了，这件事你放心，人是一定到，我明后天就把名单送来，绝错不了，要是没有能耐的人，我也不敢往你府上请！”

红溪一笑道：“不送！”

丘池兴冲冲的戴上了草帽，转身而去。

## 第五章　鸿门之宴

桃林深处，设有一桌精致的筵席，雪白的台布上，是十样银质的杯箸器皿，在缤纷的落英里，前眺着西下的太阳，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写意情调呢？

红灯客冷红溪，身着白绸衫，在领口左侧上，别着一枝并蒂的桃花，衬着他那长身健美的身材，看来真是英俊极了。

他微微抬头看了一下穹空的浮云，回过身子，对着一边的紫面叟丘池道：“时候已差不多，他们应该来了！”

丘池嘻嘻一笑，弯身道：“你老放一百个心，误不了的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菜准备得怎么样了？”

紫面叟丘池笑道：“这个也请放心，你老关照下的菜单，特地从‘新味余’找来的大师傅，还会错得了！”

冷红溪哈哈笑道：“我是问，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丘池道：“随传随上！”

他说着拍了一下手，表示自己这件事办得漂亮。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这桃林内，此刻不许任何闲人通过，以免败坏了我们的清静！”

丘池一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想得可真周到，我带来了几个人，叫他们负责就是，闲人绝进不来！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我就放心了！”

丘池哈哈一笑，走上一步，轻声道：“兄弟你可是一举成名了，现在天下谁不知道你呀！今天请的朋友，无不是江湖上响当当叫字号的朋友，可说全是冲着兄弟你，来捧你老的场的。”

说着又上前一步，小声道：“我们私下里，已经有了个决议，今天就公推兄弟你做我们的总瓢把子，你老要是不打算动，总舵窑子就设在你老府上，兄弟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冷红溪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都不是问题！”

才言到此，就见一个汉子由林内走出，远远的道：“丘爷，来了一个客人！”

丘池忙道：“是谁？”

那汉子弯腰道：“血牛峡的峤道长！”

丘池笑向冷红溪道：“兄弟，快请，峤道长是西北道上有名的一个魔头，此老对于御女之术，很有一手，且杀人如麻，这人可是厉害极了！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既如此，快请！”

说着离座迎出，丘池随后步出，一面道：“峤道长能来这里，真是天大的面子，看起来，他对兄弟你……”

话声未完，却见桃花树下，出现了一个玄衣道人。

这道人六尺高的身材，满头红发又细又亮，黑油油的挽成了一个大道譬，一张长形的马脸，又红又胖，只是其上凹凸不平，看起来叫人很不舒服。

道人足下是一双高筒靴子，靴上绣着一个裸体的女人，真是不伦不类。

他一步三晃的行到了近前，远远抱拳道：“哪位是红灯侠？贫道失敬了！”

冷红溪身形岸然不动，紫面叟丘池，忙为他们介绍了一下，这道人上下看了冷红溪一番，笑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

并伸出一只留有长指甲的手，往冷红溪肩上一搭，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

“道长请落座吧！”

说着袖子向一边微微一拂，那位血牛峡的峤道长，就身不由主地一连向里面摇荡跌出了三四步。

他往位子一坐，面色一阵大红，遂呵呵笑道：“冷大侠真太客气了！”

冷红溪微微笑了一下，未再作声。

可是一边冷眼旁观的紫面叟丘池，却是肚内雪亮，他知道这位峤道长，必是近日多近了女色，身体淘虚。

这是一个很窘的场面，所幸没有拖得太长，跟着就有人来报告，又有客人来了。

所来的是三男一女，三个男的是鄂北二寇项英、项凤和宜昌的金翅鹏铁针羽。

至于那个女客，却是一个三十许的妇人，生得妩媚妖冶，风情万端。

坐在位子上的峤道长，忽然自座位上站了起来，笑道：“三尾狐傅春娘也来了，稀客稀客！”

说话之间，这一行四人已来到近前。

冷红溪面色沉重的道：“各位太赏光了，请坐！”

鄂北二寇项英、项凤，是一双生得极其矮小的汉子，四十左右的年岁，二人全是光头，没有留发，头皮刮得闪亮发光，那项英留着两撇胡子，生就一双黄眉，黄眼，看起来很不顺眼。

那个叫项凤的，也是一副小鼻子小眼的怪相，下巴上也留有两三寸长的短胡子。

这鄂北二寇兄弟二人一身打扮，也是不伦不类，各人都穿着一件丝质的马褂，穿在身上异常肥大，实在是不堪入目。

可是那位紫面叟丘池，却对这两个人，甚为巴结，立刻为二人让座。

兄弟二人落坐之后，一副昂然自得之态，不时的左右看着，好似在座之人，全都不是和他二人同来的，那位宜昌的金翅鹏铁针羽，却抱拳向着冷红溪欠身道：“冷大侠你太客气了！”

冷红溪见这人，七十左右的年岁，生得皓首白发，一身青布衣裤，瘦长的身材，双耳之下，各生着一条长长的白髯，十分清癯，当时不由内心微微一动。

他很是惊异，想不到这群人中，尚有如此一个人物，自己对他，可不能一视同仁了。

于是抱拳道：“阁下太赏光了，快请坐吧！”

铁针羽落坐之后，便闻得隔座的三尾狐傅春娘，发出一阵媚笑，道：“嘻！我还当红灯盗是个糟老头子呢，没想到竟是个小伙子！”

说着那双勾魂的眸子，直向着一边的冷红溪身上瞟过来，另一边的峤道长却赫赫一笑道：“怎么，我们的娘娘又动了凡心啦？”

边说边大笑了起来，三尾狐不由脸上一红，唾骂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亏你还是个道士呢！”

峤道长挤着一对猪眼，大笑道：“我这个道士，可是一天也离不开女人，怎么样，饭后咱们两个……”

三尾狐虽是淫荡成性，可是峤道长这副尊容，她还看不入眼内，再者，在冷红溪面前，她更带着几分做作。

这时闻言尖叫了一声，笑骂道：“我骂你这个臭妖道，你也不拿镜子照

照，居然敢打姑奶奶我的念头，哼哼！”

说着把手上的一杯茶，隔桌直浇了过去。

峤道长好似存心不躲，就让这杯茶浇在脸上，一面大笑道：“喝！好浇（骚）！好浇！”

举座都不禁大笑了起来，只有金翅鹏铁针羽，却是冷面毫不动容，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道长不要再取笑了，这样对主人不是太失礼了么！”

峤道长不由面色一红，旋又双目一瞪，可是紫面叟丘池，却拉了他一下，道：“算了，道长忍一忍吧！”

这位血牛峡的峤道长，勉强忍下了一口气，嘻嘻一笑道：“久仰铁老师的铁琵琶功夫，得自独门真传，有机会贫道倒要瞻仰一下。”

金翅鹏铁针羽一声朗笑道：“道长不要轻信传言，其实我老头子这一把瘦骨头，哪里受得起道长你一根手指头？”

峤道长一只手重重在桌上一按，猛地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告诉你铁针羽，别人怕你，道长我却是不在乎你……”

铁针羽笑道：“我对于道长，却是怕得紧！”

鄂西二寇闻言全都大笑了起来，项英摇了一下头道：“难得！你二人口说无凭，何不动手一分高下？也好给我们饱一饱眼福？”

金翅鹏铁针羽冷然道：“项老师似乎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，当着冷大侠的面，岂容我们撒野？”

可是那位峤道长，却误以为项氏兄弟在为自己撑腰，更有意一显身手。

当下他忽地抖手，打出了一支银筷。

这支银筷子，一出手就“哧”一声，直向着金翅鹏铁针羽的咽喉飞去！

冷红溪此时并未在座，他远远的站在一株树下，等待着尚未来临的一个客人。

席上的笑闹，他似乎是充耳不闻。

可是这时，他却猛地回过身来，右手平空一指，只听得“叮”一声。

峤道长那支飞在半空的银筷子，竟自落了下来！

众人全是一惊，一齐向冷红溪这边看来，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各位如有意一显身手，等一会儿是有机会的。”

说罢，他忽又面色微微一沉道：“我们不等了，请丘兄关照上菜吧！”

紫面叟丘池答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却见桃林之外，踱来了一个麻面瘦老人，这瘦老人一头乱发，一颗大头，有如巴斗似的，身上穿着一件走了样的大褂，长仅及膝，背上却背着一把铁伞，还有一顶破斗笠。

他一现身出来，就哈哈大笑道：“我来迟了，主人多担待！”

众人纷纷立起身来，这麻面老人，一面走进来，一面摘下了背上的帽子和伞。

他走到了冷红溪身边，赫赫一笑道：“这位想必就是名震天下的红灯大侠了？失敬！失敬！”

冷红溪冷观这大头老人，见他双目神光四射，两边太阳穴更是隐隐凸出，就知道这老人必定有非常身手。

他知道，此老正是这次来客之中，最厉害的一个角色，在两淮道上无人不知的一名巨盗——满天星范鹏！

据说此人，掌中一把铁伞，在两淮一带，横行了将近三十年从未遇过敌

手。

这满天星范鹏作案，向以稳重见称，他能十年不作案，可是一作案就可吃上十年，非万金不下手，而且下手必毒辣，哪怕是在场有百人以上，他不出手则已，一经出手，也绝不留一个活口！

所以江湖上，一提起此人，无不魂飞胆落。

冷红溪在丘池口中知道此人以后，特别关照丘池务必要请到他。

为请此人，紫面叟不知托了多少人，才算请动了他。

冷红溪这时见他来到，不由暗喜，他抱拳微哂道：“多谢范兄赏光！”

满天星范鹏目光朝席上一扫，狂笑道：“难得难得，好朋友来了不少呀！”

说罢望着冷红溪一笑道：“看来主人很够意思，有心给道上朋友拉个交情。”

紫面叟丘池这时抱拳一笑道：“红灯侠因久慕各位大名，是以特着小弟邀请各位来此一聚，范大哥你老能来，真是太好了！”

满天星范鹏哈哈一笑道：“恐怕这并不是红灯侠真正的意思吧？”

说着目光望向冷红溪一笑道：“冷兄你说是与不是？”

冷红溪心中一震，暗忖道：“这范鹏果然是一个精明之人，莫非他竟已看出我心内的企图不成？”

当时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自然是别有用心的！”

范鹏微微一怔道：“可否说出一听？”

冷红溪道：“我们边吃边谈如何？请各位都入座吧！”

当时由丘池的两个弟子，负责斟酒上菜，冷红溪看了看天色道：“天已黑了，待小弟点上灯火，我们来一个挑灯夜饮岂不是好？”

众人连说妙！妙！紫面叟丘池忙道：“冷大侠你不须自己劳动，我来代劳吧！”

冷红溪摇了摇手道：“我这灯笼只怕你不会点，不必劳神，我自己来！”

说罢欠身而去。

这时已陆续上了六个冷盘，菜肴极为精致，满天星范鹏正待举箸，忽的一愣道：“噢，一盏红灯！”

抬起目光，向前面望去。

众人顺其目光视处望去，果见桃林正前方，悬起一盏红灯，也都不由哦了一声。

紫面叟丘池哈哈一笑道：“红灯侠请客，以红灯为记，何足为奇？”

众人不禁一齐点头恍然。

就在说话之间，四面八方，一时间，竟又接着亮起了数盏红灯！

这些红纸糊就的灯笼，或高或矮，或远或近，一共八盏，挂在五个不同的方位，看起来八点红星，极为悦目。

血牛峡的峤道长，不由呵呵一笑道：“主人红灯助兴，真好主意也！”

三尾狐傅香娘数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八盏，一共八盏红灯，喂！红灯大侠，再多点几盏，才好玩呢！”

她话声一落，却忽有二人推座而起。

这两个人，一个是金翅鹏铁针羽，另一个则是大头麻面的满天星范鹏。

二人几乎是同时之间，各人一按桌面，直向林内扑去！

他二人所扑奔之处，正是来时的道口。

只是当他二人身形刚扑近道口的刹那，却由迎面涌来一股极大的劲力。

二人那么快的势子，吃这股劲力一击之下，竟又双双退了回来。
旋见面前人影一闪，现出了冷红溪的身影。
他对着二人微微一笑道：“来到我这桃花林内的客人，却是来得去不得呢！”
满天星范鹏一声狂笑，道：“姓冷的，你这是什么心意？”
金翅鹏铁针羽怔了一下道：“冷兄，你这是……”
冷红溪望着铁针羽一笑道：“铁朋友，你速速向我手指处奔去，切莫回头，否则我也无法救你了！”
铁针羽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已见冷红溪手向一旁一指，手指指处，正有红灯一盏，应手而灭。
金翅鹏铁针羽已看出了，冷红溪是借请客为由，其用心竟是想将在座之人，一举而歼。
他所燃亮的八盏红灯，乃是按照先天如意八卦图形所设置，在座之人，全被困于灯阵之中了。
这种阵法高深奥妙，绝非他所能突破。
这时闻言，不由惊喜万状，想不到这位红灯盗，居然对自己网开一面，他哪里还能不识好歹？
当时感愧交集，抱拳朗声道：“红灯大侠网开一面，铁某拜领了！”
话落身形急腾而起，直向冷红溪所指之处，如飞而去，果然丝毫无阻。
一旁的满天星范鹏见状，陡发一声狂笑。
只见他双足一点，身形绝快的，也向着冷红溪所指之处扑去，可是当他身形方一接近，却见那原本已熄了的红灯，忽的复明。
满天星范鹏就觉得眼前一花，身落处，却仍然是原处未动，不由吓得呆了一呆。
这时座中众人，睹情之下，无不大惊，纷纷离座而起，紫面叟丘池惑然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满天星范鹏一声狂笑道：“丘池，你还要装糊涂，我们上了你的当了！”
说着他身形一扑，双掌之上，各发出一股绝大的劲力，直向着紫面叟丘池身上袭来。
可怜紫面史丘池，自己也还在五里雾中，一时躲避不及，竟为这两股掌力，击了个正着。
只听他狂叫了一声，整个身子为范鹏的掌力击得飞了出去，“碰”一声，撞在了一块大石之下，顿时一命呜呼！
鄂北二寇中的项凤怒声道：“范大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满天星范鹏嘿嘿一笑道：“你兄弟也是成了名的人物了，难道还没有看出这红灯小子的用心么？我们已中了他的计，被困在了他的红灯阵中了！”
项氏兄弟闻言面色一变。
三尾狐傅春娘却格格一笑道：“我却不信，哪会有这等事情！”
他们目光一齐向着冷红溪望去，这位红灯怪客，朗笑了一声，缓步而来。
在场各人连忙蓄势以待，生怕冷红溪骤然对他们下手。
冷红溪这时含笑由他们面前走过，自桌上倒了一杯酒，举向众人，哈哈一笑道：“这杯酒，是为各人送行的，干！”
说着仰首而尽，诸人全是一愣，那位血牛峡的峤道长，怒声道：“红灯盗，你究竟弄什么玄虚？”

冷红溪放下了杯子，莞尔道：“因为各位即将大行，一去不复返了！”

项凤一声狂笑，手指冷红溪道：“小子，你以为你一个人就能困住我们么？哈哈！你真是做梦！”

冷红溪朗笑道：“并非做梦，乃是实情！”

项凤冷哼道：“你困住我们用心何在？”

冷红溪冷冷的道：“我并不是困住你们，而是要把你们送出这个世界！”

项凤退后了一步，狂笑道：“我就不信，这数盏红灯，就能奈何我们，看我闯给你看！”

话声中，身形霍地腾空而起，双掌之上，各发出凌厉的劈空掌力，直向着最近的一盏红灯扑去。

可是这种“红灯阵”，正是冷红溪在涧底石洞内，潜心竭智所研创出的厉害阵法之一，项凤哪里能窥出其中奥秘！

他满以为双掌上发出的真力，定能将红灯击灭。

可是掌力发出之后，那看来近在咫尺的红灯，却连摇也没摇动一下。

而项风却只觉得眼前形势一变，万根巨木，竟好像直朝着自己头上压了下来。

这本是阵法的一种幻觉，项凤也未尝不知，但他仍不能控制内心的惊吓，顿时不由自主踉跄后退，一交跌倒在地！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们之中如果有聪明的人，就不必再试了，还是留一点力气的好！”

三尾狐傅春娘，这时才知道了厉害，只吓得花容色变，她抖颤着道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大头麻面的范鹏，这时却坐回位子上，反倒比以前镇定了，他用箸子夹了一口菜，放入口中大嚼了一阵，咽下之后，呵呵笑道：“冷红溪，你的心意，老夫我早已识破，你是想让我们自行闯阵，疲极而死么？”

冷红溪冷冷的道：“所以我劝你们最好安静一些！不过，你们迟早都将难免一死！因为你们平日作恶太多，这是应有的报应！”

满天星范鹏狞笑道：“那也不见得，我就不信谁能取我的性命！”

说着手横铁伞，退后了几步，就地坐了下来。

血牛峡的峤道长，狂笑了一声道：“红灯盗，你所作所为，又算得了什么好人？现在又装什么正经？岂不令人齿冷！”

冷红溪朗笑道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今夜才来上这么一个坏人大会串，看看谁死谁活！”

峤道长自恃所练“雾掌”已有九分火候，他为人桀骜气盛，绝不甘如此受辱，当时一声怒啸道：“道爷我倒要见识见识，你这小子倒底有什么真实本领！”

他说着足尖飞点，猛扑而出，右手向外一挥，自掌心发出了一蓬白雾似的东西。

这股白气，隐隐透着一种腥气，直向冷红溪面上罩来，冷红溪一声朗笑道：“你最该死！”

只见他右手向外一送，峤道长掌心所发出的白气，就像是遇见了狂风似的，瞬即烟消云散。

峤道长二次挥掌，可是这一次他的掌力还未发出来，迎面的冷红溪就如同一只怪马似的自他头顶上猛地掠了过去。

峤道长猛然转身，用双擂掌，又向对方肋上猛擂过去，可是冷红溪不知怎么的，只见他双手一晃，已当胸兜在了峤道长的前胸之上。

这位红灯怪侠，冷笑了一声，振臂一摇，峤道长立即发出一声惨叫，顿时五脏尽碎，七孔流血而亡。

随着，冷红溪手掌向外一送一松，峤道长的尸身就像是一块肉似的，叭一声，摔在了一旁！

他这种杀人的手法，确实吓人已极。

在场这几人，平日无不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儿，可是当他们看到了峤道长的死态之后，也不由为之动容！

鄂西二寇项英项凤，对望了一眼，项凤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大哥，我们并肩子上！”

他说着身形向下一矮，手抽处，掌中已多了一口锯齿钩廉刀。

这种兵刃，形相极为特别，看起来有如一弯新月一般，又像是一把割草的镰刀，所不同的是，它的背后却是一排锯齿，通体上下青光闪闪，确是锋利无比。

项凤兵刃在手，似乎陡生无限胆力。

他低叱了声：“大哥，事到如今，你还犹豫什么？”

项英狂笑了一声：“罢！罢！我兄弟与你拚了！”

单手往那袭半长不短的马褂里一探，也把锯齿钩镰刀掣了出来。

兄弟二人，各自向一边一腾身子，两口钩镰刀，同时举起。

就在他二人正要同时出击的刹那之间，忽见那坐在地上的满天星范鹏，猛然睁开了眼睛。

他目光向二人一扫，大声道：“你二人想死么？”

鄂西二寇一腔热血，不由得变为冰冷。

项英侧首横刀，冷笑道：“范麻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满天星范鹏，一声狂笑道：“你们这两个糊涂蛋，亏你们还是鄂西有名的人物呢，你们当真要自己送死，又关我何事？”

项英不由脸上一红道：“老范，你难道要我们坐以待毙？”

范鹏嘿嘿一笑道：“在我看，坐着等死总比送死好些！”

项凤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哥，理这麻子作甚，我们闯我们的！”

说罢身子向下一伏，就要腾起，可是满天星范鹏却又大声叱道：“不可！”

他身子霍地由地上站起，跃至项凤身前，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项凤，那峤道长的下场，你莫非没有看见？”

项凤冷笑道：“他武功不济，又怪得谁来！”

满天星范鹏回过头来，见冷红溪仍然站在原处不动，心中似有所悟，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们此刻人手不够，不能再牺牲性命了！”

项氏兄弟微微一怔，项英道：“你莫非有什么主意？”

范鹏嘿嘿一笑道：“主意不能说有，可是却也不容易这么快就死！”

说着回身向一边已吓呆了的傅春娘招了一下手，傅春娘忙走了过去，道：“吓死我了……红灯盗真要杀我们呀？”

满天星范鹏冷冷一笑道：“像你这种东西，死一百个也不算多，只是眼前我们还用得着你！”

傅春娘素来娇柔做作惯了，可在这个要命的关头，她也做作不起来了。

她闻言之下，脸色一白，道：“范麻子，我们过去多少还有点交情，你

们要走，可要带上我，别不管我呀！”

范鹏冷笑道：“那要看你的命了，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不过你们要是听我的话，大家或许还有一线活路，否则……哼！”

项凤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卖什么关子？到底有什么主意，说出来大家研究一下呀！”

范鹏目光向那边的冷红溪一瞟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们看他的举动有什么特异之处么？”

三人望了一会，均摇了摇头，范鹏嘿嘿一笑道：“我已经注意到了，这小子总是不离开那一块地方，很显然的，那地方是他所布下阵势的一个枢纽，我们如果能逼开他，然后由一人把那地方占领，这阵势就大乱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三人都不由动容。

他们依言望去，果见冷红溪含笑负手，站在原处，不言不动，再一想方才他对敌峤道长之时，虽曾腾避回旋，最后却仍回到那块方寸之地！

项氏兄弟不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你到底比我们细心一点！”

范鹏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没有想到，这小子居然有如此功力，我们眼前不能力敌，只有智取！”

项英皱眉道：“你准备怎么做？”

满天星范鹏道：“方才他说得不错，我们此刻是一动不如一静，我们且耐下心来，等到天亮再说！”

三尾狐傅春娘喜笑道：“对了，天亮了，他的灯笼也就没有用了！”

范鹏冷冷一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现在你听我说！”

这个大头麻面的绿林怪老，冷冷说道：“方才我已观察了半天，这小子所布阵势奇妙莫测，委实不易突破，不过，我也想到了一个与他对抗的阵法！”

说着他由地上拾起几粒石子，狞笑道：“你们各人守定我石子所落之处，切莫离开，要注意，只要有一环被他破开，我这阵式就失效了，那时受难可就不止一个人了！”

说完右手向外一翻，飞出了三粒石子。

这三粒白色的石子，一出手，落在了三个不同的地方，但奇怪的是，三处却是成为一条直线。

项英点头冷笑道：“麻子，你这阵式，我明白，你这是蛇头阵，是不是？”

满天星嘿嘿冷笑道：“你倒有些眼力！”

项英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很好，那么就由你守头位吧！”

范鹏不由面色一红，他倒没有想到项英明见于此。

换句话说，守“头”位者，危险最大，更可怕的是，这个位子只能被打，不能打人，但却非常重要。

满天星范鹏已亲眼看到冷红溪的功力，自忖难以担当，是以叫别人顶缸，没想到被项英看穿，他为人阴险，诡计多端，当时眼珠子一转，一笑道：“傅姑娘，你守头位，项氏兄弟守二三，我殿尾！”

三尾狐傅春娘微微一怔道：“我为什么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范鹏已冷笑道：“要不然，你殿后好了！”

傅春娘这时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，略一思忖，遂向“头”位上纵去。

项英在她纵去后，冷笑道：“范麻子，你好狠的心！”

范鹏嘿嘿笑道：“你们自己也不肯去，还废话什么？”

项凤冷哼了一声道：“那贱人死活倒不去说她，只是麻子，你切莫再只

顾自身安危，出卖我们兄弟！”

满天星范鹏沉声一笑，目射凶光道：“这本来是一条死中求活的办法，谁也没有把握，你兄弟这么能，何不另想一法呢？”

鄂西二寇面色一红，对望了一眼，硬把这口怨气吞下肚去。

项英冷冷一笑道：“麻子，现在我们不得不听你的，可是我们如果中途发现你又生异心，可就别怪我兄弟翻脸无情，我们是一条线上的蚂蚱，跑不了我也逃不了你！”

满天星范鹏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项矮子，你真是知恩不报，如非我即时制止，只怕你现在早已死在了那小子手上了！你们只须注意着自己的安危，就不用管我了！”

言罢身子一跃，到了最后的一棵桃树之下，项凤回头对项英道：“看来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”

项英沉声道：“我二人前后呼应，必要时，我们顾自己要紧。”

说着二人同时腾身，在当中二三位落下。

冷红溪遥遥立在一盏灯下，见状冷冷一笑，想不到对方居然会有此一着。

他所设下的本是一个活阵，因动生变，想不到对方却想出了这个以静制动的方法。

他略一盘算分析，朗笑一声道：“范鹏，你以为这区区的蛇头阵，就能与我抗衡么？”

满天星范鹏赫赫笑道：“我们不动，你也就无法可想，你只要一动，我们就可合作发挥威力，那时尚不知鹿死谁手呢！”

冷红溪哈哈大笑道：“范鹏，你果然有几分聪明，只是你这种弃友自存的私心太令人齿冷了！”

满天星厉声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可笑你这三个朋友，竟然不觉！”

听了这话，傅春娘首先动心，吓得花容失色，项氏兄弟也更加疑惑，三个人一齐回头，注目望着满天星范鹏，范鹏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总不会相信这话是真的吧？”

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蛇头固是送死，蛇身也是两面受敌，你们三人死到临头，尚还不知，真正好笑！”

项氏兄弟，勉强镇定不语，那傅春娘却叫道：“范麻子，是真的么？”

范鹏冷笑道：“他是有意离间，你不要上当，守定岗位，不要听他胡言，否则你命休矣！”

三尾狐傅春娘将信又疑的回过身去，冷红溪这时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可笑你们竟误把我当作了同类，真正是大错特错了，你四人为恶江湖，恶贯满盈，今日是报应到了！”

“呛”一声，已把背后一口长剑掣了出来，不料就在这时，满天星范鹏突然抖手打出了一把“摄魂钉”！

这一把“摄魂钉”，挟着一片劲风，直向冷红溪全身罩了过去。

冷红溪一声朗笑道：“死在目前，尚敢逞凶！”

掌中“平湖剑”，就空一绕，就把袭到的暗器，全数击落在地。

他右手向左右一挥，两盏红灯一明一灭。

就在灯光明灭之间，他身子已跃到了傅春娘身前丈许左右。

三尾狐傅春娘“呛”地一声也掣出剑来，冷红溪微晒道：“无知的女人，

你也敢在我面前动手动脚？”

右手长剑向外一逼，三尾狐傅春娘身子急向后退，可是无形中却似有一种力量，约束着她。

她不由吃了一惊，却见冷红溪冷笑看着自己道：“傅春娘，你上了范鹏的当了，不信你动一下你的剑看，看看能伤得我么？”

说着身子向前猛的一扑，傅春娘骇然之下，举剑就刺，可是她剑身还未递出，就发现自己整个身子，被一股潜力定住了。

当时吓得她忙自收回长剑，冷红溪已带着一声冷笑，自她头顶上掠了过来。

冷红溪一声狂笑道：“傅春娘，你还不醒觉么？”

掌中剑向外一抖，把她一片衣角给削了下来。

三尾狐傅春娘，这时真是吓瘫了，方寸全乱，其实，如果此刻她能定下心来，由于这“蛇头阵”法，是四人一体，相互呼应，虽然她位于最暴露之处，短时之内，尚不至于有何危险。

可是这时，她却是意志崩溃了。

冷红溪再次长剑一挥，她就大叫了一声，猛地由位上纵了出去。

满天星范鹏早已有备在先，此刻见状，立即狂啸了一声，腾身而起，直向左侧方猛纵出去。

这位绿林怪杰，身形飞射方向，正好将跃退的三尾狐傅春娘的身子挡住，这女人此时早已乱了方寸，失了主宰。

她见范鹏向侧方飞纵，只以为有路可行。

当时大叫道：“范鹏，带着我走！”

一面加速向范鹏身边扑去。

满天星范鹏好不愤恨，因为傅春娘如不临阵脱逃，他位于最后，本可利用阵尾方便于乱中脱逃。

现在，由于傅春娘的脱离岗位，整个阵式已破，他如不速逃，就没有机会。

想不到这个时候，傅春娘居然又缠上自己！

满天星范鹏恼怒之下，一声冷笑道：“好！我就送你回家去吧！”

说着双掌向外一封，傅春娘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居然会对自己下手，待看出了不对再想闪躲，已是来不及了。

满天星范鹏十指向外一送，竟发出了他独家所练的内气阴功。

只听“砰”一声，三尾狐傅春娘发出一声惨叫，连退六七步，“哧”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，顿时栽倒在地。

满天星范鹏身形陡然又拔起来，双掌齐出，直向一旁桃林内扑去，他双目赤红，形同疯狂！

这是他要命的关头，他如果不能在一击之下，突破对方的阵势，自己这条命也就完定了。

所以他双掌之上，已使出了全部内力。

可是他掌风至处，面前的灯笼连动也没有动一下。

这种情形，很明显的是自己仍然失去了时机。

满天星范鹏大惊之下，正预备转身和敌人一拚死活，可是就在这时，一只枯瘦的手臂，陡然自林内探出，一把抓在了他的身上。

范鹏大吃一惊，正要出声，却闻一个极为苍老的声音在耳边说道：“想

活命就不要出声，随我来！”

枯臂向外一带，满天星范鹏那么高的功力，竟在这一带之下，就好像是一只小鸡似的，被提了出去。

黑暗之中，他为人带着，就像电光似的飞驰着，当身子被放下的时候，他只觉眼前一亮，已在桃林之外！

身前是几方大石，天上的月光很亮。

满天星范鹏摇了一下头，几疑身在梦中。

他定神再看，面前立着一个一身白丝长衫，极为矮小枯瘦的老人。

这老人正冷笑望着他，满天星范鹏自认阅历极丰，可是眼前这个枯瘦的老人他却不知是何来头。

当下怔怔的道：“阁下是谁？何故救我？”

老人那张瘦脸之上炸开两道笑纹道：“你不要管我是谁，凭你这身本事，对付红灯盗还差得很远，想报仇非得想办法，不可轻举妄动。”

范鹏麻面一红道：“老兄，你……”

那瘦小的老人微微一哂道：“这个仇，你还打不打算报？”

范鹏怒目欲出，道：“自然要报，这个天底下，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！”

老人一笑，道：“当然是有他没有你！”

范鹏不悦道：“老兄你休要轻视我太甚，我范鹏也不是脓包！”

老人嘻嘻一笑，目射奇光道：“在冷红溪眼中，你就是脓包！”

范鹏不由黄眉一竖，可是一想到眼前这个老人绝非一般区区之辈，就不敢发作了。

当下咽了一下唾沫道：“你未免太长他人威风了！”

老人目光闪烁的望着他，道：“范鹏，我指引你一条复仇之路，你可知小寒山的玉鹰雪雁么？”

满天星呆了一呆道：“当然知道，不过素无来往！”

老人冷冷一笑道：“很好，现在，你就快找她们二位，然后设法和她姐妹联成一气，再来报仇！”

范鹏退后一步，摇了摇头道：“老兄，你说笑话了。”

老人微怒道：“怎见得？”

范鹏冷冷的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那玉鹰雪雁最是矫情，我又与她们索无来往，怎能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老人又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既命你前去投奔，自有道理。”

说着自袖内抽出了一节白玉雕成的竹子，递过道：“你只管到小寒山庄去，见着了玉鹰雪雁，取出此物，就说是我叫你去的好了。”

范鹏一愕道：“老人家你到底是谁？”

老人双目一瞪道：“我说过不要多问！”

范鹏还真有一点怕了对方，因为由这老人气派、言语上都可看出极为不凡。

当时忙道了声：“是！”

老人回头看了一下，道：“冷红溪现在正在阵内找你，他绝没有想到我老人家能出入他的阵中，有如往来平地一般……”

说到此，唇角带起一个深沉的冷笑。

范鹏绝处逢生，自是庆幸不已，此刻睹情见状，奇道：“老兄，你也和冷红溪有仇？”

老人冷峻的道：“我的事你不要管！”

范鹏又咳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老人冷然的道：“你找到玉鹰雪雁之后，只须把这‘玉竹节’呈交，她二人必会待你如上宾，但一切行事，你却要听命于她二人，知道么？”

满天星范鹏闻言不自然的笑了笑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老人冷峻的望着他，道：“你莫非不服气？”

范鹏轻咳了一声，搓着手道：“她姐妹固是天下知名，可是我满天星却也是一个人物，再说她二人毕竟是女流……”

老人冷诮的道：“女流？哼！不是我小看了你，凭你这身能为，对付玉鹰也许还差不多，可是在雪雁面前，你却连她一个指头也抵不上！”

范鹏呆了一呆，垂首道：“雪雁姑娘的本事，我是久已知道的！”

老人瘦脸一拉道：“她的本事，是我传授给她的！”

范鹏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老前辈莫非就是古墓老人么？”

老人闻言呆了呆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范鹏立刻拜倒在地，道：“老前辈神龙行天，范鹏今日肉眼得见，真是何其幸也，你老人家只管吩咐一切，范鹏绝对照办！”

老人赫赫一笑道：“有关我的一切，你不许对第二人泄漏，否则虽千里之外，我也必取你的性命！”

范鹏打了一个冷战，道：“是！是……”

老人又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如不是看你武功不错，小有名头，今晚也就不救你了……快去！”

范鹏磕了一个头，站起来，道：“我这就去小寒山，拜见二位姑娘！”

老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告诉二位姑娘，红灯盗绝非易欺之人，嘱她二人不可轻举妄动，一切照我所书行事！”

范鹏怔了一下，心说哪里有书信呀！

可是他已为老人神威所慑，不敢多问，只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老人冷冷一笑道：“今后无论何处，见我只作未见，你要记住！”

满天星范鹏呆了一下，道：“是！”

老人挥手道：“去吧，由此出去，可直达大道！”

说着抬手一指，满天星范鹏拜了一拜，顺其手指方向一路纵驰而去。

冷红溪在满天星范鹏乍然失踪后，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起先，他尚以为，范鹏必是被困在阵中，可是当他遍找不见之后，才知道对方竟是真的脱逃了。

这倒是他所料想不到的。

想不到满天星范鹏竟然有此功力，自己倒是太小看了他了。

当时匆匆返阵，却见鄂西二寇项英项凤，正在阵内横冲直闯，连声怒啸不已。

冷红溪这一现身，他兄弟二人就同发一声怒吼，双双腾身扑至，项英身形向下一伏，掌中钩镰刀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直向着冷红溪腰上斩去。

冷红溪身子向上一拔，项英的兵刃立时走了空。

项凤随后赶到，怒叱了一声：“我宰了你这小子！”

钩镰刀平着向外一推，使了一招“推窗望月”，掌中刀直向着冷红溪面上削到。

只见刀光一闪，其快如风。
冷红溪身子向后一倒，就地一滚，他这一口刀遂也走了空招。
项凤抽刀换步，二次又向外递，就时间上来说，他显然是太慢了。
冷红溪一声轻笑道：“去吧，项老二！”
只见他右手向外一探，已握住了项凤的刀柄，项凤急忙向一边旋身，冷红溪左手却已像是一把刀似的，砍在了项凤的脖颈之上。
项凤口中“吭”了一声，就一头栽倒地上，一命呜呼！
项英在一边正要递招，见状吓得打了一个冷战。
这时他已为冷红溪神勇镇住了，哪里还敢再战，也顾不得身外的阵法，猛地纵身，向外面就闯。
冷红溪一声冷笑，身形陡地腾起。
只一起一落，便到了项英身后。
这位红灯客，是安下除恶务尽之心，他本打算把这些人一举尽歼的。
却没有想到，自己一时疏忽，竟让其中最恶的一个人逃走了。
所以他此刻的愤恨，是可以想见的！
这时他焉能再放走第二个人？
故此，他右臂提贯真力，猛地一抬右腕，正要发力向项英击出。
可是，却有人比他还快。
那项英身子往前一冲，忽觉迎面一股掌风击了过来，这股掌风劲疾的程度，竟不在身后冷红溪之下。
项英再要回身已是不及！
只听见“叭”一声，这一掌正正的打了他一个满脸开花，项英的身子，也为这迎面而来的掌力，打得飞了回来，“叭”一声，落在地上，也就不动了。
冷红溪连忙收掌，不由微微一怔。
却见迎面人影一闪，出现了一个一身着白袍的瘦小老人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痛快！痛快！”
说着向冷红溪一抱拳道：“小哥儿，你的手法真利落呀！”
冷红溪打量对方面貌，眉头微皱。
他确信，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，当时奇怪的道：“老兄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白袍老人点了点头道：“方才我在山后散步，见一大头麻面老人由林内仓仓惶惶跑出去，不知何事，乃就进来看看，却见老弟正和这两个人动手！”
微顿又道：“由外貌上判出，这两个人绝非好人，所以在这人想逃走的时候，就补了他一巴掌……”
他目光向四下一望又道：“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”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他只道这阵式，是被满天星范鹏所破的，所以并未起疑。
当下目光在老人身上一转，点头道：“多谢老兄帮忙，尚未请教大名！”
白衣老者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姓白，阁下大名是……”
冷红溪由对方双目，以及方才手法上判断，这老者具有非常的身手，自古英雄惜英雄，不禁对这老者生了几分好感。
当下浅笑道：“在下姓冷！”
白老头目光向四下一扫，诧然道：“哦，红灯！你不要就是红灯盗冷红

溪吧！”

说着忙以手掩口，道：“请恕我失言，这是人家如此说的。”

冷红溪一笑，道：“红灯盗，红灯侠，都无所谓，白老请稍待，容我把这些尸体处置一下，再与你闲话吧！”

白老头赫赫一笑道：“冷少侠，你要如何处置这些尸体呢？”

冷红溪想了想，笑道：“大不了挖一个大洞，把他们埋了！”

白老头摇头一笑道：“那就太费事了！”

冷红溪微怔道：“这么说，莫非白老你有什么妙法不成？”

这矮小的老头，拉了一下身上的白袍大褂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夫身边有一瓶自炼的，化尸神散，正好为老弟效劳一下。”

冷红溪不由喜道：“这样就太好了，只是太麻烦你老了！”

白老头赫赫一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我带在身边，还未用过，正好用来试一试它们的功效如何！”

说着又微微一笑道：“有劳老弟你为我备个灯笼！”

冷红溪身形微起，摘下了一盏红灯，这白老头，已自身上取出一个像鼻烟壶似的黑色瓶子。

二人遂一同来至一具尸身旁边。

白老头抬起一只脚，用脚尖一踩死者下巴，死者就张开了口。

冷红溪见他打开了扁瓶的瓶盖，用小指上的长指甲自瓶内挑出了一些红色的粉末。

然后把这些药粉弹入尸身口内，又在双耳内弹了些，似如此又转到第二具尸身旁边如法炮制。

他走到血牛峡峤道长身前时，注视了一刻，道：“这道人平日无恶不作，死得好！”

又看向三尾狐傅春娘的尸身，摇头道：“淫乱胡为，人尽可夫！”

冷红溪奇道：“莫非这些人，白老都认识？”

白老头嘻嘻一笑，摇头道：“并不认识，我是不与这类人物打交道的，不过，他们在江湖上都很有名，我都知道！”

说着，又用手指着地上的女人道：“这女人，虽是没有什么本事，可是她生平面首三千，其中很有几个厉害的人物！”

笑了一笑，看着冷红溪，道：“不是我杞人忧天，冷兄弟今后你可要特别小心，这些人可是不容易对付的！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一点，我倒不放在心上！”

白老头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当然，以老弟你这一身功夫，对付这类人物，是游刃有余的！”

说罢收起瓶子，拍了拍手道：“好了，只消一盏茶的时间，这些尸体，就会化作一摊脓血了！”

冷红溪见这老人，双手白皙，很有些斯文意态，不禁对之多了几份好感，当时笑道：“多劳了，如果白老无事，席上酒菜尚热，我们共饮一杯如何？”

白老头目光向酒筵上看了一眼，白眉微皱，冷红溪道：“怎么，白老有事么？”

白老头一笑道：“事情也谈不上，只是我住处步行尚不算近，不便再打扰了！”

冷红溪见他欲去，就婉留道：“白老为我解决了问题，感激不尽，且吃

些水酒，容小弟亲自送您回去如何？”

白老头想了想，笑道：“也好，盛情难却！”

说着就入席坐了下来，冷红溪甚为高兴，移过了一盏灯，并为他酌上一杯酒。

这位白老头倒是好酒量，酒到杯干，不多时，就干了八九杯，菜也吃得很凶。

这样一来，就更对了冷红溪的胃口了。

于是他就想问问这位老人的家世一切，可是白老头却不等他开口，就先自推杯而起道：“不行了，我要回去了！”

说着身子晃了一下，道：“好！好酒！”

冷红溪道：“这是贵州的茅台，白老如喜欢，再来几杯好了，不过，我看你已醉了。”

白老头哈哈一笑道：“不妨事！”

伸手拿起桌上酒瓶，嘴对嘴，咕咕噜噜的直灌了起来。

冷红溪见他已是步履蹒跚，哪里再能如此豪饮，忙劝阻道：“少喝一些吧！”

话犹未完，白老头已沙哑的叫道：“痛快！痛快！”

他把手上的酒瓶，霍地向外一掷，叭一声，摔了个粉碎，身子摇了一下，道：“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……哈，看来今夜，老夫当真遇上了知心的朋友了，哈，哈……哈！”

突然整个身子，旋了出去，一路踉跄着道：“我……要回去了！”

身子一歪，“扑嗵”一声，坐在了地上。

冷红溪忙上前扶起他道：“白老，你吃醉了！”

白老头这时眼光发直，摇晃着身子，突然喝道：“臭贼！照打！”

竟自猛地一掌，直向冷红溪面上劈来！

冷红溪只觉得他掌风疾劲，为自己生平所仅见，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因为相隔距离极近，这一掌如为他打上，那还得了！

当时忙把身子一偏，足下疾点，斜掠而出，白老头充沛的掌力过处，哗啦一声，撞倒了两三株树！

冷红溪惊心之下，却不禁更对这白老头生出几分钦佩，他身形再闪，又回到了白老头身边，道：“白老，我扶你到屋里躺一躺吧。”

这时白老头又已躺倒地上，冷红溪弯下腰来，想去扶他，却忽闻得白老头口中含糊的骂了一声：“老贼！”

一把向着冷红溪腰间抱来，冷红溪生恐对方扑空跌倒受伤，故没有十分躲闪，遂被白老头一把抱了个正着。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白老你认错人了，我是冷红溪！”

说着正要扶白老头站起，不想白老头口中狂喊了一声：“老贼，我杀了你！”

冷红溪就觉腰间一紧，奇痛无比。

白老头的双腕，就像是两道钢箍似的，冷红溪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，差一点疼昏了过去。

他在地道中九年的冰冻烘焙苦练，已几乎成了金刚不坏之身，可是这白老头如此一抱，却使他有筋骨欲碎之感。

冷红溪这才知道了厉害，他此时已不便开口说话，因为一说话，难免真

力外泄，那时很可能就要丧身在一个醉老头的手下了。

当时，他强自提起了一口真气，用“坐伏牛桩”的内功，硬把一身童子功力汇集于腰间。

如此一来，才觉压力稍减。

尽管如此，冷红溪也已涨得面红耳赤，只觉得双耳嗡嗡作响，额角上冷汗涔涔而下。

二人持了很久的时间，白老头才忽然咳了一声道：“我……我不行了！”

猛地放松了双臂，又仰面倒了下去。

冷红溪长长吁了一口气，抹了一下额角上的冷汗，身形踉跄了数步，才站定了身子。

这时他腹肋等处，兀自隐隐作痛。

一阵夜风吹了过来，他打了个冷战，弯身看了一下地上的白老头，心道：“好险呀！若非我冷红溪有一身超人的内外功夫，方才必定死在此人的铁臂弓手之下了！”

他吁了一口气，忖道：“好厉害……好厉害……想不到当今天下，除了我冷红溪以外，还有如此高手，看来他尚是在昏醉之中，竟然就有如此功力，若是清醒时，那还得了！”

当时定了定神，就走向老人身前，不过，这一次他有备在先，却不敢靠得老人太近了。

却见白老头，前胸起伏，满头大汗。

显然，他也是疲累到了极点，此刻只是呼呼的打着鼾，弄不清他是睡着了还是怎么样。

冷红溪不由冷冷一笑道：“白老，厉害的‘铁臂弓手’，如非小弟骨架子硬，只怕早已死在你老的双臂之下了！”

白老头翻了一个身，口中含糊的说道：“我今欲醉，君且去……哦……好大的月亮！”

冷红溪摇头一笑，抬头一看，当空不过是一弯上弦新月，这老头竟说是好大的月亮，看来他是真的醉得很厉害了。

他不由微微感到一些愧疚，因为是自己留他喝酒的，如今他喝得如此酩酊大醉，自己是“莫辞其咎”的！

想着遂又唤道：“白老！白老！”

白老头已鼾声震天，不再答应了。

冷红溪这才敢走近他，当时犹恐他再乱出手脚，就分开双手，分别抓住他一双手脚，轻轻的把他提了起来。

接着身形一纵，回到自己的竹楼之内。

在灯下，他把白老头安置在自己的竹床之上，却发现白老头一张瘦脸，已变为死灰般的颜色。

想是方才用力过甚之故，整个白袍，几乎全为汗水所浸透，须眉上尽是汗珠。

冷红溪叹了一声道：“何苦……”

就用绸巾，把老人脸上的汗水拭了个干净。

老人双拳紧握，牙关紧咬，好像要打架的样子，冷红溪不由暗暗好笑。温言劝慰道：“放松一点，白老，你好好睡一觉吧！”

说着就去分开他紧握的右掌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老人的手竟是握得非

常紧。

冷红溪用了很大的力，才分开了些，老人也顺势张开了手掌。

在老人掌心之内，赫然现出一物。

冷红溪一看之下，不由“哦”了一声，退后了一步，遂又摇头苦笑道：“荒唐！”

说着就由老人掌心里，把那东西拿了起来。

那东西非是别物，原来就是他戴在手指上的那枚“两相环”，想必是方才相拥之际，为老人无意抓入手中的。

可笑，冷红溪本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，此刻由于热情侠心作祟，竟对每件事都不加深思。

他重新把戒指戴到手指上，白老头这时却忽地睁眼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怎么了？我没有……喝醉……你是冷……兄弟吧？”

“好个冷兄弟，红灯侠……老夫……服了你……啦！”

冷红溪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笑道：“现在你总算认出我来了……白老，你是喝醉了，不妨在我这蜗居住一夜，明日再回去吧！”

白老头忽然发出一阵狂笑之声，震得整个竹床吱吱作响。

旋又见他双目连翻，满口牙齿咬得“格格”脸声。

这白老头好似内心充满了一腔疾愤，平日无从发泄，以至于醉酒之后会有此不自禁的激动表现。

灯光之下，冷红溪仔细打量着这陌生的老人。

这才看清这老人是一副矮小的身材，年岁对于他是一个谜，很不容易猜测，七十岁、八十岁，甚至九十岁，都可能，在他干瘦的面容上，有一道道极深的皱纹。

这些皱纹，每一道，都似乎代表着一个惨痛的生活经历，或是悲苦岁月的剥蚀。

他那苍白无血色的皮肤，也似是因为长久的背弃阳光所致，他的手脚很大，尤其是那双大手，手指尖上，生有厚厚的黄茧，令人想到他是一个长出苦力的人。

可是，他那一身衣着，却又是那么高雅，丝袍缎履，分别是儒者官宦出身。

这个人，委实令人难以了解！

## 第六章　笑里藏刀

冷红溪端详着这个人，只觉得此人老迈、苍白，可是却似乎又具有坚强的毅力，天生的是一副强者不服老的性格，老实说，对于这一类的人，冷红溪是非常欣赏的！

他活动了一下身子，只觉得方才为对方所抱的地方，似乎仍然隐隐作痛。

由此可见，对方虽是一个年迈的老人，却负有一身令人匪夷所思的超人功力，这一点，冷红溪是怎么也想不通的！

他也曾偶然怀疑到对方可能是莫环，可是莫环是他所憎恨的小人，而眼前这个老人，却是他所赏识的！

这其中就有了“偏见”的成分，一个人是不肯轻易把罪恶加诸在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身上的，这是一般人普遍的通病！

因此，尽管他觉得眼前这个白老头，在某些地方有点像莫环，冷红溪却直觉的否定了这个可能！

他为白老头斟上了一杯白水，扶着白老头坐了起来，白老头很快的把杯中的水喝了个光。

红溪正要把白老头放平在床上，却忽然被他抓住了右腕，只见他双目突开。

冷红溪见他那双眸子充满了血丝，不由十分同情的点了点头道：“老哥哥，你安下心来再睡一觉吧，明天回去也不迟！”

白老头含糊的笑道：“小兄弟……好功夫……好本事！”

红溪微笑道：“你还不是一样，我冷红溪行走江湖，至今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交的朋友了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发出了一阵豪迈的笑声。

白老头一双红丝满布的眸子，半睁半闭的打量着他，喃喃的道：“兄弟……我佩服你这身本事，了不起……当今少年辈中，只怕是绝无仅有！”

说罢，他发出了一阵赫赫的笑声。

这几句话，似乎深深刺痛了红溪。

他不禁想起了十万大山山涧里，长久的非人岁月，那些忘不了的、生命里的灰色的日子……

当时不由得冷冷哼了一声，苦笑道：“可是你却不知道，我学得这些功夫的代价……”

说着他自嘲的一笑又道：“谈这些干嘛，你睡觉吧！”

可是白老头却不肯作罢，他似乎对这几句话，很用心的去听。

他坐起来一些，含糊的道：“我清醒多了，小兄弟，你是……”

冷红溪拍着他肩膀道：“睡觉吧，我也要休息了。”

白老头嘿嘿笑道：“你的武功是跟谁学的，谁配收你这样的徒弟？”

冷红溪微微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是无师自通……”

白老头紧跟着问：“无师自通……那么，你是一个人研创出来的了？真了不起！”

冷红溪含笑道：“那是一段非人的遭遇，不谈也罢，老哥哥，你歇息一下吧！”

说着把老人抓着自己的一只手解开，白老头似乎想知道的，已经知道了，这时口中嘀嘀咕咕说了些别的，就倒下来睡着了。

冷红溪吹灭了灯，径自登楼。

第二天，天方黎明，冷红溪步下楼来。

他早已习惯自己服侍自己，现在有了一个新客人，他是乐意招待的。

他端着一份精制的早点，匆匆步入白老头的房中。

可是当他推开了房门的一刹那，他怔住了。

原来室内的桌案之上，摆着一碗香粥，几样小茶，很是精致，冷红溪不由剑眉微轩道：“怪也！”

却闻得身后，白老头的笑声道：“小兄弟起来了？我正要找你来用饭呢！”

冷红溪放下了手上的饭食，惊讶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是怎么弄的？”

白老头赫赫笑了两声，一面步入室内。

白日看来，这个白老头又是一番容相了。

他那苍白的脸，这时看来，似乎红润多了，头顶那一块缺毛的部分，闪闪发着光。

他眸子里闪着光芒，步履轻便，进室后笑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和你一样，都是习于早起工作的人啊！”

红溪指着桌上的粥菜道：“可是这些……”

白老头不等他说完，就含笑道：“很简单，这粥乃是用附近野生的乔麦熬煮而成的，至于菜……也都是就地取材！”

说到此，他呵呵一笑，对着冷红溪一拜道：“昨夜酒后失态骚扰，感愧良深，这一顿早饭，聊表寸心，小兄弟，你尝尝老哥哥我的手艺如何？”

冷红溪不由朗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就太不敢当了！”

说着就坐了下来，打量着桌上的三样小菜，一碟香菇拌笋丝，一碟火焙竹鸡，还有一小碟是麻油三花！

三样小菜，发出的异香，真令冷红溪有些垂涎欲滴，他夹了一筷子送入口中，大赞道：“妙！妙！”

白老头盛上一碗香粥，微笑道：“这林内的竹鸡真多，肉厚骨酥，火焙极易，你尝一块！”

冷红溪入口一尝，香酥肥嫩兼而有之，不由赞不绝口，白老头哈哈笑道：“如果没有你的厨房，以及必要的配料，我也是无能为力的！”

冷红溪笑道：“怎么我没有看见你呢？我也是才从厨房出来的呀！”

白老头吃了一口，道：“我一向惯于早起的！”

说着，他目光落在了冷红溪的手指之上，哂道：“如果我眼力不差，兄弟你手上所戴的，必是那枚武林中传说的异宝两相环！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，摘下戒指道：“是与不是，请你过目便知！”

白老头接过细瞧了瞧，点头笑道：“正是此物，老弟，你的福气不小啊！”

说罢随即递还，冷红溪接在手中，哂道：“人人视此为珍物，我却看不出有何奇处，不过它是一位故友所赠，也就显得很珍贵了！”

白老头沉沉的道：“兄弟，你可知这枚两相环的奥秘么？”

冷红溪一惊道：“不知，白老你莫非清楚？”

白老头哈哈一笑，摇头道：“我如何能够得知？不过是随便问问罢了！”

冷红溪不禁感到十分失望，白老头笑声一停道：“兄弟，你不要多疑，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而已，兄弟，你昨夜设筵杀人，那一着好不厉害，令人折服！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那些人死有余辜！”

白老头嘻嘻一笑，点头道：“这是自然，不过，我想兄弟你志不在此吧？”

冷红溪不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白老此话何意？”

白老头呵呵一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什么事也瞒不过老哥哥我这双眼睛的，我昨夜第一眼看到你，就看出你内心必是怀有深仇，也许你心中怀恨着某些人可是？”

红溪不由怔了一下。

白老头按着他的手，哂道：“小兄弟，不要骗我！”

冷红溪苦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白老头诧异道：“这就令我不解了，以小兄弟你这一身功夫，还会有什么仇人不成？”

冷红溪长叹了一声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此人不除，我这一身本事，也就白学了！”

白老头笑哈哈的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个人必也不是弱者了？小兄弟，你能否说出他的名字来听听？”

红溪黯然道：“白老，不是你提起来，我倒是忘了，我正要向你老打听一个人，你老阅历丰富，也许知道也不一定！”

白老头放下碗筷，不言声。

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此人姓莫名环，是一个武技极为精湛的老贼！”

白老头眯缝着二目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这么个人。”

冷红溪不由一惊，道：“哦……真的？”

白老头哈哈一笑道：“非但知道，我们还有过一度来往，怎么，小兄弟你和此人有什么梁子？”

冷红溪全身颤抖了一下，道：“哦，太好了，此人现在何处？白老，你可知道？”

白老头赫一笑，道：“这就难了，这人一生野鹤游云，只怕找他十分不易！”

冷红溪用力的一拍桌面，发出了碰的一声。

白老头吓了一跳，微笑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红溪长吁了一口气道：“天涯海角，我也誓必要找到他！”

白老头眯眼笑道：“老弟你有这番心意，终必能够如愿以偿的！不过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面上浮起了一丝阴影，接道：“就我所知，那莫老儿，好像一生与人并无瓜葛，你怎会恨他如此？”

冷红溪直直的看着他，道：“这是一件令人不可置信的事，但是，却不幸发生在我的身上！”

白老头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照理我本不该多问，不过，我实在想知道一下内情，小兄弟你能够说说么？”

冷红溪恨声道：“说起来只能更增加我的愤恨，白老，你既然和那老贼有过一度交往，我就把这段经过说与你听听也好！”

白老头抚掌称是！

于是，冷红溪遂把那一段往事，沉痛的道了出来，白老头只是静静的听着，不发一语。

不过，他中途却发出了几次冷笑。

可是这种冷笑，冷红溪只意味到是一种同情的表现，他说完这一段隐痛之后，仇火更炽，频频咬牙。

白老头不由呵呵一笑道：“这的确是一段很动听的故事！”

笑声一敛，道：“原来你是如此出来的，这真是天意如此了！”

冷红溪沉痛的道：“这是上天怜悯我，给我的恩惠，我如一生一世不出来，也只有罢了，可是既然出来了，这笔如海深仇，焉能不报？”

白老头似乎也有些伤感，他低下头，喃喃的念了一声，目光中透出一片黯然神色。

良久之后，他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想那莫环，当年在山涧里，只怕比你更苦，过的也是非人的生活！”

冷红溪愤然道：“他是罪有应得，可是我却是他一手所害，这九年来，我真不知是怎么挨过去的，有一天我找到那莫环，我要他受尽了折磨才死！”

白老头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大丈夫当如是也！”

接着他又道：“可是兄弟，就我所知那莫环可不是容易对付的人，这九年来，他当然也不会闲着，也许他也练成了惊人的武功，你可不能小看了他！”

冷红溪微微呆了一呆，点头道：“这一点，我也曾想到了，万一我技不如他，也是命该如此，可是我不能因此而中止了我对他的复仇意念！”

说着站起来，冷冷的笑了一声！

白老头黯然一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九年来，学到了一些什么功夫？”

红溪摇头一笑，道：“也没有什么，可是，我已尽了我所有的努力！”

说到此，一只燕子自楼台下掠空而入，冷红溪霍地回头一指。

那燕子就空一滚，随即坠了下来。

白老头惊慌地离座而起，拾起了那只燕子，可是那只燕子却在他手心上翻了个身，呢喃一声，又翩然的飞去！

白老头面色显然一变，道：“小兄弟，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也说不上什么名字，只是，我常常用这种手法，戏耍山洞中那些来往的蝙蝠罢了！”

白老头点了点头，忽然冷笑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这正是‘如意神指’的上乘功夫，你年纪轻轻，有此功力，真也该自豪了！”

冷红溪一惊道：“这么说白老你对于指法一道也是行家了！”

白老头呵呵一笑道：“也说不上是什么行家，只不过年岁大的人，见识多一点而已！”

方言到此，窗前黑影一闪，方才那只燕子，又自剪空而来。

这一次白老头却发了先招。

只见他挥手凌空向外一指，喝了声：“下来！”

燕子像红溪方才所点的一样，“咭”一声，跌了下来，冷红溪走过去，弯腰拾起，嗟叹道：“燕子何辜，白老哥，你真忍心！”

白老头一怔道：“它死了？”

说着走过来，自红溪手中，把那只燕子拿了过来，低头一看，不由面色一变。

原来，那只燕子这时自口中吐出了一股鲜血，已然回生乏术了。

很显然，是白老头凌空指力所毙。

二人这种轻描淡写的举动，事实上等于是在较量内功。

这一个回合里，就表面看来显然是冷红溪赢了！

各位只要想，以他二人的内功指力，要想杀死一只燕子，是不太难的！

可是要使燕子不受伤害，落地，就擒，那却是不容易，白老头显然是明

白这一点。

他呵呵笑道：“这也是它命该如此，它如不是先为你指力所伤，也就不会为我指力所毙，所以说，你我二人都是杀它的凶手啊！”冷红溪微笑不语，可是经此一来，他对这个古怪的老人，也就更生出了一种敬服之心，益发不敢轻视！

他很怀疑的道：“白老哥，你这一身功夫，又是跟谁学的？”

白老头呵呵一笑道：“和你一样，无师自通！”

说着他一抱拳道：“打搅多时，我也该回去了！”

冷红溪正要出言挽留，白老头已步出室外，笑道：“我就住在百里内的景太岗上，过几天我来请小兄弟去玩玩！”

冷红溪道：“我送你走一程吧！”

白老头没再推脱，二人步出院外，红溪忽然想起一事道：“也不知那些尸身如何了？”

白老头嘿嘿一笑道：“我们去看看便知！”

谈说间已来到三尾狐等陈尸之处，只看到了几根头发和黄水几摊，红溪大是惊异道：“这化尸的药真太灵了！”

白老头微笑道：“我炼得尚有，下次见面可以送你一些。好了，不敢再劳步了！”

冷红溪为了收拾隔晚尚未撤除的残乱筵局，也就不再远送，互相抱拳而别。

白老头去后，冷红溪不觉甚是高兴。

想不到，这浣花溪上真有奇人，自己来此不久，先有一竿老人剖腹相待，后有这位白老头的邂逅。

看来，真是人生何处无知己了。

他以一份异样的喜悦心情，去接受这个陌生老人的交情，这份友谊在他来说，是极为珍视的！

小寒山庄前，林木萧萧。

在那镶有琉璃扁石的大院墙外，是一行行的松树，有翠绿茵茵的草地，有艳红如火的夹竹桃花，风景绮丽，令人望之不忍移步。

人人都知道这小寒山庄，人人也都知道，小寒山庄内的玉鹰、雪雁两位姑娘，可是说起来，见过这姐妹两个人的，可就太少了。

本书前面，曾提到过那位风华绝代的玉鹰姑娘，对她有过一个大概的介绍。

至于那位雪雁姑娘，却还未曾见她出现过哩！

其实，玉鹰、雪雁不过是她们二人的雅号，她们都各有本来的名字。

二女是同胞姊妹，玉鹰较雪雁要长三岁，为姐，芳名舒修文，雪雁为妹，芳名舒又青。

姐妹二人，除有一身绝高的武技之外，最了不起的是，还都生有一副姣艳如仙的容貌。

武林中对这么两个绝代娇娃，真可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可是怕也怕到了极点。

二女虽是同胞姐妹，但在作为及个性上，却显然有别。

就性情上来说，姐姐修文人颇自负，任性而为，稍不如意，就会杀人，她风华盖世，一颦一笑，也不知颠倒了多少武林少年。

修文交游不忌，所以那些为数众多的少年之中，颇多蒙受过她的青睐，尝过她的甜头。

可是侍候这位大小姐，真有如工蜂侍候母蜂一般，一个不好就有性命危险。

这位大小姐，可真是翻脸不认人的，即使是再亲近的朋友，一个不对，她也是说翻就翻，杀个把人，在她来说，那是“隔壁死头小牛”——小事一桩！

至于那位二小姐，雪雁舒又青，可就不同了。

这位小姐，就容貌上来说，可用“闭月羞花”四个字来形容，较她姐姐绝不逊色！

只是见过她的人，实在不多。

除了必要的事情之外，她很少涉足江湖，偶尔出庄，人们惊艳之下，真有仙女下凡之感。

她天生的一副美人坯子，高身材、白皮肤，还有款款的细腰，和一对黑白分明的剪水双瞳！

不要说，她对你看上一眼，你受不了，就是偶尔的眼波儿向你一瞟，你也会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

这位雪雁姑娘，正如同她的雅号一样的玉洁冰清，她洁身自好，不大喜欢交游。

她骄傲，可是那只是一种女孩子的自尊，她风趣，却不放浪下流。

在小寒山庄内，上上下下提起这位舒二小姐来，没有人不竖大拇指的！

人们之所以惧怕她，是因为那首歌：

“小寒山上有双禽；

玉鹰雪雁交相映，

鹰善解语偏利爪，

雁最可人啄如针，

劝君罢剑江湖来，

莫忘寒山拜彩裙！”

这首歌其中的那句“雁最可人啄如针”，正是形容她的，不知内情的人，由这一句歌词，不知把她想成是一个如何厉害的人了。

其实她之所以被称为“啄如针”，这其中有一个小故事，那是因为某年某日，大荒二老兴师问罪，欲寻玉鹰拚一死活。

是时，适逢那位玉鹰姑娘不在，雪雁姐妹情深，出而应付！

她深知二老非比等闲，不易取胜，因此别出心裁，当场赠二老五言诗一首。

这一首诗，明捧暗损，一面歌颂二老威望，一面却讽刺二老，对付一个女孩子，竟劳师动众，倾巢而来，胜之不武，不胜可笑。

由于词句美妙，诙谐讥讽兼而有之。

想不到这首诗，竟令二老大惭，收兵而回。

她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手法，博得了全武林的喝彩，因为这一次和大荒二老交锋，不是凭武功，而是凭口才，所以才得了这句“啄如针”的美誉。

其实见过这位二小姐的人，无不赞颂她落落大方，谦和风趣的。

小寒山庄因为二女而得名，正因如此，也就时常有些武林中人，自命不凡的常常来此走动了。

这些人，自然大多数是为“寒山拜彩裙”而来的，可是其中也有不少是因慕美色而来的。

因为他们只要能进得“小寒山庄”，总是能有机会，得以见到这两位姑娘的！

在晴空万里无云的酷暑之下，松林间的蝉声，交鸣成了一

片。

时间虽已接近日落，可是大地上热气并未少退，除了这小寒山上凉风习习，平地上，真是“人行一尺土，汗也！”

小寒山庄的一扇侧门开着，两个青衣的小子，正在买西瓜，忽然岭陌生响起了一阵蹄声。

两个小子，一名柳串儿，一名杨七，乃是小寒山庄里的听差小子。

蹄声一响，二人一齐侧目而视。

只见一匹灰马，风驰电掣而来，马背上坐着一个头戴大草帽的汉子。

这匹马，就在他二人身边，猛地停住，扬起了一双蹄子，发出一声长嘶。

柳串儿已选好了一个大西瓜，由于这马挨得太近了，使他吓了一跳，手一松，西瓜“叭”一声落在了地上，摔个粉碎。

柳串儿破口大骂：“王八蛋，狗娘养的，没长眼睛么？”

抬头一看，对方是一个大头麻面，目光如炬，黄发黄须的老人，面色极为狰狞。

柳串儿不由怔了一下，那麻面老人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子说话客气一点！不要出口伤人！”

柳串儿和杨七，平素何等威风，凭着小寒山庄四个字，简直无人敢惹，早已养成了他们骄狂的性情。

眼前这个大头麻面的老人，一副庄稼人打扮，又能有多大来头？

柳串儿把一双小眼一瞪，叱道：“出口伤人？没有揍你这老小子就是好的了，你给我滚下来！”

麻面老人一翻身下了马，笑道：“下来了，又如何？”

卖瓜的一看要打架，忙把担子挑到了一边，柳串儿见对方居然敢对自己回嘴，早已忍耐不住。

这时见他下了马，如何能够忍受得了？

当时由地上捡起了那摔烂的西瓜，一抖手，直向着麻面老人面上砸了过去！

这西瓜眼看就要飞到麻老人面上，忽见那麻老人冷笑了一声，右手平空一推，呼的一声。

那西瓜去得快，回来得也快！

柳串儿再想闪躲，已是不及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那原本已摔烂了的西瓜，正好砸在了柳串儿的脸上，摔了一个稀巴烂！

柳串儿啊哟了一声，摔倒在地上。

一旁的杨七见状大怒，他也不想一想，对方既能平空用掌力把西瓜打回来，自己一个小厮，能有多大本事！

当时只听他怒叱一声，道：“麻子，你敢来这里打人？”

话声中，身子向前一窜，到了麻老人身边，右拳猛地向前一伸，直向麻老人面上捣去。

可是他的右拳方自走出一半，那麻面老人一翻手，已叼在了他的手腕之

上。

杨七疼得“啊哟”一声尖叫，向后面猛然夺手，那麻子一声冷笑道：“去吧！”

振腕向前一送，杨七整个身子蓦地飞了出去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倒栽在地上！

柳串儿见了，在一边大嚷道：“反了，这简直是反了，我去叫人去！”

说着转身就跑，麻面老人闻言呵呵笑道：“小寒山庄，老夫今天真正的见识了，哈……”

经过如此一闹，庄内焉能不知？一时之间，已自门内跑出了七八个人来，其中半数以上，都是女的。

她们看见闹事的，竟是一个麻子，一时俱都破口大骂了起来。

这麻面老人，非是别人，正是受莫环所嘱，来此投奔小寒山庄二女的满天星范鹏！

满天星范鹏在绿林道上，有着极高的声望，他那一身本事，也确实不弱，因而养成了他目空一切的习性。

这一次虽是受了莫环嘱咐来此投奔二女，可是在内心里，他是非常不服气的，总以为对方是两个女流，自己却是声名显赫的一个前辈，如果真就这么投奔，实在说不过去！

有了这种心意，所以他才故意地惹事生非。

这时眼见惊动了庄中，满天星范鹏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只当小寒山庄是卧虎藏龙的地方，谁知道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！”

他声音宏亮，气态豪壮，目空一切。

话声方了，那柳串儿和杨七，已各自拿着兵刃，带了七八个小伙子，各自操着家伙，飞奔而来。

柳串儿走在最前面，手持双刀，高声叫道：“我宰了你这个麻子，作麻子汤喝！”

说着已扑了上来，手上的双刀，一上一下，直向着范鹏颈项腰肚两处致命的地方砍到。

满天星范鹏一声冷笑道：“你也配！”

只见他双手向外一抖，不知怎么，柳串儿手上的双刀已到了他的手中，紧跟着他一抬右腿，柳串儿就像一个球似的飞了出去，顿时就摔得昏死了过去！

他身后那几个小子，这时一拥而上，叫嚷声中，刀棍齐下。

可是满天星范鹏，如何会把他们这些人看在眼中？

当时就见他手中双刀左右一磕，叮叮当当一阵乱响，刀棍一起飞上了半天，那些小子转身就跑。

满天星范鹏，哈哈一笑道：“要跑可是不行！”

话落身形一晃，已置身在人群之内。

只见他双刀连点，不明白的人，只以为那些小子不死必伤！

可是却不是如此，随着他的刀光闪动之下，那几个小子，俱都顿时如同木塑似的不动了。

如此一来，才把众人给镇住了。

他们这才知道，这个麻子原来是个大有来历的人，他竟能以刀尖，来点人身上的各处穴道，这种身手自然太惊人了。

满天星范鹏以飞快的手法，点住了那几个拿刀动棍的小子之后，嘿嘿笑道：“奴才被人打了，主人不能不出面吧！”

说着他一丢手上双刀，向一边众人抱拳一笑道：“麻烦哪位入内通知一声，就说我麻子说的，主人若不出来，嘿……”

双眸子里血光迸现，续道：“那可就怪不得我，我就要代你们主人惩戒一下这几个奴才了！”

话声一落，就见人群内走出一个妙龄少女，一身大紫，丹眉凤眼，十分美俊。

这少女伸出一只玉手指着范鹏，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懂得规矩不懂？”

范鹏见对方神态，不由一怔道：“姑娘就是玉鹰、雪雁二位姑娘之一么？”

少女冷冷一笑道：“二位姑娘，岂能随便与生人说话？我不过是二位姑娘手下一个弟子，这庄子里的事，我还能大小拿一点主意，你有什么事，只管对我说就是！”

说到此，又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不过，今日之事，也不能善罢甘休了，你先把这些人穴道解开再说！”

范鹏一听对方，不过是二女手下一个弟子，顿时宽心大放。

他呵呵一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说得好轻松！他们动手打人，莫非就算了不成？”

少女娇叱道：“我叫你解开他们穴道！”

范鹏嘿嘿一笑道：“有本事小姑娘你自己动手解也就是了！”

少女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小小点穴手法，又有什么玄虚？待我解与你看！”

说着娇躯一转，已到了被点穴道的众人身边，只见她玉手连出，在每人背后拍拧了一下。

转瞬之间，她又飞身回到原处，冷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

可是话声未了，她忽然呆住了。

原来方才为自己所解救的几个人，竟然仍自站在当地，纹风不动，那穴道竟是丝毫也没有解开。

少女姓胡名小莉，乃是玉鹰手下的第二个弟子，人称“玉手”，倒也有些实学。

此时见状，不由又气又愧。

当时身形一纵，又到了一名被点穴者身前，双掌一前一后，同时按在了这人的身上，用解穴法再次一拍一拧，却见那人血目怒突，身子晃了一下，仍是不能活动。

当时惊怒之下，她正要以真力解穴，却忽见那麻子呵呵笑道：“小姑娘，这可是万万使不得！”

胡小莉怒目道：“为何？”

范鹏嘿嘿笑道：“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妄想用真力开穴，那么这个人就死定了，那时可不要怪我！”

玉手胡小莉恨声道：“你到底用的什么手法？”

满天星范鹏狞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只当是普通点穴手法么？哈哈……”

他说着又朗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告诉你吧，这是‘分心闭血扣手’，岂是你这个小姑娘所能解得的？你真是太不知自量了！”

胡小莉一听，不由“哦”了一声，退后一步，道：“那么你是……”

满天星范鹏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姓范。姑娘，你不要耽误时间了，还不去

通知你的两位主人……”

说到此，冷冷一笑，鄙夷的道：“你们两位姑娘，能够解开也不一定！”

胡小莉秀眉一竖道：“姓范的，你也太狂了，你要见玉鹰、雪雁二位姑娘，自是可以，只是二位姑娘一出来，只怕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！”

满天星范鹏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如不去通禀，那么这些人也性命不保了！”

抬手指了指那些被点了穴的人道：“在一盏茶时间内，如不解开，这几个奴才全要精亏血耗而死，信不信由你！”

玉手胡小莉闻言不禁一惊，她一打量这几个被制的人，见他们无不是凸目怒张，状极痛苦，这才心中有些着急。

她当时向一边姐妹丛中递了一个眼色，立刻有人会意，转身向庄内走去。

这一边，胡小莉冷笑道：“在你会见二位姑娘之前，先要看一看你是否能够抵挡得住我！”

说着身形一转，向满天星范鹏扑去。

胡小莉出手，素以“快速”见称，是以得了一个“玉手”的雅号。

她双掌一错，就逼到了范鹏肋边。

满天星范鹏来此虽非为敌，可是他用心却是要使得玉鹰、雪雁对自己刮目相看，所以才会如此冒失！

这时眼看胡小莉掌到，范鹏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大概还差了一点！”

话声中身子向后一坐，两只大手由左右向正中一抄，向胡小莉两只腕子上叼来。

胡小莉身形向后霍地一退，就势双掌抡起，以“大摔手”，猛然向范鹏两臂之上打下。

可是满天星范鹏身法奇快，她双掌尚未上身，范鹏的大手就霍地向上一翻。

只听“呼”一声，胡小莉一声娇呼，一路向后退了回来。

范鹏赶上一步，正要再发掌力，当场令对方出丑。

就在这瞬息之间，门内一声清叱道：“大胆！打！”

“哧”的一股掌力，正好迎上了范鹏所发的掌力正头，两股力道一接，范鹏身子微微一摇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他面色一变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见门前彩衣连闪，走出来五个少女，前四后一。

前面四女，各着一身紫色风裙，绿色水袖绸衫，秀发之上，各系着一条金色带子，看起来益发显得亭亭玉立，婀娜生姿！

四女一出门，立即向两边一分，让后面那个长身玉立，锦衣彩带的玉鹰姑娘走到前面来。

范鹏对寒山二女虽是久仰，可是还从未见过。

这时他一打量这个女少，但见她云鬓轻摆，娥眉淡扫，一双瞳子不怒自威，却又有说不出的妩媚！

她长长的身材，白如凝脂的肌肤，再睨着她身上那一袭玫瑰色的裙衫……

范鹏几乎看得呆住了。

他咽了一口口水，心忖道：“这大概是正主子来了，难怪她姐妹使武林中许多人迷成那个样子，原来竟有如此姿色呀！”

想到此，不由自主的抱拳道：“这位想必是小寒山的主人之一了？在下失敬了！”

玉鹰一出门，眸子只向他微微一扫，并未发言，这时那个被打的玉手胡小莉，忙扑倒地上哭禀道：“请师父作主，这个姓范的，太欺侮人了……”

说罢，又用手指了指那几个被点了穴的人，道：“这几个庄丁，都叫他给制住了，弟子功力浅薄，解救不了，尚请师父出……”

才言到此，那位玉鹰姑娘蛾眉一挑，一挥玉手道：“知道了，你退下去！”

胡小莉磕了一个头，忙退至一边。

范鹏见状，不禁内心有点后悔了。

他已由器宇动作上看出了眼前这个姑娘，武功绝非泛泛，自已来此本是奉命投奔，如今惹上这个麻烦，岂非不智么？

可是他天生是一副不服人的脾气，自负太甚，身上又有莫环的信物，却也不惧！

当时嘿嘿一笑道：“阁下就是小寒山二女中的玉鹰姑娘么？”

不想，那姑娘却连正眼也不望他一下，他不禁甚是气恼，正要恶言相向，却见随同玉鹰出来的四女之一，一声叱道：“大胆的村夫，见了我家玉姑，还不跪下磕头，想死不成？”

范鹏冷冷一笑，尚未发言，忽见玉鹰舒修文向那少女一摆手道：“你不要多口，我自有道理！”

范鹏听这位玉鹰姑娘口音中，带着很重的四川口音，自己本是四川人，不觉有一些亲切之感！

却见那姑娘向他点了点头，愠然道：“足下可是满天星范鹏么？”

范鹏不由有些惊喜的道：“正是在下，姑娘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玉鹰……”

才言到此，玉鹰展颜一笑道：“不必客气……”

范鹏心神一荡，正不知对方何故如此客气，已见玉鹰手指着那几个被点了穴道的人道：“这几个人，是足下所制的么？”

范鹏麻脸一红，嘿嘿笑道：“既是姑娘动问，在下这就为他们解开就是！”

当时就要上前动手，那位玉鹰姑娘一声轻叱道：“住手！不劳费神。”

言罢，娇躯一闪，已到了那几个人身前，玉腕连翻，叭叭之声过处，每人身上均着了一掌。

随着她的出手，那几个小子，纷纷都倒在了地上。

可是当他们站起之时，每人的穴道，俱都解开了！

满天星范鹏见状，老脸通红的叫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玉鹰杏目向他一扫，道：“范鹏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

范鹏不由一怔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姑娘这是何意？”

玉鹰淡淡一笑道：“这多年来，还从未有过一人，敢来到我这小寒山庄撒野的，你姓范的，可算是第一人！”

范鹏嘻嘻一笑道：“姑娘你错了，在下天胆也不敢来此胡闹，实因贵门丁惹事生非，先出手打人，在下才代姑娘略加管束……”

玉鹰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我倒要谢谢你了！”

范鹏双手连摇，呵呵笑道：“那可是不敢当！”

虽在玉鹰面前，他仍然改不掉他那种轻狂的态度！

玉鹰杏目半合，贝齿微露，道：“俗语说，打狗还看主人面，你打了我门下这么多人，岂能就此算了？”

范鹏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意欲如何呢？”

玉鹰莲步轻移，到了范鹏身前，后者有些不大得劲的后退了一步。

玉鹰望着他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且看来！”

范鹏一怔道：“看什么？”

玉鹰用手向一边峭壁上指了一下道：“那些生长在峭壁上的古松，你可看见了？”

范鹏顺其指处，果见峭壁上生有十数棵松树，这些松树大异于平地所生。

因为平地生树，大多是由下而上，可是这些松树，却是横着伸出，枝桠几乎全没入云雾之中。

松树向上，约二十丈可至峰顶，松树之下，则是千仞悬崖。

由涧下卷起的寒风，令人遍体生寒。

范鹏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看见了。”

玉鹰浅浅一笑道：“很好！范鹏，我要告诉你，我知道你在武林中略有地位，武功不弱，否则你不会如此轻狂。”

范鹏仍不明究竟的听着，玉鹰接下去道：“我们小寒山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就是服强不服弱！”

范鹏心中兀自不解，呐呐道：“姑娘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玉鹰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个很简单，你的功夫强，就是打了我们的人，我们只有服了你，非但如此，还会待你如上宾！”

范鹏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我也正是此意！”

想着就笑问道：“如果功夫不济呢？”

玉鹰秀眉向两边一分，冷冷的道：“那可就是自讨苦吃了，要受我小寒山庄的‘七餐七宿’之苦！”

满天星范鹏一怔道：“何谓七餐七宿？”

玉鹰鼻中哼了一声，手指峭壁上的松树道：“七餐乃是餐风，七宿乃是宿露，不过，小寒山的风露，可是有异于一般的！”

满天星范鹏闻言不禁呵呵大笑道：“妙！妙！妙呀！”

玉鹰等他笑声一停，面色一凝道：“范鹏，你可愿一试么？”

范鹏连连点头道：“在下不才，虽不敢以强者自居，却也不会轻易服弱，但不知姑娘你所谓强弱，如何定法？”

玉鹰鼻中哼了一声，微微冷笑道：“这很容易，足下只要纵身到那些松树之上，在每一棵树尖上踏行一遍，然后再从容上来，这就算是强者了，我姐妹非但对你方才的侮慢不较，且还会以上宾待你！”

范鹏嘿嘿一笑，走至崖前。

他俯身向下看了一看，除了涧底深有千仞，并无其他出奇的地方，心中不由微微一动。

范鹏不是太笨的人，他内心暗想：如果仅仅如此，又有何难呢？

他再细细的打量半隐在云雾里的那几棵松树，自信以自己超人的轻功，定能来去自如，于是回头一笑道：“姑娘可得言而有信！”

玉鹰点头一笑道：“这是自然。不过，在未实行之前，你最好三思，否则，后悔莫及！”

范鹏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大可放心，范某不试则已，否则断无不成功的道理！”

玉鹰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这多年来，来到小寒山惹事生非的人确也不少，可是葬身涧底的，也是不少！”

范鹏一怔，道：“莫非竟无一人能上下自如不成？”

玉鹰一笑，道：“自然是有，只怕足下无此能为吧！”

满天星范鹏不由勃然大怒，可是他终又接着一笑，道：“姑娘不必激将，我范鹏虽是不济，却也未把这件事儿看在眼内，且待我现丑吧！”

这时众人见他竟有意接受这项考验，俱都拢围了过来。

这么多人，把隘口都围满了，他们要看这麻子如何上下自如。

满天星范鹏呵呵一笑，把裤管袖头扎紧了一些，一面问道：“姑娘下去过么？”

玉鹰冷冷一笑：“这是我姐妹时常玩耍的地方……”

范鹏闻言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范某下去了！”

话落，右手一捞前襟下摆，整个人先向上窜起了丈许高下，然后笔也似直，直向峭壁间松树上落去！

他身子方坠下一半，忽然发现足下白云有如白浪似的在疾滚狂卷着。

范鹏不由大惊道：“不好！”

可是这时身在半空，已无能为力了。

急切间，还算他聪明，当下猛地压下一口真力，打了个千斤坠儿，就如此，那疾卷而来的狂风仍然把他身子猛地扬了出去。

范鹏心惊胆裂之下，足下一盘，总算被他找着了一棵松树的尖梢，定住了下落之势。

可是他却觉得四下飘来的狂风，有如排山倒海一般，竟使得自己无法站立起来。

并且更觉得自己落身的这棵松梢，似乎像柳条儿似的软。

在狂风里，人和树，都摆动得很是厉害。

看眼前情势，休说踏遍树梢，再爬上峰顶了，单就是定住身子已都困难。

满天星范鹏至此才知上了大当，叫了声“苦也”！

抬头看峰上，众人就像甲虫一样的小，且似乎都在取笑自己，指指点点笑成了一团！

范鹏真是又愧又恨，当时双足分踏在两根较粗的枝桠之上，丹田运力，勉强站了起来。

狂风，紧抄着他的头皮刮过去，这要命的风时上时下，吓得他亡魂直冒！

忽见峰上的玉鹰玉手频挥，道：“范鹏，你武功不弱，只要踏遍了松树，再上得峰来，你就算胜了！”

范鹏冷笑了一声，咬牙道：“那是自然！”

他说着，身形一弹，向着第二棵松树梢上落去！

可是迎面刮来的一阵狂风，却把他硬给挡了回来，急切间，他一翻右手，才被他拉着了一根枝叉，幸免落涧！

他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先前的自负狂傲，此刻是一丝也没有了。

他攀附在原树之上，第一次感到害怕了。

玉鹰居高临下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范鹏，你此刻知道厉害了吧？”

范鹏怒目向峰上看了一眼，玉鹰是用“千里传声”的功夫，向他说话的。

只听她脆笑格格的道：“不知自量的东西，现在你是后悔也来不及了！”

说罢一摆手，就要离去，范鹏大惊，呼道：“姑娘休走！”

玉鹰回头下视道：“范鹏，这是你自找的，你以为小寒山庄是易欺的么？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！”

满天星范鹏大声叫道：“你用计陷人又算是什么英雄！”

玉鹰笑道：“这是你自愿的，又怪得谁来？老实告诉你吧，我方才本想杀你，只怕脏了我的手，才想出这个好办法，你认命吧！”

说到此，又脆笑了一声。

范鹏锐气尽去，不由气急败坏的道：“我只当你们小寒山二女，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，原来却只是设计陷人的小人！”

玉鹰并不生气，脆笑道：“随你怎么说，你是活不成了，你不是要七餐七宿么？只怕你一餐一宿，也受不了呢！”

满天星范鹏努力的一弹身，抱在了第二棵松树之上，树梢颤抖得十分厉害。

他俯脸下望，几乎吓昏了过去。

当时再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了，高唤道：“姑娘救……救命！”

就见那峰顶上的玉鹰姑娘，一声笑道：“好！”

玉手猛地向下一抖，满天星范鹏内心一喜，他满以为对方必是抛飞索下来了。

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，却只见银光一闪，一蓬牛毛似的细针，就像一片针雨般的，直向自己全身射来。

满天星范鹏，虽说有一身功力，可是此刻却苦于无法闪身。

眼看着这一片银雨，随风而下。

如无奇迹发生，范鹏是必死无疑了。

猛可里，他耳中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清叱道：“姐姐不可！”

一股极大的风力，由范鹏后方直卷了过来！

那一蓬银雨，眼看已到了范鹏身边，猛地为这股风力一撞，一齐向外一偏，刷一声，向涧底落去。

范鹏惊魂甫定，连忙抬头上望。

但见身后上方，另一座凸出的石峰之上，立着一个白衣白帽的姑娘。

落日的红霞，斜照在她的身上。

虽是距离甚远，可是范鹏仍能很清楚的看清这姑娘的姿容！

她那修长丰腴的身形，有如玉树临风，面容五官之美，真使范鹏疑为“仙女临凡”！

虽是在要命关头，范鹏也不由得怔了一下，他立刻知道，这位姑娘，必是雪雁无疑问了。

当时不由大呼道：“雪姑娘救命，我来此是有事的啊！”

只见那白衣雪雁，向着玉鹰道：“此人虽是罪大恶极，既落松上，就该听其自生自灭，姐姐你何必再落井下石呢？”

范鹏闻言，顿时凉到了底。

又闻玉鹰一笑道：“你倒真是菩萨心肠，这麻子自恃武功，打伤我门下多人，岂能便宜了他？”

雪雁轻叹了一声道：“姐姐，你莫非忘了我们恩师临终所言么？姐姐如能手下稍稍留情，未尝不是一件功德呢！”

玉鹰见妹妹竟然当着敌人以及门下弟子，说出此话，不由大是气怒。

当时一声冷笑道：“想不到对这种败类，你还会代为求情，我就偏要杀了他，看你又如何！”

范鹏这时实在忍不住了。

他大声叫道：“姑娘息怒，在下是奉命而来，与二位姑娘有所商量的啊！”

玉鹰一声冷叱道：“无耻麻子，你还想耍什么花样么？”
说着探手入怀，就要取针，另一边的雪雁生性宽厚，见状忙高声阻止道：“姐姐先不要忙！”
玉鹰冷笑道：“你还真相信他的话么？”
雪雁舒又青道：“听听无妨！”
言罢向着峭壁下的范鹏，清叱道：“范鹏你说什么？”
满天星范鹏抱在松枝之上，冷笑道：“你们要杀我也无妨，只是你们将如何向莫老前辈交待？”
二女闻言，不由对看了一眼。
玉鹰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莫老前辈？”
范鹏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古墓老人莫环，二位莫非不认识么？”
此言一出，二女不由面色一变。
玉鹰冷冷的道：“你与他老人家又有什么关系？少胡说八道，你以为这样，就可逃得活命么？”
满天星范鹏内心把这位玉鹰恨之入骨，只是这时自己生杀大权操在对方手上，不得不暂时低头。
他强自忍怒，冷笑道：“我说的句句是真话，你不信就算了！”
一边的雪雁道：“你既是莫老师父差来的，可有信物？”
一言提醒了范鹏，当时冷然道：“自然是有，只是现在不便奉陈！”
玉鹰冷笑道：“你休信他的鬼话，杀了他算了！”
雪雁解颜一笑道：“姐姐你何必如此性急，我们先看看他的信物再说！”
说着就见她身子蓦地直线下落，范鹏几乎还没看清楚她是怎么下来的，对方那亭亭玉立的身子，已然俏立在自己面前。
只见她一双足尖，仅仅立在一根粗如人指的小松枝之上，一任那树枝为狂风吹得左舞右晃，她身子却像钉在上面一般。
单凭这一手功夫，就使范鹏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他远看这位雪雁姑娘，真像是月里嫦娥一般。
她那细长黑黑的柳眉，白里透红的一张清水脸，樱唇欲滴，贝齿生辉。
天下，竟会有这么绝色的女子！
范鹏勉强站起身来，道：“谢谢姑娘活命大恩！”
这位雪雁姑娘，冷冷道：“你说有莫老师的信物，如是真的，
自可饶你活命，否则，我姐姐只怕放不过你……”
范鹏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范某乃是奉命来与二位姑娘商量大事，不意玉姑娘如此不通人情，令人遗憾！”
雪雁已有些不耐，她伸出手道：“信物呢？”
范鹏平素是多么骄狂的一个人，可是今天在二位姑娘面前，却硬是一点威风也使不出来。
当时叹息了一声，探手腰间，把莫环交给他的那支玉竹节拿了出来，道：“姑娘请看！”
雪雁骤见之下，不由面色微变，她接过来仔细看了看道：“不错，我们上去说话！”
说罢左手猛地向范鹏身上一抓，却又收回，面色微微一红道：“你能上去么？”
范鹏苦笑道：“我若能上去，也不会俯首示弱了！”

说着麻脸上说不出的不带劲儿，雪雁杏目向他一瞟，想笑又忍住了，轻颦道：“仅只这么一点本事，就来这里惹事么？”

话落当胸一把抓出，范鹏方自吃惊，已觉身子为对方提起，接着一晃，贴身壁上，再一弹身，已落在峰顶之上！

满天星范鹏不由暗道了声：“惭愧！”

想不到自己一身武功，在江湖上是如何的声望，今日在对方一个姑娘手下，简直就像是小孩一样了。

心中想着，定神一看，自己正立在众人身前，迎面而立的，正是自己切齿痛恨的玉鹰姑娘！

他不由面色一青道：“姑娘这番大恩，范某人没齿不忘！”

玉鹰冷笑了一声，目视雪雁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雪雁把玉竹节递过道：“姐姐看这玉杖，不正是莫老师的信物么？”

玉鹰接过看了一看，点了点头。

她转望满天星范鹏道：“这东西如何到了你的手中？凭莫老师父身份，岂能与你相交？”

范鹏不由哈哈大笑道：“姑娘你太抬爱了！”

玉鹰不由秀眉微蹙，正自举棋不定，不知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才好，雪雁忽然抬头，伸手接过玉杖，双手一捏，只听“吱”的一声。

范鹏一惊，再看那节玉杖，已自分为两节。

雪雁并伸二指，自第二节玉杖内，抽出了一片竹叶，玉鹰忙凑近观看。

竹叶上写满了黑字，二女略一过目，似都会意，玉鹰点头一笑道：“原来是为了这个，你为何不早说？”

范鹏冷冷一笑道：“杖内有书信，我并不知，可肯借范某一观？”

玉鹰冷冷一笑道：“此事与你无关，莫老师既关照你效力，你就在小寒山庄住下就是，只是庄里的规矩你不能不知道！”

说着唤了声：“天青！”

立时就见她身后四个着紫裙的姑娘之一，应声而出，玉鹰面色凝怒道：“传话给留宾室的鬼脸李通，叫他好好招待这位客人，庄里的规矩，要详细的告诉他知道，出了差错，我可是不饶。去！带他下去！”

天青弯腰答了一声：“是，弟子领命！”

满天星范鹏闻言睹情，只气得麻脸铁青，冷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告辞就是！”

说罢才一举步，却忽听那位玉鹰一声叱道：“站住！”

范鹏只觉面前人影一闪，那位玉鹰姑娘，已站在了自己面前，只见她杏目圆瞪道：“你想走，恐怕没有这么容易！”

范鹏道：“这是为何？咦！”

玉鹰冷笑道：“莫老前辈特别关照，你今生今世，休想再出这小寒山庄一步了。还不进去！”

范鹏呆了一下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为什么？”

说着，他狂笑了一声道：“哦！我明白了，莫老儿好厉害的手段，他是怕我说出了他的隐秘！”

接着又冷笑道：“我偏要走！你们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玉鹰身后的四大弟子，一齐动手，只听得“呛”的一声，四口剑已一齐抽了出来，剑尖全指向他的身上！

范鹏不由麻脸一涨，怒目向玉鹰面上望了一眼，才叹了一声，道：“罢！罢！我随你们入庄作客终身就是！”

说着转身直向小寒山庄之内行去，玉鹰微微点头，四女随其身后而入！

众人全都退走之后，雪雁不由秀眉微皱，问玉鹰道：“这信中所说的冷红溪又是谁呢？”

玉鹰咬了一下嘴唇，笑道：“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两相环就在这小子手上！”

雪雁不禁冷冷一笑道：“莫老师也未免太小题大作了，凭他一个后生小子，又能有多大道行？”

玉鹰一笑道：“这人武功委实不弱，你不能轻视他！莫老师既如此交待你，我们就该早日动身下山才是！”

雪雁舒又青那双剪水瞳子，在玉鹰身上一转，道：“这人也就是你说的那个红灯盗么？”

玉鹰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谁说不是！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毫不费工夫，想不到这小子竟会跑到浣花溪去！”

她说着又不禁微微一笑道：“不是我说你，你不要自命不凡，平日是谁也瞧不上眼，如果你看见了这个人，只怕……”

雪雁冷笑道：“只怕怎么样？”

玉鹰绷脸一笑道：“见了面你就知道了！”

雪雁面色微红道：“别说他是一个强盗了，就是正经的侠客，我也不会瞧他一眼！”

玉鹰想到月前冷红溪与自己敌对时的那种神采，顿时神往不已，她面上浮起桃花一般的笑容，道：“是个强盗，可和别的不一样……”

雪雁不由面色一冷，她真想不到姐姐竟会说出这种话来，轻轻叹了一声，直向庄内行去！

玉鹰不由面色微微一红，用脚在地上踢了一下，啐道：“呸！我这是怎么了？想疯了么？”遂也缓步走入“小寒山庄”内。这片山庄，占地并不十分大，其实所谓“山庄”，不过仅只寒山二女及其弟子等十数个人在此落居而已。

庄内有七座翠楼，是按“七星”形势建筑的，分别名为“摘星”、“探星”、“望星”、“盼星”、“巧星”、“迷星”、“泻星”等七座。

七楼均为二女自己绘图设计，请精明匠工依图建就，真可谓集雅美大成，构造之巧妙，直令人有“鬼斧神工”之感！

二位姑娘，各居一楼，玉鹰住在“盼星楼”，雪雁喜静，则住在后面的“摘星楼”。

夜深了，一切罪恶的事情都在这时发生，但当夜更深时，距离光明的明天也就更近了。

多情的姑娘，常常会在这时想着她们的心事，就像“摘星”、“盼星”楼上的姑娘也是一样的……

偶然的一粒石子，能使一池清水骤起千万涟漪与无穷变幻！

## 第七章　水上佳人

一抹斜阳，垂挂天际，点缀得这浣花溪更美了。

在和煦的春风里，冷红溪一竿在手，其乐融融，他此刻正聚精会神的在钓一尾“松花鲈”，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。

从上午起，到现在为止，这尾老松花鲈，始终在跟他斗法，它甚至已三次吃去了冷红溪钓钩上的饵，而冷红溪都未能觉察。

现在，冷红溪又看见了松枝似的水纹正在鼓动着，向这边移来，他知道这尾老鲈又来了，不禁微微一笑，自语道：“这一次我看你还往哪里跑！”

当时钓竿一平，正要全心地去垂钓，忽然间，斜对岸的芦苇里驶出了一叶小舟，带出了一圈圈的水上涟漪。

冷红溪不由恨道：“糟了！”

果然那尾老鲈鱼，只因有一点动静，就被惊得潜下水底，冷红溪一阵怅然，横目前望，只见那叶小舟，正慢慢的向着这边划过来。

船上共是三个人，却没有一个男人！

冷红溪微微有些惊奇，不由认真打量起来。

那是一叶两头高、当中低的平底小舟。

一个梳着大黑辫子的普通乡下姑娘坐在正中操桨，而在两头尖上，却坐着一双绝世佳人。

冷红溪不看犹可，这一看之下，心弦为之一震。

只见二女，各人戴着一顶平顶宽沿的草帽，居然每人手中也持着一根长竿，在水上垂钓。

坐在船头的那个姑娘，一身月白绸衣，腰系着一条绿色的丝带。

她一只雪白的玉手，正自轻轻拉着帽边，远远地向着自己这边微笑着。

冷红溪只能看见这姑娘的一张嘴和隐在帽影下高高的鼻子，仿佛美到了极点，他剑眉微微一轩，再看船后那个俏立着的姑娘，更不禁为之呆住了。

只见那个立在船后的姑娘，一身紫色的衣裤，俏立在船板之上，有如玉树临风，在她后肩上，斜背着一管翠箫，小蛮腰看起来几乎是双手可握，可是腰下那丰腴的臀部，却能令人遐思。

总之，那是任何一个男人看了也会动心的身材，只可惜，冷红溪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而已。

眨眼之间，这叶小舟，已划了近来，离着冷红溪立身的这个亭子，已只不过四五丈左右，接着缓缓停住了。

那个摇船的姑娘，甩上了一个绳圈，套上了岸上的石头，小船就一丝也不动了。

冷红溪原非是好色之人，可是这两个姑娘那种绝色姿容，却令他怦然心动。

他暗暗道了声“怪也！我天天来此垂钓，怎么没有发现过这样一对姑娘？看样子她二人又不像是偶然来此……”

脑中如此想着，目光不禁又望了过去。

只见那个背向着自己的姑娘，仍然是背向着自己，一心一意的在水上垂钓。

可是那另一个坐在船头上的姑娘，正微微抬起头来，又向着这边笑了一笑。

冷红溪心中又是一动，因为这姑娘那张脸，看来竟是那么的眼熟，好似在哪里见过一般。

他心中奇怪，又向这姑娘看了一眼。

这一眼，竟惹得那个姑娘格格的笑了起来。

冷红溪只看见她那一口如编贝似的细齿，在阳光里闪闪发着亮光，心神不禁又大大的震动了一下。

他遂把目光移开，面色同时红了一下。

他本是一肚子的不高兴，可是对这样的一双佳人，却是无从发作。

当下定了定神，注意力又回到了手上的钓竿之上。

那尾老鲈鱼，经此一惊，半天没再出现，冷红溪想下些引子，诱它出来。

就在这时，忽闻那个背向着冷红溪的姑娘，一声清叱，长竿一甩，手上的鱼线，平空甩出了两三丈以外，在水上倏地一掠一拉。

阳光之下，但见水面上鳞光一闪，一条三尺长短，细齿密鳞的鲈鱼，竟被她钓了起来。

冷红溪看清之下，真是又惊又气。

这姑娘所钓起来的这尾鲈鱼，正是自己苦守了整日，而未能钓起来的那尾“松花鲈”。

想不到，这姑娘垂钓之术，竟是如此之高，一上来就把自己猎取的对象抢了去，他心中着实地不是味儿。

那姑娘，钓到了这尾松花鲈，似乎甚为高兴，转身笑道：“姐姐你帮着我，把这家伙取下来！”

她口中说着话，似有意又似无意地目光向上一抬，远远的瞟了冷红溪一眼，却赶忙又把目光移开了。

冷红溪这才看清了她的庐山真面目！

只觉得眼前一亮，对方少女朝霞似的面影，竟使他吃了一惊。

只见她一张鸭蛋似的脸盘儿，盾似远山，冒如凝波，瑶鼻之下的小小樱口，看起来吹弹可破，那散在前额的数缕青丝，更平添了几许妩媚。

冷红溪几乎看得怔住了。

他确信这样美的一张脸，是自己生平所仅见的，内心禁不住通通的跳了起来。

这时那姑娘已在她姐姐的帮助之下，把那尾鲈鱼自钩上取了下来，忽然目光向岸上一扫，正好与冷红溪的目光对在了一块。

她脸色微微一红，遂向坐着的那个姑娘道：“姐姐，我们走吧！”

坐着的那个姑娘，偏过脸来向着冷红溪一望，淡笑道：“慌什么，你看人家不是也没有走么？”

说着不自禁的，又向着冷红溪媚笑了一下，无限风情传送了过来。

只是冷红溪此刻全部注意力，都被那个俏立在船尾的妹妹吸引住了，对姐姐的这份情意，竟是未能领会到。

这个坐着的姑娘，似乎心里有气，手上的鱼竿，微微一抖动，立刻有数点水珠，向冷红溪直飞了过来。

冷红溪不防之下，竟为溅在了脸上。

当时只觉脸上一凉，不由“啊”一声，伸手摸了一下，才知自己只顾看那立着的少女，竟遭到了另一姑娘的戏耍，一阵羞惭，同时心中有些不悦。

白衣少女却格格一笑，道了声：“傻小子！”

随即回身对那摇船的姑娘道：“咱们回去吧！”

小船在溪水上打了一个转儿，向来路上划去。

冷红溪不知怎么，竟站起了身子，只见他手中长竿微微一扬，竿上的鱼线，平飞出去，不偏不倚的，正好钩在了对方小舟的后舷之上。

以他那出神入化的功力，虽只是细细的一条鱼线，却仍然把那条小船给拉得定住了。

小船上的三位姑娘，都不由一惊。

那个坐在中间的姑娘，口中“咦”了一声，加重手力的划了两下，小船仍是纹丝不动。

立在后座的紫衣少女，猛地回过身来，那双剪水双瞳向着冷红溪一瞟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你……”

只见她玉手向后一挥，“咚”一声，冷红溪身子微微往后一跄，才知鱼线，竟已为她挥断。

那姑娘又狠狠的向着冷红溪瞪了一眼，似要发作，前面那白衣少女已自惊觉，忙回头笑道：“算了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紫衣女这才回过了身子，小船才又慢慢的向前驶去。

冷红溪不由暗暗吃了一惊，深深的钦佩这姑娘功力了得！

因为这条鱼线，虽是细细的，可是一经自己内功注入，可就非同小可了。

然而对方一个少女，只是这么轻轻一挥，用手上的指甲，竟把鱼线割断了！

再说这条鱼线隐于水中，自己竿尖点水，再精明的人，乍看之下，也不易察觉出来，而这位姑娘竟能一眼识破。

只凭她这种判察之力，已不是一般江湖姑娘所能比拟的了。

冷红溪微微一呆，遂即抽回鱼竿，猛地纵身上了一艘小木船，这条小木船系在一边，主人不在，冷红溪不管许多，运动双桨，紧紧追了下去。

前面那叶小舟在溪水上行驶甚快，冷红溪这时与之相距，最少也在十丈以上。

只见对方划行约有里许左右，竟在一处生满了苇草的岸边停泊下来。

那一前一后两个姑娘，并未等小船靠岸，即双双拔身落向了岸上，冷红溪忙也把小船停下，飘身上岸，却见二女提着鱼具以及那尾活蹦乱跳的松花鲈，向附近林内行去！

冷红溪由好奇心促使，决心要察查一下这两个姑娘的底细。

当时，他匆匆自后面跟了上去，二女已步入竹林之中！

这片竹林，乃是一片野生的高大黄竹，纠结蔓延，范围极为广阔，微风过处，发出一片沙沙哑哑之声，甚是悦耳，只是人行其内，却不易发觉。

冷红溪踏入林内，却已失去了二女的踪影。

他一个人摸索着瞎找了一阵，由于竹林内枝叶丛生，要想找两个人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好不容易，走完了这片林子，眼前是一片生满了杂花的斜坡，坡前有一小湾溪水，水淙淙的流着，夕阳下，就像是一条红色的带子一样。

几只翡翠鸟儿正在溪边的石头上，弄着身上漂亮的羽毛，而在溪的两岸，又生长着十数株山茶花，看起来很是清雅！

冷红溪不由赞叹了一声，想不到这附近，除了“浣花溪”桃林之外，竟然还有如此一处美丽的地方。

眼前这条如带子似的小溪，必定是流向浣花溪去的，溪水上头，有一所道观，红红的墙，绿绿的瓦，有几个道士，不知在观前树下做什么。

冷红溪不由点了点头，心说，那两个姑娘，该不会落身在道观之内吧！

想着他就由袖内，摸出了折扇，“呼”的打了开来，一面扇着，一面往前面走过去。

那几个道士，有的拿着竹笆，有的拿着箩筐，正在几棵槐树下，打着槐花。

冷红溪走了近来，一个道人就停住了手，向着冷红溪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先生莫见笑，这些槐花蒸好了可以吃，让它们被风吹跑了怪可惜的！”

冷红溪合上了扇子，一笑道：“这位道长，你可看见两个姑娘，由此经过么？”

那道人立时双眼眯成了缝，笑道：“看见过……嘻嘻！”

旋即用手向前面一指，缩了一下脖子道：“往那边去了，先生好眼力！”

说着，还翘了一下大拇指，红溪一笑，抱拳别过！

他顺着道人所指方向，又一径走了下去。

草地上，有几个头扎发髻的小孩在放风筝，冷红溪也没有招呼他们，继续前行。这地方看来较诸先前更美了。

又来到一户人家，白粉墙，高大的宅门占地极广，门前立着三根极高的旗杆，象征着此宅主人三代都是科举功名出身的。

冷红溪迟疑间，忽见前面花树丛里，二女的影子一闪而没，他连忙绕了过去。

就在一片刺花花丛中，发现了两扇小红门，门内布置着藤架、秋千，一座娇小玲珑的小楼耸立着，楼前植有桃花和杏花，开得正盛！

冷红溪不由止步，道了声：“是了，必定是住在此地了！”

正在引颈张望，就听得楼内一个女子口音笑道：“快去把门关上，别让那小子闯进来！”

冷红溪面色一红，已见楼内跑出一个一身绿色衣裙的姑娘，模样儿很像是一个婢女，可是看起来比一般的使女要标致多了。

这姑娘高高的个子，细眉大眼，一张清水脸，看起来很是敏慧大方。

她一跑出来，呆了呆，右手指尖轻轻咬在嘴里，“哦”了一声，望着红溪道：“你是干什么来的？”

冷红溪摇头一笑道：“随意走走！”

这姑娘向他瞟了一眼，噗的一笑道：“留心砸了你的鼻子！”

说着双手面前一推，“碰”一声，就把门给关上了，冷红溪吃了一个闭门羹，自己也觉得甚为好笑。

他定了定神，想道：“我这是何苦？”

当下正要转身，忽听得身后嘻嘻一笑，一个老人的声音响起道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老弟，好风流呀！”

同时一只手，在他肩头上轻拍了一下。

冷红溪猛然大吃了一惊，倏地一个转身，却见竟是自己日前甫行结交的好友白老头儿，不由面色微微一红，笑道：“白老开玩笑了，我不过是随便走走罢了！”

白老头今天仍是一身白，白色的丝绦扎在腰间，他那满脸的皱纹，望着冷红溪时，一条条都张开了。

在夕阳下，看起来，这个人似乎是太老了。

但是他这时赫赫一笑，执起冷红溪一只手笑道：“不要赖嘴，年轻人哪个不喜欢这个调调儿！来，小兄弟，你到我那里坐坐去！”

冷红溪既为对方看破行踪，再不承认也不行了。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”

说着又恋恋不舍的向着朱红小门之内看了一眼，白老头见了，赫赫一笑道：“要说，这两个小妞儿，可是长的真不错，兄弟你真是好眼力！走，我们慢慢谈谈，也许我老头子，还能帮你一个不大不小的忙。”

说罢又嘿嘿一笑，径自向前面行去。

冷红溪忙跟了上去，他本以为这白老头住处必定离这里并不很近，却未曾想到，不过是拐了个弯，就见有一幢花石砌就的小平房。

白老头笑指着道：“呶！你看，这就是我那蜗居了。老弟，你可别嫌简陋！别嫌脏！”

呵呵一笑，右手三指，向着冷红溪肩头之上按了下来。

可是冷红溪却一沉肩膀，白老头三指拍了一个空。

冷红溪并非是有心如此，他只是不喜欢人家拍拍打打的，觉得那样子很不舒服。

白老头却也毫不在意，用手在嘴上摸了摸，呵呵又笑了几声。

其实，又有谁能说白老头是无心的呢？或许这一次，他三指之上，暗含了内家真力也未可知！

二人走到了门前，白老头伸手在门上一根细索上一拉，两扇大门便自行打了开来。

冷红溪随他向门内走入，回身看了看，二女所住在那幢小楼，就在前面不远。

而且她们的后门，正对着白老头所居这间石屋的大门，不由觉得甚为希奇。

入室之后，白老头笑道：“老弟，随便坐，别客气！”

冷红溪见室内陈设很是简陋，几把竹椅子，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放着一个瓦壶和几只茶杯。

这大概是一间堂室，堂室之后通连着一间卧房，内中却是十分雅致。

冷红溪可以看见那间房内一些摆设，无不是上等质料，奢侈已极，看起来这老人，是一个很会享受的人。

白老头倒上了一杯茶，笑道：“兄弟，这地方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目光一扫，瞥见窗前有一个甚为高大的竹架，架上飘悬着数百根红色的细绳子，每一根绳子上，皆系着一枚通用的制钱儿。

在微风里，这些制钱互相碰击，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声响，十分悦耳！

冷红溪心中微微一动，惊异的道：“白老倒是用功得很，在下真是失敬了！”

白老头怔了一下道：“老弟，你这话怎么个说法？”

冷红溪手指外面的竹架道：“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白老哥，你这必定是用来练习暗器听风用的，可是？”

白老头呵呵笑道：“猜错了，猜错了，我不过是爱听它们碰出来的声音罢了！”

冷红溪溪微微一笑，也不再追问，心中却止不住暗暗想道：“你也不要

对我装模作样了，还当我看不出来么！”

自古以来，凡是有功夫的人，几乎都是犯着同样的病，那就是生怕别人知道会功夫，是以冷红溪对此倒也不见怪。

白老头忽然眯着眼睛笑道：“老弟，你可知那两个姑娘是谁么？这两个人，可是不大好惹呢！”

冷红溪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白老头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知道江湖上盛传的小寒山二女，玉鹰、雪雁么？”

冷红溪不由心头一震，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知道的！”

白老头赫赫一笑道：“那么，你猜猜她们俩又是谁呢？哈哈！你与她们倒真是郎才女貌呢！”

冷红溪忽然忆起月前为一竿老人赴约之时，所见过的那个“玉鹰”姑娘，果然正是方才坐在船头的那个姑娘，推想起来，那个后面的姑娘，当必是雪雁无疑了。

当下他哈哈一笑道：“久闻这两个姑娘一向是居住在小寒山庄，怎会来到了浣花溪上？”

白老头摸了一下下巴道：“那你就错了，这姐妹二人在各省各郡，凡是风景美好的地方，都有驻脚之处，她们每年都会来此住上一些时候！”

冷红溪冷冷的道：“这倒是冤家路窄了，那位姑娘，不久前与我有过一点过节，想不到在此竟又碰上了！”

白老头赫赫一笑道：“这只是你的想法，其实我看那位玉鹰对你倒是不恶！小兄弟，这件事，我愿作个冰人，给你们双方撮合一下。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白老，你不要错会了我的意，我决没有这个意思！”

白老头笑道：“得啦！这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！”

冷红溪淡淡一笑道：“这两个姑娘是不怀好心而来的，我避之犹恐不及，哪里还会找上门去？白老，不要再谈这件事了！”

白老头那双老于世故的眸子里，闪动着一种迷惘的光芒，遂又微微一笑道：“一切随你就是！”

于是二人话锋一转，又谈了一些别的，直到天色大黑，冷红溪才起身告辞。

白老头一直送他走了很远，才独自返转。

此时繁星点点，银河寂寂。

四下环境是那么的静，只有喳喳的昆虫鸣声和轻微的潺潺流水之声。

冷红溪来到溪边，发现自己来时所乘坐的那一艘小船，已经不在了，倒是在不远的地方，停着一叶小舟，其上空无一人。

他就走过去，方待腾身而上的当儿，忽然，他觉得颈后一股寒风吹了过来，劲势甚为尖锐。

他困处涧内九年，早已练成了独特的接发暗器手法，自是不放在心上。

当时身形微微向前一伏一转，顺势右手袖子向后面一拨一拂，“叮”一声，已把袭来的暗器打落在地。

他低头一看，见是一支颇为细长的针状之物。

这种暗器，倒是他生平仅见的。

当下，正要弯身去拾，就在这时，“哧哧”又是两声尖啸。

这一次却一连飞来了两枚，黑夜里看不清发自何方，只觉银光一现，这两枚钢针，已飞临到面前！

由来势上看，是直取双目。冷红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手法！”

说着倏分双手，各以二指，向着飞来的两枚钢针之上点去，“叮叮”两声，两针遂落。

可是就在这两枚针状暗器方自落地的刹那之间，“哧”一声，一枚极小的铁丸，又飞到了他的眼前，直向他眉心“窄窍”之上打到。

冷红溪不由暗吃了一惊，来人这种手法，显然是十分的高妙了。

以不同的暗器，连环发射，这在暗器手法上来说，有一个名字，叫做“暗扣血花”，非得高明传授，是不易做到的！

今夜此时，设非他是冷红溪，只怕谁也不易躲开这三针一丸。

就是他，也是丝毫不敢怠慢，当下膝头向下微微一点，双掌霍地向前一拍，“啪”一声，就把这枚红色的小钢丸夹在了掌内。

经此一来，他不由勃然动怒。

他口中低叱了声道：“相好的，暗算伤人，算得了什么英雄！”

他口中说着，双掌同时向着两个不同的地方推了出去，巨大沉实的掌力，使得掌风过处，枝叶横飞。

同时，霍地拔身而起。

但见就在溪水旁边，一座荒弃的石亭，屹然的静立着。

冷红溪拔起来的身子，有如是凌霄的大雁，双手一合一分，翩然向亭上落去。

蓦地，迎面涌来了一股罡风！

一个姑娘的口音道：“去！”

冷红溪就势在空中一翻，避开了掌锋正面，向下坠落。

就在这瞬息之间，他看见一条极快的影子，自石亭之内霍然的拔了起来，有如一鹤冲天，足足升高有六七丈高下。

这身影，以极为美妙的身法姿势，直向附近的一棵大黄果树上落去！

在川省境内，这种黄果树遍处皆是，树身奇大，枝叶繁茂，一棵树覆盖八九丈方圆是常见的。

眼前这棵黄果树就差不多这么大，黑压压的，看起来真是吓人！

那条美妙的身影，向树上一落，即隐没不见了。

冷红溪在愤怒头上，如何能甘心受此戏弄就此算了？

当下他冷哼了一声，猛地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把身子窜了起来，紧随着向树上落去！

他足尖方自一接触到树枝，目光尚未看清一切，眼前黑影一晃，已有一人猛然欺近身前。

那是一个一身玄色紧身衣靠的姑娘，身材修长，可人已极，一头秀发结成了个奇怪的发结。

最奇的是，这姑娘面上罩了一个“心”形的面具，将五官正中遮去了一半，使人难窥真貌。

这黑衣少女陡然现身，手下可是毫不含糊。

只见她身子向前一欺，右掌已用“梭形掌”向前一推，直取冷红溪肋下穴眼。

冷红溪朗笑了一声，右手倏地向外一翻，用切手向对方手腕之上削去，

那黑衣少女也冷笑了一声。

只见她双足在树枝上用力一点，全身疾窜了起来，向正中浓密的枝叶间隐去。

可是冷红溪岂能任她如此而去？

他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打了人想走可是不行！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双掌一并，蓦地向外一推。

只听得“呼”地一声，整个树身，都为之震动了。

在动荡着的树波里，一声娇叱，拔起了一条倩影，向一边草坪中落去。

冷红溪见她现了身形，不由冷笑道：“姑娘，你还想跑么？”

说着双手在树枝上一按，“嗖”一声，又复腾空而起，可是草地上的那个姑娘，却似有心在考究他的轻功一般。

冷红溪身子方自一落，她却又蓦地腾了起来。

似如此，三起三落，全是一般无二。

这种情形，看来很是好笑，冷红溪不动，她也不动，冷红溪只要一动，她也跟着起身。

虽只是起落几个动作，冷红溪却已经看出来，对方这个夜行少女，果真是负有一身过人的奇技。

可是这种情形毕竟是不能坚持甚久的，冷红溪疾怒之下，使出了“潜龙升空”的轻功绝技，足足地把身子拔起了十丈有余。

他身子平着向外一飘，可就把彼此的距离，拉得更近了。

夜行少女好似自知跑不脱了，她倏地身子一转，双手互交着，向外一击，整个身子在草地上一个翻滚，避开了正面，来到了冷红溪的侧面。

紧接着，银牙一咬，身形霍地又向下一塌，右手疾探而出。

她竟用“铁弓手”向冷红溪背上猛打了过来。

这是一式内家的重手法，可是冷红溪却视若无睹，毫不回避。

只听得“叭”一声，少女的一只玉手，结结实实的打了个正着，她清叱了声：“躺下吧！”

同时莲足飞起，在冷红溪胯上一点，飘身退出了两丈以外。

当她回过身子，再瞧冷红溪的时候，却不由吓得呆住了。

敢情对方就像个没事人儿似的，仍然立在原来的地方，由他面上那种微笑的表情看，分明是没有什么痛苦的样子！

黑衣少女，平素自负极高，因为差不多的人物，在她手下，几乎是没有一个能讨得好的！

眼前这个红灯盗冷红溪，虽说在江湖上声名显赫，可是在她想来，不见得就怎样了不起。

却没有想到，甫一交手，对方竟是如此一个棘手的人物，最后那种情形，更是大大的出乎了她的意料之外。

冷红溪朗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你这两手三脚猫，还差得远呢！”

说罢身子霍地拔起，向下一落，一式“金豹露掌”直向黑衣少女肩上捺下。

黑衣女见自己重手法，居然没有把对方打倒，心中已经有点慌了！

这时眼见冷红溪扑到，忙把身子向下一缩。

那亭亭玉立的娇躯，竟缩成了一团。

冷红溪双掌捺了一个空，才知道对方竟擅缩骨御肌之术，不由也吃了一

惊！

黑衣女发出了一声清叱。

娇躯猛然向后一倒，竟比箭还快的倒窜了出去，可是冷红溪今夜已下定了决心，说什么也不叫她逃出手去。

他冷笑了一声，施出了浸淫多年的“隔空取物”内家功力。

只听他一声断喝道：“回来！”

右手五指蓦地向外一抓，五指分发出了几缕内家真■，黑衣女身子本已扑出，却为这无形的内力硬生生地又抓了回来。

她身形一个跄踉，差一点摔倒在地。

冷红溪一声朗笑道：“姑娘，你可认输了？”

说着身子方自向前一飘，忽见对方少女肩头一沉，一声娇叱，一口寒光夺目的宝剑，已由她手中翻了出来。

冷红溪断断没有料到，在此千钧一发之际，对方竟能掣出了兵刃。

当时为之一怔，慌不迭向后疾退。

剑光一闪，冷红溪长衣下摆，竟被斩下了一块，黑衣少女乘势一翻腕，掌中剑“白蛇吐信”，照着冷红溪咽喉上就点！

冷红溪因此更被激怒了。

只见他长腕一翻，用中食二指，在剑身上一敲，“当”地一声，黑衣女掌中剑禁不住向下一沉，连手心都麻了。

她不由大大吃了一惊，剑尖一抖，正要挺起来，却已是来不及了。

冷红溪右手二指，已捏在了她的剑身两边。

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放手吧，姑娘！”

二指向上一提，那口剑“嗡”地一声，猛地冲空而起，黑衣少女面色一变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冷红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姑娘你也太不知自量了！”

说着左手向空一抓，已接住了自空中落下来的宝剑，低头细细观赏起来。

黑衣女此刻似乎已呆住了。

当她发现对方手中所持的宝剑，是自己所有时，立时又猛地扑身而上，双手疾探，向冷红溪握剑手腕抓来。

冷红溪微微一笑，剑尖一挺，正好指向在她的前心，她只要再前进一步准死不能活，顿时就被镇住了。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我与姑娘素昧生平，何故暗中害人？”

少女忽然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个横行不法的强盗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对你这种坏人，还有什么客气的？”

声音之美，直令冷红溪心弦震动。

他闻言之下，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，只是姑娘诛人不成反被人诛，这却是姑娘没料到的吧？”

黑衣女一双澄波的眸子，在黑夜里，似乎格外分明，滴溜溜地在冷红溪身上转着。

她缓缓的说道：“你的功夫虽然高，可是我却也未尽所长，实在说起来，我也不见得就不是你的对手！”

冷红溪见事到如此，她仍然还不服输，不禁“哧”地笑了一声。

少女似乎很是气愤，咬了一下嘴唇，道：“你打算如何？”冷红溪朗笑道：“我要把你擒回家去关起来，臊一臊你的脸，然后再看情形处置你！”

黑衣少女忿忿道：“不行……”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不行也得行！”
说着一抖剑身道：“走！跟我上船去！”
那姑娘精眸微转，忽然道：“姓冷的，你看看谁在你背后？”
冷红溪忙转头张望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那姑娘身子猛地向前一欺，左手探处，已捺在了那口剑的剑把之上。
同时之间，右手疾使“玄乌划沙”绝招，向着冷红溪肘腕之间划到！
冷红溪一声狂笑，身子猛地一拧，竟平空倒立了起来。
那姑娘一招失手，连忙双手向外一扬，想用“崩手”，把冷红溪给摔出去。
可是冷红溪的身子，竟像是粘在了她的手上一样，休想甩开分毫，他那偌大的身子，在倒立起来之后，那少女觉得似乎又仅仅只有四两重。
无可奈何之下，她只好松开了剑把，纵身后退。
她身子刚刚纵出数丈，冷红溪已如同一片浮云似的又落在了她的身前。
他冷冷一笑道：“姑娘，你逃不了的！”
少女又退后了一步，道：“宝剑我不要了，你让我走吧？”
红溪冷笑道：“你说得好轻松，姑娘，我看你还是知趣一点的好！小船就在溪边，我们现在上船吧！”
少女低头想了想，冷然道：“好，看你又敢把我如何！”第八章　登萍渡水

冷红溪把她那口剑反手提着，冷哂道：“你不要打逃跑的念头，一有异动，我的铁掌之下，你就休想活命了！”
黑衣女一声不哼，很快走到了溪边，纵身上了小船，船身不过只轻轻颤抖了一下。
冷红溪不由甚是惊奇，因为就这一点看来，这个少女的武功太好了，她又是谁呢？她为什么要对自己施以暗害的手段呢？
想到此，内心更加纳闷，决心要问个明白。
只是对方是个女流，若干暴烈手段，却不便用在她的身上！
他心中这么想着，亦已登上了小舟。
那姑娘上船之后，俏立船尾，背向着冷红溪，月光映照着她那修长的身段，真是美极了。
冷红溪望着她，忽然想起了一个人，当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！”
黑衣少女缓缓扭过头来，道：“我是谁？”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日间在浣花溪上，我们已有过一面之缘，姑娘你忘了么？”
少女似乎因为被对方猜破了行藏，微微叹息了一声。
只见她玉腕一抬，把面上的心形面具摘了下来，信手丢弃于溪水之内。
这时小船已飞快的驶到了对岸，冷红溪率先上岸，雪雁足尖微点，也跟着纵上，她面色如冰的道：“冷红溪，你把我如何？须知这深更夜半，你我男女有别！”
冷红溪冷然道：“等我查明后自会放你！”
雪雁冷冷一笑，耸了一下香肩，回身就走，冷红溪忙跟上道：“姑娘，你还是老实一点的好！”

他话声方落，忽见雪雁身子倏地一个猛转，右手向外一扬，自掌心内“ 哧哧哧 ”一连飞出了三枚钢针。

这三枚钢针一出手，就成品字形，直向着冷红溪咽喉以及两肩上三处穴道射到。

冷红溪早已防她有此一手，见状一声冷笑。

旋见他右手向外一挥，巨大的掌力，使得那三枚钢针一齐反折了回去。

雪雁吃了一惊，顿时花容失色。

她纤腰一拧，“ 嗖 ”地一声，窜了出去。

不料她身子方一落地，却发现冷红溪满面怒容的挡在前面。

说着二指一分，向外一点，雪雁武功高超，强过乃姐玉鹰多多，无奈冷红溪的功夫太高了，高得不可揣测！

她见冷红溪并指点来，知道是隔空点穴，忙自运气，两肩欲待抗拒。

可是冷红溪那种刚柔兼具的指力，足能穿透金石！

雪雁只觉周身一凉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顿时就萎然倒地，人事不省了。

雪雁舒又青，慢慢的醒转过来。

她觉得身上极其不舒服，试着挪动，才知道双手双足，都为一根有弹性的带子，紧紧的束绑着。

她骤然吃了一惊，慌不迭的睁开了眸子。

室内有一盏昏暗的灯，闪闪烁烁的灯光之下，她看清了这是一间青色竹子的阁楼，自己被反绑在一张大竹床上。

本来，以她的功力，是不难挣脱起身的，可是冷红溪这种绑法，很是内行，令她无法施展力量，现在，即使想转动一下身子也不能够。

她挣了一下，未能挣脱，当时气得玉齿紧咬！

忽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冷笑，道“ 我要是你，我就干脆不动！ ”

雪雁陡然一惊，她还不知道身后有人。

当时忙转头张望，昏暗中，她看见了一双明亮的眸子，那种炯炯光亮的程度，真令她为之吃惊。

如不是她此刻亲见，她绝不会相信，人世之间，竟然会有这么明亮眼睛的人。

她这一瞧，也看清了那是谁了，正是那使她无可奈何的少年，冷红溪。

冷红溪整个人坐在暗影里，乍然看去，仅仅只能看见他那一双亮若晨星的眼睛。

现在他冷冷的发话道：“ 雪雁姑娘，你屡次意图脱跑，使我对你没有信心，所以我只好这样来对付你了！ ”

雪雁涨红了面颊，冷笑道：“ 你是一个残忍、冷血的人！ ”

这句话，激得冷红溪发出了一声狂笑。

他站起了身子，向前走了两步，来到了雪雁跟前，注视着她的脸。

那是一张他所见过最美、最可爱的脸……

那微红的面颊，水汪汪的一双眸子，冷红溪几乎对她心软了，可是她这句话，却深深的刺痛了他。

冷红溪冷冷一笑，道：“ 你说得不错，我是一个狠心的人，我会用历害的手法来对付你，虽然你是一个女人！ ”

雪雁冷笑道：“ 你下手吧，你这个无耻的强盗，杀人如麻，你快点杀了我吧！ 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暗中对我下毒手，是谁支使你的？”

雪雁闭上了眸子，摇了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说着又睁开了眸子，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么？人人都想杀你！”

冷红溪朗笑了一声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相信，一定是有人支使你来的，现在，我必须要给你尝点苦头。”

雪雁闻言，一双眸子在他身上转了转，道：“你果然是个冷血的人！”

忽然，冷红溪双目猛地一张，由他双瞳之内，射出炯炯的奇光，接着仰天发出了一声令人震颤的狂笑。

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是一个冷血的人，因为我曾无辜地受了九年的痛苦煎熬，我的热血已经冷却了……”

他的身子不由自主的晃动了一下，激动的道：“我的冷，是因为我来自一个比冰还冷的地方，我呻吟呼救……天啊！”

这使他想起了过去的一切，一双眸子几乎都要喷出了火来。

雪雁在他的吼声里，似乎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战瑟，她留意到，一张檀木椅子的把手，竟然在对方的握力之下，变为粉碎。

冷红溪发出了更大声的狂笑，他忽然伸出了一只手，手指指向雪雁，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说！是谁叫你来的？为什么对我暗算？”

雪雁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人叫我，是我自己来的！”

冷红溪手指一抖，舒又青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

她忽然发觉，由对方指尖之上，射过来了一股无形热力，有如一条蛇似的钻进了她身体之内。

雪雁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她紧紧咬着牙关，不发一声。

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你不会忍耐多久的！”

说着指尖又向前指了一下，雪雁随即就觉得体内那股热气，猛然暴涨了数倍，所过之处，仿佛血脉都为之涨开了。

她再也忍不住，尖叫出声，全身一阵发抖，竟再次的昏死了过去！

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

周围的环境是那么的静，天已蒙蒙的有些亮了。

雪雁渐渐苏醒，痛楚已失，内心充满了对冷红溪的愤恨，不自禁的流下两行泪来。

她此刻真想一死算了，她摸不清，对方这样对付自己，又是为了什么？

由于心力交疲，她不自禁地沉沉的睡着了。

这时候，却有一只手伸过来，手上拿着一方雪白的绸巾，小心地为她揩着脸上的泪痕。

雪雁忽然惊觉，猛地转过脸来，却只见一个飘浮的白影子一闪而没入另一房中。

这件白衣服，是她所熟悉的，那是穿在冷红溪身上的，莫非……

舒又青冷冷一笑，扭过头不去理他。

未久，她又沉沉的睡熟了。

这一觉，足足睡了有三四个时辰。

当她再次醒转的时候，天时似已又近黄昏。

她转了下身子，猛地坐了起来，看了看眼前的一切，这才想起来是怎么一回事，不由微微发了一阵呆。

她记得很清楚,自己明明为冷红溪捆着四肢的,此刻怎会好好的没事呢？

当下忙自床上跳了下来，才又发现，地上有四截被扭断了的绳子。

舒又青拾起来看了看，确定了正是方才绑着自己的东西后，不由暗暗道了声：“ 奇怪！ ”

想着一转身，又见桌子上放着一个红木的盒子，这是方才自己没有见过的。

她好奇的揭开来一看，竟是一盘尚热的包子。

她忍不住伸出手去，忽然，又把手收了回来，心里讶异道：“ 这是怎么一回事，看他方才那种气势，好像要把我打死才甘心的样子，怎么此刻竟又改变了主意呢？ ”

想到此，她理了理身上的衣服，忽又发现案旁，斜倚着一口闪闪发光的宝剑。

舒又青赶忙过去拿起来，看了看正是自己之物。

她摇摇头，把它插回鞘内。

更令她惊奇的是，方才受了如此痛苦，此刻应该是疲累不堪才对，可是她却反倒觉得精神十分抖擞，丝毫也不觉得什么不适！

不过，她此刻对冷红溪仍在深深的痛恨之中。

当时，轻轻把宝剑抽了出来，左右看了一眼，这间阁楼之内，别无他人，这是一间书房，布置简单，藏书也并不甚丰。

由这间书房通出去，地上铺着一道细细的，像是用竹叶铺成的垫子。

雪雁舒又青秀眉一扬，胆子大增。

她掂了一下手上的剑，想道：“ 我不如此刻偷偷潜出去，结果了他！ ”

想着她就悄悄的走出书房，踏着这条竹叶地毯，一直走到了另一间房间之前。

那是一间半圆形，四面轩窗的敞室。

舒又青悄悄的走到近前，才发现室门未拴，只用身子微微一靠，门就敞开了一半。

室内光线很明，此时此刻，冷红溪正盘膝坐在一张又厚又软的大蒲团之上。

舒又青不由吓得止住了脚步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，她把身子隐在门后，向房内望去。

冷红溪面向着窗口，穿着一身很宽的衣服，趺坐在蒲团之上，并非是在静坐调息，而是在练一种功夫。

雪雁注目望了好一会，才看出了一些端倪，一时几乎惊得呆住了。

她看见冷红溪正缓缓的张开一只手掌，比向窗口，那只手掌微微的抖动着，竟有一串为数约有百片以上的青绿色的叶子，由窗外翩翩飞进来。

这些树叶子，都是窗前那棵大树上的，也不知那是一棵什么树。

看起来，那些树叶就像是一列缓缓飞动的蝴蝶似的，一片片的飞进来，每一片都有巴掌大小。

奇怪的是，它们一片片都在冷红溪的掌心之上叠合起来，很快的，他那只右掌掌心，已聚了厚厚的一叠。

然后冷红溪又缓缓的抬起了左手，展掌微微的抖动了一下，一片片的绿色树叶，又开始自窗外飞了进来，向他左手掌心集中。

只不过刹那时间的功夫，他的一双手掌上，已经聚满了树叶，形成厚厚

的两叠！

冷红溪平伸着双掌，忽然双目一张，鼻中闷哼了一声，双掌同时向外一抖，两只手掌上的树叶，就像是乍然起飞的千百只蝴蝶一样，全数的都散开了。

这些骤然散开了的树叶，在室内回旋一匝，又成串的飞出窗外。

在即将落山的红日映照之下，那情景，实在是好看极了。

门外的舒又青，看到此不由打了一个寒噤。

到现在，她才开始真正的了解到对方的一身本事，实在是太高了，高得令人叹为观止。

她本打算伺机下手的，现在却再也不敢动了。

忽然，她看见冷红溪转过身来，向着门前微微一笑，舒又青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可是冷红溪却又转回了身子，口中自言自语的道：“这一次饶过了你，下一次再犯在了我的手中，可就没有如此便宜了，去吧！”

他是背向着雪雁发话的，说完了这几句话，双掌突然平着向正前方一推。

只听得“轰”一声，似乎整个的竹楼都为之震动了，那沉实的反震之力，竟使雪雁面前的两扇门“碰”的一声关了个结实。

若非她退身得快，只怕非被门扉把脸打肿不可。

雪雁呆了呆，想到了凭自己的武功，与对方比起来，那实在差得太多了。

眼前这种情形，分明对方是对自己留情，有意放自己脱逃了，要是再不走，那可就太不知趣了。

想到此，不由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出手。

她把宝剑插回鞘内，低低的叹息了一声，黯然的穿窗而出。

气馁、伤心、恼恨……

她恨，恨冷红溪那种狂傲的态度，可是内心却又不自禁升起无限钦佩，对方那一身杰出的武功，实在是太高了，高得令人羡慕。

她一路走着，想着，不觉来到了浣花溪上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未见冷红溪的踪影，她才真正的放心了。

突然，她想到了莫环，心中不由十分纳闷。

对莫环这个怪老人，她实在是认识得并不多，这个人的确是一个怪异而身负奇技的人，他和冷红溪之间，又有什么仇怨呢？

以他那一身功夫，莫非也怕了冷红溪不成？

想到此，她更是满心迷惑！

她还记得，自己姐妹二人，初次在那座古坟之前遇见莫环之时，对方那可怖的样子，后来竟蒙他传授了自己姐妹许多功夫……

以后每隔一个月，自己姐妹二人都必去访他一次，这个怪老人也每次都将一种怪异的功夫传授给自己二人。

可是直到如今，自己对这个怪老人，仍然是一无所知，他又会和冷红溪有什么纠葛呢？

雪雁这么细心的推想着，不觉已来至溪边。

当她操舟渡过溪水，上岸之后，却意外的发现莫环正立在一棵树下。

他好似早知雪雁将在此时回来一样，来此等候。

这时他向左右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回去再说。”

说着转身先行，雪雁满腹狐疑，只好快步跟上，一直回到了所居的那幢

小楼。

进门之后，莫环立刻回身，道：“想不到，你还能回来，我只道他已下手把你害了！”

雪雁十分气愤的坐了下来。

玉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莫师父，你老人家放心，那姓冷的，才舍不得害她呢！”

雪雁叹息了一声，望着莫环道：“莫师父，我姐妹只怕斗不过这个人，他的功夫实在太高了，如非是他手下留情，也许我……”

面色一红，把头低了下去！

莫环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原来的意思，并不是要你们动手去跟他打架呀！”

雪雁苦笑了笑道：“你老人家该知道，此人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人，我看除了老师父之外，任何人都奈何不了他！”

摇头一阵苦笑，又道：“如果老师父不介意，我想先回小寒山去……”

莫环双手互叉着，桀桀一笑道：“雁儿，你太沉不住气说着，双目之中，神光闪烁。

雪雁望着他这双眼睛，立即忆起了冷红溪的那双光亮的眸子，不知怎么，在这两双眸子之中，她感觉出有一种同样的色彩。

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冷酷和忧郁。

当时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莫环双手互捏着骨节，发出一阵“咔咔”之声。

他深沉的笑了笑，道：“难道你没有机会暗算他么？”

雪雁舒又青，摇了摇头道：“那是行不通的……老师父，这个人武功太高了！”

莫环桀桀一笑道：“你休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！”

舒又青于是把方才隐身室外所见的情形，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，莫环闻言之后，脸色显然是大大的变了。

他冷森森的一笑，低下了头，切齿出声道：“好小子，这九年他果真没有白费……想不到他竟练成了……”

二女在一旁，都不由怔了一下。

玉鹰忍不住道：“莫老师父你说什么，莫非这个人你老人家很早就认识么？”

莫环一双枯皱的眼皮，无力的搭了下来。

玉鹰这句话，像是令他生出了莫大的感慨。

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，目光炯炯地望着窗外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很早……九年以前，我就认识他了，那时候他不过是武林中的一个小角色而已……”

说到此，森森的一笑又接下去道：“那是在云贵十万大山里……”

“他这一身功夫，等于是我成就他的……可是，现在，他却要找我这个老头子拼命！”

说着桀桀怪笑了几声，目光望着玉鹰道：“你说，这个人，他的良心何在？”

雪雁闻言到此，不由打了个战抖，她呐呐的道：“老前辈……你是说，这冷红溪是住在云贵的十万大山里？”

莫环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“不错。”

他似乎显得很不安宁，双手互捏着道：“我原以为，他会死在涧谷之中，谁知这小子命长，非但没有死，九年来，他却练成了惊人的奇技……”

雪雁一张脸，这时变得一片苍白。

她那双眸子里，充满了迷惘、惊奇、喜悦、忏悔……她努力的克制着自己。

莫环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可是，他终究还是要死在我手中的……”

雪雁强自镇定道：“莫老师，冷红溪既被困在十万大山涧谷中，又如何能出来呢？”

莫环桀桀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一切都是天意，你们知道去年那次大山崩吗？”

说着摇头一笑，又道：“你们当然不会知道的……那次山崩，把千仞的高山都夷成了平地，冷红溪就是在那一次逃出来的。”

雪雁舒又青不由“哦”了一声，现在她已证实了冷红溪，竟然就是这数月来，自己所梦魂萦绕的那个人！

“竟是他……这太奇妙了！”

她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，一时竟流下泪来。

她内心不住喃喃的诉道：“天呀……就是他啊，他竟然没有死？这太令人难以相信了。”

她还记得自己在接获白鹤二次传书后，是如何焦急地去找寻这个陌生的人，就在即将见着这个人的时候，发生了山崩。

舒又青在一双白鹤的援助之下，侥幸的逃得一命，可是那个被困在山涧内的可怜人，却不知死活。

依雪雁的判断，他是断断的不能活了。

为了这件事，她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。

这个人她虽然没有见过，但却有一种奇妙的感情，深深的藏在她的心底，直到如今还丝毫不曾改变。

这时，她忽然知道了，那个人就是冷红溪，真有说不出的惊喜。

她只觉得双脚一阵发软，尚幸她是坐在椅子上的。

莫环目光向二女一扫，冷冷的道：“我方才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们都不可走漏，要千万记住！冷红溪我自有办法去对付他！”

玉鹰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老人家放心好了。”

莫环森森的一笑道：“如今我已有了一计，定能送他归阴！”

雪雁不由一惊，道：“什么计？”

莫环冷冷一笑，站起来道：“你二人随我来！”

二女一齐站了起来，莫环推开窗门，飘身而出，率先前驰，玉鹰雪雁紧随其后，向前行去。

只见莫环身形奇快的纵驰着，不多时，已来至浣花溪旁。

这时月正当中，照得四下里亮同白昼。

浣花溪水上泛出万道银蛇，沙滩上的贝壳，映着月光，闪闪如天上的星辰一般。

莫环立住了脚，二女也同时站住了身子。

雪雁十分关心的道：“你老有什么计谋，能害死冷红溪？”

莫环一双深沉的眼睛一转，双眉紧紧凑在了一块，突然挥了挥手道：“你们去吧！”

舒又青不由一怔，玉鹰忙拉了她一下，道：“老师父有计较，我们就暂且走开吧！”

她二人匆匆离开了河边，雪雁忍不住道：“你看莫老师能害死那个冷红溪么？”

玉鹰舒修文冷冷道：“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，我们上了他的当了！”

雪雁停下脚步，道：“怎么上当？”

玉鹰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只是听从他的差遣，与那冷红溪为敌，只怕等到冷红溪死了，那枚两相环却落在他的手上！”

雪雁此刻反倒不在意两相环，只关心着冷红溪的安危。

自从她知道冷红溪是谁以后，她的一颗心，再也无法安静了。

对于冷红溪这个狂傲的人，她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了，他那英俊的影子，兀自频频的出现在她的意念之间。

现在她所想到的，不再是他那狰狞的一面，而是他为自己拭泪的深情。

他为自己解缰、送餐、还剑……

这种种，不都能说明了，他对自己是有情的吗？虽然他倔强，他固执，可是这些小地方，却在在都暴露出他并非是一个冷酷的人。

想到了这些，雪雁是再难克制自己了。

她深深的为冷红溪担心，当下不由脱口对玉鹰道：“姐姐，你也愿意他死么？”

玉鹰在她脸上注视了一会儿，冷笑道：“我并不在意他的死活，我只关心他手上那枚戒指，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把它弄过来，否则一入莫环之手，我们就休想再要了！”

雪雁这时心情很乱，她知道玉鹰这个人是心狠手辣的，凡是对她有利的事，她是不择手段的。

当时她没有出声，偕同玉鹰到了楼内，推说想睡就独自退回到自己房中。

她把房门关好，内心不住波动。

这时她连饥饿都忘了，她想到莫环，他此刻又是在如何的部署呢？

想到这里，她实在忍不住，决心要去查明一下。

当下匆匆推开了窗子，穿窗而出，直向浣花溪边驰去。

她深怕为莫环发现了，对于这个怪老人，她是存有戒心的，一旦为他发现了自己的来意，那可就凶多吉少了。

所以她不敢直接走去。

浣花溪边有一座小山，占地虽不大，可是山势却很细长，足足逶迤出去三四里之遥。

雪雁为了隐密行藏，不惜远行。

她展开身形，直驰向这座小山，以她那轻灵的身法，不一刻就到了山峰之巅。

如此，她只需借着一块山石挡住身子，就能清楚的看清下面的一切了。

在平静的溪岸上，那些五光十色的贝壳，在月光之下闪闪发光。

她静静的留意着，果然看见远处的河岸上，有一个踟蹰的影子，细看之下，正是莫环。

雪雁不由心中暗暗高兴，她轻轻的展动身子，向面前驰出数十丈远近，然后把身子隐好，如此一来，她就距离莫环甚近了。

月光之下，但见那个老头儿正自踽踽独行着。

他是在用他的脚步量地，走几步停一下，然后又走几步，又停下来。

雪雁心中甚是纳闷，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干什么。

忽然，他看见这个怪老人，猛地把身子腾了起来，直向水面上落去。

雪雁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暗忖道：“莫非他竟能赤足踏水不成？”

意念中，就见莫环右手自大襟兜儿里摸出一样东西，打出去，一道白光，落向水面。

雪雁看不大清楚那是什么东西，不过她猜想定是一枚贝壳。

但见那贝壳在水面上“哧”地划出了一道白线，莫环的身子向下一落，单足足尖，不偏不倚的在那枚贝壳上一点，随着身子又腾了起来。

接着他又打出了第二枚贝壳，身子同时又向着那第二枚贝壳上落去。

如此一枚接一枚，直向溪水上流而去，他那起伏的身子，宛然就似一只戏水的海鸟般，一刹那就消失在溪水的那一头了。

这种情形，看在雪雁眼中，简直把她吓呆了。

她现在才知道，此人的一身轻功，竟是到了如此的地步。

以他这种身手，若是和冷红溪相较，真不知鹿死谁手了。

正当她惊心动魄之间，莫环却又去而复还。

他那快捷的身手，在如带的溪水上起落着，起先只看见一个小黑点，有如星丸跳掷一般，不多时就显现出身形轮廓，他那蓬散的头发，被夜风吹起来，简直就像是一个鬼魂似的！

他那么倏起倏落的纵驰着，刹那之间，已驰到了近前，他是那么如意的打出一枚枚的贝壳，而每一枚都恰到好处。

最后，他仰首发出一声长啸，足下用力一点，双臂一振，已自水面上拔空而起，飘飘然的落在了岸上。

雪雁几乎看清了他每一个动作。

这时又见他一抖长衣的下摆，把剩余的几枚贝壳落在了地上。

然后他弯下了身子，细细地在自己双足上察视。

雪雁忽然想到了，他是在察看自己脚上的水。

果然就又见他脱下了鞋子，在月下细细的察看，良久之后，他才冷冷一笑，脸上现出一种失望的神色，又把鞋子穿上。

他又开始在沙岸上来回踱步，内心似乎正在考虑着一件重大的事。

寒月下的莫环，形状恐怖极了。

他那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上，一丝丝的被风吹得飘扬起来，像是一头发怒的母狮子，可是自两肩以下，那瘦嶙嶙的骨架子，看起来又活似一具僵尸。

雪雁舒又青躲在山石之后，看得真有些害怕。

她想再看清楚一些，但是足尖方移，却不留心踢动了一粒石子。

那粒小石子咕咕一响，直滚了下去。

舒又青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当时双掌在石面上一按，整个身子箭也似的飘出，猛地伏了下去。

就在她身子方自躲好的同时，一条飞射来的影子，落在了她原先藏身的地方，现出了莫环那透着张惶失措的身形。

他冷冷的一笑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雪雁伏在地上连一口大气也不敢喘，莫环桀桀一笑，双掌向下一压，道：“出来吧，相好的！”

忽见他掌势向前一推，发出了“轰隆”的一声闷响，似乎整个山谷都为之震动了。

迎着他掌力的正前方，一连三座小石峰，都整个的倒塌了下来，一时树倒石飞，声势端的惊人！

舒又青看得正自惊心，却忽见一只小狸，猛地由身边窜过，向一边的草丛之中逸去。

莫环本是背朝这边，猛然一个转身，叱了声：“谁？”

但见他右手掌斜着向外一分，猛劈而下，草丛中发出了“吱”的一声。

莫环身子跟着纵起，已扑到了草丛中。

他向着深草内一探，右手已提起了那只山狸，看了看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你这小畜生，吓了老夫一跳。”

说着一振腕，把那只山狸掷了出去。

紧接着，莫环又复展动身形，向峰下疾驰而去。

雪雁舒又青以为他仍然返回浣花溪边，谁知却是头也不回的一径离去了。

偷看了半天，舒又青再没有发现什么，只是看见了莫环在练功夫，他究竟搞什么鬼呢？

黑夜里，四下无人。

莫环独自一人，在悄悄的部署着，他把一束束的干柴，远远的包围在冷红溪所居住的竹楼附近。

他做这件事很是小心谨慎。

因为像冷红溪这样的人，是不能轻视的，若是为他发现了一些风惊草动，自己可就前功尽弃了。

他把这为数无法估计的干柴，一束束的，隐放在竹楼四周的林子里。

这些柴火，他是按照自己所设想的一种阵法，周密的部署起来的，只要火势一起，漫天的大火，再加上他所布的毒阵，相信冷红溪是插翅难飞。

为了这个计划，他已暗中准备了半个月了。

对付冷红溪这样的人，他不敢轻举妄动，必要做到十拿九稳的地步，才敢下手。

现在，他自林内找出了早已藏好的十桶桐油，将之慢慢浇洒在设好的干柴之上。

这一切都作好之后，时间已将近天亮了。

莫环怅怅的望着即将破晓的天，他希望这时候能来一阵东南风，那么他就可以趁风纵火了……

他的希望，马上就兑现了。

这真是天从人愿的事，东南风忽然吹起来了，树梢草尖都被吹得弯下了身子，在这夜幕沉沉里，发出了瑟瑟之声。

莫环眉开眼笑，频频点头道：“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”

他遥遥的望着那座冷红溪所住的小楼，狞笑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！你的死期到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能够逃过我这火蛇阵！”

说到最后一句，他自身上取出了火折，迎风一晃，火冒一尺。

然后，他就用它引着了一小堆干柴。

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这一点火，在夜风助长之下，立刻燃开了。

随着他起飞纵跳，四面的干柴，全为他引着了，风助火势，一时之间，这片桃树林子，已变成了一片火海！

火势顺着莫环的部署，一路烧下去，看起来共分八股，如同龙蛇一般的，

直向着冷红溪所居住的那幢竹楼攻去！

大火漫延了整个山谷，整个的半边天，都被照红了。

望着这大片的火海，莫环面上，现出了大颗的汗珠，他眸子里爆出愤怒发泄的喜悦。

在如此的大火之下，他想道：“除非冷红溪是神仙，否则他断断是跑不掉的！”

他立在一块大石上，目睹着火舌爬上了那幢竹楼，发出了吱吱喳喳的声音，大股的浓烟由楼上冒出来，竹楼被燃着了。

他冷笑了一声，心内不禁想道：“这一次他定是活不成了！”狂啸着腾身而去。

这场大火声势之大，惊人已极。

当红红的火光和炙热的空气，隔着浣花溪水，袭过对岸时，玉鹰、雪雁才由梦中惊觉过来。

玉鹰由床上跳起来，大声嚷道：“唉呀！火！火！”

雪雁也惊慌失措的，由卧室内扑出来。

姐妹二人几乎撞了个满怀，雪雁面色惶恐的道：“是哪里起火？”

玉鹰指了指窗外，二人双双跑下楼，跑到门外，只见隔岸的火势，已扑到了溪水旁。

所幸那溪水甚是宽阔，又是逆风，没有漫延过来，否则就不堪设想了。

玉鹰看到此，长长吁了一口气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幸亏有这一道水，好大的火呀！”

雪雁舒又青，这时一言不发。

她面色十分苍白，紧紧咬着下唇。

忽见她身形一窜，纵上了楼顶，然后展目远远地眺望过去，隔岸是一片火红，大火之下，已分不清哪里起火，哪里没有起火，目光至处，只是火和浓烟。

“糟了……”

她紧紧的互捏着手，暗暗想道：“冷红溪不知怎么了？也许他已经……”

想到此，脑中一阵轰然，差一点从房上摔下来。

定了定神之后，她立刻跑回房内，换上了一套紧身衣服，匆匆赶出楼外，飞也似的向着溪边赶去。

玉鹰见状怔了一下，马上也赶了过去，她一面追，一面道：“又青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舒又青焦急的道：“我要过去……我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顿了一下，不知要怎么说才好。

舒修文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不要傻，这么大的火，你想死么？”

雪雁不由秀眉一扬道：“我自会处理，你不要管就是了！”

说着又要纵身而去，玉鹰一把拉住她的手，冷冷笑道：“你是担心他？你不要……”

雪雁用力把她的手摔开，又要转身，却忽听一声冷笑道：“你们姐妹不要怕，这火是烧不到这边来的！”

二女全是一惊，赶忙回身，却见莫环，带着一副神秘的冷笑，慢慢走过来。

雪雁只好站住了身子，她强作微笑道：“我怕它会烧过来，想去设法扑

灭它！”

莫环嘿嘿一笑，摇了摇头道：“你放心，姑娘！”

说着走上几步，眼望着对岸，频频点头道：“这火不久就会停的，太好了……太美了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轻抚着双掌，二女不由甚是纳闷，玉鹰忍不住问道：“你老人家早知道了？”

莫环哈哈一笑，目光扫向二女，道：“两个傻姑娘，这正是我老头子苦心计划的呢！”

雪雁不由一惊，面色发白道：“莫非这火，是你老人家放的？”

莫环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谁说不是，为了这把火，我费尽了苦心，那小子是插翅难飞了，他虽有一身功夫，这一次，却不得不认命低头了！”

听了这几句话，雪雁的腿几乎都软了。

她靠在一株树上，一言不发，只觉得全身上下出了一阵子冷汗。

玉鹰也几乎呆住了，她呐呐的问：“老师父，那冷红溪武功精湛，只怕这场火，未必能困得住他吧？”

莫环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傻孩子，你知道什么！”

接着更是得意的道：“在那竹楼四周，我设有极为历害的一种阵式，分八面向中心集中，每一道火路，有三明三暗，六处火穴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笑了一声又道：“那冷红溪要是聪明，他最好是在楼内不要出来，虽然仍是一死，却比在外面死得舒服，要是他自恃武功，想涉火而逃，那简直是自找苦吃了！”

雪雁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，道：“这么说，冷红溪是不能活了？”

莫环森森的一笑道：“这是自然，姑娘，你的气也可以消了。哈……”

说罢舞臂狂笑了几声，在他的笑声里，雪雁感到一阵无比的寒意，她自语道：“完了……一切都完了！”

想不到，一个盼望已久的人儿刚刚出现，竟是如此快的又消失了，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，顿时感觉到生趣索然。

莫环目光望着对岸，喃喃的道：“为了慎重起见，你二人不妨过去看看。”

雪雁立时点头道：“好！我马上就去！”

莫环摇头笑道：“现在不行，等火熄之后，你们再过去，否则，你二人困在火内，连我也是救你们不得了！”

雪雁沮丧的垂下了头，如果这时莫环注意到她，定必会发现她的失常之态，只是他此刻全部心意都在隔岸观火，哪里还会留意到其他！

那阵大火足足烧了有半个时辰，整个的桃树林变成了一片残灰！

在天色微微发明的进候，大火熄灭了。

黑色的焦土上，到处都在冒着烟，远远望去，满目苍凉。

附近的人们，一起围拢到岸边观望。

当他们发现，昔日醉人的桃源，一夜之间，竟变成了焦土时，皆都不胜感慨，纷纷在指点谈论着。

莫环在人群逐渐消散之后，对二女道：“好了，现在你们可以过去了！”

玉鹰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冷红溪如已烧死，只怕尸身莫辨，如何还能认得出来呢？”

莫环微微一笑道：“这很容易，他手指上戴有那枚两相环，那是不会被火烧坏的！”

这句话，不由使玉鹰心中一动。

她立刻含笑道：“我倒是忘了，好吧！”

说着拉了雪雁一下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二人立时纵身登舟，小舟■乃的向着对岸驶去。

上岸之后，地上的热气，仍然十分的烤人，有几处地方，还在冒着火星子。

她二人行了一阵，已能看见冷红溪所居住的那一所小楼，只是此刻看来，实在太凄惨了。

那所原来爬满了牵牛花，绝色可爱的竹楼，如今一半已塌，剩下的一少半，也只剩了几根空立的支架，黑黝黝的，歪歪地立着，只要再来一阵风就能倒下去。

看到此，雪雁不由一阵心酸，她忽然站住脚步，不忍心再走近，玉鹰惊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雪雁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过去了，你去看看也是一样！”

玉鹰眼珠一转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也好，那你就在这里等一等吧！”

说着一只手捂着鼻子，因为地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实在难闻，两只脚站在地上，也烫得很难受。

她纵身来到了楼前，就近看了一下，但见竹楼内的一切已整个的化为灰烬，实在是凄惨得很。

玉鹰脑子里不由想道：“冷红溪绝不会死在屋内，我还是先在附近找一找吧！”

于是她就在附近焦土地上，寻了一周，目光所至全是一株株的枯树杆子，都成了焦黑的颜色，却是不见冷红溪的尸体。

她不由甚是怀疑，最后只好走进了那半座废楼，半座楼架仍存，不过变成了木炭，勉强的没有倒下来。

她在楼下的废墟里找寻了一阵，仍未见冷红溪的影子，就腾身上楼！

玉鹰、雪雁姐妹二人，各人都有一身了不起的工夫，她身子飘然的落在了楼架之上，整个的楼身，轻轻的晃抖了一下，并没有倒下来。

忽然，她目光触及到一样东西——那是一具尸体，玉鹰吓得战抖了一下。

她提起一口丹田之气，轻轻的飘身过去。

就在一根黝黑的横架上，面朝下的垂挂着一具尸身，看起来比一只狗大不了多少。

这尸身上的衣服，已烧成了碎片，只是并未裸露，整个的人，看上去黑糊糊的一片。

玉鹰不由叫了声道：“天呀，莫非这就是冷红溪的尸体么？”

继而一想，常听人言，人如是被火烧死，定必会缩小甚多，看来这是一个人，是无疑问了。

想到冷红溪昔日俊逸豪情，再看一看眼前这具尸身，她也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内心也起了一丝悲哀的感觉。

玉鹰是一个很现实的姑娘，她只讲究现实，崇拜存在的一切，很少为过去或已不在的事情感伤。

略微定了定神之后，她纵身过去，用脚尖在那具尸身上一挑，“通”一声，那尸体就摔落地上。

舒修文紧随着飘身而下，却见那尸体已翻了过来。

她仔细的认了认，辨出果然是冷红溪。

但使她奇怪的是，对方的脸发，仍然很是完整，没有一丝损伤，不过脸色黝黑，似为火烟熏烤所致！

舒修文忍不住叹了一声，道：“傻小子，你这么死了冤不冤呀！”

说着又用足尖挑起对方一只手，在右手手指上，果然发现了那枚两相环。

玉鹰顿时心内一喜，她回头看了一眼，并没有什么人在附近，当下匆匆把这枚戒指取到了手中。

她是一个聪明自私的人，两相环乃是一件武林中人人皆欲得之的异宝，她怎能不谨慎小心？

为了这枚戒指，她曾费了多少苦心，此刻到了手中，怎能再拱手让人？

她心中略微一动，匆匆又把这枚戒指，藏于头上发内，然后转身走出林外。

雪雁眼巴巴地望着她道：“找着了没有？”

话才说完，突然向前面指了一下道：“莫老师来了！”

玉鹰不由心中一惊，忙自回身，就见莫环负手由一株树下，徐徐走过来。

他穿着一件灰白的长衫，走起路来飘飘然地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怎么，死了没有？”

玉鹰点了点头道：“是他，已经死了！”

莫环右手向天空中狂舞了一下，桀桀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好！死得好！”

接着手向玉鹰一伸道：“拿来吧！”

玉鹰神色自若的摇了摇头道：“那枚两相环却不在他手上，也许已被别人拿去了，这可怎么好呢？”

莫环嘻嘻一笑，目光凌厉的望着她道：“修文，你不要来这一套，快拿过来！”

玉鹰强自镇定道：“莫师父，真的……没有！”

话声才了，莫环已风也似的，扑到了她的面前，猛然抓住了她两只手，看了看。

又在她身上摸了一下，玉鹰不禁面红耳赤的挣开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不能这样！”

莫环阴森森的一笑道：“谅你也不敢骗我，我就不信会有人比我还快！”

说着足尖微微一点，整个身子，如飞也似的窜进了枯树林内，三数个起落，已到了那幢烧焦了的竹楼面前。

他忍不住狂笑了一声，双掌平空向前一推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，剩下的一半废楼，也倒了下来。

在灰烟迷蒙之中，他发现了地上的那一具尸身。

莫环慢慢走了过去，注视了一下，森森一笑道：“姓冷的，这不能怪我，我老了，是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对付你这样的年轻人了！”

又仰天桀桀一阵怪笑，道：“我只当你已练成了玄功，不畏火焚，如此看来，你还嫩得很呢！”

说罢他走过去，细细看了看冷红溪的两只手，果然没有那枚戒指，不过左手无名指上，却有一个鲜明的戒指印迹！

莫环不由面色一沉道：“小丫头欺我太甚！”

他正要唤玉鹰过来，无意间，忽见冷红溪那黝黑的脸上一阵颤抖。

莫环大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不好！他竟然还未死？”

话声中，更见冷红溪的面部肌肉颤动得更厉害了。

紧接着冷红溪那双闭着的眸子，猛地睁了开来，射出了两道如炬的目光。

莫环口中啊了一声，猛地一掌挥出。

可是他的掌风过处，冷红溪那看来缩小的身子，却一个疾转，“呼”一声，已飞出了四五丈以外。

只见他在空中的身子，霍地一阵伸动，在咔咔的骨节暴响声里，已恢复了他原来的形像。

莫环猛然色变，他后退了一步，“哧”地又劈出了一掌。

可是冷红溪的身形，就像是一只空中的风筝一样的，轻轻地一飘就躲了开去。

接着他又飘飘然地落下地来，身子剧烈的抖动了一下，脸上的烟灰，就好像是一层摔碎的蛋皮似的，全数脱落下来。

莫环这时整个的一张脸，已变成灰白的颜色，他呐呐的道：“你没……没有死！”

冷红溪狂笑了一声道：“白老头儿，原来是你！”

他那如炬的目光中，几乎要迸出火来，向前走了几步，手指着莫环道：“原来你就是莫环！”

说到此，又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还一直把你当作朋友……莫环，十年来的这一笔深仇，我们今天要算一算了！”

莫环冷冷的道：“冷红溪你要三思而行，你认定了是我的对手么？”

冷红溪想到眼前之人，正是自己十年黑狱的切齿大敌，也就是这个人，使得自己几乎冤死绝谷寒涧！

面对着这个人，他不禁一阵头昏目眩，差一点坐倒地上，他太激动了。

他一双手缓缓举起，又缓缓放下，他对自己说：“我不能就这么打死他，这样太便宜他了！”

想到此，两眶热泪，在眸子里打着转儿，他用手指着他道：“莫环，在我们决生死之前，我必须要明白一件事！你要告诉我！”

莫环目光旁扫，他很快的就已想到了对付冷红溪的办法，当时阴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有话请说！”

冷红溪双手用力的互捏着，切齿说道：“当初在十万大山里，如不是我救你出来，只怕你早已死在涧内，你……你怎么恩将仇报！”

莫环冷冷的一笑，道：“小子，这话你就说错了，我这是报你的大恩，怎会是恩将仇报？”

冷红溪气得身子晃了一下，莫环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如不是我，今天你哪会有这一身工夫？你非但不报深恩，却反而对我如此……”

说罢，他桀桀怪笑了起来。

冷红溪闻言之后，只觉得全身汗毛一根根都立了起来，他向前走了一步，冷然道：“今天我要你死在我手下，莫环，你有什么本事，尽管施展出来就是！”

莫环冷冷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太沉不住气了，方才我已说过，我们打起来，你也不一定准行，你不过被关了九年，我却在那里住了二十年……虽然说我年纪老了，不如你年少气旺，可是你自信能打得过我么？”

冷红溪厉叱了一声，道：“有你无我，有我无你，你不必多说，快快动手吧！你可以划出道儿来，我一概接受！”

莫环低头思忖了片刻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很好，我如一再相让，你还当是我怕了你，冷红溪，你看此时天光大亮，此处纵是偏僻，只怕仍难免有外人干扰！”

说着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如果你真要玩命，今夜三更，我老头子在浣花溪畔的沙洲上候你，小子，你敢去么？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又想玩什么花样？”

莫环诡笑道：“你放心，小子，我莫环也是响叮当的人物，我并不含糊你！”

冷红溪咬牙切齿道：“我至时一定去就是了，莫环，你是跑不脱的！”

莫环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这项上人头，早就准备好了，小子，只要你工夫行，随时你都可以拿去！”

说到此，耸了一下肩膀道：“只怕你工夫还不够，小子，现在你要是反悔还来得及，活着总比死了好！”

冷红溪强持平静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莫环，如果你这是向我讨饶，我告诉你，太晚了，今夜三更，我们沙洲上会。你去吧！”

莫环桀桀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好，今夜三更，我可是过时不候，你记好了！”

话落双臂一振，蓦地腾身而起，落在了一株烧枯了的树身之上，再次腾身，足足拔起了有十丈高下，转瞬之间，已自无踪。

冷红溪微微呆了一呆，他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，当下忙纵身出林，却不见了玉鹰的踪影。

他微微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也跑不了的！”

淡月稀星之下，冷红溪来到浣花溪旁。

他看了看天上的星河，知道此时正是三更，已到了他们约会的时间。

眼前是一片狭长的沙洲，无数的贝壳，闪闪发光。

冷红溪纵身落上了沙洲，惊起了几只水鸟，啪啪的振翅之声，打破了四下宁静的气氛。

就在此时，一声冷笑传来：“冷红溪你来了么？老夫候你多时了！”

冷红溪抬眼望去，只见在一片乱石尖上，坐着那个老人莫环。

在银色的月光之下，他那瘦削苍白的脸，看来实在可怕得很，这时他轻轻地一按双手，已自乱石尖上飘身而起，落在了冷红溪对面。

他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看这地方可好么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十分悲切的道：“莫环，闲话少说，我们的一段冤仇，现在就了一了吧！”

莫环嘻嘻一笑道：“你不要慌，莫非还怕这浣花溪的水，淹你不死么？”

冷红溪瞳子一瞪道：“快请出招，冷某要不客气了！”

莫环摇手笑道：“小子，你也太俗气了！”

冷红溪不明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不由怔怔的望着他，莫环向溪边踱了几步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们不妨来赌一次输赢！”

说着那双深陷的双目一翻，道：“赌注是你我各人这一条命！”

冷红溪忍不住一声狂笑，道：“这是自然，莫环，你还想拖延时间，妄图幸免不成？”

才说到此，他忽然转脸向着一边的小山望了一眼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莫环冷冷一笑道：“小子，那是一只狐狸，不要庸人自扰！”

冷红溪怒声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不必再耽误了，我已说过，只要你划出道儿来，刀山剑树，我也决没有退缩之理！”

莫环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这样很好，我先说出你听听可好！”

冷红溪没有出声，莫环手指着水面上道：“我们在这水面上较一阵轻功如何？”

冷红溪不由心中一动，十分纳闷，暗忖道：“这老儿竟然要与我比试轻功，这是什么居心？”

虽然他真恨不能当时一掌，把对方毙于掌下，可是对方既已划出了道儿，自己却不便拒绝。

当时心中思付道：“这老儿可能轻功不弱！”

不过他自信困处寒涧九年，每日上下冰壁，以及观察雪猴儿嬉戏动作，已练成了绝世的轻功，当不至于输给对方！

想到此，鼻中哼道：“你要怎么个比试法？”

莫环桀桀一笑，道：“寻常轻功，自不在足下高人眼内，我们不妨在这水面之上较一阵‘登萍踱水’，小子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冷红溪冷笑道：“我方才已说过了，只要你说出方法，无不奉陪，只是这胜负如何分法，你却要事先交待清楚！”

莫环呵呵一笑，道：“这个自然！”

说着跷起了一只脚，道：“我们就以脚上的水迹，来决定彼此功夫的强弱，你看可好？”

冷红溪向他脚上看了一下，他穿着一双软底薄皮的凉鞋，自己再看看足下，是一双鹿皮快靴，俱都是适宜轻功施展的！

当时点头沉声道：“很好，我们就这么办！”

莫环阴沉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！我把话先说到头里，你我可是大冤家，不死不休！”

他说着在头上搔了一下道：“这么吧，假如这一阵轻功比下来，如果是我输了，我也不叫你费事，自己就一掌把脑瓜打开，横尸在你面前，你说干不干脆？不过，小子你要是输了呢，又怎么说？

冷红溪冷然一笑道：“随你处置好了！”

莫环嘿嘿一笑道：“好，我们一言为定！”

说罢伸出一只手来，冷红溪在他手掌上重重地击了一下，就算立下了誓约。

莫环又嘿嘿一笑，开始俯身，在沙地上，捡拾着贝壳，冷红溪不由心中甚为吃惊。

他知道对方是要借着贝壳在水面上的漂浮之力，来起落身子，只此一斑，已可想见这老儿轻身工夫有多精纯了。

他看在眼中，遂也顺手折断了几根芦苇。

莫环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小子，用芦枝固是好，只是黑暗中，只怕看不清楚！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，没有理睬。

他把手上的芦苇，一截一截的折好，目光投向水面上。

莫环这时已拾够了贝壳，见冷红溪直直的向他足下望来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放心，小子，这是很公平的！”

他手指着足下道：“你我二人鞋子现在都是干的，我们上岸后各人脱下

鞋子，互相一看就知道了。”

冷红溪勉强忍着，凭心而论，他真懒得和对方多说一句，自己要目睹着此人即刻死在眼前，才算是出了自己一口怨气。

当时冷笑道：“我们现在就各试身手吧，我实在讨厌你这种不干脆的人！”

莫环桀桀一笑道：“这叫冤家路窄，碰上了你没有什么办法，不过，小子，你也别骄傲，现在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，说不定你小子……”

冷红溪怒道：“你倒是比不比？”

莫环胸有成竹，倒是不慌不忙，他森森的一笑又道：“听着，我们并列由此前进，到了前面钓鱼亭处，再转回来，其间不可偷懒！”

冷红溪一声冷笑，只见他右手一挥，整个身子，嗖一声已纵了起来，直向溪水面上落去。

然后他打出了一截芦枝，足尖轻轻一点，水面上不过微微现出了一个极小的圈圈，他的身子，就再次的腾了起来，身势之轻灵巧快，宛似一只点水的蜻蜓一般！

莫环看在眼中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。

他真没想到冷红溪居然有如此的轻功造诣，自己虽然是轻功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与眼前这少年比起来，仍然差了很多。

当下，他微微俯身探手，把两只鞋上的活扣解开。

就在这双鞋内，另有一双同式样的鞋子，必要时他只须一招手，就可脱掉外面的一双，那么可想而知，里面的一双，自然是一双又干又新的鞋子。

带着一个神秘的微笑，这个阴险恶毒的怪老人，也把身子腾了起来。

他从容的打出贝壳，这些他已熟练了。

在那条如带的溪水面上，二人身法施展开来，就像是银汉中的流星也似。

一时之间，已是一度来回。

冷红溪像一阵风似的，飞扑上了沙岸，竟较莫环快出了半箭之多。

就在他上岸背对着莫环的刹那之间，莫环身形一弯，已把穿在外面的一双鞋脱了下来。那双鞋，自鞋面以下，已为溪水浸得湿透。

接着他身子向前一弹，也扑到了沙洲上，顺势手向前一送，已把手中的鞋，埋入河滩这内。

然后飘飘然的落在了冷红溪的身边。

二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目光，各自向着对方的鞋子上望去。

冷红溪那双鹿皮快靴，尖端上，有一道寸许左右的水迹，其它地方，丝毫没有为水所湿，这种轻身功夫，直令莫环咋舌！

可是他却发出了一声怪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输了！”

说着脱下了右足上的一只鞋，抖手打过来道：“你请过目！”

冷红溪右手往空一拍，那只飞来的鞋，“叭”的一声，落在地上。

他低头，向鞋上望去，不由微微一怔。

那只鞋上，由鞋面而鞋底，竟连一粒水珠都没有沾上。

看到此，冷红溪面色大变。

他不相信莫环能有如此高玄不可思议的功力，可是事实摆在眼前，不容自己不信。

这一刹那，他内心骤然感到一阵不可言状的痛苦，几乎为之窒息了。

九年不分日夜寒暑，勤苦练功，一旦发现并不能制胜敌人，这种失望的震撼，就像是忽然被一道闪电击中了。

他身子晃动了一下，目光中浸满了泪水，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赢了……”

又苦笑了笑，道“我已生趣毫无，足见得上天是有意把我这条命，交到你这种恶人的手里了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紧紧咬了一下牙，道：“下手吧，快一点！”

莫环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所以说小子，什么事都不可过分强求，你本来是可以活的……”

说着又阴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这个人，很不愿看人流血，小子，你本来可以无声无息的死在深山大涧之中，可是你偏不肯对命运低头，现在又如何？”

冷红溪长叹了一声，双膝一盘，坐在了沙地之上，他说：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是我命该如此，不必多言！”

说着，他瞳子里，突又冒出了怒火，道：“如果说人死有鬼，我仍然是放你不过的！”

莫环发出了一声狂笑，道：“小子，你是痴心妄想，在你死前，我还要向你要回两件东西，你肯给我么？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两相环已为玉鹰取去，至于这口剑，原非是我的东西，你也无须向我要！”

掣下背上长剑，掷在地上。

莫环一俯身，拾剑在手，看了看，正是自己那口心爱的宝刃，使他所没有想到的，是玉鹰果然欺骗了自己，她竟敢骗走了两相环！

当时微微呆了一下道：“冷红溪，你这话就令人难以相信了，你既是装死，却又为什么任那玉鹰把两相环取去？”

冷红溪苦笑道：“我是要看一看，那位要制我于死的朋友到底是谁。”

莫环面色一变，呵呵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很聪明，只是一切仍属枉然！”

狞笑了一声，又道：“我不会用剑杀你，我制人于死的方法，永远是别致的。哈……”

说着，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浣花溪，道；“我已经为你选择好了死的地方，你看这地方如何？”

冷红溪冷冷的道：“那里很好，你快下手吧！”

莫环点了点头道：“小子，你不会受什么罪的，我要先点住你的穴道，叫你不能动弹，然后再用这一块石头……”

又指了指附近的一块斗大的青石，石上竟连着一条绳索。

冷红溪不由心中一动，冷笑道：“这种方法，果然很是别致，我自点穴道，免你费事！”

语毕并中食二指，向着右肋下“桑门”穴上一点，随即仰身而倒，人事不省！

莫环微微一呆，他走近以手在冷红溪脉门补上一指，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很好，这小子好硬！”

说着腾身过去，把那块数百斤重的大石提过来。

就用上面的绳子，紧紧的捆在冷红溪的双足之上，然后左右看了一眼，把冷红溪连人带石抱了起来。

他疾行到了浣花溪边，就在此处，溪水湍急，形成了一个极大的漩涡。这是浣花溪一处水最深的地方，转动的漩涡，可以使鹅毛沉底，不要说是一个人了，何况又是一个失去知觉，足垂大石的人。

莫环注视了一刻，发出了一声冷笑，只见他把冷红溪连人带石，向漩涡里一丢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水花四溅。

水面上浮起了一连串的水泡，转瞬之间，一人一石，踪迹不见。

莫环的身影方自消失，另一条人影随之出现。

那是一个姑娘，她神色至为焦急仓惶的来到了近前，向前面溪水微一注视，即纵身跃入水中。

水面上只微微激起一道细纹，这姑娘美妙的姿势，宛如一条人鱼似的。

她那杰出的水功，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在这鹅毛沉底的漩涡里，她巧妙的运用着她的双足，瞬息之间，已沉入水底。

然后她盲目的用双手在水底摸着……

上天有眼，冷红溪的身子，竟然为她摸着了。

这姑娘轻轻把冷红溪僵直的身子提起来，反手拔下腰间一口短刀，把冷红溪足上的绳子割断。

这一切动作，她作得又快又熟练。

割断了绳子之后，她并不马上浮起来。

只见她插好了短刀，用一只春葱似的玉手，紧紧捂着冷红溪的口鼻，不使他再继续的喝水。

然后，她上下打动着她的一双脚，就在水底下，一直向前游去。

她的速度极快，不多时，已游出了十余丈外。

可是她仍然不敢浮出水面，怕的是为岸上莫环发觉，她知道，自己的武功，是不能和那个可怕的老人相提并论的！

似如此，她又向下游潜游了数十丈，才缓缓的浮出了水面。

在一株杨柳树下，系着她一叶小舟。

这姑娘分出一只手，轻轻的拨着水面，另一只手，却把冷红溪紧紧的抱在怀内；半仰着身子，把冷红溪头露出水外，这些动作写来是如此的累赘，可是在她做起来，却是那么的轻而易举。

渐渐地游到了小船旁边，她伸出一只手按住了船头，身形霍地向上一窜，哗啦一声，已抱着冷红溪坐在了小舟之上！

小船晃动得很是厉害。

这姑娘迅速的把身上那件油绸子的衣服脱了下来，放在船头底下，然后摇了摇满头的秀发。

月光照着她那美丽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为水浸湿了的眉毛，微微张动的鼻翅。

她秀眉微微皱了皱，又把冷红溪抱起来，放在自己双膝之上。

接着她用两只手，重重地压在冷红溪的两处后肋上，用力的向下一按，冷红溪立即喷出了一大口水。

这姑娘面色一喜，她连续不断的用力去压，冷红溪也就一口接一口的吐着水。

忽然，她停住了动作，轻轻把小船向树后的阴影内移去。

她那双灵活的眸子，注定在远处的岸边上，脸上现出一种惊慌失措，而又有一些妒忿的表情。

岸上立着的，竟然也是一个姑娘，一身玄色夜行衣，面色苍白。

她似乎发现了什么，不时的向着这附近张望着。

小船上的姑娘，忙把身子俯下去，不使人船发出一点声音。

似如此，过了一会儿，岸上那个少女，才叹息了一声，踟蹰的转身离去。

岸上的少女走远之后，船上的少女才又悄悄的划动小舟，直向下流驶去。

江水湍急，舟行极快，不多时已行出了数里之遥！

两岸林木萧萧，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。

小船上的姑娘，忽然横桨把小船定住了，她美目左右的向岸上望着，这时夜幕低垂，除虫声噪耳，别无声息！

她把小船缓缓的向岸边拢去，岸边生满刺人的藤萝，小舟隐入其中，便再也动弹不得了。

这姑娘似乎一心只惦记着冷红溪的安危，小舟泊岸后，她竟来不及系好，就抱起冷红溪，腾身跃到岸上。

月色之下，这一带环境清幽，清风吹过来，夹着野柚子花香，令人神智清爽。

向前行了约半里之遥，有一大片湖沼。

这片湖水，占地颇大，银月俯照，就像镜子似的明亮，不时有几条银色的鱼跃起来，更显得诗意盎然，就在湖水一边，有一道人工铺成的弯曲小路，循路向一座高岗绕上去，那柚子花香更浓了。

就在柚子花树围绕之中，有一个丝瓜架子，一座玲珑的茅舍，隐在瓜架之后。

茅舍前插着一盏红纸灯笼，照出昏暗的红光。

少女抱着冷红溪一路飞纵而上，来到茅舍前，她用身子向着木门一靠，“吱”一声，门就开了。

室内的布置虽然很简陋，但是干净异常，窗明几净，一个白衣少年，正面窗坐着。

他有一张十分俊秀的脸，只是那双瞪着的光亮瞳子，看起来，却是有些显得过于呆板。

少女一进屋，就把冷红溪放在了一张躺椅上，急唤道：“哥哥，快帮我看一看他，恐怕不行了！”

那白衣少年缓缓的站起了身子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是谁？你怎么又管人家的闲事了？”

少女焦急的看了他一眼，跺脚道：“这可不是闲事……现在没有时间说清楚，哥哥！你得先看一看他，这人身上还被点了穴呢！”

白衣少年身子移动了一下，他右手拿着一支小指粗细的白色竹竿。

只见他身子一转，已来到了姑娘近前。

接着他伸出一只白手，摸在了冷红溪的头上，一面呐呐的道：“一个男人……是谁？”

少女咬了一下嘴唇，道：“红灯盗，就是我以前跟你提及过的那个人！”

白衣少年怔了一下，这时由他眨动着的瞳子看来，敢情竟是一个瞎子。

只是他双瞳如常地睁着，如果不仔细的观察，很不容易为人发现。

这时他那两道如剑的眉毛，忽然向上一挑，怒容满面的道：“小妹，你疯了么？这种人还要救他？”

少女急得拉住了他一只手，道：“哥哥，求求你，你先别问为什么，听我说，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坏人，你先救活他再说吧！”

白衣少年一甩手，坚决道：“我不管！”

说着把身子转了过去，少女顿时面色一黯。

她伸出两只手，微微的按在冷红溪双肩上，仔细的看着冷红溪，突然眸子一红道：“ 他……他要死了。 ”

白衣少年冷冷一笑道：“ 想不到你竟然会去同情一个强盗！ ”

少女闻言直起腰来，叹了一声道：“ 哥哥，你莫非不想要那枚两相环了！”

白衣少年突地一怔，慢慢转过身来。

少女见状，知已说动，又冷冷一笑道：“ 你莫非忘了那两相环是在他手中么？只有他才知道那戒指的下落…… ”

说到此，又叹了一声道：“ 如果他死了，什么也都别想要了！ ”

白衣少年呆了好一会儿，才叹道：“ 你说得不错，那枚戒指，我们必须得到，不能让别人拿去！ ”

说着把手上的白色竹竿举起来，放在冷红溪的身上，呐呐的问道：“ 他落水了么？ ”

少女点了点头，道：“ 不错，但我已把他肚子里的水逼出了一些，这人本事极大，可能在你之上！ ”

白衣少年鼻中哼了一声，脸上带出了一些不屑之色，道：“ 既然这么高的本事，怎又会失足落水？ 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提起竹竿，落在了冷红溪左胸上，稍停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 你放心，他死不了，他身上还有别的伤么？ ”

少女关怀的望着冷红溪，轻叹了一声，道：“ 他并不是失足落水的，而是与人打赌，受了那人骗，被迫点穴落水的，如不是我救他，他只有冤死水底了…… ”

白衣少年冷冷一笑，道：“ 与他打赌的那人是谁？ ”

少女叹了一声，道：“ 哥哥你先救他要紧，这人死不得的！ ”

白衣少年放下了手上的细竿，轻轻叹了一声，道：“ 七妹，我看你对这个人倒是挺关心的…… ”

说罢，双手轻轻的摸到了冷红溪的脸上。

一个失去视觉的人，触觉往往有超人之处，白衣少年只摸了几下，就已知道冷红溪的容貌如何。

他睁大了那双瞳子，很是惊异的道：“ 这人年岁原来并不大啊！ ”

少女抿嘴一笑，，半皱着眉道：“ 谁又说他年纪大来着？ ”

白衣少年又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 仪表不凡，如此的一个人，却竟会去做杀官劫狱的事，真令人想不通！ ”

少女扬了一下秀眉，道：“ 也许他别有隐情！ ”

白衣少年鼻中哼了一声，忽见他双手一转，已把冷红溪整个的翻转了过来。

然后，两只手由颈而至尾椎，很快的作了一次推拿，眉头皱了一下，道：“ 奇怪！ ”

说着又在冷红溪左肋之上，沿着肋骨，一根根的推摸上去，右面也照样摸了一遍。

一旁的少女不由甚为忧急的道：“ 还有救没有？ ”

白衣少年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，左右动了一下，很是惊异的道：“ 那个点他穴道的是什么人？ ”

少女答道：“ 一个老人，样子很可怕！ ”

白衣少年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人手法很高明，所点竟然非穴路脉门，而是骨节扣环，幸亏救得早，再晚片刻，只怕这红灯盗，即使能救活，也要落得一个终生残废了！”

少女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道：“哦……好险！”

白衣少年双手互搓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今日救他，全是看在那戒指的份上，至于这个人，我是不齿相交的！”

说完，双手向冷红溪两肋骨缝内猛的一插，然后双腕一抖，只见冷红溪伏着的身子一阵疾颤，竟发出了一声长吟。

少女见状，不由喜道：“好了！哥哥你真好本事！”

白衣少年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这个人果然武功高超，要是换了别人，只我这一式插手，他也就挺不住了！”

他说罢把冷红溪身子往下压了一下，又用一只右掌，在冷红溪背心上推按了一阵，只听得“哧”一声，自冷红溪口中喷出了一大口水！

他双手来回推拿，冷红溪一连喷出了五六口水，最后直到一点水也没有了，他才住手。

少女见状，那双紧皱的眉毛，霍然松开了。

白衣少年这时把冷红溪放回到椅子上，道：“不碍事了！”

拿起他那白竹竿，道：“这个人，至多一盏茶的时间就可醒转，我不愿守在他的身边！”

说罢直向另一间房内行去。

少女皱眉道：“他醒后如果知道你救了他，必定会感激你的！”

白衣少年发出了一声轻笑道：“我才不希罕他的感激呢！”

一挑门帘子，走进房内。

少女直到此时，一颗心才放下了，她心中充满了喜悦，端过一张椅子，坐在冷红溪身边。

在灯下，她细细地看着他的脸，脑子里不禁想到了昔日的一幕。

那一天，在桃花林子里，自己本来已由一竿老人手上取下了那枚戒指，却不想又被他夺了回去。

按理说，自己应该恨死他才对，可是……

可是，不知怎么，从那天以后，这个人的影子竟时时出现在自己心中，就像是自己内心的深处，烙上了一个印记。

她用右手支着头，细细地看着这个人。

真的，她活到这么大，还不曾见过这么英俊的男子，他是那么风度翩翩，却又纠纠雄伟，而有丈夫的气概。

想着，想着，她的脸不禁微微有些红了。

冷红溪忽然紧咬牙根，打了一个寒战道：“好冷……”

少女赶忙站起身来，在一边茶桌上，倒了一杯茶，送过来，用一只手，把冷红溪的身子微微托起来，然后把茶杯送到他口边。

冷红溪闭目喝了几口，忽见他右腕一分，姑娘闪身不及，竟为他推出了七八步以外，一交坐倒。

她惊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冷红溪忽地睁开了眸子，他一只手按着椅子，猛地坐了起来。

当他目光看见了眼前的少女，不由微微一呆，他摇了一下头，又细细的盯着她看了一阵，呐呐的道：“你是谁……怎么一回事？”

少女一面由地上爬起来，一面冷冷的说道：“我是谁？你可真健忘，再看看吧！”

冷红溪不由怔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：“我认得你，你是偷取戒指的那个姑娘……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少女又气又好笑的盯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说话客气一点好么，谁偷你戒指了？要不是我今天晚上救你，你呀……”

冷红溪忽然忆起先前之事，不由面色一阵苍白，坐了下来。

他垂下了头，冷冷笑道：“姑娘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多事了。”

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还说我多事？”

冷红溪看了她一眼道：“姑娘，你不知道，我与莫环打赌，有约在先，你如今把我救起，日后相见，岂不要被他耻笑？”

说着，陡然右掌翻起，直向自己天灵盖骨上击下。

少女见状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她猛然扑过来，双手用力的拉住了他的手腕。

冷红溪怒道：“此事与你何关？”

姑娘急道：“你上当了，冷红溪，你被那个老头儿骗了！”

冷红溪不由剑眉一挑，道：“我技不如他，怎是为他所骗？”

少女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放开了手，道：“那老人是谁我不清楚，不过，他欺骗了你却是真的！其实他轻功比起你来，差得太远了！”

她一面说着，一面自身侧百宝囊内，取出一双鞋子来，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自己看看，也就知道了！”

说罢，把那双鞋递了过来，冷红溪将信又疑的接过了鞋子，细细一看，不由面色一变道：“这双鞋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

少女浅浅一笑道：“红灯大侠，你受骗了，你大概没有留意到，那老人脚下是穿着两双鞋！”

冷红溪口中低低的“噢”了一声，他紧紧的握住一只拳，道：“你怎会知道？”

姑娘甜甜一笑，一面掠着她为水弄湿的头发，目光看着他道：“你们比武，自始至终我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我怎会不知道呢，那老人最后登岸时把这双鞋埋在沙里，整个的鞋都被溪水打湿了，是我偷偷的挖出来的！”

这几句话，使得冷红溪不由呆住了。

他忍不住冷冷的一笑，用力的咬了一下牙齿，道：“好厉害的莫环！”

他忽然想起，在自己和莫环交谈之时，似乎附近曾传出一些声音。

现在，他才想明白，不由问她道：“莫非你就藏在浣花溪旁边的山上？”

少女含笑摇了摇头道：“我才不那么笨呢？那是另外一个关心你的人！”

冷红溪脱口道：“是谁？”

少女眸子闭了闭，微微一笑道：“雪雁，我看见她了，只是她却没办法救你！”

冷红溪不由呆了一下，他望着眼前这个好心的姑娘，只见她一头秀发，被水浸得湿淋淋的，身上虽穿着水衣，却也有多处被打湿了。

他很是过意不去的道：“多谢姑娘，今夜你对我的大恩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报答你的！”

少女抿嘴一笑，道：“这事也是凑巧，那时候，我正在溪水里摸鱼，你们来了，我不敢出来，只好潜在水中，躲在溪边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救你！”

冷红溪立起身来，向少女深深一拜道：“不论怎么说，冷红溪这条命是姑娘所赐，如非是姑娘相救，说穿诈情，我今生只有含冤而死了！”

少女冷冷一笑道：“那位雪雁姑娘也看见了，她早晚也会告诉你的，她们姐妹一向骄傲，目中无人，我不想答理她们，所以带你来此，并没有招呼她！”

冷红溪一笑道：“姑娘，你错了，她姐妹二人，已为那老头儿收买，与我为敌，那雪雁根本不是想救我，想害我倒是真的！”

少女似乎呆了呆，她摇了摇头道：“不会吧，我看雪雁那小妮子，对你挺关心的，你恐怕误会人家了！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必再谈她们了，还没有请教姑娘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女面色一红，道：“我姓简，名春浓……你听过了也就算了，可别记在心里。”

说着脸色更红了，像似发现说错了话，当时左右顾视了一下，窘笑道：“真正救你的可不是我，你还不知道！”

冷红溪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是谁？”

简春浓一笑道：“我只是把你由水里救起来，带到这里，真正为你解开穴道的却是我哥哥，他叫简秋！”

说完向内屋指了一下，冷红溪忙道：“我太失礼了，可否请出令兄一见？”

春浓摇了摇头，用手指了一下自己双目，极小声的道：“他是个瞎子！”

冷红溪立起身来，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姑娘带我入内一见可好？”

简春浓摆了一下手道：“他已睡了，明天再见吧！”

冷红溪默默地坐了下来，道：“姑娘你也该歇息了，我可否在这里借住一夜，明日再走？”

简春浓呆了一呆，呐呐的道：“当然可以……你明天就要走了？”

冷红溪忿忿的道：“我岂甘为那老贼所骗？”

春浓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新伤方愈，自信能打得过他么？”

这一句话，提醒了他，当下他试着运了一下气，才发现果然有些力不从心，当下不由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简姑娘，你说得不错，看样子，我只好在此打扰几天了！”

简春浓眉尖一扬，似乎很是高兴，点头笑道：“你只管安心在这里住下，每天有得你吃就是了，再说，我们还有点事求你呢……”

冷红溪一怔道：“姑娘有事请说，我必尽力。”

简春浓一抿嘴，道：“只怕这件事，你不会答应，嗯……现在太晚了，你还是先休息吧，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谈吧！”

说着站起来，道：“我带你到房里去吧！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多谢姑娘！”

于是简春浓端起了灯，领着他走进左边第一间房间。

进门之后，冷红溪见是一间尚称宽敞的雅室，室内设有一张竹床，挂着青纱蚊帐。

一旁有一张方桌，上面有茶壶茶碗，还有四把椅子，一边墙上开着扇窗子，清风吹进来，很是凉爽。

简春浓把灯搁下，道：“你早点休息，我走了！”

说罢转身自去，冷红溪坐下来，脑子里却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切，自己九

年含辛茹苦，想不到才一见仇人的面，却又差一点为他所害。

如此看来，这莫环实在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。

想到此，他只觉得全身上下热血澎湃，几乎不能自己，这时忽又听得叩门之声，传入简春浓的声音道：“你看我，竟然忘了给你拿衣服换，快拿去换一换吧！”

冷红溪闻言才惊觉自己此刻所穿的，竟然还是一套湿的衣服，当时开了门，从春浓手中接过一套衣服。

简春浓笑道：“这是我哥哥的，你先将就着穿一穿吧！”

冷红溪道了谢，随就关上了门。

看着手中的衣服，想到了姑娘的那张面颊，这位天地之间少有的大英雄，心中不禁微微动了一下。

可是像他这种奇人，是不会向谁低头的，换句话说，那是不容易去爱上谁的！

在灯下，他脱去了湿衣，换上了这身衣服，除了稍瘦一点外，勉称合适！

这时，天色已微微发亮。

他和衣静坐在床上，试着调息顺气，不一刻，竟自浑然入定了！

小院里满是摔碎了的花影，阵阵地郁香，由小窗中送进来，冷红溪醒转过来，天时已是不早。

他试着提了提真力，竟然是完全恢复了。

他轻轻的推开了门，却见堂室内静无一人。

冷红溪慢慢踱出去，走到院中，见花园里，种着各种花卉，有海棠、大丽花、美人蕉，开得烂红一片。

另一旁有一个小小的温室，其中种着樱草、望江南等等。

由此可见，主人兄妹，是如何文雅的人士了。

他很少机会能见到如此多的花，心中不禁大为舒畅，不由信步向前面的花棚下行去。

不料他脚下方跨出一步，却忽闻一人冷冷说道：“怎么，想不告而别么？”

冷红溪猛然吃了一惊，忙转身，只见在一处小小的藤萝花架下，坐着一个白衣少年。

少年面带不屑，手上拿着一支白色细长的竹竿。

冷红溪立刻想到了这个人必是简春浓的哥哥简秋，连忙上前一步，含笑道：“这位可是简恩兄么？小弟昨日来得鲁莽，太失敬了！”

简秋面上好似没有什么表情，翻着一双眸子，道：“这不关我什么事，是我妹妹救你回来的！”

冷红溪道：“小弟为人点了穴道，幸为简兄解开，否则此刻已不堪设想了！”

简秋冷笑道：“我本来是不该多事的，是七妹一再求我！”

说着，手中的竹竿，狠狠的在藤架上抽了一下，怒声道：“我简氏门中，世代清白，还不曾有人与匪类结交，你的身子如已方便，请自去吧！”

冷红溪不由面色一变，两道剑眉，猛的向上一挑，可是却慢慢又敛去了怒态。

他低低叹息了一声，自语道：“不！我是不能同恩人动手的！”

想至此，就微微一笑道：“简兄，你有所不知……”

简秋在椅子上狂笑了一声道：“红灯盗的大名，我兄妹是久仰了，打官

劫狱难道是正道侠士所为？”

手中的细竹竿指向冷红溪，一声朗笑又道：“那是你幸运，我简秋双目失明了，否则，又岂能容你如此横行？”

说着又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浣花溪是有王法的地方，你还是快快离开这地方的好！”

## 第九章　两张魔图

冷红溪不由微微一笑，他才发觉到，这个瞎子简秋，敢情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他必有相当的身手，当下诙谐的道：“我的房子已为人烧了，不搬也不行了，简兄大可放心！”

简秋睁着一双大眼，冷冷的道：“这就是了。冷红溪！我辈人物，习武技，在于行侠仗义，如果自恃武功，打家劫舍，那就失去习武本旨了！”

冷红溪朗笑一声道：“善恶发乎一心，行事在于一己，小弟行事，只为了无愧自己，别的，又岂管得了许多！”

那白衣简秋，忽地坐正了身子，道：“我是诚心的劝你！”

红溪一笑道：“还是不劝的好！”

才说到此，那简秋手中的细长竹，陡地翻起，直向冷红溪面门上点来。

冷红溪早已防备他有此一手，当下伸出二指，向着点来的竹上一拨，只听得“嗡”一声，那节竹枝，竟如同是一张弓似

的弯了过去，枝头反向简秋面上点去。

简秋微微一愣，面色倏地一沉。

他手上的竹枝，再次一挥，又像是一条细索似的，向冷红溪腰间缠了过来。

冷红溪这时已看出了这简秋虽是一个瞎子，可是一身功夫<PGN0271.TXT/PGN>却很了得，不由动了好奇之心，有意试探一下他的身手。

于是足尖一点，如飞似的，自简秋头上掠了过去。

可是简秋就好像背后生了眼睛一样，红溪的身子方一沾地，他已迅速的转过了身来。

冷红溪身子向下一伏，右手并二指，向简秋肋下就点，简秋道：“你休想！”

左手向外一翻，用手掌向红溪指上切来！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果然高明！”

身子已像秋风似的飘上了屋脊。

简秋好似为人戏耍，生出疾怒，当下暴吼下一声道：“下来！”

说着只见他身子霍地向下一矮，右掌平着向外一推，发出了“轰”的一声。

冷红溪就觉得一股暴风，直向自己卷了过来，显然这简秋已动了肝火，居然向自己使出如此重手法来了。

他不由也有些生气，只是再怎么样，对方兄妹，是自己救命恩人，不能也以重手相对！

冷红溪这时如再稍有迟疑，连人带屋只怕都不能幸免。

简秋所发出的这种掌力，足能把这幢茅舍，震成粉碎，茅舍乃是他兄妹本身所有，岂非是太不智了？

冷红溪有见于此，遂一声冷笑道：“何必动怒！”

说着端坐屋脊，右掌以八成内力向外一吐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闷震。

那简秋不由一连后退了四五步，碰一声，撞在了一棵树上，才算没有栽倒。

那一幢茅舍，也发出了“吱吱”声响，冷红溪叱了声：“不好！”

右掌在屋脊上按了一下，才算把欲倒的茅舍定住了，他的身子，在这时

候，也像燕子似的飘了下来。

当时不偏不倚的，正好落在了简秋身边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简兄好厉害的气波功夫，小弟拜识了！”

简秋这时面色通红，两腮鼓出甚多，好似正在运气一般，闻言后，他并不能立刻回答，鼻中只哼了一声。

冷红溪哈哈一笑道：“还是不要急于开口的好！”

简秋一双白眼翻了又翻，退后了一步，好不容易，才把一口气咽了下去，冷笑道：“难怪你如此骄狂，原来果然有些功夫！”

红溪一笑道：“你那九转气波固是厉害，却是敌不住我的‘乾元真力’，方才如不是我以真力贯入梁柱，只怕这幢房子，已为你气波所毁，那么你们兄妹今夜只好露宿了！”

语罢又哈哈大笑了几声，退回架下，坐了下来。

简秋不由脸色一阵通红，他冷笑道：“我自毁居屋，又关你何事？”

说着陡然转身，“呼”地一掌劈了过来。

冷红溪双手一按椅把，“嗖”一声窜了起来，只听“叭”地一声脆响，红溪所坐的那张木椅，竟震了个粉碎。

简秋自知没有击中，冷红溪已落到了藤萝花架之上，他紧咬钢牙，第三次出掌猛袭。

所施展的，仍然是“九转气波”，只听得一声大震，那藤萝花架，炸成了寸寸碎片，满空飞舞。

冷红溪长笑声中，身子如同一只凌霄大雁似的向空腾起，足足有十丈高下。

可是瞎子简秋，似乎能测知他身在何处。

只见他右手向外一翻，“哧”一声，手上竹杖，已化为一截镖枪，直向着冷红溪腾在空中的身子飞去。

树林子“哗啦”一响之后，就静下来了。

良久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简秋先是一愣，过了一会，他才缓缓移动了一下双足，身子一阵颤抖。

他呐呐的自语道：“噢……他死了！我……”

自语至此忽地双手抱着头，蹲在了地上，面上现出了极为痛苦的表情，道：“天啊……我真该死，我……我作了什么事啊！”

说着他跳起来，直向那片树林中扑去，他用双手摸着每一棵树，面颊上挂着晶莹的泪珠，口中呐呐的呼唤道：“冷兄……冷红溪……”

这时候，一只手在他肩上轻轻拍了一下，道：“简秋，我还没死呢！”

简秋猛地转过身子，不由颤抖了一下道：“噢……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如非你这点侧隐之心，只怕已死在我掌下了！”

说着把手上的竹枝，还到他手中道：“拿去你这要饭的棍子。”

语毕转身而去，简秋这时面部肌肉连连的抽动着，又羞又愧，又气又惊，他赶上一步，道：“冷兄……”

冷红溪转过身来，微微冷笑道：“怎么？你还要打么？”

简秋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是……不是……”

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那么，你又有何事？”

简秋冰冷的面颊上，带着羞惭，道：“红溪兄，你是我所遇最厉害的人，你的武功高深令我钦佩！”

红溪一笑道：“你过奖了，我想，你若非双目失明，武功不会在我之下。”

简秋不由苦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双目即使不瞎，也绝非你的对手。”

说着双眉微敛又道：“你是我生平仅见的一个奇人，你的功力太强、太玄，有一种超乎自然的力量，我认为，在一个现实环境里，是不能达到的。”

冷红溪不由默然了，他脸上现出了一个钦服的笑容。

这是他所听到过、一个最真切深入的对他的分析。

简秋又接下去，道：“你的掌力充沛，可盖八方，先师曾说过，气机通二眼，可盖上下，通四穴而达左右，开先天而抵六面，走四服伏先天而改六合！”

说着，他紧紧的抓着红溪一只手道：“你……竟然已达到了最高之境界，真正令人难以置信，请问冷兄你今年……”

冷红溪一笑，道：“你的见识卓绝，令人佩服，只是这个天底下，有一些事情是违乎常理的，人的意志力量，可以化不能为能，简恩兄……”

他有些激动的晃了晃手，道：“只要你有毅力，像我如今这种成就，是不难达到的！”

简秋怔了一下，呐呐道：“你学会这一身功夫，如此运用，岂不可惜？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怎知我是如何的运用？”

简秋不由脸色一红，冷红溪叹息了一声道：“不打不相识，今日一打，我们倒成了朋友了，简兄，我告诉你，我学这一身功夫，只是为了执行一项任务，舍此，别无所求！”

简秋冷冷的道：“总不会是劫狱杀官吧！”

冷红溪叹了一声，道：“恩兄你误会了，我这一身本事，是为了复仇，我恨牢狱，是有原因的！”

二人谈说着，来至舍前，各自落坐，简秋很注意的去听他想急于知道的下文。

风从树梢上吹下来，地上的小草，被吹得一齐弯下身子，简秋的雪白衣衫，也在轻轻拂动。

他是个十分英俊的人物，长长的眉毛，笔直的鼻梁，那双眸子，如果不说出来，你一定不知道他是一个瞎子。

冷红溪看着他，不由低低叹息了一声。

简秋似有所悟，一笑道：“一个人双目失明，倒少了不少的纷扰，所谓目不见、心不烦！”

冷红溪好奇的问道：“这里，只有你兄妹二人？”

简秋点了点头，冷红溪又问：“别处还有亲人么？”

简秋冷峻的面上，浮出了一丝苦笑，道：“自然是有！”

冷红溪忽然发现自己是多么失检，去打听人家不愿说出的事情，是最不识趣的，这就好像别人来打探自己是一样的可恶！

他想到了这一点，就不再多问了。

简秋这时笑了笑道：“七妹下山，八成是抓鱼去了，也应该回来了！”

一句话提醒了冷红溪，当时转头向岭下看去，却见一条人影，疾行于山道上，已距岭上不远。

果然是简春浓，只见她头戴一顶平顶宽边的大草帽，上身是笋色的小袄，下着八幅风裙，身形之巧快，有如星丸跳掷，霎时间已来到了舍前。

只见她右手拿着一支银色鱼叉，左手则提着一个柳条串儿，串着四五条

尚在蹦跳的鲜鱼。

她看见了冷红溪，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道：“ 你好些了？ ”

冷红溪深深一拜道：“ 多谢姑娘，我已全好了 ”

简春浓提了一下手上的鱼串，道：“ 我们这乡下地方，没有什么好菜待客，我钓了几条鲜鱼，冷兄也好下酒！ ”

红溪一笑道：“ 姑娘盛情，怎好打扰？ ”

简秋这时在旁微微一笑道：“ 我这妹妹，最是刁顽，今天居然也会有此好心，真是难得！ ”

话落朗声大笑了起来，春浓偷偷看了红溪一眼，面色一红，扭了一下身子道：“ 哥哥…… ”说着就跑进去了。

简秋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 冷兄，我妹子的‘ 豆豉辣鲫 ’最是拿手，你等一会一吃就知道了，只是冷兄，你与我兄妹结交，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呢！ ”

冷红溪怔了怔，哈哈一笑道：“ 俗语说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简兄有话但说无妨，就是要冷某我这颗人头，冷某也不会令你兄妹失望！ ”

说罢又朗笑了一声，真个是气吞山河。

简秋闻言似乎一阵激动，道：“ 冷兄言重了！ ”

他站起来笑了笑道：“ 冷兄快人快语，果然是条热血汉子，我倒是大大的失敬了，请受我一拜。 ”

说着当真就要拜下，冷红溪忙把他扶住，道：“ 恩兄要是如此，就太不够意思了，不知有何差遣，但说无妨！ ”

简秋缓缓坐下了身子，突然摇摇头道：“ 有关我兄妹的奇特身世，不说也罢！ 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翻着那双看似有神的眸子，连连苦笑不已，冷红溪立刻就想到对方兄妹，必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人家不肯说，自然不便多问。

当下就把话题扯开，又谈了一些别的，这时简春浓已自房内走出，笑向二人道：“ 饭菜俱已齐备，请吃饭吧！ ”

说着走过来，拉住简秋手上的竹枝，向红溪极为多情的一笑，冷红溪不禁一阵面热，顿时就把脸转向了一边。

入室落座之后，红溪见桌上的菜，是一盘豆豉鱼，一盘烧豆腐，一盘干焙笋干，还有一盘是甜菜，是用冰糖浇炸的“ 拔丝山药 ”，正中的汤，是笋片、香菌、冬菰、豆苗、黄菜、白菜合煨成的，看上去颜色甚美。

这四菜一汤，虽不十分名贵，可是出自姑娘的玉手，却看起来好看，闻起来好闻，令人垂涎三尺。

冷红溪不由赞道：“ 简姑娘真个好手段。 ”

简秋这时落座之后，只用鼻子闻了闻，就笑道：“ 这四菜一汤大致不差，只是笋焙得过老了！ ”

春浓瞟了红溪一眼，笑哼道：“ 你就少挑剔一点吧，哥哥！ ”

冷红溪微微吃惊，因为那简秋，只凭嗅觉的能力，竟能判出有几个菜，甚至还可知道它的火候，不由笑道：“ 简兄，你虽失明，看来却甚于有目呢！ ”

春浓笑道：“ 他呀！鼻子才精呢！别打算瞒他一点！ ”

简秋突转不悦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 当着高人面前，我岂敢放肆！ ”

说时，那张白脸上，更现出一片秋霜，春浓忙向红溪递了一个眼色，摇了摇手，又指了指眼睛。

红溪立刻会意，知道这简秋，不愿别人提起他伤心之事，自己无意间说

到他失明，定是已触到了他的隐痛，当下就缄口不再多言了。

简秋本是情致很高的，自此以后，却就神色黯然，一言不发，只顾低头吃饭。

简春浓明白这位兄长的个性，知道这顿饭他是闷定了，心中好不遗憾，只得勉强找些轻松的话题，与冷红溪谈说着。

简秋吃了两碗饭，道了声：“冷兄慢用！”

就起身退去，春浓待简秋走后，微笑向红溪道：“我哥哥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要介意！”

红溪剑眉微轩道：“令兄武技高强，为人正直，不愧是一位侠士，姑娘有兄如此，也值得骄傲了！”

春浓慨叹道：“只可惜他的眼睛……”

冷红溪道：“我看令兄瞳子灵活光采，无异常人，不知病在何处？还能挽救么？”

春浓苦笑了笑，道：“救是有救，只是……”

美目中涌现泪光，伤感的道：“我哥哥是五年前，为一恶魔以化风毒针所伤，针中二目，就此失明，他本是一个十分风趣诙谐的人，如今却变得脾气孤癖，不可理喻！”

红溪放下碗筷，冷然道：“我这次绝处逢生，幸为姑娘所救，令兄亦对我有恩，方才令兄曾言，姑娘有事相托，尚请明言，我必尽力报效！”

春浓不由面色一喜，道：“真的？我哥哥已对你说过了？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令兄只言有所相托，并未说明为了何事！”

简春浓一双瞳子平视着红溪，笑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也就不客气了，我们想向你借一样东西，不知你可会答应？”

红溪一怔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简春浓摇头笑道：“你不会答应的！”

红溪道：“姑娘但说无妨！”

春浓面色微显尴尬，低头绕了一下裙带，方抬头正色道：“我们想向你借那枚‘两相环’一用，可好？”

冷红溪怔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我这条命，都是贤兄妹所救，小小一枚指环又算什么？只是那枚指环刻下并不在我的身上，却如何是好？”

春浓不由面色一黯，苦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不肯借的，这也没有关系……”

冷红溪剑眉一扬道：“姑娘你这就错了，莫非不信我说的是真话么？”

简春浓轻叹了一声，道：“冷兄有所不知，想那两相环，乃是武林中一件至宝，人人均欲得之，就是冷兄不肯借用，我兄妹也无怨怪之理，只不过我哥哥的眼睛，永生不能复明罢了！”

冷红溪一惊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简春浓黯然道：“两相环内所载的两位前辈，据说尚有一人在世，我哥哥的眼睛，乃是这位老前辈的一个弃妾所伤，当今天下，除了那位老前辈之外，别无救主。”

冷红溪闻言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一定设法讨回那枚戒指就是。”

春浓微愕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枚戒指，当真不在你手上了？”

冷红溪冷笑道：“我生平绝不说谎！”

春浓怔了一下，叹道：“听我哥哥说，这枚戒指不可轻落人手，否则被人得了先机，就无足为贵了！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道：“ 姑娘可知道玉鹰、雪雁二位姑娘么？ ”

简春浓点了点头，道：“ 怎么不知，那位雪雁姑娘还跟到你半路呢！ ”

冷红溪哼了一声道：“ 我那枚两相环，就是为那玉鹰取去，只怪我当时太自负了，不然她又岂能由我手中把东西拿去？ ”

简春浓秀眉微颦，道：“ 这婢子和那古墓老人，似乎已分道扬镳，如果那指环一直在她手中，倒也不足为虑，只怕落入那老头儿手内，就堪忧了！ ”

红溪知道她所指的古墓老人，必是莫环，当下双眉如戟似的立了起来，冷冷一笑道：“ 姑娘放心，那枚戒指既然如此神秘，我必定找回来相赠，以谢贤兄妹救命大恩！ ”

简春浓一双明澈的眸子，直直的注视着他，似有无限深情，她嫣然一笑，道：“ 我只是愿意救你，可并未望你报恩！ ”

说话之间，忽闻室内传出了呻吟之声，冷红溪不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 这是怎么了？ ”

简春浓轻叹了一声，道：“ 是我哥哥，他眼睛里的毒又发作了！ ”

红溪讶然道：“ 他不是已失明五年了？怎么到如今还会有此情形？奇怪！ ”

春浓苦笑道：“ 冷兄不必担心，其实这已是他的老毛病了，这五年来，他都是如此忍受过去的，半个时辰后就好了！ ”

冷红溪道：“ 这太可怕了，姑娘，我可以助他一下么？ ”

说着站了起来，直向室内行去，简春浓忙追上，道：“ 你要小心！ ”

冷红溪不解的回过身来，简春浓小声道：“ 我哥哥最不愿人家这时见他，你想看看，请随我来，千万不可让他发觉，他是翻脸不认人的！ 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当时就随着简春浓绕至室外，简春浓又小声道：“ 他的眼伤每天午时都要发作一次，每一次都要半个时辰左右，他这时的样子很难看，你不看也罢！ ”

冷红溪摇头道：“ 看看无妨！ ”

简春浓叹了一声，向房顶上指了一下道：“ 你绕到后面，房顶上有一天窗，当可看见一切，只是千万不要为他发觉！ 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，纵身而上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他用“ 踏雪无痕 ”的轻功绝技，走到了后檐，果见房顶上支有一个小小的天窗！

这时，他更可清晰的听见一声声的呻吟之声，自窗内传出，那声音，似乎较方才更为痛苦了。

冷红溪轻轻伏下身子，室内一切，尽入眼底。

这时只见那简秋全身上下脱得赤裸裸的，仅仅在腰眼之下，围着一块绸巾，全身汗下如雨，正以中食二指，用力的点在双目之上。

那种情形看起来，就好像是想把自己的一双眸子挖出来一样。

他是盘膝坐在一个蒲团之上，面前放着一个黑色的瓦罐，罐盖是开着的，内中装着一种黑色的丸药，每一粒都约有黄豆大小。

简秋似在忍受着一种极度的痛苦，他虽是盘膝坐着，却战抖得很厉害，口中更是不住的发出呻吟之声。

似如此约有小半盏茶的时间，他整个的脸上，又现出了一片紫色，全身也抖动得更厉害了。

冷红溪目睹如此情景，不禁同情心大起。

他猜想，简秋此刻正是以内家的“ 阵魔 ”气功，在与藏在瞳子内的剧毒

苦撑，那呈现在面上的紫色，也就是瞳子里的毒汁。

只是，他始终无法把这些毒汁逼出体外，反倒使自己更痛苦了。

这样又过了甚久，只见他伸出一只战抖的手，自罐内摸出了几粒黑色药丸，塞入口内，那紫黑色的脸，才渐渐恢复如前。

这时，他的呻吟声，也才由大而小。

简秋就像是大病初愈似的站起了身子，用一大块布巾，擦着身上的汗，似乎很是疲倦，不久，就倒在床上睡着了！

这是残忍的一幕，冷红溪几乎看得呆了。

他那铁石的心肠，忽然也变得软了，想不到人间竟然会有如此惨厉的酷刑。

一个由痛苦深渊，侥幸走出来的人，是最能同情和体会另一个人的痛苦的！

冷红溪看完了这些，冷冷一笑，自茅屋上飘身而下。

他那飞起来的身形，有如是一只白鹤，轻飘飘的落在了简春浓身边，春浓苦笑了笑,道“你都看见了？这多少年以来,他都是这样的忍受着痛苦……他妄想以自己的内力，把瞳子里的剧毒逼出来，可是这样，只增加了他的痛苦！”

冷红溪喃喃的问道：“那罐子里是什么药，有何功效？”

简春浓轻叹了一声道：“那是我哥哥自己开方子配制的一种药丸，是用捣碎的百合掺和山药以及纯蜜制成的，功能止痛壮血，我哥哥说，如果不是这种药，他早就死了！”

冷红溪紧紧地咬了一下牙，道：“你能把伤害令兄的那个人的名字告诉我么？”

简春浓看了看他，摇头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们简家的仇，是不容外人代报的，何况我哥哥更在神前发过重誓，要亲手杀死那人，所以，你就不必多事了！”

冷红溪抬头想了想，也觉势必如此，就好像现在有一个人，蓦然的告诉自己，要为自己报仇，杀死莫环，自己也必定是不乐意的。

他很能体会这份心情，一个人受了不少的苦，总希望能等量的加之于对方，要用自己的手泄恨加在对方身上，要用自己的眼睛，去享受那一霎时的快意。

冷红溪是不愿剥夺人家这种权利的，他只是感觉到，自己似乎应该去找回那枚戒指，把它赠给简秋，这样也就能使得自己心安了！

想到此，他就对简春浓点了头道：“我的身子已完全恢复了，谢谢你的救援，我现在就想走了！”

春浓怔了一下道：“你现在就走？”

冷红溪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走了，我要把那枚戒指找回来。再见吧！”

说着头也不回的，直向岭下行去，简春浓追上了几步，想把他叫回来，可是她的手刚举起来，却又放下了，她想：“我凭什么把人家叫回来呢？叫回来又对他说些什么呢？”

这一刹那，她仿佛感觉到整个身子都凉了，这是多么奇妙的现象啊，谁又知道，平空的一粒小石子，已在姑娘的内心，激起了多少的波澜呢？

玉鹰舒修文，偷得了那枚两相环后，禁不住内心的狂喜，趁着莫环不在，忘命似的逃出了浣花溪。

这几天，老实说，她也确是吃够了苦头了。

她知道，自己要想瞒过莫环那个老魔头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此小寒山她也不敢回去了。

就在第三天，她已来到了青城山附近。

到了这里，她那一颗悬心，总算暂时放了下来，因为自己只要往山里一躲，饶你莫环多厉害，也不易找着自己了。

玉鹰是一个私心极重且极为聪明的人！

她知道这枚两相环的一些来历，有了这个东西，自己就能练就一身不可思议的功夫，那时候自己就谁也不怕了。

这一次逃出来，她除了随身的一些银两外，竟连一个使唤丫鬟也没有带，一路奔行，更是偷偷摸摸的，生恐遇上一个认识自己的人！

如果有一个人发现了自己，传言出去，莫环就会循踪追来，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

可笑她昔日是如何的身份地位，今天这种形迹，简直比一个贼也不如！

她独自一个人，沿着岷江坐舟而下，到达青城山麓时，正值莺飞草长的季节，青城山上好一派风光。

舒修文在山下买了一匹马，备了几天的食物，就骑上马，向青城山上行去！

“青城”乃是蜀省名山之一，有甚为开阔的山路通向内山，其上庙宇连云，香火十分兴盛，每年上山进香拜佛的人，络绎不绝。

舒修文乘骑登山，走了一个上午，已入内山深处，山路逐渐的难行，又走些时候，几乎连马走起来也有困难了。

不过，这时的风景之好，却使她心旷神怡，不觉疲劳。

眼前是一片参天的巨石，石色纯青，其上满生着野草飞藤，乍然看去，就像是一条巨蛇伸展出身子一样，仰望天际，白云飘浮，似乎就在山边，伸手可及。

舒修文系好了马，倚在一块大石上喘了喘气。

忽然，她似乎听到了一阵淙淙的流水之声，不由精神一振！

长途的奔走，已使得她精疲力尽，口干舌燥，全身上下香汗淋漓，是非要洗涤一番不可。

当下由马背上找了一套干净衣服，带了布巾等物，就向那水声发出处找去！

果然，当她绕过了前面那块巨石，就看见了一片石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水源则是来自巨崖边的两道泉水。

这时正有三两只白鸟在湖上嬉戏，舒修文一来，把它们都吓飞了。

舒修文不由为眼前这种奇景吸引得呆住了。

想不到深山之中，竟会有如此一个地方，如能在此找上一个洞府，静修几年，苦练功夫，岂非是好？

想到此，芳心不由怦然。

可是她此刻又饿又渴，顾不了这些！

当下就以山泉当茶，吃了一些东西，精神也就好多了。

望着清冽的湖水，她实在忍不注，深山无人，自己何不洗个澡，舒服一下？

小寒山上，也有一个巨大的天池，二女天天在池里戏水为乐，长年累月，

已养成了一种洁癖，后来搬居到浣花溪后，也常在无人的深夜，在溪水中纵情游戏。

这时，眼见这么一湖清水，四下又无人迹，她如何还能忍受得住。

当下就找了一个凸出的山石，遮住身子，匆匆脱下衣裙，露出了羊脂似的玉体，在湖边试了试水，觉得还不太冷，她就纵身而入，边游边洗，玩了一个舒服，直到兴尽，才上岸，擦干了身子。

这时阳光为当头的树荫和崖峰遮住，只有和煦的风轻轻吹过来。

舒修文只觉得无限的适意，她所坐之处，是一块又平又大的青石，好似为人工打磨过一样的光滑。

她暂时没有穿衣服，懒洋洋的倚下了身子，望着自己丰腴白嫩的身子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她在想，这一次自己如能学成绝技，再次下山，必定要物色一位如意郎君才是，起码那人要像冷红溪那样的英俊才行！

冷红溪那张秀逸英俊的面颊，突然呈现她的眼前，可是她立刻又想到了红溪被烧焦的尸体，那种丑陋可怕的样子，禁不住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。

这时她更体会到了莫环的可惧，不自觉地呆了一呆，自己要是为他抓到，简直太可怕了。

当下就坐起了身子，玉手偶移，红光闪烁，她的心不禁又动了一下，目光凝视在玉指上的那枚红色有如玛瑙一般的戒指之上。这枚两相环约有制钱般大小，通体晶莹亮澈，是用一道银白的玉托子托着的。

其实那红色的既非玛瑙，白色的亦更非是玉石，只是看起来甚为相似而已！

舒修文忍不住就把它摘了下来，自从到手后，她还未曾仔细的看过，为的是逃跑还来不及！

这时深山无人，不愁为人发现，她就凑在眼前仔细的观赏起来，那红光闪烁的宝石两边，有两个黑色凸出的小点子。

舒修文用手轻轻一按，“喀”的一声，那块红色的宝石，竟自动翻转过来，现出了一僧一道两个凸出的坐相。

二人各自盘膝端坐，四掌相对，十分严肃。

舒修文细看这两个人像。

和尚生得方面大耳，貌相清奇，双眉奇长，似是一个有极深造诣的奇僧。

再看那个道人，面相清癯，五官清秀，如柳长须垂挂在胸前。

二人两侧，是两壁悬崖，仅仅留出一线长天，舒修文见其上甚多水迹，当下就用一块布巾在上面擦了擦，愈觉两个人像刻得栩栩如生，试用手在二人身上按一下，却见那一僧一道竟自又转过了一边，现出了另外一面来，是二老的一个蹲相，仍然是四掌相叩，看不出是何用意。

玉鹰舒修文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她知道这所谓的两种形相，必定是含有深意在内的，只是不易猜测。

她坐起身子，正想再细细地端详。

忽然一只白手伸过来，把她手上的戒指拿了过去。

玉鹰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吓得倏地转过身去，只见距身侧数尺的地方，站着一个全身黑衣，面容瘦削的妇人。

这妇人年岁很难推断，看起来约在四十左右，但也许已很年高，因为她双耳上方的发丝，已经有一点点花白颜色！

她生得眉长且细，目深而大，鼻直口小，倒是一个美人的坯子。

只是那一双颧骨，却显得过高，周身上下，瘦得可怜，一双白足，套在一双黑色细鬃所编织成的弓鞋之内，全身看起来，倒是干净已极。

她左手提着一个竹篮，其中放着几束野生的百合，右手却拿着那枚两相环，细细的看着。

玉鹰又惊又怒，当时娇叱道：“你这妇人，好大的胆！”

猛地窜起来，向那妇人扑去。

那妇人冷冷一笑，伸出一只玉手，向玉鹰一指道：“看看你这个样子！”

玉鹰低头一看，不由羞了个满面绯红，原来这时自己还是赤身露体，寸丝不挂。

她吓得惊叫了一声，又退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并蹲下身子，那妇人森森的笑了起来。

玉鹰这时真是又羞又急，偏偏她放在石上的衣衫竟不见了，妇人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姑娘，好没有一点规矩，这地方你也不问一问是谁的地方，竟然如此放肆！”

玉鹰这时真要急疯了，当然，主要还是为的那枚两相环，落在了对方手中。

她出生入死，好不容易弄到了手的东西，这么轻易的就被别人夺去，如何能令她甘心？

当下她气得发抖道：“你……还我的戒指来！”

那妇人阴森森的一笑，过高的双颧更高了，道：“我们慢慢谈，谈到这枚戒指……”

说着她又把戒指凑在眼前仔细看了看，一笑道：“果然不错……姑娘，我应该好好谢谢你才是！”

玉鹰几乎要扑出去，她冷笑道：“你休要做梦……我的衣服呢？”

说着不自禁站了起来，左右看了一眼，当她发现那妇人目光直直地看着自己时，顿又不好意思的蹲了下去，这一霎时她真急得想哭了。

她大声道：“你这妇人……你要怎么样？”

黑衣妇人点头一笑道：“好一个美人坯子，我若再不给你衣服，看你这丫头还如何做人！”

说罢转身走至一块大石后，拿出了玉鹰的衣服，冷冷道：“拿去穿上！”

随手把衣服丢了过来，玉鹰接在手中，只气得玉面发青，当下转到石后，匆匆穿上，又忙走出来，那妇人，就像是一具僵尸似的，仍然立在原处。

玉鹰扑上去道：“你这女人，还不快还我的戒指来！”

妇人阴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你的戒指？亏你说得出口！”

说着缓缓抬起右手，把那枚红光闪烁的戒指，端正的戴在她那瘦削的中指之上。

望着这枚戒指，妇人脸上现出了一丝笑容，她在戒指上哈了一口气，然后在衣服上擦了擦。

玉鹰自这妇人一出现，就知道对方绝非是无能之辈，所以始终忍着没有妄动。

这时见状，忍不住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名舒修文，江湖上人称玉鹰的就是，你知道么？”

妇人森森一笑道：“什么玉鹰不玉鹰，我可不知道！”

舒修文怒道：“莫非你连小寒山二女都不知道？”

黑衣妇人惨白的脸，又带了一丝冷笑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玉鹰不由面色一变，她忍着怒火道：“妇人，这戒指对你是没有用处的，快还给我，它不过是一件寻常的饰物罢了，如果你真需要钱，我可以送你一些！”

那妇人闻言，突然尖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既是一件寻常的饰物，你又何必非要不可？姑娘，为了这个，我已祈求了将近几十年了，今天……”

说着把那枚戒指，就近唇边亲了一下，道：“今天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想不到我苦思而不能到手的东西，竟然会送上门来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向玉鹰点了点头道：“为此，我特别对你通融，虽然你弄脏了我的湖水……”

冷冷一笑，挥手喝道：“你走吧！”

说罢，她转过了身子，拖着一对僵直的腿，向前面行去。

至此，玉鹰已忍无可忍。

她怒叱一声，道：“好个不识抬举的女人，莫非你家姑娘还怕了你不成？”

话声中，双足一点，飞也似的扑了过去，双手一抖，分向那妇人两处腰肋之上插去。

可是妇人只向前一跄，玉鹰那么凌厉的掌势，竟打了空，这令她不由吃了一惊，当时二次一拧腰，施出了“劈空掌”！

只见她单掌向外一抖，叱了声：“打！”

掌风劲疾，“呼”地一声，直向对方整个后背撞去。

妇人忽地向侧边一旋，有如走马灯似的转了一圈儿，玉鹰的劈空掌力，竟是连她的衣边也没有沾着。

舒修文愣了一下，可是她绝不能就此甘休。

当下娇叱一声道：“你还不还我的戒指？”

说着第三次扑了过去，这一次，她使出了最为得意的“剪翅挑针”手法！

所谓“剪翅”，是指她两只手掌掌缘上的交叉功夫，“挑针”则是翻起的指尖。

这是小寒山二女成名江湖的一种极为毒辣的劈点手法，能在同时之间，伤人筋骨，点人穴道，使对方顾此失彼，防不胜防！

谁知道，这么厉害的功夫，施展出来，对付对方这个黑衣妇人，仍然是不见效果。

只见那妇人不知怎么的向前一跄一矮。

舒修文竟然又扑了一个空。

这样一来，玉鹰舒修文，才算真正的被镇住了。她呆立在当地，怒声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那妇人慢慢回过身子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倒是小看了你了，想不到你竟然还有些本事，可是你的这点本事，要想同我来打，却差得太远了！”

接着冷冷一笑，又道：“你还是走吧！”

舒修文银牙紧咬，道：“这枚戒指，你如不还给我，我就不走，你到底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妇人两道细眉向上微微挑起，道：“你不必问我是谁，总之，这枚戒指，和我有着极深的渊源，我不会白要你的！”

说罢右手向下一抖，自袖内落下了一串光华灿烂的明珠，道：“这串珠

子，你拿去吧，足够你享用一生的了！”

玉鹰气得面色发白，道：“谁希罕你的珠子，要钱我多得是，我要你把戒指还给我，否则我绝不与你甘休！”

黑衣妇人面色一沉，只见她瘦躯一拧，已立在了舒修文面前，玉鹰不由退后了一步。

那妇人微微怒道：“你这丫头真太不知趣了！”

舒修文冷笑道：“你抢了我的东西，居然还如此蛮横！”

妇人冷森森的笑了笑，道：“好，你说这戒指是你的，你可知它的确实来历么？如果你说得不错，我就还给你，否则……哼！”

玉鹰怒声道：“它叫两相环，我岂能不知？”

妇人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武林中何人不知它名叫两相环，只是何谓两相？此物是谁留下来的？图中两像又是何人？你也知道？”

舒修文不由面色一红，旋即冷笑道：“两相是指的正反二相，也是虚实二影……”

妇人微微一怔，冷笑道：“你居然还有些见地，那么这枚戒指，又是谁留下来的？图中二像又是谁呢？”

玉鹰脸色又是一红道：“那和尚是云天禅师，道人是……”

妇人冷峻的目光，在她身上一转，道：“谅你也不知道，实话告诉你吧，那道人乃是大春岭的风火道人，也就是我的丈夫！”

舒修文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她呐呐道：“你说什么……这太不可能了！”

妇人阴阴的一笑，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我那丈夫生性风流，精擅采补之术，遍结红颜知己，共有九房妻妾，我是他的第八房妻子，姓阴名素裳，外号人称‘夺命鬼爪’，姑娘，你可曾听说过么？”

玉鹰打了一个冷战，道：“可是你的年岁还这么轻，你会还没有死？”

阴素裳格格一笑道：“年轻？你知道我今年多少岁了？”

玉鹰摇了摇头，阴素裳抬起一只瘦手，掠了一下头发，道：“我今年八十一了！”

玉鹰不由“哦”了一声，她真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貌似中年的妇人，竟然已是寿高八十，这太玄妙了。

阴素裳冷冷的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要奇怪，我因深谙驻颜之术，可惜这种功力在我四十三岁时才练成，否则，我看起来不会比你大多少的！”

玉鹰将信又疑的点了点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一个老前辈，就更不应该抢夺后辈的东西了，传扬出去，岂不要被人耻笑！”

阴素裳冷冷的道：“这东西，既是我丈夫之物，我理当收回，何谓抢夺？再说我还用这串明珠和你交换！”

说着指了指地上的珠子。

玉鹰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谁要你的珠子！你这些话鬼才相信，天下哪会有这么巧的事？”

阴素裳冷削的面上，炸开了几条无情的笑容，道：“你以为我是凑巧走来，遇见你的么？那你就又错了！”

玉鹰这时真恨不能一把把戒指抢过来，可是她已领教过对方的手段，不敢造次了。

夺命鬼爪阴素裳说到此，尖笑了一声，她把右手抬起来，目视着那枚戒指，森森的道：“这枚戒指，和我心灵相通，只怪你无知，竟然累次拨动它，

昔日我那丈夫招唤我时，就是拨动当中玉石，你更不该以布擦拭，如此我就知道了！”

玉鹰好像是在听神话一样，她冷笑道：“你说得太玄妙了。”

阴素裳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事实如此，不容你不信，好了，我已为你耽误了太多的时间，我要回去了！”

说罢右手微微一提长衣，身子已纵到一块大岩石之上。

舒修文这时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眼看着自己拚死弄到手的东西，竟为对方垂手得去。

她急怒之下，脱口道：“且慢，这戒指并不是我的，我如归告，他势必不会与你甘休的！”

阴素裳本已登岩欲去，闻言又慢慢的转回身来，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是谁？”

舒修文上前一步，冷笑道：“是一位老前辈的，他不过是托我暂管的……”

阴素裳冷冷一笑道：“你那老前辈叫什么名字？”

玉鹰实在不愿意提起莫环，可是这时候，她实在是逼急了，当即大声道：“那位老前辈姓莫叫环，是一位很厉害的人物，你可知道？’

此言一出，阴素裳果然面色一变。

她忽然身子一拧，又落在了玉鹰面前，冷冷的道：“莫环！你是说被天残老人管青衣制服囚禁的那个老儿，又出来了？”

舒修文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他如今功力越发的厉害了，阴素裳，这枚两相环如果不还给我，他岂会与你甘休？”

阴素裳森森的一笑道：“你少拿他来吓我！他不来则已，如果真要不知死活来找，我正好叫他尝一尝我的厉害！”

玉鹰见威胁无效，大是失望，她呆了一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阴素裳望着她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本来可以放你走的，既然你说出了莫环，我只得让你在此委屈些时候了。”

说罢右手一抡，直向着舒修文肩上抓来。

玉鹰不由大惊，她双足一点，已如同燕子似的窜了出去，然后接连几个纵身，逃出了这片石林，来到她的坐马附近！

夺命鬼爪阴素裳如飞追到，尖笑道：“丫头，你跑不了的！”

双臂齐张，向舒修文两肋抓至。

舒修文这时已扑到了坐马身边，她见逃既不成，也只好转身一拚了。

当下一振手腕，把插在马鞍上的那口长剑掣了出来，随着一声娇叱，长剑绕出了一片银光，直向着阴素裳头上斩去。

阴素裳身子猛的一腾，让过剑锋。

可是舒修文二次一压剑身，剑走“金鸡抖翎”式，刷地一剑又向着阴素裳双足上削去。

阴素裳冷叱了一声，道：“好丫头！”

长袖一拂，竟向舒修文的长剑卷来。

只听见“呛啷”一声，舒修文掌中的剑，险些脱手飞出。

毕竟小寒山二女，不是泛泛之流。

但见她右足向前一跨，掌中剑“秋扇挥萤”，猛地撩起来，反向着阴素裳面门上劈去。

阻素裳向下一缩，忽然探出一双白皙的瘦手，向着剑身的侧面拍来。

玉鹰冷笑一声，她在这口剑上果然有惊人造诣，也怪那阴素裳太过轻敌。

就在阴素裳的双掌眼看已快触及剑身的霎那之间，玉鹰舒修文长剑倏地一翻，剑面换成了左右之势，而剑刃却成了上下之势。

阴素裳双掌上运有气■，本不怕寻常刀剑。

可是玉鹰舒修文这口剑上光华闪烁，阴素裳却不敢轻易尝试，她霍地双手向外一分，而玉鹰这口剑却在这时，疾同电闪似的卷了过去。

阴素裳怒叱了一声：“大胆！”

身子倏地反窜而起，舒修文的剑，把她身上那袭黑色的绸衣下摆，削下了一尺左右的一大截来。

夺命鬼爪阴素裳一声厉啸，身子向前一塌，右手向外一掠，自她五指内，发出了极为厉害的五道内■，玉鹰只觉得右手手腕蓦地一紧。

就听见“当啷”一声，她手中的剑，已落在了地上。

阴素裳猛跃过来，就在这时，玉鹰姑娘口中却又娇叱了一声：“打！”

玉手向外一抖，刷！刷！两股尖风起处，自她掌心里，飞出了一双拇指大小的钢镖。

这两支镖一出手，分左右直向阴素裳双瞳打了过来！

这一次，玉鹰可是不容易再伤着对方了。

就见阴素裳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是休想！”

她那双瘦手忽地一扬，已把双镖接在了手中。

玉鹰舒修文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她转身就退，身子霍地腾了起来，向那马背上落去。

可是阴素裳比她还快，只见人影一闪，阴素裳已先她而落在了马背之上。

玉鹰双手一分，想用“飞鹰搏兔”的手法，把她打下马去。

然而阴素裳在马背上的身子，忽地不见了。

舒修文方自一怔，忽觉得腰眼上一麻，顿时“啊哟”一声，已掉下地来。

她脑子里仍然很清楚，可就是四肢麻软无力，想说一句话也办不到。

夺命鬼爪阴素裳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可不能怪我，谁叫你要逃跑呢。来，跟我回去吧！”

说着抓起她的身子，向马背上一放，拉着马，向一旁的山道上行去！

前行不远，路旁山花开放得更美了。

玉鹰舒修文坐在马上，暗暗忖道：“完了，这女人不知要如何来摆布我！”

想着之间，阴素裳又停下马来，把她自马上拉下，用手在马身上拍了一下道：“好，吃草去吧！”

这附近，遍地都是翠草，那匹马早已饿了，就低下头，慢慢啃嚼着青草。

阴素裳一只手夹着舒修文，走至一道峭壁前，只见她用手向壁上一推，壁上现出了一间洁室。

然后她把玉鹰抱进去，重重地放在地上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现在我把你的穴道解开，你不要妄图逃跑，否则我手下是绝不留情的！”

说罢双手平空一按，舒修文身子不由地在地上一滚，顿时就恢复了过来。

自问是逃走不脱了，倒也安下心来。

她低低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是何必呢？抢了我的东西，还要我这个人！”

阴素裳指了一下椅子道：“你随便坐！”

玉鹰舒修文恨恨的坐在了椅子上，四下打量了一下这间石室，只见甚为宽大，后壁上有两扇木门，分别通往另外两间内室！

最怪的是，这石洞内的四壁上，竟悬挂着数十张挂图，图中的人像，是一个清癯的道人。

她留意看了看，认出那道人正是戒指内的那个“风火道人”，不由大是惊异。

阴素裳这时解颜微微一笑道：“小妮子，现在你总应该相信我了吧，我丈夫四十九张行功坐图，有一半在我手里，你看！”

说着，她向壁上指了一下，又冷笑道：“现在加上两相环上的虚实二影，不出一年，我的功力，就能大进，天下无敌！”

玉鹰心中一惊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原来风火道人的绝学，落在这里，只是你只有一半行功坐像，又有何用？”

阴素裳冷冷一笑道：“你这丫头，果然有几分见解！”

玉鹰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再说那和尚的坐相，你却一张也没有，而根据那环上虚实二影，僧道二人的绝学显有生克之妙，你怎敢胡练乱来？”

夺命鬼爪阴素裳，格格一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可是你却不知道那和尚的四十九张行功图，以及我丈夫的四十九张坐图，全数都藏在一个地方，这地方，我不久就能知道了！”

舒修文冷冷的道：“只怕不会如此容易！”

阴素裳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扬着手道：“两相环，就是这枚戒指，这枚戒指里不但可以告诉我那些行功图的藏处，而且能告诉我成道飞升的八个字诀！”

说罢她更大声的笑了起来，一面手指着舒修文道：“可笑你这丫头，竟然如此愚昧，到手的东西，竟是无福消受！白白的便宜了我！”

玉鹰听得头发丝儿一根根的发炸，她冷冰冰的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就应该与我分享才对！”

阴素裳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一般江湖中人，只是以讹传讹，人人都想得到这枚两相环，其实这戒指即使在你手中，对你也一无用处！”

玉鹰冷冷一笑道：“你难道以为我功力不足么？”

阴素裳冷笑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当然，你的修为是不够的，只是那九十八张行功坐图，如无二十年的静中功夫，也万难参透，更遑论飞升八字诀了，所以你不必后悔！”

舒修文听她所言，内心一阵热一阵凉，反正戒指已不在自己手上了，后悔也无用处，不如安下心来，先设法在此住下，以后再伺机盗得戒指，想必也不见得就有多大的困难。

当时叹了一声道：“我如今失落了两相环，就是你放我走，我也已不敢回去，因为那位莫老前辈是放不过我的。”

阴素裳双眉一挑，道：“你只管在这里住下，我看你根骨禀赋，都还不错，你如愿意，我就收你作个徒弟……”

冷冷一笑，又道：“这可是你天大的造化，你如拜我为师，将来不愁学不成绝技，那莫环如找上门来，自有我来对付，你看好是不好？”

玉鹰舒修文闻言，叹了一声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！”

她站起身子，上前一步，拜下道：“师父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！”

阴素裳想不到，只随便一说，对方竟然立时答应了，心中好不高兴。

盖因舒修文武技不弱，根骨又好，人又如此漂亮，这样的徒弟，她又到哪里去找，自是大喜。

当下立刻堆下了笑脸，道：“快快起来，你坐下，我有话问你！”

玉鹰就坐在了一旁，阴素裳笑道：“你拜我为师，我必不会亏负你，想我在此青城山，已有数十年了，平日只是在这山上走走，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如今你来了，我倒是不再寂寞了！”

舒修文一言不发，她心里这时正在想着：“看这阴素裳武功不弱，不在莫环之下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只有在此安心住下，先学些本事，以后有机会再说，那两相环我一定是要拿回来的！”

阴素裳这时又问她多大岁数，以及身世等等情形，她一一照实答了。

二人这一谈起来，倒显得十分亲近了。

阴素裳就叫她把马上简单的衣物拿进来，把她带到一间内室之中道：“以后你就睡在这里，虽没有床，但是我可以拿几张兽皮给你，这里入夜甚冷！”

玉鹰昔日是如何身份，何等的享受？落得如此惨况，情何以堪。

可是她外表并不带出一丝不满之色，反倒作出一片喜悦神情，笑道：“这地方太好了，今后我要好好的在这里下苦功，向你老人家学些真工夫！”

阴素裳笑道：“我的功夫，和一般武学大不相同，今后你学了也就知道了！”

接着又问玉鹰道：“你断荤没有？”

玉鹰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！”

阴素裳笑了笑，道：“你既拜我为师，就要依从我的规矩，从今以后你要慢慢试着吃素，像我一样！”

玉鹰只得点了点头，阴素裳又带着她，前后走了一周，看了看附近的情形。

舒修文满心想去看一看对方居处的情形，可是阴素裳并没有带她去，只对她说：“我的居处，你不可妄闯，我素性喜静，你如有事，只要在门边石上轻叩一下，我也就可以听见了！”

玉鹰点了点头道：“师父放心！”

阴素裳见这个弟子既聪慧又可人，更是高兴。

自此玉鹰舒修文在这青城山住了下来，光阴荏苒，不知不觉，已是一月过去。

一月以来，这师徒二人倒也彼此相安。

只是玉鹰舒修文却发现到，这个师父性情甚是古怪，尤其是她所居住的那间石室，最忌人近，记得有一次玉鹰无意由她门前走过，就惹得她大发雷霆。

这样一来，舒修文不觉更动了疑心。

她知道师父素来练功，都是在晨夜子午二时，她练功夫，绝不让外人偷看，始终是紧紧关闭在那一间石室之内！

因此，在一个天尚未亮的清晨，修文早早的起了身。

她悄悄步出室外，想由后山绕过去，至师父居处后面探看一下究竟。

可是当她绕过后山，却发现师父早已起来了，正在湖边练着一种奇怪的功夫。

玉鹰不看犹可，这一看不禁大大吃了一惊，一张玉脸顿时涨得绯红。

原来那夺命鬼爪阴素裳，此刻竟脱得一丝不挂，露出一身瘦骨。

她这种样子，并非是沐浴戏水，而是在练着一种不堪入目的功夫——可能是一种魔功！

只见她双腿骑马似的分开立着，一双瞳子似睁又闭的直视着前方的湖水，却见湖水竟被吸起一股，直直的注入到她小腹上的肚脐之内。

一刹那间，她那看来瘦小的肚子，竟膨胀得如皮鼓一般。

玉鹰看得心惊肉跳，忽又见阴素裳拖着奇大的肚子，走出约有十步以外，然后站立住身子。

舒修文心说：“天啊！她这是在干什么？”

阴素裳那赤裸的身子，蓦地仰翻下去头顶几乎都挨到了地上，隐隐听得她口中长长的哼了一声。

玉鹰正看得莫名其妙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由阴素裳肚内狂喷出一股水柱。

这股水柱，由阴素裳肚中喷出来，足足喷起了有三四丈高下，看上去简直像是一条细长的水龙一般，这股水花，足足的喷了有小半盏茶的时间，才算喷完。

这时，阴素裳才立正了身子。

只见她面色通红，气喘吁吁，走至一块平石之上，坐了下来。

玉鹰不由看得呆住了，她不知道师父所练的是一种什么功夫，反正她知道，这是为一般正派人物所不取的。

当下偷偷的潜回房内，师父在外面练功中，这倒是一个偷察她房中情形的好机会。

想到此，她心里跳了一下，当下，悄悄的行至师父房前，试着用手推了一下，木门微微启开了一缝。

玉鹰舒修文，深怕师父此刻转回来，所以不敢立刻进去，只敢在门外向里面张望。

这时，她见阴素裳那间房内，燃着十数盏青灯。

这些灯光，乍然一望之下，几乎耀花了修文的眼睛。

整个房内的布置，也令她大大的吃惊！

只见那十数盏灯，放在十数个不同的地方，每一盏灯，都是放在一个灯架之上，那些灯架更是长短不一，所以室内的光线很不调和。

修文目光再向四处一扫，才明白了一个大概。

原来每一盏灯光，都照着一张壁图，由于壁图悬挂得或高或矮，所以灯架的高度也不一致。

舒修文再一留意那些壁图，那张粉脸，顿又变得绯红了。

她低低的啐了一口道：“倒霉！”

当时正要缩回头来，无意间目光掠过其中一张画上，却发现了师父的色相，竟也在图中。

好奇心的鼓励，终于她大着胆子，向那张图上望去。那是一张春图，画中人之一，正是自己的师父——阴素裳。

只是画上的她，显然比如今年轻多了，称得上是花容玉貌，雪肌冰骨，尤其是眉目之间，洋溢的那种冶艳淫荡之色，简直令修文感到面红耳赤。

她本想不再看了，可这是师父一件不可告人的大隐秘，自 己太想知道了，究竟这些图，对她有什么用呢？

有了这种心情，她只有忍着内心的羞涩，继续看下去。

她留意到那春画中的男人，是多么俊美的一个男人，身材修长，眉秀目俊，尤其是那一身结实的肌肤，看起来简直栩栩如生。

这个男人，经她细认之后，终于认出了，这个人就是两相环上的那个道人——风火道人。

玉鹰看到此，两朵红云直飞上双颊……

她是一个天真性纯的姑娘，哪里见过这些，那一颗处子芳心，禁不住怦然大动了起来。

须知舒修文这个姑娘，本就有些任性不羁，只是年轻不更事，从未涉及过男女间事。

这时，这些维妙维俏的春画，就像是一支尖锐的钢针，深深地刺入她的芳心内，她再也挺受不住，不由自主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。

当时就如同吃醉了酒似的，吱地一声，推开了门，大胆的走了进去。

立时，她感受到了另外一个新奇刺激的世界。

## 第十章　枝头春意

玉鹰舒修文面色绯红的推开了这扇门，目前为那些奇异的色彩，炫耀得几乎为之昏眩。

她感受到一个她有生以来，从未经过的色情奇异世界，使她害羞得几乎抬不起头来。

可是，眼前的一切，对于一个本性冶荡的少女，该是多么大的一个诱惑？

终于，她慢慢地移身而入，轻轻地又掩上了房门。

映在她眼前四周的，乃是十数幅巨大着色的春情图，这些春图，比之以前所见更要神秘刺激多了。

只见图上那个俊美的男人，正自以各种不同的姿态，与数名美女周旋着，或坐或卧，或立或仰，无不维妙维肖，令人心惊肉跳。

玉鹰先是一眼也不敢看，可是当她看了一眼之后，全身上下，立时起了一种微妙的作用。

她只觉得全身上下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倦怠，是那么的春意盎然，懒洋洋地。

于是第二眼，第三眼……

她再也不能克制自己了。

那些大幅的图布之上，炫耀着人性与灵肉的魔影，或高或矮，或上或下，真可谓之春色无边，如醉如痴。

这时，她已失却了理智了。

只见她惺松着那双剪水双瞳，绯红着双颊，如痴如醉的逐幅往下看去。

那些图布上，是以一种独特的颜料所着色的，看起来每个人物英奇魁伟，娇艳欲滴。

由于这些图悬挂的地方特殊，角度、灯光配合到“恰好”的地步，是以，当你每转一个身，抬一下头，或者侧一下身子，无不有一幅新奇刺激的图面映在你眼前，使你激动的内心更加激动，有如是“火上添油”一般！

舒修文一个天真热情的女孩子，哪里经得起这种魔鬼的诱惑！

当她看到第五六幅图时，已禁不住春心荡漾，粉面汗湿，当时只觉得身子一颤，手一抖，端在手上的那盏翠灯壶“叭”一声摔了个粉碎。

舒修文后退了一步，“啊”了一声，禁不住腿一软，一交坐倒在地上。

可是，她那春意盎然的一双眸子，却始终离不开这些荡人心神的春图。

她弄不清这些图实际的用途，阴素裳何故把这些东西悬挂在起居的内室，这些都是猜不透的事，可是她却已无心再去思索这些事了。

当她再进一步观赏，始认出了那个俊美的男人，正是前室所看到的同一个人，也就是戒指上的“风火道人”！只是那时并未作道家发式而已。

九女之中，其中有一人，正是阴素裳！

如果不是舒修文亲目所睹，她真不敢相信，阴素裳竟是这么妖冶荒淫的女人。

不同的灯光，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图面，构成了令人心神战瑟的意乱情迷的情境。

玉鹰只看得香汗淋漓，面泛桃花。

她勉强站起了身子，却发现就在这间房子正中的地方，立着一个奇怪的手把状的东西。

舒修文立刻想到，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机关枢纽，就情不自禁的走了过去，伸出右手，抓住了那个木柄，向下微微一压。

立时，就觉得眼前一花。

她这微微一压之下，眼前可就另外又现出了一种奇景，那所有的挂图，竟全部转成了另一面！

舒修文不由大吃了一惊，细向那些转过的挂图上看去，却发现是男女裸体练功的十数帧功谱，其状丑怪到了极点，那种丑恶大胆的程度，几乎要把她给吓得昏了过去。

当时忙又一扳把柄，一阵丝丝之声后，才又恢复了原样。

玉鹰这时芳心通通直跳，正不知如何是好的当儿，忽然，她觉得肩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。

这一下，把她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她猛然转过身来，却发现原来是师父阴素裳。

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她已回来了，她站在距离玉鹰约有丈许光景处，满面青霜，似有微怒。

玉鹰不由得脑中“轰”一声，猛地跪在了地上，颤声道：“弟子误入禁地，罪该万死，尚请念在无心，你老人家饶了我吧！”

阴素裳这时像是方才浴毕，全身裸露，现出羊脂似的一身白肉，只在要紧之处，披遮着一袭薄如蝉翼的细绢，隐约的现出粉脐玉股，甚是诱人。

这时，她闻言之后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早知道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会偷偷进来的！”

玉鹰垂着头，羞愧得无以复加，闻言竟哭了起来，一面泣道：“师父，我不是有意的……我……”

阴素裳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要哭，我只问你来此有多少时间了？”

舒修文挥泪道：“不太久……”

阴素裳不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你胆子太大了，这些东西，并非是我不许你看，只是……唉！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。”

说着她丢开了身上的薄绢，裸着身子，在一张象牙扶手的靠椅上坐了下来，面上带出了一个十分神秘的微笑，向舒修文瞟了一眼。

这一眼，令舒修文不由得心神又为之一荡。

她叩了一个头道：“弟子不该来此，事出无心，师父你老……”

阴素裳摇了一下手，微笑道：“你也不必怕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一说你也就明白了！”

用手向四下一指，又道：“这些图，你自然都看过了？”

玉鹰面上一红，呐呐道：“没有……只看了几张！”

阴素裳媚笑了一下，道“只要三张就够多了。徒儿，你已中了魔了，这是为师我保留了近三十年的‘阴阳太乙春魔图谱’，常人只须看上一眼，也受不了，你却能看了许多，足证你血气充沛，功力深厚！”

她说到此，顿了顿，一笑又道：“只是，这些图画，已破了你少女天癸，从今以后，你已不再是处女之身了！”

舒修文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当时心中不无怀疑，只是师父这么说，她却也不便顶撞。

当时痛哭流泪道：“师父你要救我一救……”

阴素裳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要哭，我不是已经说过了么！你没有什

么危险，从今以后，你可以来此，我们可以共同参习这种功夫！”

玉鹰怔了一下，阴素裳格格一笑又道：“起来吧，傻孩子，这正是你的福份呢！”

舒修文有些莫名其妙的站了起来，红着脸道：“师父的话，我……我不大懂！”

阴素裳一笑道：“傻丫头，天下没有不懂的事情，本来我还在考虑你是不是可以练这种功夫，现在事实已证明了，你能！”

说着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既然已不是处女了，以后也就不要怕了……”

说到此，向四面的壁画上一指，又道：“慢慢的，这些图上的妙趣，你都能懂！”

舒修文虽说是生性冶荡，可是到底是正经姑娘家，乍闻此语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当时红着脸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我不能学这些！”

阴素裳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现在不学，也来不及了！”

玉鹰退后了一步，道：“我不能学这些……不能！”

阴素裳嘻嘻一笑，忽然拉下了那袭遮在身上的轻纱向前走了几步道：“你看我，看着我！”

舒修文不明所以然的向前看了一眼，立刻羞得面红耳赤。

她方才有勇气，面对着那些淫画，可是现在却不敢直视一丝不挂的阴素裳，当下忙用双手遮住了脸。

阴素裳见状，面色一沉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不必害羞，现在我有力法为你解决！”

说罢忽的一扬双臂，直向着舒修文身上扑了过来。

舒修文忙向左一闪，只以为师父是向自己下毒手，心头暗惊。

阴素裳一声大笑，两只白瘦的手爪，忽又扬了起来，第二次向下一塌，十指一抖，就有十股强劲无比的劲力，由她手指尖上传了出来。

玉鹰暗想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不惜一死，去与对方一拚了。

可是不容她采取行动，阴素裳的“勾魂鬼爪”已抓住了她身上的衣服。

只听她一声怪笑，双腕向外一扯，呼啦一声，舒修文身上的衣服，竟为她拉下了一大片来。

这种情形，对一个少女来说，实在是极窘的事情。

舒修文惊叫了一声，忙向外一跳，可是随着阴素裳所抓之处，现出了她的雪白肌肤。

她又惊又怒的大声道：“师父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”

话未说完，阴素裳的双手，已再次的抓在了她下身裙带之上，跟着一拉一扯，整个的衣裙全都脱褪了下来。

现在舒修文整个的玉体上，只剩下一袭红色的肚兜儿，大半个身子，已赤裸在外。

阴素裳目光一扫，似乎呆了一下。

紧接着她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果然是个美人坯子，只可惜你师公不在，要不然……哈哈！”

舒修文既羞且急，转为暴怒。

她娇叱了一声，道：“老淫妇，你好不要脸！”

说着猛地扑出，双手向外一抖，直向着阴素裳两肩之上打了过去。

可是阴素裳身子一扭，玉鹰已打了一个空，却听得背后一声轻笑道：“小

妮子好不知高下！”

玉鹰闻声向前一伏，疾转过来，用弓手反打阴素裳的前胸，阴素裳又是一声娇笑。

她那赤裸的身子，却突由玉鹰的头顶上掠了过来，玉鹰身子一挺，却忽然看见了自己那种半裸的样子，禁不住羞得呆了一下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阴素裳的一双手，又拉住了她身上仅有的那一件肚兜儿，狂笑道：“脱光了，你自己看一看吧！”

玉鹰惊叫了一声，全身上下，已然是寸丝不挂，只被脱得成了一只赤裸裸的白肥羊！

阴素裳身形一飘，上了一张石几。

然后，她用那双充满了神秘欲火的瞳子，上下打量着面前这个赤裸的漂亮徒弟，禁不住连连点着头，道：“果然不错！”

玉鹰发出一声尖叫道：“我与你拚了！”

又腾身猛扑了过去，阴素裳一声冷笑，向外一闪，舒修文又扑了一个空。

阴素裳却轻浮地在她身上拍了一下，又飘身到另一个地方，玉鹰正要再扑过去，可是当她看见了自己这种样子，几乎要羞得昏了过去。

当下，忙又蹲了下来，双手遮住上身，急得想哭，愤恨的道：“阴素裳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她一面说着，一面把阴素裳方才脱下的那件纱披拿过来遮在身上，阴素裳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不用遮遮躲躲的了，我们都是女的，我还能吃了你不成？”

玉鹰咬紧着牙道：“那么，你快把我衣服还给我……我马上走，我们师徒的关系一刀两断了！”

阴素裳微微冷笑道：“现在已经太晚了，小妮子，你别装正经了，你是什么人，我也早把你看清了，现在……”

得意已极的笑了笑，又道：“我给你看一件东西！”

说罢走到正中的一个直立的檀木香柜边，打开了抽屉，由其中取出了一个金色的纸盒，微微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东西你一定喜欢，拿去看看吧！”

抖手把这个盒子丢了过来，正落在玉鹰身前，舒修文冷然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阴素裳一笑道：“好东西，你一看就知！”

舒修文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还想骗我上当？”

可是她目光一扫，无意间，却看见那金色的小盒盖边角，似乎露出一块红色的薄纱。

当下不禁芳心一动，忖道：“莫非是一件衣服不成？自己这个样子，穿一点总比不穿的好。”

想到此，就伸手揭开了盒盖，果然她发现，其中有一袭薄薄的红纱。

看起来，那不像是一件衣服，可是她的手，却禁不住轻轻把它拿了出来，却发现是一块微有异香的纱巾。

舒修文吸进了少许异香，不由得心神为之一荡，当下用手一抖，只听见“波”一声，纱巾伸展开来。

当空洒出了一阵粉红色的浅雾，舒修文只吸进了半口，就再也禁受不往，整个的身子，软瘫了下来。

她只觉得全身这一霎时，竟是一点力量也提不起来了，身上有一种懒洋洋地怠倦感觉。

她目光中，所看见的，乃是四周五彩缤纷，放出异彩的春画，那些画上的男女，在她眼前，似乎都活了，一对对的翩翩起舞着。

看到此，她一颗芳心，整个地都融化了。

虽然她脑子里，仍想着要振作，可是她的眼睛却是怎么也离不开那些画上变幻着的魔影。

忽见阴素裳玉掌一拍，叱道：“大胆的舒修文，为师的命令，你还敢不听么？”

叱罢，就见她赤裸着身子，走到了一座垂吊着的金钟面前，手持金锤，“当！当！当！”一连敲了三下。

钟声悠扬，有如天乐一般。

玉鹰舒修文乍然闻得这种声音，竟似着了魔似的站了起来。

只见她玉面绯红，媚目漾波，直向着阴素裳身前姗姗行去。

阴素裳见状，尖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妮子，你也有就范的时候呀！”

说着玉体频旋，竟自婆娑的在这间悬满了春画的房间内，狂舞了起来。

可叹舒修文先看魔画，后闻魔钟，早已中了魔，此时此刻，满脑满目，皆是无边春情。

这时，她竟然也忘却了羞耻之心，随着阴素裳赤裸裸的婆娑舞了起来，但见秀发飘飘，白脂颤颤，波光臀影，极尽妖冶之能事。

在阴素裳的指引共舞之下，她舞得如痴如醉，几乎无法自已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有人一声轻笑，道：“妙！妙！如此姿色，真是人间哪得几回见啊！”

舒修文醉痴之际，循声看去。

就见室壁石窗上，不知何时，竟站着一个羽衣星冠的俊美少年。

只见他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尤其是那双俊秀的眸子，散放出无限情意。

他像是一个年轻的道士，可是衣着却又过于华丽，自头至脚，全身看来，都含着无比的娇媚、温柔。

这个人，似男又似女，他有男人的体魄，却又有女子的娇柔。

只一眼，就把玉鹰舒修文整个的心给勾住了。

她忽然停住了舞步，直直地望着这个人，芙蓉面颊上，涌上了一片红霞。

阴素裳见状，娇声向那少年笑道：“小冤家，怎么这会才来，这个小妮子，还是清水货呢！”

少年道人，此时一双瑶目，已整个地为玉鹰吸住了，闻言之后，媚笑着道：“姐姐，这位妹妹是几时来的？为何不早些告诉我呢？”

阴素裳目光瞟着他，笑道：“怎么，合了你的心了吧？”

少年道人一躬道：“姐姐是我再造恩人，此情此谊，永生不忘！”

阴素裳啐了一声道：“不要滑嘴了，这小妮子可是我的徒弟，你不要太欺侮她了……

说着目光向玉鹰一瞟道：“现在，交给你了！”

身子一纵，已退到了另一间房中，那少年道人，立即笑着向玉鹰深深一拜道：“妹妹好一副如花玉貌，在下都看得呆了！”

舒修文不由心神为之一荡，她中魔在先，早已乱了心志，此时哪里经得住对方如此软语温存，不由望着对方媚笑了起来。

少年道人向四周看了一眼，道：“阴大姐真是太糊涂，这些灯干什么不

点起来呢？待我点亮了灯光，与妹妹你尽情一舞如何？”

说完甜甜的一笑，玉鹰不由得又是心神为之一荡，竟向着他点了点头。

这娘娘腔的道人，嘻嘻一笑，又道：“妹妹，你真是太好了！”

身形纵起，有如点水的蜻蜓一般，在这间秘室的四周飞旋了一圈，立刻就有红黄蓝白不同的各色灯光，自四壁上照了下来。

室内光线经过如此一来，顿呈奇趣！

那羽衣星冠的美少年，随即一松双手，轻飘飘如同一片枯叶似的落了下来。

紧跟着他身形一抖，已把身上彩羽所织的长衣脱了下来，露出了雪白的肉体。

玉鹰舒修文昔日虽是名重江湖的女豪之一，可是像今日所遇的这种色情场合，却是从来也未曾经历过，不由得整个身子都软了。

又见这美少年，双手连拍，竟自旋旋转转的，在室内扭舞起来。

天下尽多女人，借歌舞以取悦男人，可是以歌舞取悦女人的男人却是不多。

眼前这个美少年，载歌载舞如在无人之境，不时的向着舒修文望上一眼，一颦一笑，无不媚人已极。

随着他动人的舞姿与歌声，舒修文竟赤着身子，慢慢走了过去，也随着他一同舞了起来。

他二人手携手，在如此的灯光色彩气氛之下，翩翩起舞，自是风情万种，销魂蚀骨已极！

不知什么时候，歌舞渐歇，双双跌入爱河，跌入了罪恶的深渊！

……

当春情、睡意，都已成了过去的时候，玉鹰舒修文睁开了惺忪的眸子。

她似乎隐约记得一些隔晚的情形，仔细一想，禁不住大大的吃了一惊，一骨碌自床上坐了起来。

她喃喃自语道：“天啊……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成？”

想着低头一看，才知道自己全身上下，竟是寸缕不挂，这一惊，更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室内的一切，似乎已和昨日有一些改变。

那些悬挂在四周的各种春画，皆已变成了正气磅礴的山水、风景、花卉等名画，丝毫也看不出什么淫邪的玩意儿。

四周那些迷人灯光，也都熄灭了，代之的是轩窗齐开。和煦的微风，懒洋洋地吹进来，使人有“春眠不觉晓”的感觉！

舒修文赤裸着身子跳下床来，想找衣服穿，羞愧交集，落下伤心之泪。

就在这时，室门“吱”一声，被推开了。

玉鹰慌忙用床上的绢被遮住了身子，却见阴素裳同一个玉面少年含笑走了进来。

想到了昨日的一切，她简直连头也不敢抬，呜呜哭得更厉害了。

阴素裳见状格格笑道：“小妮子，你不要伤心，我知道你是受不委屈了，不过这又能怪谁呢！你放心，师父我今后绝不会亏待你就是……”

说着丢过来一套衣服道：“你快穿上了吧！”

玉鹰接过了衣服，又落了几滴泪。

她面上仍带着些醉人的红晕，偷偷向师父二人睨了一眼，就见那个昨日

陪伴自己共舞共寝的美少年，正向自己媚笑不已。

舒修文又羞又气，不由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无耻的东西，我舒修文岂能与你甘休？”

少年郎君嘻嘻一笑，上前一步，朝玉鹰深深一拜，道：“妹妹息怒，在下这厢有礼了！”

舒修文气得把身子向一边一扭，那少年道：“妹妹你还生我的气么？”

舒修文猛地转过身来，正要一掌打过去，可是她目光至处，那是多么姣好风流俊秀的一张面孔呀，况且昨夕一会，恩情已种。

她只觉自己是受了大大的委屈了。

当下翻身倒在床上，又放声痛哭了起来。

那少年见状，似乎有些手足失措的样子，阴素裳却向他递了个眼波，那少年立即趋前，轻拍着舒修文笑道：“妹妹不要伤心，我并非是无义之人，俗谓疾风知劲草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天长，妹妹你也就知道我这个人的心了！”

舒修文抽搐了一下，转过身子道：“我认识你是谁呀？你们男人……哪有什么好东西！”

少年闻言温柔一笑道：“妹妹你要这么说，可就未免太狠心了！”

舒修文遂又坐起了身子，泪眼看着他道：“说真的，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？怎么这么大胆子，胡乱的就……”

说着面上又不由浮起了两朵红云，竟接不下去。

少年深深一拜道：“妹妹你听了，在下乃是百峦山道士，人称‘春心公子’，姓戚名文君，和令师阴仙子，乃是多年至交，妹妹你放心，我戚文君绝不会负你就是！”

玉鹰舒修文好似曾听说过这么一个人，却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，闻言之后，那所谓的委屈，居然消了一半，当下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还是道士呢，哪有你这个样的道人呀！”

春心公子戚文君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妹妹取笑了，在下的道法高深……”

媚笑一声，手指一旁的阴素裳道：“不信，问你师父就知道了！”

阴素裳啐了他一口道：“扯你娘的蛋！”

说着一声娇笑，走过来手拍玉鹰肩膀道：“你呀！也别再难受了，说起来，你可是因祸得福，还不穿上衣服！”

玉鹰自昨日沉迷后，中毒已深，闻言非但不怒，竟自垂头微叹道：“弟子命薄无知，一切由师父作主便是！”

阴素裳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乖孩子，师父是不会亏待你的，这个人道法武艺俱极高超……”

指了戚文君一下，笑了笑又道：“你们有了昨日的感情，他会感激你一辈子的！”

提到了昨天，舒修文情不自禁的又有些伤心，落下了两滴酸泪，一面呐呐道：“但愿师父眼光不差，要不然……我才叫冤呢！”

戚文君一笑道：“妹妹你怎又作此语，我戚文君岂能是寡情寡义之人！”

舒修文听他这么说，也就芳心略定，默默的用一双澄波的眸子望着他！

戚文君遂用一块白色丝巾，小心的为她揩着脸上的眼泪，媚声媚气的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可别再哭了，叫人多心疼呢！”

玉鹰天真未退，竟不由地破啼为笑，当下推了他一下，就拿着衣服，到另一间房内换去了。

她换好了衣裙，重新回到室内，向着阴素裳一拜，道：“弟子昨日对师父多有开罪，尚请师父原谅！”

戚文君一笑道：“你放心吧，你师父冲着我也会原谅你，非但如此，我们今后还要更照顾你呢！”

玉鹰小嘴一嘟道：“谁跟你说话了？贫嘴滑舌的！”

引得那春心公子哈哈大笑了起来，阴素裳这时伸手扶起她来道：“方才我已同文君商量过了，你二人既已有如此情谊，我可不便再叫你徒弟了……”

说着口咬指尖，微一沉吟道：“这么吧，以后咱们干脆就姐妹相称，要说起来，我当然是大你太多了，可是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那戚文君已连连拍手道：“妙！妙！别可是可是的了，你们姐妹相称，最好不过了！”

玉鹰舒修文闻言只得低下头叫了声：“姐姐！”

阴素裳格格一笑，道“得了，我的好妹子，你呀，你今后就安心在这里住下吧，有我和春心公子在你身边，谁也不敢欺侮你！”

戚文君手持纨扇，扇了两下，道：“我们现在已经另立了一个门户，名叫‘彩虹会’，不久就要开山行道，大肆广招会徒弟子，你就坐这彩虹会内的第三把交椅！”

舒修文一笑道：“小妹才疏艺浅，如何能担此重任？”

戚文君浅浅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要客气，小寒山二女的大名，江湖上谁人不知，玉鹰、雪雁，名重一时……”

说到此，眯眼笑道：“玉鹰姑娘我是见过了，令我三生难忘，只是那位雪雁姑娘却无缘识荆！”

说着又媚笑了一声道：“妹妹如果能把那位雪雁小姐也介绍进咱们的彩虹会内，必然生色不少！”

舒修文乃是一个极为细心的姑娘，一听就明白了戚文君的心意，当下冷笑道：“我妹妹才不会来这里呢！”

戚文君秀眉一扬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舒修文不好当面点破他的心意，又笑了笑，道：“我妹妹为人正直，人品武技，都比我强上许多，她才不会来这里，再说那个老怪物，也不会容她走开！”

戚文君一听玉鹰谓雪雁人品比她还好，立刻面上露出了垂涎之色，听到“老怪物”三字，却又不禁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说的老怪物，又指的是谁？”

舒修文皱眉道：“此人的来历我也不大清楚，不过我却知道他姓莫名环，我们都称他古墓老人！”

春心公子戚文君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个人我是知道的，不过你大可以放心，我们现在正在练一种厉害的功夫，一旦功夫练好之后，便谁也用不着怕了！”

温柔的一笑，又接道：“何况此刻我们手上还有那枚两相环，就更不用怕着谁来了！”

舒修文不由也放了些心，遂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那莫环已知道两相环是被我拿来，绝不会与我甘休的，我们还是早一点作个准备才好！”

戚文君哈哈一笑道：“妹妹，你的胆子太小了，有我戚文君在此，保证你一根汗毛都不会伤着的！”

阴素裳也笑道：“你既然投奔到我们彩虹会门中，什么都不必牵挂，那

莫老头不来则已，要是来了，就叫他尝一下我和文君合使的“春心大阵”的厉害，管教他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戚文君闻言，点头笑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妹妹你现在总可以放心了吧？”

说着又发出了一阵贱气的媚笑，玉鹰本是一个天真任性的姑娘，生性极不驯人，可是奇怪得很，竟然对这春心公子戚文君，生出无限热情，当下一颗芳心就真地放了下来。

自此以后，她就在这山上住了下来，每日里纵情声色，久而久之，也就习惯了一切！

她随着二人，练了许多过去从来未曾见过的功夫，自以为功力长进了不少。

其实戚文君同阴素裳二人所习，皆是正派武林中人所不齿的，尽管功夫高妙惊人，却为一般正派侠士所鄙视！

玉鹰中魔日深，非但不知逃避，且在这些正派所不齿的功夫上，痛下功夫。

她人本聪慧，武功又有极深的根底，自然再学这些功夫，就容易得多了。

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她已由戚文君及阴素裳二人身上，学得了各种淫媚神术，此时她中毒之深，已接近无可挽救的程度了。

转眼之间，冬去春来。

舒修文来到了这青城山，已是一年有余，日子倒也过得悠闲，每日练功之外，就是声色自娱。

现在，她外貌上看来，已不再是一个大姑娘的样子了，而像是一个发育得极为丰满的少妇。

由于生活得单调，她已有些生厌了。

再者，春心公子戚文君那种不男不女的样子，她也确实有些厌了。

有时候自己想起来，也觉得有些悔恨，把整个的青春，要是葬送在这个人身上，未免太也不值了。

可是她每一次这么想，却没有毅力能够跳出火坑，反倒是越陷越深。

偶尔想一想在小寒山时的情景，都不免有些神思，想到自己今日的情形，真有一点罪人的感觉。

这一日，她由百峦山回来，由于那戚文君逼着她去找雪雁同来，双方闹得有些不愉快。

玉鹰赌气回来，一个人在路上愈想愈气，暗恨戚文君占有了自己，还不知足，居然又垂涎雪雁，难道自己姐妹二人，还能共事他这样一个人不成！

愈想愈气，不觉流下了几行眼泪！

这时已是黄昏时分，当空一抹朱霞，渲染得十分有趣，无数倦鸟由此而彼，在空中懒散的飞着。

舒修文想起自身身世，倍感伤心，独自匆匆的在山道上奔行着。

由此至青城山拔天岭阴素裳的洞居，不算太近，可却是她一条常走的熟路。

这里有青葱葱的树林子，还有野生的竹子，尤其是那些高可参天的古松树，风吹过，发出一片轻啸之声，听来更是悦耳。

松树正前面，有一道瀑布，由五十丈的高峰上倒溅下来，数里之外，都可以听见冲激的水声。

因此，这附近“白云观”的道士，就在瀑布正前方五十丈的地方，筑了

一个茅亭，供人坐息。

只是道士们的好心，却白用了，试想一般常人，哪有如此闲情，攀登到这千仞高峰之上，来观赏瀑布景致，因此这亭子始终是空着，偶尔给道士们自己歇歇脚。

舒修文每来到此处，总是情不自禁的要在这座亭子里歇一下腿儿，今天，她当然也不例外。

她远远地走过来，却发现那茅亭外面，拴着一匹全身是黑毛，而面生白毛在大马，正自仰天长嘶不已。

舒修文不由怔了一下，心忖道：“怪呀！莫非今天这亭子内竟会来了什么雅客不成？”

想到此，心中甚为惊讶。

当时就加快了脚步，直向着亭子行来，那匹大黑马见她行近，更是长啸不已。

玉鹰远看这匹黑马，耳尖目圆，鼻大鬃长，乃是一匹典型的千里良驹。

尤其是它那四只蹄子上，俱都生着长可垂地的黑毛，形成四只袋状。

看到这情形，舒修文不由微微一惊，她已认出了眼前这匹黑马，正是武林中万金难求的“沙漠豹”，乃是新疆一种独特罕见的马种。

舒修文昔日在江湖上，为求一匹如此的良驹，不知费了多少苦心，尚未能到手，想不到此时此地，竟会发现到一匹，她心中不由一阵狂喜。

当下匆匆行到亭前，也不看看亭内的游客是谁，便细细地打量着这匹万金难求的良骥。

但见这匹“沙漠豹”，不时的扫尾仰首，连连嘶叫，舒修文不禁笑骂了声：“畜生，看看也不行么？”

看了一会，迈动莲足，步上了茅亭。

她心中暗想着，不知这马的主人，是何等样人，这匹马他肯让不肯？

想着，抬头向前一看，不由顿被吓得呆住了。

原来，她只顾看亭外的马，却不知亭内竟然是如此一位客人。

就在亭内的石几上，面向下卧着一个长发少年。

因为是背向上方，舒修文看不见她的脸，但可以看见他的一个背影，仿佛十分矫健。

他似乎已经死了，舒修文走进来，他竟是动也没动一下，亭外那匹马，却叫得更厉害了。

玉鹰本不愿管此闲事的，可是却因为一来这地方人迹罕到，忽然出现这一人一马，令她动了好奇之心。

再者她还要确定一下，到底对方死了没有？如果已经死了，说不得这匹马就可归自己所有了。

有了这双重的原因，所以她必须弄个明白，她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喂，你是什么人，怎么啦？”

一连说了好几声，那人伏着的身子依然纹丝未动。

舒修文忍不住过去把他一翻，那人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竟连连颤抖起来。

他这么一转过面来，舒修文又吃了一惊。

目视处，对方竟是一个极其英俊的少年。

只见他生得修眉正鼻，唇薄齿齐，脸上满是汗珠，他似乎本已昏厥，玉鹰这一翻他，才令他又忽然复苏了过来。

紧接着，他双瞳蓦然睁了开来。

当他发现身边的舒修文，似乎呆了一下，启唇道：“姑娘……救我！”

说着身子剧烈的抖动了一下，又复昏了过去。

玉鹰与春心公子、阴素裳等往还以来，已然被薰陶得不知羞耻为何物，任性放荡。

因此，当她乍然一见对方那张英俊的脸，禁不住春心大动，暗暗奇道：“怪啦！想不到这地方，竟然会有如此俊美的一个少年，怎么我一直都没有看见过他呢？”

想到此，笑眯眯的在那少年肩上一拍，道：“你怎么啦？什么地方不得劲是不是？”

那少年早已昏厥，如何还能说话。

舒修文问了两遍，见他不答，忽然看见他一只手按在胸口，状至痛苦，不由一惊。

这才想到了，对方必定是受了伤了。

当下也顾不得再跟他说话，匆匆把他身上衣服解开，然后把他轻轻捧起来，平放于石桌之上。

只是这一刹那，对方眉宇之间，已聚集了一团黑气，牙关也咬得更紧了。

舒修文跺了一下脚道：“糟了，你这人……”

说着忙为他把外面的一袭宝蓝绸衫脱了下来，这才发现，少年双臂之上，各缚着一口尺许长短的短剑，两口剑，形式均极占雅，看来别致已极。

舒修文一眼之下，就看出定非凡品，只是这时候，她一心惦念着少年的安危，却也没有心情再去注意这些。

长衣脱下来，少年双手用力地抓在前胸，不时的摆动着头。

舒修文见他状至痛苦，不由秀眉微皱，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救你的！”

那少年这时又已醒转，他点了点头，呐呐道：“谢谢姑娘救命之恩。”

舒修文一笑道：“你先别谢，你是什么病我还不清楚呢！”

少年十分痛苦的张开了眸子，用手向丛林深处指了一下，道：“毒瘴，瘴……”

舒修文吓了一跳，忙依其手指方向望去，果见林木深处半空中，似有几道浅红色的烟丝状的东西。

她不由大惊道：“那‘冷瘴坪’乃是人迹鸟兽都不能去的地方，常人只要吸进少许，也是无命，你竟然还能留得命在，已是万幸了，只是……”

她皱了一下眉，又叹道：“我们住在青城山的人，都会留意到这一点，配有秘药，只是那只能用于预防，用来驱毒却不知行不行了！”

说着伸出双手把他抱了起来，向亭外行去。

少年心内明白，只是全身麻软，不能行动。

这时见状，他微弱的道：“姑娘……我们上哪里去？”

舒修文叹了一声道：“我早先曾听人说过，以冷水换气，可以令瘴毒减退一些，不妨试试！”

少年感激的道：“姑娘是我束子凯的救命恩人……”

舒修文心中一动，似乎脑子里，曾有过这个人的名字，当时却也没有追问。

不久来至水边，舒修文道：“你要暂时忍受一点痛苦，最重要的是，要守住中气，不令散开，这一点，你能办到么？”

少年此刻似乎已忍不住那将要窒息的痛苦了，守中气在此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可是也只有一试了。

他咬紧了牙关，点了点头。

舒修文就蹲下了身子，只见她玉指一分，双双点在了束子凯两处穴道上。

紧接着，她又把束子凯头部，慢慢的向水中浸去，过了一会儿，果然看见，那清冽的水中，浮出了一些黯红色的东西。

玉鹰把他由水里拉起来，束子凯头部方出水面，就“ 哧 ”一声，喷出了一股水苗。

舒修文见状笑道：“ 你这条命总算保住了。 ”

说罢一面取出自用的香帕，为他把头上脸上的水珠擦净，一面自身侧取出一个扁盒，内中是一些黑色而有异香的油膏。舒修文用手指沾了一些，轻轻在他鼻下抹了一阵，束子凯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，睁开眼来。舒修文对着他甜甜一笑，道：“ 不碍事了！这地方不好睡，我们还是回亭子里去吧！ ”

随即仍然把他抱起来，束子凯瘴毒既去，只是体力却非马上可以恢复得了，他四肢无力的睡在舒修文的玉臂上，俊脸上现出了一些不安。

走进亭内，玉鹰把他轻轻放下来。

束子凯以感愧的一双眸子，望着修文，道：“ 尚未请教姑娘芳名……在下永生不忘。 ”

舒修文这时近看这束子凯，只见他眉长目秀，英毅挺拔，那种气质，却又非春心公子戚文君所可比拟，不由有些个想入非非。

当时只管以一双含情的眸子，睨着他微微发笑。

束子凯不由脸上一红，就把目光转向一边，修文格格一笑道：“ 说起来我们还是同姓呢，我也姓舒！ ”

束子凯惊奇的看着她道：“ 在下是束，一束东西的束，姑娘也是么？ ”

修文笑眯眯地道：“ 那就错了，我姓舒，舒服的舒！ ”

束子凯双手抱拳道：“ 失敬了！ ”

修文看着他，微微咬着下唇，道：“ 你看来并非是本地人，来此有什么事么？ ”

束子凯点了一下头道：“ 有的…… ”

却又摇了摇头道：“ 没有。 ”

舒修文根本也不注意这些，见他样子滑稽，忍不住笑了一下，束子凯叹了一声，道：“ 想不到青城山上，竟然会有如此厉害的瘴毒，如非姑娘相救，在下这条命，只怕是保不住了！ ”

修文笑道：“ 这点小恩惠又算得了什么，你要不是这么漂亮，我…… ”

说到此，似乎发觉话不应这么说，当时就把话止住，目光向着他一转，道：“ 说真的，你来此青城，又是为了什么？假如有事没有办完，我为你效劳，如何？ ”

束子凯这时勉强坐了起来，闻言摇头苦笑了笑道：“ 在下所要办的事，只怕姑娘不易帮忙…… ”

舒修文笑着道：“ 好吧！那还是留给你自己办吧！ ”

这时束子凯背倚亭柱，经过清凉的山风一吹，体力已是恢复了不少，他那双俊秀的眸子，向着玉鹰疑望了一下，道：“ 舒姑娘，你就住青城山么？ ”

修文点了点头道：“ 你呢？ ”

束子凯摇了摇头道：“ 我不住在这里，我是由剑门关来的！ ”

舒修文愈看这人，愈觉其丰神俊俏，实是自冷红溪之后，自己所见过最美的一个男人了。

虽然春心公子戚文君，远较此人温柔妩媚，可是自戚文君身上，却永远找不出像此人这种俊朗刚毅的男子气概！

她不由芳心大动了一下，只是自己一个女人家，初次和对方见面，到底也应该有些矜持，不好太过放荡。

当下强忍着心内的欲火，微笑问道：“剑门关又在哪里，很远吧？”

束子凯点头道：“不近，那地方很接近川北，我时常在川北地方行走，为土司们处理调解一些纠纷！”

说到此，那双俊秀的眉毛，蓦地分了开来，现出一些慷慨兴奋之色，他用手指了一下亭外的马道：“姑娘请看，这匹沙漠豹，就是平儿盖的土司赠送给我的！”

玉鹰一笑道：“这匹马，我真是爱极了。”

束子凯闻言呆了一会儿，突然剑眉一挑，正色道：“姑娘既然喜爱，这匹马我就送与姑娘好了！”

说着留恋的向那匹爱马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虽然它是我最心爱的……”

玉鹰一笑道：“得了，看你那副依依不舍的样子，我才不忍心要呢！还是你留着自己骑吧！”

束子凯面色微微一红道：“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一匹马又算什么？你如收下，我也就安心一点了！”

舒修文突然一跳而起，窜亭而出，落在了那匹“沙漠豹”的身边，笑道：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说着就伸手在马鬃上摸了摸，那匹沙漠豹唏聿聿一声长啸，玉鹰吓得后退了一下，摇头道：“算了吧，我才不敢要呢！”

束子凯见状也笑道：“这是因为它对你不熟的缘故，相处一段时间，也就好了！”

修文笑眯眯的望着他道：“你能有这份心就不错了，我心领了！”

说罢，玉手在马鞍上微微一按，身子如同一缕青烟似的，“嗖”一声，已回到了茅亭之内。

束子凯见状微微惊讶道：“姑娘好高明的身法！”

舒修文甜甜地一笑，道：“小寒山二女，你可知道？”

束子凯眉头一皱，冷然道：“我怎会不知，不过那两个姑娘也未免太狂一点了，早晚有一天……”

说到此，目光起棱，玉鹰忍不住一笑道：“你要怎么样呢？”

束子凯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只是看不惯她们的骄狂，有一天，她二人要是犯在了我的手上，我要好好教训她二人一番！”

舒修文望着他媚笑了一声，玉手按住他肩头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就好好地教训她们吧！”

束子凯一怔道：“姑娘这是何意？”

说着沉了一下肩，不自然地把舒修文的手推了开去，玉鹰笑眯眯地道：“我就是玉鹰舒修文，你说你要怎么办吧？”

言时杏目含着无限娇媚，斜着身子，那么轻轻地睨着他，束子凯面色一红，大窘道：“啊……姑娘你是玉鹰，舒……这这……”

忙站起身来，抱拳苦笑道：“玉鹰姑娘，请你原谅，在下焉能与恩人动

手？是我说话太没遮拦了！”

修文嘻嘻一笑道：“我才不会与你一般见识呢，快请坐下吧！”

束子凯落坐之后，显得很是尴尬。

舒修文这时看这束子凯，越觉其丰神俊朗，只是初次见面，不便作太露骨的表示。

她突然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我何不略为施展一些魔法，把他迷倒，然后……”

主意拿定，当下巧移莲步，走到了束子凯近前，伸出一只雪白玉手，握住了束子凯的铁腕。

这种动作，令束子凯有如触了电似的颤抖了一下，那张俊脸，霎时变得绯红，禁不住呐呐的道：“姑娘你……”

舒修文见状一笑，她才知道对方果然是个纯朴、从未近过女色的少年，芳心更是暗喜不已。

当下弯下腰来道：“兄弟，你不要害臊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可别多心，实在说，我一个人住在青城山上，朝朝暮暮，怪闷人的，今天遇见了你……”

束子凯脸上大窘道：“姑娘你……放开手！”

舒修文赌气把他的手一摔，别转了身子，道：“算了，原来你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我还把你当成是一个有为的侠客呢！”

束子凯怔了一下，木讷地自位子上站了起来。

他低低叹了一声，向着玉鹰深深一拜道：“姑娘，请原谅我的失礼……我太不对了。”

玉鹰慢慢回过身来，望着他扑哧一笑道：“算你会说话！”

说着又拉住了他的手，这一次，束子凯实在不敢再挣开了，他左右看了一眼，呐呐道：“要是有人看见……”

修文一笑道：“这地方，并无外人，除了那观里的道士，可是他们也知道我的厉害，不会多管闲事。”

束子凯剑眉一扬道：“我视姑娘为当空皓月，请姑娘尊重！”

玉鹰不由面色一红，可是正因为如此，这束子凯在她心目中，也就更觉得可爱。

当下闻言，她缓缓的松开了手，坐到了石凳之上。束子凯见状，反倒有点过意不去的道：“姑娘不要误会……我实在是敬重你过甚，才……”

修文杏目微乜，见他满脸真诚，不禁也有些感动，奈何她日习淫邪魔术，早已中毒甚深。

束子凯这几句话，只能令她觉得他更可爱。

当下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束子凯昂然的点了点头道：“姑娘是我救命恩人，岂能以戏语相向？”

玉鹰浅浅一笑道：“你不要左一个恩人，右一个恩人，叫得我全身上下怪不舒服的！”

束子凯道：“可是姑娘确是我的恩人呀！”

玉鹰见他一笑，露出贝齿竟有几分和冷红溪相似，禁不住心旌一摇，当下叹了一声道：“我只是一个孤独的女子罢了，有谁理我呢？”

束子凯一惊，道：“玉鹰、雪雁名重江湖，形影不离，姑娘怎说孤零一人呢？”

舒修文叹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姐妹因仇家迫害，已分了开来，如今，彼此

不知各人下落！”

束子凯星目一亮，愤然道：“姑娘那仇人姓甚名谁，我束子凯生受姑娘活命大恩，无以为报，愿为姑娘复仇泄恨！”

玉鹰望着他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这么看来，你这个人倒还有些良心……只是我那仇人身手厉害，只怕你也敌他不过！”

束子凯冷笑道：“姑娘但请将他的名字赐告！”

玉鹰冷冷的道：“他叫莫环，你可知道？”

束子凯吃了一惊道：“噢！是这个怪人……”

舒修文一笑道：“他是一个很厉害，武技很高超的老人，只怕你……”

束子凯朗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蒙姑娘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既知此事，焉能与那莫环甘休？”

说完抱了一下拳，道：“打搅姑娘多时了，再见吧！”

修文见他要走，如何容得，忙站起身道：“你先慢走！”

束子凯回身道：“姑娘还有事么？”

舒修文一笑道：“你忙些什么？你看时间也不早了，该是吃饭的时候了，我正好带有食物，我二人就和着泉水，吃一些岂

不是好？吃过了东西，你再走，我不留你！”

束子凯略一思索，遂点头笑道：“姑娘想得真周到，这样果然很好，我鞍内也尚有一只烧鸡，待我取出来给姑娘佐餐！”

说着就由他那匹沙漠豹的皮鞍内，取出了一个油纸包儿，舒修文也自■内取出一个红木的扁匣，内中盛有食物，二人就着泉水吃了一饱。

这时天空已现出了一些暮色，丛林内浮起了淡淡的云烟，束子凯将身站起道：“姑娘请珍重，我要走了！”

舒修文杏目向左右一扫，不见任何人迹。

她顿时芳心一横，由身边取出一块小小红绢，笑道：“你脸上还有泥水！”

说着，走过去，用那块红绢，向束子凯面上擦去，束子凯怔了一下，忙道：“不敢劳动姑娘！”

探怀掏出白绢，正要自己擦拭，舒修文的红绢已到了他的面前，只见她玉手一抖，“波”地散出了一股红烟。

束子凯怎会防到她有此一着？

等他觉出不妙，鼻中已吸到了一种奇异的香味，但觉得身子一晃，只道了声：“不……好！”

双腿一软，砰的一声，已倒在了地上，人事不省！

玉鹰舒修文不由呆了一呆，只觉得一颗心通通乱跳不已，当下匆匆把束子凯抱了起来。

她正要把他抱上那匹“沙漠豹”的背上，就在这时，忽听得一声冷笑，令人毛发悚然！

舒修文大吃了一惊，止步循声望去，却见亭后一株古树下，立着一个身高不过四尺的矮子！

这矮子由年岁上看去，大概在七十以上，一头白发，穿着一件类似麻袋的怪样衣服。

他那副容貌，看起来可真吓人。

短眉珠目，塌鼻巨口，一双耳朵极大，头也大，很有点像画上的南极仙翁。

这矮老人手上拿着一截竹子，向着舒修文一指，开口道：“ 胆大妄为的贱婢，还不放下人快滚！ ”

舒修文本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来了，一看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不由胆子立时又壮了起来。

她哈哈一笑道：“ 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你这人是哪里来的？ ”

矮子嘿嘿一笑，道“ 贱人，这青城山上，并不是只有你们一家，遍处都是能人，今日本真人路过此处，眼见你如此乱来，岂能容你？ ”

面色一沉，怒声又道：“ 快快把人给我放下，走你的，本真人念在你方才救人的一点善心，暂时饶你活命，否则，哼…… ”

说到此，扬了一下手上的竹杖道：“ 那可就是你自讨苦吃了！ ”

舒修文这时仔细一注意这矮子，见他身上那套麻布衣服，虽是片片补绽，却洗濯得一尘不染。再看矮老人那双精光四射的眸子，更是有异于一般常人，因此不由暗暗心惊。

可是好不容易弄到手的人，她如何又舍得放手？

当时冷冷一笑道：“ 你既然口称真人，想必是这附近观内的道人了，莫非你竟不知道勾魂鬼爪阴素裳的洞府就在附近，岂能容你如此猖狂？ ”

矮老人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 贱人，你抬出那老贱妇，本真人就害怕了不成？无耻无知之极，还不放下人与我快滚！ ”

舒修文这时把昏迷中的束子凯放在亭内的石凳之上，冷笑道：“ 你要留下这个人也行，只是矮子，你得露两手功夫，给姑娘我瞧瞧！ ”

矮老人短眉一挑，叹了一声道：“ 我看你这贱人真的是变了！ ”

长叹了一声又道：“ 也罢，今日我要不展露几手功夫，你这贱婢也无法下台！你且看来！ ”

说着手中竹杖，向着远远的崖头上，虚空的轻轻一击，只听见“ 哗啦 ”一声大响。

但见峰头上冒起了一阵白烟，紧接着轰隆一声，落下了无数大石。

这些石块自数丈高的崖顶上，翻滚而下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，石块水珠溅了个满天都是，声势端的惊人已极！

矮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 这功夫，虽不足为奇，谅你这丫头却也无法做到，你服气了没有？ ”

舒修文暗吃一惊，自知不是对方敌手。

可是此刻要她放弃束子凯，却比要了她的命还难，当下就见她抱拳为礼道：“ 前辈的功力果然厉害，弟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！ ”

矮老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 你中魔太深，倘不洗心革面，必将死无葬身之地！ ”

说着一双突出的瞳子，微微地闭了一下，喃喃自语道：“ 可惜…… ”

就在这刹那之间，舒修文忽地身形向外一探，右手倏地一扬，只听得嗤嗤两声尖啸。

由她掌心之内，飞出了一双钢镖。这对钢镖一左一右，成弧形向矮老人左右两处太阳穴上射来，快同石火电光一般，一闪而至。

麻衣老人一声大笑道：“ 好丫头！ ”

只见他手中竹杖，就空左右一拨，“ 叭叭 ”两声脆响，一对钢镖，已为他击得飞上了半天。

舒修文惊怔之下，一抬手，抽出了背后长剑，叱了声：“老东西，我与你拼了！”

足下一点，已窜到了老人面前，掌中剑“白蛇吐信”，直向老人喉结上点去。

矮老人一声狂笑，只见他大头一歪。

舒修文这一剑，竟是由他颈边滑了过去差一点没有刺中。

就在舒修文挫腕抽剑的刹那间，这麻衣老人突然一声冷叱道：“撒手！”

竹杖一挥，“当”一声，舒修文这口剑，直向半空中飞了出去，舒修文不由又大吃一惊。

情急之下，但见她足下向后一退，要施展出“诸天神魔迷魂大法”，来与这丑老人一决高下。

矮老人见她一退身子，已猜知她有此一着，不禁也微微吃惊。

虽说是邪不侵正，可是这矮老人，童身修道，至今日地步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这时正逢他气走三关，魂定九窍的时候，对一切邪门外道，避之犹恐不及，哪里还敢轻易招惹？

尤其是舒修文这种魔女大法，更是修道之人的克星。

麻衣老人一见她退身迎敌，就知不妙。

这时，竟然也顾不得再救束子凯了，方自腾身欲起，舒修文已娇叱一声，直扑上去。

但见她玉手一扬，又发出了一双钢镖。

麻衣老人在空中一翻一滚，已把一双钢镖接在手中，他身子在空中“细胸巧翻云”，蓦地一翻，轻飘飘的落回地上。

可是紧跟着，舒修文又一声尖叱道：“道人，你哪里跑！”

麻衣老人就觉得，两股微热的风力向自己两肋袭到，他身子甫和这两股风力一触，立即心神为之一震。

当下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

目光望处，那舒修文这时竟赤裸着整个上身，露出了丰满颤动的一对玉峰。

矮老人目光一触，大叫了声：“好贱婢！”

猛地腾身而起，掌中竹杖，使了一招凌厉无比的“醉打西河”，直向舒修文头上打来。

舒修文初以魔法对敌，心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羞耻之心，见状连忙向外一旋。

要按规矩，这种“诸天魔女大法”，一经施展出来，共有一百零八式变化，紧紧相连，扣人心魄，最是修道之人的大忌。

只因她一时心软，多少尚有些羞怯，又怕毁了对方的道基，是以老人一叫之下，她不由吓了一跳，慌不迭向后一转。

麻衣老人这时只觉得心神一震，打了一个寒战，当时吓得忙立住了脚步，用手中竹杖一指舒修文道：“大胆的婢子，还不快滚，你莫非不知道，行此妖法当遭天谴么？”

舒修文怔了一下，立即取过上衣，遮住了前胸，一双眸子，望着亭内的束子凯，满面不舍之态！

麻衣老人强自镇定道：“此子天性纯厚，你何忍害他？你只要放过了今天，将来此子当是你……”

说到此，长长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 你还不去么？再不走，本真人可要拼着一甲子功力，以内家三昧真火对付你了！ ”

舒修文闻言后，向二人各望了一眼，轻轻叹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她走了之后,那麻衣老人仍觉得心神摇曳,不由皱了一下眉道“ 不好……莫非我…… ”

思忖间，忽觉得胯间，有一丝异感，探手一摸，这矮老人不由神色一变，连忙坐于地下。

他手指所触到的，是一滴冰冷的元■，多年苦修，毁于一旦，怎不令他痛心疾首？

所幸他定力深厚，再者对方及时收手，否则自己简直是一败涂地，不堪设想了。

尽管如此，精关一开，元■走漏，也非他三年五载不能关闭的了！

想不到一时义愤，管人闲事，自己却落得了如此下场，怎不令他伤心、懊恨！

他呆呆的坐在地上，如丧考妣的哭丧着脸，向着亭内的束子凯看了一眼，长叹了一声，站了起来，走了过去。

他把束子凯抱在了怀中，本只想在此把他救醒过来，打发他上路。

可是转念一想，怕此人又落在了玉鹰之手，再者自己如今下场，多为此人所起，眼前自己正用得着此人，何不借他返回洞府，征求他的同意，由他助自己一臂之力，然后再放他下山也不为迟。

主意打定，他就把束子凯放在马背上，叹息了一声，牵着马，踽踽的向着对面山道上行去。